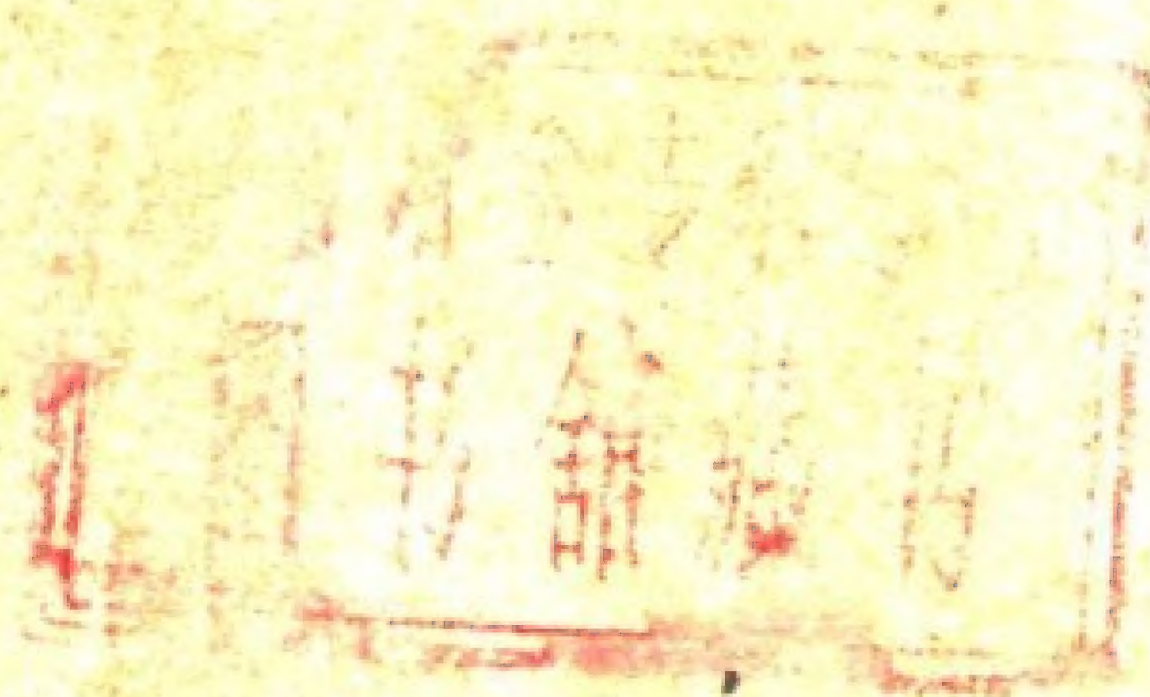


草莽將軍

特雷文著

王仲年譯



类的楊宝土一家，

家人沒有固定收入，依靠来上坟或葬人的，
品。現在，他家有了新的职业，大儿子是
大女儿在北京电子管厂当車工，二女儿
工作，楊宝土和妻子也都参加农业劳
因为受尽压迫和欺騙，人們对新事物往
解放前拉过人力車的赵文义的母亲对我
有人跟我說，要我們搬进大楼来往，我
住了几十年破房子，那有这个福气。可
，真搬家了，同志，你看我当时多么胡
太太呵呵地笑了起来。赵文义的父亲赵
見我們拿出了照像机，就說：“好同志，
兩張，登在报上，让大家知道，有个



草 莽 將 軍

[墨]特 雷 文 著

王 仲 年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蘇子如藏
PDG

前 記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各国中領土最大、人口最多、自然資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它的富饒早就为外国侵略者所垂涎。十六世紀初期，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墨西哥，統治了三百年之久。墨西哥人民經過長期的民族解放斗争，才摆脱了西班牙王室的桎梏，建立了墨西哥共和国。

但是，代表国外資本家和国内大地主利益的狄亞士于 1867 年攫取了墨西哥的总統职位，建立了独裁政权。他一方面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一方面勾結国内地主、僧侶階級，殘酷地剝削与鎮压广大劳动人民。在他的統治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沒有土地，农村中盛行劳力償債制度，工人的生活也非常困苦，每天劳动十二到十五小时，还不得溫飽。

勤勞勇敢的墨西哥人民是不甘心被奴役的，1910 年終於爆发了强大的农民运动。农民游击队杰出的領袖維拉和查巴塔提出了“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向独裁政权展开了冲击。1914 年末，他們的农民队伍曾經占領了墨西哥首都。可是由于工人階級的不成熟和沒有工人階級革命政党的領導（墨西哥共产党是在 1919 年成立的），革命的目标不够明确。維拉和查巴塔的土地綱領中沒有关于工人的政綱，而另一方面，有組織的工人对土地問題的态度也不明朗。結果在复杂劇烈的武裝斗争中，工人和农民常常沒有必要地对立起来，使資產階級有可能篡夺运动

的領導权和胜利的果实，使墨西哥革命半途而廢。

草莽將軍这部小說所描写的就是墨西哥革命的一个片断。

二十世紀初期，墨西哥南部有一支印第安人的起义队伍从紅木树林中开拔出来，高呼着“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向狄亞士独裁政权展开了武裝斗争。起义者都是一些“卑賤的”伐木工人、債務奴隶、小手工业者，他們的領袖“將軍”更是既年輕又平凡。他們原本是勤勞朴实、爱好和平的人民；他們要求的只是生存的权利和劳动的自由。但是，在独裁統治下，劳动人民得不到这种权利和自由。他們給地主、資本家及其帮凶們虐待剝削得忍无可忍，終于覺悟过来，認識到只有把自己武裝起来，推翻罪惡的独裁統治，才能保証自由幸福的生活。

起义者在“土地与自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从人少勢寡、武器极端缺乏的不利形势，通过战斗实践，逐漸成長壯大，战胜了配备精良、訓練有素、一貫作威作福的政府軍隊和騎警。

本書虽然只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一个片断，着重地描写了起义队伍和独裁者的僱傭軍隊所作的三次战役，但却生动地說明了起义者的成長过程，显示了工人和农民的巨大革命力量。墨西哥革命虽然沒有完成，并且到目前为止，墨西哥仍旧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然而我們从本書中可以看到正义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这次革命將是未来更大的革命的預演。

本書对墨西哥人民在狄亞士統治下的悲惨情况也作了真实而深刻的描写。例如第一章写到的紡織工人罢工，就具体反映了1907年里約布朗科紡織工人反对十三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当时狄亞士采取了血腥的恐怖手段，派軍隊鎮压，結果有男女儿童二百人惨遭屠杀。

由于墨西哥革命的鋒芒只針對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不

是針對着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更由于缺乏明确的綱領和坚强的工人階級的領導，墨西哥革命是有其缺点的，这些缺点在本書中也得到了反映。起义者对革命的目标不够明确，認為“行軍之后，目标自會出現”，沒有考虑到推翻独裁政权之后該怎么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以致最后給資產階級篡夺了領導权，使革命从它潜在的反資本主义趨勢轉移了方向。

另一方面，有些起义者因为不明确革命的目标，把革命当作破坏的行动，不善于对敌人采用孤立、分化的办法，过激地采取了狹隘的报复和恐怖手段。加上墨西哥革命时期，某些农民游击队是无政府主义者領導的，起义者多少受到了前一时期遺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因而使得革命遭受損害。書中对于这个情况的描写，虽然有若干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但是作者沒有給予应有的分析批判，这是本書美中不足的地方。

作者侨居墨西哥，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多年，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思想感情非常熟悉，他的作品多半也以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争为題材。除本書外，他还写了死亡舟、母亲山的宝藏、伐木工的反叛、政府、紅木树林等。

譯 者 1958年6月

第一章

1

“土地与自由！”一支印第安人的队伍为了推翻独裁者、争取土地和自由，高呼着这个战斗的口号，从共和国南部的林莽中开拔出来。

口号虽然简短，可是在那些行军的人听来，它的声调却象凯歌一样嘹亮。

他们受着残酷的压迫，愚昧而可怜；他们所感到的诗情、对美的向往、对人类和生物的热爱、对一些必然找得到的真理的信仰，以及怀念惨遭杀害或者酷刑致死的伙伴们时的深刻悲愤——这一切，以及还没有体会到的、潜伏在内心的情绪，都在那一句口号中发泄了出来。他们团结一致，在同一个目标的激励之下，一齐举起握紧的拳头，仿佛吁请上帝别忘掉他们，他们同声向天地喊出了这个庄严的口号，声浪回荡，有如惊涛扑击岩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一伙人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清楚地感到，在这片汇合起来的呼声中，有他个人的一份，因为他深深体会到这正是他本人的衷心的祈禱。

无论民谣、诗歌、政治和爱国的词句，一经冷漠的分析和逻辑的思考，便会失掉它们的意义。甚至印第安人的这个口号，如果加以冷酷的研究，很可能也会化成无谓的字眼。

他們給林莽中的主人——紅木樹林的領主和他們的狗腿子——虐待、折磨、剝削得忍无可忍，于是，說來也奇怪，他們以及在熱帶林莽中最偏遠地區干活的人們，幾乎一致覺悟過來：與其在屈辱和苦難中苟延殘喘，不如在革命中犧牲，這才不負人類的尊嚴。這時，他們採取了行動。他們毅然決然地採取了行動，為了要結束這種局面，不是他們自己成仁，便是推翻殘暴的統治者。

儘管橫遭摧殘、含垢忍辱，他們內心對於自己的悲慘處境却有一絲朦朧的認識。眼看林莽里的禽鳥，甚至千千萬萬的昆蟲，都自由歡欣，隨自己高興來來去去，他們始終懷着對自由的想望。

起初，他們有點胆怯心虛、猶豫不定，到後來，大家同心協力、奮發起來，終於決定起義。

一經發動之後，形勢迅速開展，大大地超出了他們的估計。

紅木樹林中的領主、管事和監工們，平時作威作福、橫行霸道，給看得比全能的上帝還要可怕；可是在起義爆發的最初兩小時之內，一看到他們的權力冰消瓦解、絲毫不剩，就吓得象是無助可鄙的木偶似的，突然間仿佛話也不會說了，動也不會動了，更談不上拿出丈夫氣概來面對他們罪有應得的懲罰。

經過一場短暫的戰鬥，不站在起義的印第安人一边的全給消滅了。

這一來，革命者才獲得了一些武器。數量並不多。大約有五十支手槍，不是全部可以使用。還有十來支打獵用的來福槍，其中幾支是靠不住的，因為受了林莽中潮濕燠熱的氣候的影響，已經銹得不可收拾。此外，還有幾杆輕霰彈槍和十杆老式的西班牙前膛槍。繳獲的彈藥也不多，並且象槍枝本身一樣，口徑大小各各不同。

不过，弟兄們都得心应手地配备着弯刀、短刀、板斧和手斧。他們每天被迫用这些板斧和弯刀去征服原始森林，如今用了这武器来求生存，比用自动步枪更覺得順手。

当然啦，跟那些配备着現代化武器的政府騎警部队比較起来，紅木树林里的起义工人簡直不能說是有武裝的。和正規軍隊对陣作战的时候，他們必須用勇气、憤恨和对压迫者的狂怒来弥补武器之不足。他們中間每一个人都認識到这一点。他們每一个人都認為，这种憤恨和狂怒在作战时比累贅的武器更有帮助。

2

在独裁統治下，除开独裁者本人之外，再也沒有比騎警更可怕、更可恨的了。

騎警是一支騎馬的警察部队，独裁者特別倚重的武器。有时候，独裁者不一定拿得稳正規軍隊的士官。暴动工人和罢工工人所特別顧忌的騎警，是一支由壯年人和青年人組成的精銳部队，配备优良，訓練有素，待遇好，薪餉高。成千成百的年青人，正因为他們天生有虐待狂，才被招募到这支部队里来。不論他們进行什么活动、执行逮捕和死刑，他們的長官除了向独裁者本人負責之外，不需要向法官交代。他們是恐怖統治的工具，独裁者依仗他們的帮助，殘酷橫暴地压制着一切不利于他权力的反抗和批評。拿紡織工人的几次罢工來說吧，罢工已經給鎮压下来了，独裁者还是下令对屈服的男女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当正規軍的長官拒絕服从的时候，一支騎警部队火速开到現場。到了那儿，騎警执行了正規軍長官所拒絕的命令，并且殘忍到那种程度，以至在大屠杀中，凡是不幸停留在工人区被騎警封鎖的地段里的人，沒有一个能保全性命。不管是工人和非工人、妇孺老

弱——一概斬盡殺絕。并且屠杀不是发生在罢工期間，而是发生在罢工之后的几天、甚至几星期，那时工人已經复工，全区已經完全平靜了。独裁者認為自己替他的臣民帶來了一个光荣的黄金时代，有誰不以为然，独裁者就借重懲罰和报复的法則，給他們一个警告。

根据任何一个明白人的判断，反叛的林莽工人原是烏合之众，只要在半路上跟半营的騎警稍一接触，准給打敗；他們給消灭之后，林莽地区的革命也就馬上完蛋。

3

林莽工人們担負起推翻独裁者的責任，滿腔热情地喊出了那个战斗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簡單明了，可是如果有人动問，他們对于自己所要坚决爭取的“土地”和“自由”究竟是怎么理解的，恐怕他們都講不出所以然。

他們每一个人对“土地与自由”都抱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独特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的要求、忧虑、境遇和希望各各不同，“土地”和“自由”對他們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許多人由于自己的債務或者父亲的債務，或者因为无力繳納警局的罰款，或者替亲戚作了保，而亲戚还不出錢，死了，便卖身到紅木树林去做契約劳工；其中不少人在家乡有一片小小的田地，他們眷恋着这片田地，不願掉換别的开拓地，不管它多么美好、多么丰饒。对这些人說来，这个口号显然并无意义，因为他們已經有了土地。但是，他們耕种土地、安安靜靜地享受劳动果实的自由却給剝夺了。

大大小小、形形式式、数以千計的貪官污吏剝夺了他們的自由；在独裁統治下，为了卫护和支持独裁政权，这些貪官污吏获

得了蓬勃的发展,并且独裁者但求消弭反侧,他們也就恣意中飽自肥。假如这些官吏鬧得太不象話,他們立即可以得到包庇,說是他們所以这样,只是对国家的权益过于热心了,只是對他們敬愛的独裁者表示忠誠而已。

誰要是擺脫了这些寄生虫,誰就可以恰当地說,如今他才懂得了自由的意义。

对某些人說来,“土地与自由”意味着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到他們的父母、妻子、儿女、未婚妻、朋友、亲戚和家乡那儿去。

还有一些人認為,“土地与自由”代表一种單純的权利,根据这种权利,他們只要覺得工資公平合理,就可以随自己的高兴,在任何地方、替任何待他們好的人干活。

这些印第安的紅树采伐工人,有百分之九十原是务农的,對他們大多数人說来,“自由”的概念无非是一个明明白白、平平常常的願望,只要平安无事,不牽涉任何跟政府有关的問題,諸如国家利益、增加生产、发展經濟、爭夺市場、服从、只尽义务不享权利、順从国家的命运,以及其他荒謬无聊的道德觀念,但独裁政权为了迷糊老百姓的头腦,不讓他們看到万惡滋長的地方,偏拿这些觀念往他們腦袋里硬塞。

伐木工人們发出要求自由的呼声时,他們希望,在爭取自由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他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受那些难以信任的人的干涉,因为那些人既不了解他們的要求和忧虑,也不肯花点工夫去了解,光是一再帶着表格来,要他們填写付錢。得到解放的人希望享受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不受剝削;他們不願意各方面蜂拥蟻攢地来掠夺他們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劳动成果;掠夺的目的是他們所不能理解,也不会贊許的,那无非是为独裁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財源,为他那黄金时代的所謂优

越性撐撐場面而已。

但是，尽管土地和自由的概念在起义者的心目中是多么不明确，他們仍然本能地、正确地感到他們需要的是什么。他們需要的是：不再受人支配、不再受人統治。他們根本沒有指望分享現代文明的巨大財富和文化——象文明国家里工业无产阶级的政綱一貫要求的那樣。即使有人試圖向他們解釋几天、几星期，他們还是不可能理解这样一个希望的。他們一点不懂得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組織。如果有人建議，他們应当要求在議院或者国会里占一个席位，他們倒会把提出这种建議的人当作只想迷糊他們的叛徒，并且一定会这样回答：“議院和国会跟我們有什么相干？我們只要人家別来打扰，媽的；我們只要求这样。滾开些，你們这些騙子！”

4

在独裁統治的漫長岁月里，起义者和他們同阶级的人被迫忍受的惡毒、卑鄙、殘忍的待遇，使他們的性格起了根本的、彻底的变化。

他們原是愛好和平的农民、樵夫、炭戶、陶工、草舍工匠、編籃匠、皮革匠、織席工人，他們对于生活並沒有多大的企求，只希望太太平平地干活營生，耕种田地，牧养牲畜，自由販賣他們的貨物，成家立室，养儿育女，偶尔庆祝一下节日，每年赶一两次全国性的大市集，到了年老的时候，在乡鄰友好的圍繞中安安靜靜地死去——独裁統治却硬使他們变成了野蛮的生物，好报复、固执、老是不信任、爱拌嘴、作假、沉湎于烈酒。由于这个理由，仅仅由于这个理由，暴动剛一开始，这些野蛮人心里沒有別的念头，只想到处破坏，把每一个穿制服的，或者仅仅只戴一頂制帽

的人，以及每一个由于地位或职业而被他們当作压迫者、当作魔王的人，毫不容情地一概杀光。

他們一向只被当作愚昧的奴隶，只有人家問話的时候才能开口。他們現在的行为，正是这种奴隶在鎖鏈突然掙断以后的行为。

他們在長着人面的野兽手下受了折騰，挨了拷打，遭了屈辱，吃了耳光。現在，他們也象野兽一样，要去摧毁这国家，杀死每一个不属于他們同类的人。

有朝一日，当他們摧毁了独裁者用他們的血汗、眼泪、飢寒和忧虑建筑起来的一切——共和国的黄金时代，那他們大仇已报，就可以分別回到他們的家园、村落、居留地和茅舍，此后本着他們自己的願望，去过和平的生活。

各国的律法家和伪善者，会在他們的記載和史料里把这种殘暴的行为归諸起义者野蛮的天性，說他們不能体会他們所处的偉大时代的精神，这一点自然是預料得到的。

还可以預料到，这里和世界各地的廢君、暴虐的統治者以及奉承阿諛的帮凶，等大局結束之后，会向傾听着的世界宣称：現在誰都可以明白和了解，为什么独裁統治用以往的方式来对付这些野蛮人是正确的；为什么唯有独裁統治，严酷殘忍的独裁政体，才能管理由奴隶組成的、只具有奴隶思想的人民，并且有利于人民本身。那些人会喊：打倒伤风敗俗的民主！青春常在的、万不可少的独裁統治万岁！

5

起义的队伍几乎有六百个人。誰也沒有替他們仔細計算过。事实上，要得到一个正确的数字是相当困难的。

他們在林莽里行軍的時候，一路上天天有人參加他們的行列，不是三三五五的小群，便是個別的逃亡者；遠在紅木樹林的大暴動發生之前，那些人已經從林莽里他們原先干活的偏遠地方逃了出來。甚至那些從別庄里逃出來、躲在林莽附近的債務奴隸，也抓住這個機會，永遠擺脫債務奴役，高高兴兴地參加了這支隊伍，庆幸着碰上了先前只聽到一些模糊不清的謠傳的革命。

在這次通過大森林的艱苦的行軍中，損失了許多人。有的在渡河時淹死；有的陷進了沼澤；有的害了凶險的熱病，一天一夜裏就送了命；有幾個給毒蛇毒蟲咬了；還有幾個在崎嶇的山徑上給受驚的驃馬踢倒，摔下了峽谷。還有許多人身上帶着勞作或酷刑造成的創傷，伙伴們沒法治好，引起了死亡。因此，他們的人數每天都在變動。

跟隊伍一起的，有數目相當多的婦女和姑娘，還有十來個小孩，都是給賣到紅木樹林去的工人的家屬。這些婦女和兒童不願意離開她們的丈夫、父親、兄弟或子侄，自動跟着他們進入了森林。

6

率領這支隊伍的是一個廿一歲的年青人，名叫胡安·孟德斯——要說呢，只有他管自己叫做這個名字，弟兄們都管他叫做“將軍”。

他是那一小群首先發難的工人的一分子。由於他以前受過一點軍事訓練，大家自然而然地把隊伍的最高統率權交給了他。

就種族來說，他是華斯塔加的印第安人，根據他的相貌來判斷，還帶有一點西班牙血統。他十六歲的時候志願參了軍。他進步很快，十九歲的時候已經升為中士了。

他劝服了比他小几岁的、他最喜欢的弟弟也当了兵，参加了同一个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个小伙子犯了一点无足轻重的小错误。按照平常的情况，犯了他那样过错的大不了罚两天禁闭，或者多站几个钟点的不愉快的岗。碰上一个好脾气的中尉，可能把这小伙子臭骂一顿，也就算了。但是，在独裁统治下，正规军的，尤其是骑警部队的高级长官，已经逐渐升到在地球上代表上帝的、绝不会错的圣徒的地位了。下级士兵对于长官，除了盲目服从、逆来顺受之外，就没有别的权利了。恰巧碰上一个长官，也许是宿醉未醒，为了处罚那小伙子的过失，用脚把他的头踩在一桶水里，把他溺死了。凶手非但没有受到处分，并且还在当天的公报上得到表扬，说他在维持纪律方面尽了职责——因为纪律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中士还没有完全接受独裁统治的方式，也许他作为印第安人的成份多了些，没有成为一个善于服从的军人。一时间，他忘了长官的神圣性，一刀刺死了长官，并且事后一点也不觉得懊悔。这件事使他不得不开小差，让军队在没有他效劳的情况下应付下去。

他在军队里的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印第安族的下士。他把自己干的事，以及隐藏那个神人的尸体的地点（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逃跑）只告诉了那个下士。对下士来说，爱国心比不上真实的友谊，更不用谈入伍时表示忠诚的庄严宣誓了，因为他对那种宣誓的看法，跟一头踩软索的猴子对特拉克斯加拉①的离婚案的看法一样无动于衷。“你明白，小胡安，”他直截了当地对他的朋友说，“我跟你一起走，可恶的军队、忠诚报国的臭道

① 特拉克斯加拉 (Tlaxcala)：墨西哥中部的一州。

理，都滾它媽的。它跟我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們两个一起逃跑了。

他們打算逃到洪都拉斯或者圣薩尔伐多①去。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要离开他們神圣的祖国。

他們在半路上碰到一批給招募来的、正給帶到紅木树林做契約劳工的印第安工人。他們便参加了这伙工人。在紅木树林里，誰也不会来抓他們，也不願意来抓，不管要抓的是誰，不管他犯了什么罪；因为紅木树林的契約劳工的待遇比监牢里，甚至比死谷里的囚犯还要坏上十倍；死谷是一个可怕的、專关政治犯的集中营，一进去之后就难得活着回来，即使回来的話，下半輩子也成了廢人。

这个下士，魯西奧·奧狄茲，給將軍任命为起义軍的上校。

將軍指定塞尔梭·弗洛勒斯，一个左且尔族的印第安人，做參謀長。塞尔梭在紅木树林里做了多年的伐木工人。他虽然象紅木树林所有的工人一样，不識字，也不会写，却具有天賦的敏銳的智力。此外，他还有一种希罕的才能，能够鼓舞別人照印第安人的方式拚命干活。他自己不先动手的事，决不要求別人去做——并且做得比誰都好——假如有人認為他的命令不可能執行的話。

至于軍需長，弟兄們推选了安得路，他是采尔达尔族的印第安人，以前在紅木树林里做牛車夫，运输砍下来的树木。他能讀会写，并且由于在牛車队里管过牲口的緣故，获得了一些后方勤务的經驗与知識，因为牛車运输队要把貨物和乘客从海濱的

① 洪都拉斯(Honduras)是中美洲的共和国，圣薩尔伐多(San Salvador)是薩尔伐多共和国的首都。

火車站一直運送到全程有四百多公里的內地。

這支軍隊的智囊和精神上的領袖，是一個弟兄們稱之為“教授”的人。教授以前在一所中等學校里教書。他逐漸明白獨裁統治下一般老百姓的真正處境。因此，他越來越不願意用一般學校引為慣例的、打屁股的方式來使他的學生贊美和崇拜那種政體。他的政治覺悟越是提高，精神上的束縛越是減少。於是，不論在學校、街上或者咖啡館里，他一有機會就痛罵獨裁者和他的強橫霸道；他雖然知道這一來會招致什麼後果，但他正如同事們所說的，始終執迷不悟。他一旦對形勢有了正確的理解，就再也不能住口了。他從大城市里比較好的學校、待遇優厚的職位不斷往下遷調，越調越低，每一次遷調之前總是先在監獄或集中營里待幾個月。

最後，他來到一個小小的礦鎮，在一所壞到不能再壞的、腌腌邇邇的小學校里任職，學生都是最最窮苦的、工資最最菲薄的礦工的子弟。他到差還沒滿三個星期，每晚就輪流在工人的泥磚小屋里找了學生的父母兄長開會。六星期以後，礦里的坑道，甚至整個礦段，不時發生爆炸。上帝似乎是袒護礦工們的；因為事有湊巧，礦里每次發生爆炸或淹水之後，總找不到一具工人的屍體，而軍事人員和秘密警察的特務卻死了許多，他們都是喬裝工人，混進礦里，刺探產量低落的原因，和把炸藥填在假鉆孔里的主犯。到了終于罷工和公開暴動的時候，礦務局的建築遭到石塊的投擊，警察部隊便掃射頑強的礦工群眾。這時，教授又被捕了。這一次，政府似乎永遠也不讓他在社會上出頭露臉了。他以前教書的中等學校里，學生的父兄多半是有地位的人，一直可以替他說情疏通，這一次連他們也無能為力。這次，教授被列為怙惡不悛和積犯一類，象十八世紀的黑奴一樣，給流放到一個叫

做“地獄”的集中营去，这地方之所以叫做“地獄”，只由于到目前为止，即使聪明絕頂的人也找不出另一个更有力的名称来形容那里的悲惨。就連在那里，教授也不能閉上他那張肆无忌惮的嘴巴。他时常被人塞住嘴巴，一連二十四小时，既不給他喝水，也不讓他在熱帶的毒辣的日头下有什么遮蔽。但是塞嘴巴的东西一取掉，痙攣的嘴唇还没有恢复，他就嚷了起来，而且一开口总是：“打倒独裁者！消灭独裁制度！社会革命万岁！实行普选！反对重选！人民革命万岁！”他的嘴巴立刻又給塞住了，身体給捆成一团，拖到外面的沙地上，讓熾热的太阳直勾勾的晒着。最后，他和几个难友逃了出来，但大多数不是死在路上，便是給抓回去，慢慢地折磨而死。他逃亡时碰到了中士和下士，他們俩穿得破破烂爛，跟流浪的印第安农夫差不多。他跟这两个人一起，也应募到紅木树林去做伐木工人，指望在林莽深处等待那已在全国酝酿的革命的爆发，然后在那里发动起义，在共和国南部替革命事业扩展势力。

7

起义軍分为八个中队，每一个中队各有正副隊長指揮，还有小队長輔助。

穿过森林时，中队与中队之間相隔一天的路程，一半是因为他們帶着一百五十头以上的馬匹、騾子、馱子、公牛、母牛和山羊，还有一半是因为林莽中的路徑給熱帶的大雨打得泥濘不堪，一个中队經過之后，总得讓路徑干一干，減輕后队的困难。一中队的人馬牲口通过这些狹隘的林徑之后，留下来的便是一道又深又粘、象粥一般的泥漿路，人畜踩上去就陷到膝盖，甚至陷到腹部。

經過几星期的艰苦万狀、耗損极重的行軍——那种情况只有在地上永不干燥的热帶林莽中走过的人才能体会——起义軍終于到达了林莽边缘的一个居留地。

这次行軍的艰苦，跋涉經過沼地、渡过溪水河流、翻过无数的山岭，給了起义者以充分的机会来表現他們的能力。

即使受过專門訓練、經驗丰富的正規軍將領，要象起义軍的將領那样，把一支軍隊帶过林莽，而蒙受这么少的損失和疾病，簡直是不可能的。对起义軍的將領和所有的人員來說，这次行軍是一个极好的鍛煉。这支軍隊既然这样成功地征服了林莽，自然有权利希望克服其余的阻力。队伍越是接近空曠的地帶，这些必須与之斗争、加以克服的阻力便越是逼近了，因为空曠的地帶就是大产业和它們的封建地主——別庄和別庄主——所在之处，那边还有村落、市鎮、軍营、正規軍和騎警的巡邏队。

起义軍向前挺进，並沒有任何特殊的目标。“行軍一开始，目标自会出现，”教授和將軍都这么說。

对弟兄們說来，一个明确的目标正如某种綱領和法令一样，是毫无用处的。他們的行动仅仅由一个欲望支配着，那就是爭取土地和自由。他們一旦获得了这两样东西，并且可以肯定保持它們的話，他們就会安頓下来，象那瓦族的印第安人那样，輾轉行进了一百多年之后，終于在一个他們所喜爱的、保證了土地和自由的地区安頓下来。

不消說，只有在那些持有田产、卫护田产的人給征服之后，才能得到土地和自由。因此，首先的任务就是向他們进攻，征服他們，彻底打垮他們，消灭他們。其次是打倒所有那些在阻撓、

或者可能阻撓他們取得土地和自由的人。这一来，說不定还必須向首都进军，占领政府机关，歼灭总督和所有的官僚，而后在政府机关里发号施令，布置今后的一切措施，并且加以严密的监督，保证这些措施都符合胜利者的利益。

极籠統地說，那就是起义軍中比較有远見的人的看法。在这件事上，教授总是簡簡單單地宣布說：“讓我們首先贏得革命，消灭敌人。之后再來討論該怎么办。我們要把時間和精力集中在目前的任务上，事先議論紛紛，徒然浪費時間和精力。”

在目前的任务中，再沒有比取得武器这件事更重要、更迫切的了。起义軍要取得武器，只有在目前持有武器的人那儿去拿。目前持有武器的人則是士兵和騎警。

9

到达第一个居留地之后，各中队的距离不再相隔一天的路程了。現在行軍的队形比較密集，中队与中队之間只有两小时的路程。很可能，不久就要打第一仗。在这种情况下，队伍相隔太远就会犯战术上的錯誤。

起义軍离开居留地的第二天，到了圣达瑪格里达牧場。

第一中队是在午后到达的。

圣达瑪格里达牧場主的住宅是用未經窖煉的泥磚盖的。住宅兩側有两座也用泥磚盖的仓房。这里面貯藏着玉米、豆子和搓繩編席用的龙舌蘭。还有馱鞍和騎鞍，以及少数牧場上用的农具。

仓房周圍有四座可怜巴巴的茅舍。

这些房舍形成了一个院子，因為它們是照四方形的格局建筑的。院子的一边却是空的。这里就用一道粗糙的籬笆把院

子和豕养牛馬的柵欄隔开来。住宅的一边有一块空地，也圍着一道荆棘籬笆。籬笆上裝了一扇門，門外就是行人和車队必經之路。

牧場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地位剛好容納这些房舍、院子和圍籬。

山坡四周散布着牧場上的債務奴隶簡陋的棕櫚茅舍。这样的茅舍一共有十四所。其中三所极其腌邇的茅舍，象主人的住宅一样，也座落在院子里，里面住的是管事、制繩匠和照管牲口的牧人。这三份人家是混血儿，散居在山坡四周的債務奴隶和他們的家属則是印第安人。

住宅之所以称为住宅，其实只因为其余的建筑都是最原始、最簡陋的棕櫚茅舍。这所屋子沒有窗戶，只有几扇又粗糙又笨重的紅木做的門。地上鋪着馬馬虎虎晒成的泥磚，屋頂盖着粗糙晾干的木瓦。房間只有两个。住宅里可以說明屋主人不生活在十四世紀的唯一的東西(事实上也只有这件東西可以称做現代化的家具)，是一架开始銹坏的美国制的縫紉机。

紅木的桌子和椅子是用弯刀馬馬虎虎地制成的。床鋪只是簡單的烏木架子，交叉地糊着一条条的生牛皮，鋪着棕櫚叶編的厚席子。骯髒的枕头里塞的是夾杂着許多野草的路易西安納苔蘚。

这座住宅給認為是精致的，主人也算是相当富裕。不用亲眼看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債務奴隶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是多么惡劣了。

除了絲綢棉布和鉄器以外，这份人家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在牧場上制造的。牧場上自己酿酒、編毛毯、做馬鞍、織涼鞋、搓繩子、紡結实的龙舌蘭纖維，再用繩子和龙舌蘭纖維編織网子、袋

子和吊床。

主妇在牧場的小礼拜堂里領大家做禱告、唱詩。礼拜堂是一个棕櫚叶頂的、一籠統的小厅。小厅的一头是擱着瓜达魯貝圣母象的粗木桌。象前鮮花老是不斷。每天早晨由債務奴隶的妻子和女儿从灌木叢里采来，供在那儿。每逢星期天，礼拜堂的地面上鋪了一层厚厚的嫩树枝，做礼拜的人跪在上面就象跪在地毯上一样。

主妇还是牧場上的医生和助产士。

至于現款，整个牧場里，包括主人和債務奴隶在內，难得有一百个比索，时常只有五个比索。任什么东西都是东借西挪的，大家借来借去。不用說，大家都向主人借。主人覺得維持債務奴隶們的生命和健康是道义上的責任，也是理財的責任。

这种情况在起义軍来到的时候就已存在，并且四百年來一直如此，在这里的这种情况之下，革命能起什么作用，能改变什么，連欧洲最激进的思想家也茫然不知所对，假如叫他来解放債務奴隶，通过革命給他們較好的待遇的話。

这里可以說是一无所有。至于自由——这应当是革命的恩賜——反倒会使債務奴隶更加穷困无助。

这里的土地相当多。这个牧場算得上是一宗大产业。可是五分之四的土地是灌木叢和林莽，山岩重重叠叠。剩下來的五分之一的土地，有一部分是适于放牧牛馬騾子的草地。只有十分之一才是耕地，在旱季硬得象混凝土，到了雨季又象是泥濘的沼泽。假如干旱的时间太久，牧場上所有的居民，包括全能的牧場主和他的家属，都跟債務奴隶一样要鬧飢荒。他的全部財產就是他畜牧的牛馬騾子。为了畜牧这些牲口，他需要資金，因为他得买配种的牲口，之后就得过好几个年头，等崽子長大了才能出

卖。如果旱季太長，牲口会死的。

在紅木树林里有一定意义的革命，在这里能怎么改善債務奴隶的命运呢？即使革命替他們从主人那儿爭来了自由，上天也会立刻从他們手里夺去的；假如他們沒有吃的，光有自由也是白搭，因为这里不生产粮食，还因为債務奴隶一获得自由之后，可能濫用自由而少干一些活。从沒有誰教他們自己管束自己，教他們在沒有人吩咐和监督的时候該怎么干活。沒有誰給他們种子，因为住在配給站(以現有的几个配給站來說)附近的人更迫切需要种子。誰也沒有教导他們組織劳动，以便組成一个合作化的团体。他們缺乏集体观念，即使有集体观念，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殘，成立了合作化的組織對他們也沒有多大帮助；因为嫉妒、猜忌和沒完沒結的关于領導权的爭執，会逐渐促使这样的—一个組織分崩离析。在这种奴役状态之下生活了四百年、或者甚至四千年的人，一切都被迫听命于他們的主人和統治者，思想、責任、組織、討論、研究、領導之类的事情都由人家作主——这种人不可能在革命后的一年內轉变为自由的农民，不可能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自力更生，而不需要別人叫他們清晨四點鐘起来，下地耕种。

現在，到达这个牧場的起义軍当然不会考虑到光是革命改变不了制度，革命只不过改变了所有制，只更換了所有者的姓名，国家或政府处在資本家的位置可能比先前的主人更严厉、更无情、更苛刻。制度不論新旧，跟起义者有什么关系呢？

長久以来，他們被鞭撻、被絞杀、含垢忍辱、被剝夺了言論自由的权利，以至他們的集体观念早已湮灭了，唯有集体观念才能使他們純粹出自天性地跟同胞們團結起来。他們現在只知道报仇雪恨。他們只懂得破坏。他們破坏得越厉害，把他們所認為

的敌人杀得越多，他們越觉得自由。因为以前存在的一切、以前存在而不属于他們的一切，都是造成他們的奴役的因素。如果他們希望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們必須破坏。他們再也不为明天操心；他們計較的只是多苦多难的昨天。

悲剧不在于世上可能有和实际上有独裁者；不，悲剧在于任何独裁統治，即使最昌盛的、表面上显得很善良的独裁統治，必然趋于毁灭、孤立和混乱，这是自然界鉄一般的規律，决不是人力所能改变或左右的；真正的悲剧就在于此，因为人类毕竟要从兽性和无政府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这一下却給推迟了几百年。

10

先头部队到达牧場的时候，弟兄們发现所有的茅舍都闕然无人。牧場主和他的家眷逃到叢林里去了。債務奴隶們也帶着妻儿老小跟他逃了。

“这可以証明，有人洩露了我們行軍和来到的信息，”將軍說。“这里的人得了消息，都吓跑了。”

“知道这一点，非常有利，”教授回說。“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在前面的两个別庄里，我們会在其中的一个碰到騎警。”

有两个士兵放下背包，来听將軍和教授的談話。其中一个說：“將軍，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叢林里把牧場主找出来。你只消吩咐一句，我們馬上就去，把他和他的全家拉回来交給你。”

“那有什么意义？”將軍回說。“你們还是去把所有的牲口找来宰掉，大家好好地吃一頓。剩下来的，我們帶着走。最后的中队点一把火，把这地方燒平。这样我們的后方就不至于有一个据点。債務奴隶尽管待在这里。他們要是跟着牧場主不走，他可以替他們盖新的茅舍。你，尼加西奥，把命令傳達給后面各个

中队，我們在这里过夜。又要下雨了，我們可以利用这些茅舍过夜。我，教授和塞尔梭以及屋子容納得下的人都到牧場主的住宅里去。明天早晨四点钟开拔。”

第二天，队伍整装出发的时候，一路上照耀得非常明亮：所有的房屋和茅舍都着火了。最后一个中队离开牧場时，几乎連燒紅的焦炭都不剩了。所有的猪和牛都給宰掉，所有的駱馬都給当作战利品帶走。

中午时分，队伍开到圣达伊莎白尔牧場。跟圣达瑪格里达的情况一样，那边的茅舍也空了。猪牛牲口显然也給居民赶到叢林里去了。只有五六只猫在空茅舍外面睡迷迷地舐着自己的身子。两三头獵狗，大概在外面游蕩，回来迟了，沒赶上跟居民一起逃跑，現在惊訝地瞅着弟兄們，当队伍里的獵狗赶上去时，它們便夾着尾巴躲到茅舍后面。

一半的队伍還沒走完，所有的茅舍、場主的住宅、仓房、門板、籬笆都已烈焰飞騰、火光大作。在放火之前，弟兄們四处搜尋馬鞍和弯刀——可是沒找着。一般的看法是，居民們不是前几天离开他們住所，便是前一天离开的。所有的炉灶都是又冷又潮。茅舍里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几只鉄制的水罐。

在以后的行軍中，弟兄們发现，甚至印第安自耕农的极小的居留地也都逃光了。无家可归的獵狗和猫儿，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看見队伍行近便偷偷地、不信任地溜走。

“赶在我們前面的名声可真不好。”教授看到那些孤寂的茅舍的凄凉景象，对將軍說。“我倒想知道，誰誹謗了我們，說我們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凶犯。”

“嘿，人家怎么說，我們才不管呢。”塞尔梭正好走过来，撂下背包，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我們是造反的。难道不是造反

嗎？我們不是帶了糖果到这里來的。不喜歡的人尽管走路。我們只知道往前走，做我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塞爾梭講得對，”將軍說。“印第安人怕不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总有一天，他們會明了，我們不是強盜。現在他們不幫我們把暴君清除出去，他們就得多受幾年主人的氣，多挨幾年鞭子。但是我們却不願意忍受。弟兄們，你們說對不對？”他轉向一群小伙子說，他們剛來到这个小村落的踩得很結實的場坪上。象塞爾梭一樣，他們扔下背包、蹲下來歇歇力、順順氣，以便繼續行軍。到他們当晚扎營的地点，还有两小时的路程呢。

这个小村落只有十所茅舍，都是單間的。在这里，革命对于印第安农民不能有什么帮助。除非革命能帶來一些比較丰饒的田地，牛和牛吃的草料，以及几袋破衣服，讓这些可怜的农民和他們的妻儿可以穿上蔽体。这个小村落的居民当中，只有三份人家有弯刀，男人們都有一把銹爛殘缺的小刀。每份人家只有一把公用的匙子。全村找不到床鋪桌椅；也找不到斧头釘子之类的东西。搜遍所有的茅舍之后，只找到二十来公尺的鉄絲。那是人們在去乡間的長路上一段段的搜集起来，或是从架空電話綫上割下来，或是从經過的鉄絲网上拉下来的。他們用来耕种貧瘠多石的田地的工具，只是一根結实的尖头棍子，下玉米种的时候，用它在地上戳洞。

甚至这些人和他們的家属也抛弃了他們可怜的住所，远远地躲到叢林里去，唯恐那些高呼着“土地与自由”这个口号的起义者跑来把他們杀掉。

他們可以听教授侃侃談論独裁政体、暴虐、无产階級遭受奴役等等，可是听了一整天还是莫名其妙。他們在这里有了土地和自由，对生活 and 統治者並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人家別来杀他

們，別來偷他們，即使當他們貧瘠的田地由于干旱，或者由于霪雨把薄薄的一層泥土沖掉而變得更其貧瘠、當他們可憐的玉米和豆子收成有三分之一給耗子吃掉、還有三分之一給蟲子蛀掉的時候，他們也還希望人家別來打擾，讓他們自生自滅。假如革命能保護他們，不讓鷹鷲、貂鼠和山狗來拖他們的小雞，不讓老虎和鱷魚來害他們的豬牛，他們也許就會感激革命了。他們的問題非常簡單，即使解放全國、推翻獨裁統治的最偉大最振奋人心的革命和起義，也會在他們身邊和他們的生活中經過而不為他們所注意。這種革命在浩瀚的歷史中會受到一部分的歌頌和一部分的詛咒。使他們体会到革命的只是在最近的小鎮的市場里徵稅的不是唐·達馬索，而是唐·狄奧尼西奧了；革命前，他們想賣二十個生太伏的羊毛，得付兩個生太伏的稅，而現在他們却得付五個生太伏，其中一個生太伏算是為了興建鄉村小學的附加稅，可是那所小學從來沒有動過工。

要滿足起義者對於土地的要求，本來也容易，因為土地有的是；別莊擁有幾十萬頃土地，始終荒在那里，地主永遠不會去開墾的，盡可以拿一部分來分給起義者。對於別莊主，對於大地主說來，還是把這些生地送掉比較上算。還是取消債務奴隸制度比較上算。對於整個國家和獨裁者的名聲說來，如果真正的自由選舉付諸實施，如果獨裁者的專制權有所限制，如果他必須向一個國會負責（即使那個國會里的議員空談幾個鐘頭而說不出所以、爭辯幾天而得不出結論），那就要好上幾千倍了。如果獨裁者允許所有的同胞，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能暢所欲言而不受任何限制，那就好得多，上算得多，對人民說來也有益得多。但是，正如歷史上所記載的一切獨裁者一樣，他不容許有反對意見。他的命令便是法律，可是又不讓那些必須服從和遵守法律

的人在制訂法律时发表任何意見。他对于公民們的願望和要求只有一个答复,那个答复就是他的穿着制服、佩帶棍棒和手枪的帮凶。

假如当地的警察局長得到起义軍来近的消息,便派几个头脑清醒、心平气和的人去接洽一下,情况就簡單多了。这种人一定比騎警更有成就,对国家更有利,可是警察局長却派遣了騎警,命令他們不准进行任何性質的談判,只要看到那些强人和凶犯就开枪。

第二章

1

队伍現在沿着一条大路行进。这条路并不是特地敷設的,只因为通过草原的緣故,才比較寬敞。这片草原属于圣托多明戈別庄,从一个小山頂上已經可以望見別庄的白粉牆的礼拜堂了。一眼望去,前面和左右的土地都是属于別庄的。

貼近正宅的茅舍里住有四十家債務奴隶。还有五十份人家住在四个小居留地,分散在別庄的广大地区的四个角落上。把这些居留地安置得跟牧場正宅这么远是有好处的,牧牛的債務奴隶們可以更好地看守牲口,也容易把草原上离群很远的牲口赶攏来。

將軍、教授和塞尔梭在小山頂上休息,从这里,他們可以看到別庄的礼拜堂。从小山到別庄的大一半路上,有一片深深的窪地,从他們的有利地位来估計,至少有两公里長。起伏的草原上点綴着无数小山。这些小山少有高过五十呎的,大多都低于

五十呎。可是，南方灰藍色的远处，却有一道綿延的山脉，橫貫在目光所及的整个地平綫上。四乡另另落落的有些树木，有的只是孤單單的一株，有的是一二十株簇拥在一起。树木之間还有野生灌木，也是另另落落的散布着，有的單株、有的成叢。

第一中队剛到小山脚下，从小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条通往別庄院子的路。这条路是四五道久經踐踏的小徑組成的，互相平行，有的地方并成三道或者两道，有的地方分成五道，或者八九道。这些小徑很象是大車的輪子輾成的。但是这里并不使用大車。它們是牛群在草原上踐踏出来的，因为牛群每晚緩步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要到牧場上去，从烏谷津来到別庄和紅木树林的騾队也走这条路。最后，印第安人赶集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

这些小徑給踩得寸草不長。因此，几公里之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青草本身長得并不高，連三呎都不到。也不密集，而是一叢叢的。但因为雨季剛过，青草的顏色非常葱翠，水份也很多。

从林莽中出来的道路，上两个鐘点里走的虽然已經很开闊，可是两旁还有稠密的灌木。从这里开始，灌木退向两边，越退越远。以致草原显得比实际上更广闊。草原上空的驕阳把老远的平原籠罩在一层閃閃发亮的薄霧中，以致別庄的白色的礼拜堂和院子有时候消失不見了，有时候仿佛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現，人家覺得它原先不是在那里的。太阳越升越高，晒得越来越毒辣的时候，三公里以外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在这片閃爍耀眼的光芒中，有时牛看起来成了狗，大石头象是房屋；屹立着的焦枯的树幹和燒秃的草原棕櫚，一会儿象是廢庙的殘柱，一会儿又象是出神的印第安人褐色的身形。

平时，旅行的队商会在这里碰到一群群属于別庄的牛和半

馴的馬。时不时还可以或远或近的看到两三个債務奴隶或牧牛人，騎馬馳騁，在畜群中搜尋晚間生出来的小牛或病牛病馬，然后用套索把它們套住，帶回收場去照料医治。

今天，整个辽闊的草原上竟然看不見任何畜群，只是偶尔有少数几头离群落單的牛。也看不見牧牛人或債務奴隶。十来只兀鷹高高的在天空回旋。在老远的別庄院子里，偶尔可以看見一縷裊裊上升的青烟——有时候从別庄的厨房，有时候从債務奴隶的茅舍里冒出来。

2

“那边的圣托多明戈是个了不起的大別庄，”塞尔梭說道，同时蹲下来卷一支紙烟。“我認識这个地方，它是唐·伯屈力西奥的。这地方我很熟悉，我在那边的債務奴隶家里借宿过好几夜。是个富裕的大別庄。”

“我也很熟悉，你也一样。”將軍轉向教授說。“我們到紅木树林去的时候，在那里待了一天两夜。”

这会儿，另外有几个弟兄上了山，在他們身边坐下。

教授站起来，向来路望去，正在这时候，第二中队已經来近了，他們看到第一中队在休息，也准备歇下来。

“是啊；以前我們来过一次，”教授突然改变了声調說。“我們現在該怎么办？我們到达了第一个大別庄。总得干些什么。我們可以繞过它，往前走，只当沒看見。可是我們走了好半天，才碰上这块好肉，不把它吃下，反倒只顧往前走，那算是造什么反？假如我們打算認認真真的鬧革命，把土地与自由給予所有的債務奴隶，我們最好拿它来开个头。革命有一个重要的戒律是这样說的：千万別把敌人留在你的后方！假如我們象一群綿

羊似的安安靜靜的打这里走过，我們就会在我們的后方留下一支强大的敌人！你怎么說？”

“跟你一样，”將軍回答。

塞尔梭噴出一口濃濃的烟，冷淡地說：“对。別庄主和他一家人凭什么再在这里統治下去？別人給压迫了那么久，連口也不敢开，現在該讓別人来了。”

教授笑了。“那么說，我們大家都同意了。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同意开火了。弟兄們，你們怎么說？”他提高嗓子，对附近的人說。

“土地与自由！”他們齐声喊出了这个口号作为回答。接着又叫道：“万岁，教授！拥护將軍！消灭暴君、地主和独裁者！人民自由！”

教授再坐下来时，塞尔梭說：“別庄里还有人。否則不会有烟。”

“那正是叫我动腦筋的地方。”教授向牧場那里望去。“房屋和茅舍里怎么会有烟冒出来呢？可見他們沒有逃跑，尽管他們知道我們人数很多，并且配备着手枪步枪。他們为什么一个也不逃跑呢？”他詢問似地瞅着塞尔梭和將軍。

“因為他們以为我們只会搶几条牛来宰掉，然后走路，”將軍回答說，同时譏刺地眨眨眼。

“你呢，塞尔梭，你是怎么想的？”

“別庄里有騎警，或者正規軍，”塞尔梭回答道。

“塞尔梭，我升你为少校，”教授笑着說，“你同意嗎，將軍？”

“同意。”

“了不起，塞尔梭，”教授說。“你是个了不起的聰明人。你說的对。別庄里滿是騎警。巴侖·加南或者亞赫魯馬尔一定在

几天前接到了我們来近的消息，不然騎警不可能早就到这里。”

“也可能是騎警正好在巡視別庄，看看是否平靜无事，有沒有起义和白查洪印第安人偷牛的情况。”

“塞尔梭，你又說对了。可能性比較大的是別庄里只有一支騎警巡邏队，二十或者二十四個士兵，一个上尉，一个上士，还有三四个下士。他們有步枪，大概还帶着一挺机关枪。”

四散蹲在小山上的弟兄們听到这句话都很兴奋。“步枪和手枪！武器万岁！”他們嚷着，手舞足蹈，仿佛这一仗已經打胜了似的。

“消息还不可能傳到巴侖·加南，”教授接着說。“亞赫魯馬尔和烏谷津只是偶尔駐扎一些警卫小队。但是毫無疑問的，消息正向霍維尔傳去，那將會使半营軍隊来攻击我們。你認為这会儿那些騎警在什么地方，將軍？”

“我們当突击队的时候，我們不在別庄里等——我是說院子里。我們在空曠的地方等，不然就是向造反的人赶去。”

“院子里有牆，有很好的掩护，为什么不在里面等呢？”

“理由很簡單，首先，待在院子里会給別庄造成太大的損失，其次，我們很容易陷入重圍，尤其是在造反的人数有五百之多而我們只有二十五个的时候。在空曠的地方，我們有机关枪、步枪和紀律严明的士兵，即使我們的人数是二十比五百，我們也占有优势。”

“那你認為他們会到这里空地上跟我們干，是嗎？”

“我不是認為，而是肯定。我以前的上士不是白当的。我知道該怎么做——以前我自己也这么做的。”

“对付債務奴隶和工人嗎？”

“你在軍隊里沒法脫身的时候也沒办法。軍隊象机器一样：

不管你願不願意，你必須服從，你要改變局勢，只有刺死一兩個長官，或者把他們的腦殼砸碎，然後逃跑。但是，如果你拿得准軍營里有幾十個人支持你，同時又有膽量見機行事，那你就可以爭取全營的士兵。說到頭，他們象你一樣，也都是受虐待的雇傭兵。”

3

將軍說話的時候，塞爾梭一直懶洋洋地蹲在那里，一面抽煙，一面眨巴着眼睛，瞅着別莊的院子。

這會兒，他突然發出一聲哽噎似的、興奮的呼喊。他從蹲着的姿勢變成跪着，兩只拳頭支在地上，腦袋往下一沉，尽可能地向前伸去。

“你在搞些什麼呀？”教授問道。

山上有好幾個弟兄也採取了塞爾梭的姿勢。當他們要觀察遠處的什麼東西，在它來近之前看看清楚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採取這種姿勢。

“將軍說得對，”塞爾梭對近邊的幾個弟兄說。

將軍和教授也爬近了些。

“你說什麼，塞爾梭？”將軍問道。

“他們在那片窪地里，”塞爾梭悄悄地回答，仿佛怕騎警會聽到似的。其實這裡離窪地至少有三公里。

“我看到那片窪地里，好幾個地方有閃閃發亮的東西。可能是帽徽或者槍筒，也可能是鈕扣。那不是騎警，就是正規軍。”

“可不是嗎，塞爾梭，我方才也看到了閃光，同時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將軍說。

在爬上小山、來到他們身邊的弟兄們中間，有一個叫做奧勒

加里奧的問道：“將軍，依你想，有多少人在等着我們？”

“大概是一支突擊隊。也許是二十五個人。”

另一個叫做艾爾密尼奧的弟兄聽到了這句話，脫口說道：“但願他們有兩團人。你們想想看，如果是兩團人的話，我們可以弄到多少好手槍、步槍、機關槍和彈藥呀。”

將軍笑了。“冷靜些，老弟。那些雇傭兵光有那么一挺機關槍，已經够我們拿出全付精神來了。不過我們一定能弄到手的。別擔心。等我們把那些躲在窪地里的抽抽噎噎的突擊隊消滅之後，我們就可以消消停停地對付一營人了。凡事不能一步登天，弟兄們。要慢慢地來。別犯錯誤。我有話在先，我們把那邊的人干掉之後，我們自己的第一中隊恐怕有一半活不了命。”

奧勒加里奧說：“我們活不活才沒有關係呢。可是留得活命的人至少會知道他們為什麼活着，活着幹什麼。天哪，我要弄一支步槍，還有步槍子彈。你們不去的話，我一個人去。”

“不准你亂動，你這個大笨蛋，”將軍冒火說。“我說去，我們大伙兒一起去的時候，你才可以去。你也許可以弄到你所要的步槍，但是如果你想獨個兒去打仗，那支槍就會插在你肚子裡。”

“將軍的話不錯，奧勒加里奧，”塞爾梭安慰那個人說。“我們這裡不可能大家都發號施令，各人隨自己高興行動。那樣的話，我們會一個個的給殺死，一個也不剩。要去的時候，我們一起去，決不能單獨行動；並且等將軍說可以去的時候才去。”

4

弟兄們從小山頂上爬了下來。在山腳下扎營的兩個中隊不可能給騎警發現，至於到過山頂的幾個弟兄是不是給他們看到，就不能肯定了。將軍說他相信騎警已經看到他們了，因為騎警

的上尉一定帶有望遠鏡。

這時候，又有一個中隊到了，將軍命令他們也扎營，如果弟兄們想走動，必須僵着身體。他不希望給騎警知道暫時在這裡扎營的部隊有多少人數。

他現在所建議和布置的一切足以證明，他雖然只是一個窮苦的印第安農民的孩子，當將軍是有資格的。騎警里經驗豐富的官長也不可能比他安排得更好。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一百個訓練有素的正規軍官長里，不會有兩個能夠改善、甚至趕上他的計劃以及他實現計劃的方式。

他召集了教授、塞爾梭、聖地亞哥和已經到達的各中隊的隊長，把他自己的計劃簡要地告訴他們，大家商討：

“假如我們象羊群那樣向他們開過去，他們就用機關槍掃，那我們一個也保不住，這個國家的革命，尤其是這個地區的革命，今年就沒有希望了。我們必須把他們從窪地裡誘出來。”

“先派十來個弟兄去試一試。他們可能出來。那我們一起向他們沖上去，”第三中隊的隊長提議說。

“不行；他們不會那麼容易就從他們的洞里出來的。他們會讓我們的十來個人一直走去，一槍不發，只在弟兄們走進窪地的时候，那些雇傭兵才會攻擊他們，把他們殺死，后面的弟兄們看不見什麼，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好吧。那讓我們一起沖上去，給他們來一個突襲，”一個坐在附近、不是參謀會議一分子的弟兄說。

“那樣做更蠢，”塞爾梭說。“照說在紅木樹林里的時候，你雖然只管喂牛，其實你也應當知道的呀。”

“對。那是我們所能做的最蠢的事了。”將軍接口說。“我們可以在這裡布置一個有防禦工事的大營地，讓它冒出許多煙來。

騎警看到烟子后，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他們退守別庄；那他們就不必日夜伏在湿地上了，他們太懶、太养尊处优、吃得太飽了，本来就不願意这么干。他們一回別庄，就会靜等半营正規軍来支援他們。”

“也許他們还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以为我們只是从一个紅木樹林来的六十个左右的人呢，”教授說。

“我看是很可能的，教授。即使有人出卖我們，他也沒法知道我們确实的人数，因为我們不是集中行軍的。只有在那个債務奴隶們把唐·諸卓杀死的小牧場上，住在那里的債務奴隶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个跑在我們前面。我特地留意了一下，我們到那里的时候，他們有多少人，我們开拔的时候，他們的人数又是多少。一个也不缺。一定是別的小田庄上有人騎馬来到別庄——不是地主，就是管事。不論誰給別庄送了信，或者甚至把消息送到烏谷津或亞赫魯馬尔，都沒关系；他只知第一中队，我們的突击队的大致人数。騎警們以为他們只消对付这一个中队。”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塞尔梭問道。

“很簡單。假如騎警們知道我們的人数有六百之多，并且配备着二十把手枪、十来支霰彈枪，此外还有六百把弯刀，那据我知道，独裁者的那些奴才决不会以一支突击队和一挺机关枪的兵力在这里等我們。那些穿制服的雇佣兵决不会冒这个險。这些以拷問鞭打逞能的家伙，只有在十来个人一起，每人拿着一根大头棒和一把手枪，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犯人时，才会勇气十足。但是在这里曠野上，他們只有二十五个人，每人帶着一把手枪，另外一共只有一挺机关枪；我們却有几百个人，都帶着弯刀，还有几支手枪——不，他們連十分鐘也等不到，就会象兔子那样

奔逃，甚至顧不到拆卸机关枪，因为，要不然的話，他們可能送掉他們寶貴的性命。就因為他們還蹲在那邊的窪地里，我不用跑過去問他們，就知道他們只把我們當作六七十個餓得半死的土人。他們還以為能把我們一口吞掉，當作午飯的開胃品呢。他們一定在別庄里安排了酒席，準備跟別庄主和他的鄰居們一起慶祝勝利呢。”

5

又到了一個中隊。

塞爾梭一直在向四面了望，他注意到西方的天空凝聚了大堆烏雲，把四面八方漂浮無定、顯然不知所從的小雲塊都吸引過來，迅速膨脹，成了一片氣勢洶洶的雲海。烏雲越密，暴风雨來得越快。快升到天頂的太陽仍舊霞光萬道，炙熱逼人。“印第安的神道來幫我們了，”塞爾梭說。“他們如果不願意給打濕的話，非得從洞里爬出來不可；何況他們比老貓還更怕濕。你說對嗎，將軍？”

“我早就對你說過，他們不願意給打濕的。不過那並不能改變我的計劃，反而加速它的實現。你，奧勒加里奧，再爬上山去。但是要把頭掩護好。然而觀察——仔細觀察。沒多久，他們就會伸出頭來了。正因為就要下雨，他們打算速戰速決，以便回到別庄去，待在乾燥的地方。”

“不過，也有另一種可能性，”教授提出異議說，“他們也許根本不來惹我們，就当沒看見我們一樣。他們也許就此離開，听凭我們去攻打別庄。”

“那是我計劃的一部分。”將軍的眼睛隨着奧勒加里奧，等他發出信號報告騎警的動態。“教授，那些流氓要是能夠直截了當

地退到別庄，去吃喝玩樂、跟女人鬼混，那是最稱心也沒有了。但是沒那麼容易。在那個別庄，並且無疑地在附近所有的別庄里，人人都知道了我們來到的消息。他們即使單為了保全軍人的面子，也非等着我們不可，他們不能給人家笑話；為了女人，還有一小部分為了別庄主，他們也不願意給人笑話。”

“你忘了最主要的一點，將軍，”塞爾梭笑着說。“他們不能在印第安人面前逃跑，更不能在債務奴隸面前逃跑。否則他們再也不敢在混血兒跟前露面了。如果這些全付武裝、又有步槍、又有自動手槍的騎警們給我們這些卑賤腌邇的伐木工人吓跑的話，人家會朝他們吐口水的。何況他們還要受到軍法裁判或者秘密政治警察長的特訊。他們要給槍斃的。”

“你倒是個不含糊的學生。”教授大笑說。“三個月前，你還不懂得什麼叫自動手槍，也不知道那些只對老元首負責的國家秘密警察。現在你信口說來，好象一輩子沒干過別的事，光讀違禁的報紙似的。”

“那也沒有什麼奇怪，”塞爾梭窘得滿臉通紅說。“我有一位好老師。此外，我是個上校。別忘記那一點。”

“哎！”這當兒，奧勒加里奧從小山頂上喊道。“有動靜了。三個人站了起來，朝這裡看着，還四下張望。有一個拿着什麼東西放在眼前張望。”

“那是望遠鏡。”將軍現在忙起來了。但是並沒有慌亂的樣子。他表現得又鎮定又冷靜，仿佛以往在家乡跟別的小孩一起在布置打野兔似的。

“待在上面，繼續仔細觀察。”他又對蹲在他周圍的參謀們說：“我們必須引他們來攻擊。只要他們留在窪地里，我們就不能攻擊他們。我們一個也揪他們不住，只能亂殺一通。現在他

們知道我們已經來近了。他們甚至知道該在哪一邊等候我們。因此他們才冒出头來，研究戰場的形勢。只要我們把他們引出來，他們就沒法再回到窪地裡。他們後面，在別莊的屋頂上，別莊主和管事們站着，也許本區其餘的別莊主也來了；他們也帶着望遠鏡，這裡的一舉一動，都看得一清二楚。現在動手吧。我們把他們從洞里引出來。”

6

開始下雨了，一條條細長的雨絲，下得很慢。

將軍把聖地亞哥叫了過去。接着他又招呼費德爾。“從現在起，你們兩個人都當上士。你，聖地亞哥，帶領二十個人，都背起背包，開步走。可是別往正前方，別往窪地那個方向，那些穿制服的奴才正蹲在那邊，等我們向他們的機關槍闖去，打算把我們掃倒取樂。你們往右走，一直斜着往右走，懂了嗎？開頭的時候，你們的路綫要靠近灌木叢。你看到遠方那個尖尖的山峰嗎？”

“當然看到的。”

“好。那就是你們的方向。在窪地裡的人看來，你和你手下的人一定是在躲避騎警。讓他們以為你們已經知道他們躲在窪地裡。讓他們以為你們要避開。如果他們開槍射擊，你們立刻撲在地上，脫下帽子，把它縛在背包上。背包高出你們的背脊，那些豬獃還以為你們的头在帽子底下呢。他們不會看得那麼清楚的。相隔太遠了。然後匍匐行進，你們的帽子就隨着背包移動了。始終把遠處的那座山作為目標。朝那個方向走了三公里左右之後，掉過頭，斜着往左，朝別莊那面走去。假如他們還沒從洞里爬出來，那時候就非出來不可了，因為他們要保護別莊。

他們一出來，準備攻擊你們時，你們立刻向後轉，僵着身子，跑回灌木叢。一定要裝作吓得屁滾尿流的样子。等他們正式走出窪地，騎上馬，追擊你們時，我們就出來，把他們引到我們這邊。那一來，他們就會撂下你們。你們進入灌木叢。進去之後，立即回到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把他們深深地誘進灌木叢，這樣你們在後，我們在前，兩下夾攻他們。你，費德爾，也帶領二十個人。有誰不願意跟你去，就重重地給他幾個耳括子。”

“我用不着打誰的耳括子，將軍。”費德爾很有把握地笑着說。“弟兄們都急得要命，想跟騎警們干一下。我們需要他們的步槍和子彈，並且他們還有好襯衫、好褲子。”

“你要明白：誰俘獲了步槍就歸誰。子彈和那惡棍身上所有的一切也是這樣。不管手表或戒指。不過現錢要交上來。我們司令部需要現錢。如果沒有，也沒有多大關係。我會把我們需要的東西都弄來——如果沒有錢去買，那就不花錢去弄。你，費德爾，千萬不能走出灌木叢。靠這邊走，不必太深入，只要你跟你手下的人不給人家發覺就行了；等我們把他們引了過來，你們就從那里攻擊，象聖地亞哥那樣，截斷他們的後路。你們兩個都懂得該怎么做嗎？不懂的話，我就另找懂得的上士。”

“你放心，將軍，”聖地亞哥回答說。“不用問懂不懂，我們一定成功。”

“那就走吧，你們兩個，干公事去。”

不出半分鐘，兩個新任的上士召集了他們的隊伍。只消說一聲，攻擊騎警的命令已經下來，就有百來個弟兄跳起來要求分配任務。這兩支隊伍是包抄騎警的後面，可以有繳獲武器的大好機會，因此大家都特別喜歡參加這次行動。弟兄們沒有一個想到被殺或者被俘的危險。造反的人必須進攻，必須制勝。假

如不胜利的话，按情度理，无论如何还是不苟生的好。用不着人家告诉或者提醒，弟兄们都知道起义的失败意味着什么。假冒伪善、道德败坏、卑不足道的资产阶级，暂时可以自命为老板和警察，一等到胆敢反抗虐政和独裁的印第安无产阶级给镇压下去之后，便把他们的横暴、兽性、残忍和抑制着的邪恶充分施展出来，令人发指。他们方面死了一个小子，就拿一百个——有时甚至三百个印第安人折磨鞭打，象猪一样的宰掉，或者象贼一样的吊死，一株树上一吊就是二十个人。美国报纸有时候对于这种惨无人道的情况也有报道，其实连十分之一的真相都没说出来。

弟兄们为什么要关心失败呢？他们关心的只是胜利。他们眼前急于取胜并不是为了争取土地和自由，只是为了从那些穿制服的奴才那里获得武器，让那些原来配备着武器的猪猡给兀鹰充飢。

第三章

1

两支队伍遵照将军指示的方向出发了。

他们还没有走出一百步，将军便吩咐身边的弟兄们准备出发。驻扎得稍微远一点的大队人马也接到命令，收拾停当，一起出发，然而不是往前，而是往后，沿着各中队早先来的原路退回去。

雨还在下，并不大，只是迷蒙的细雨丝。由于雨的关系，视力受到了影响，但是，到窪地为止的地势，还是能看清的。

这时候，圣地亞哥一队人已經走了一公里左右，現在几乎跟窪地平行了。

埋伏在窪地里的騎警此刻仿佛发觉自己有被包抄的危險。那是他們必須避免的，因为包抄的結果会把騎警和別庄隔离开来。一进入別庄的圍牆，弟兄們便占了非常有利的形勢，尤其有利的是他們可以拿別庄主和他的家属作为人質。

窪地里响起一个尖厉的哨子声，紧接着騎警們露出头来了。有几个已經上了馬。其余大多数人牽着馬走上窪地的邊緣，以便更快地到达平地。一到平地，他們立即跳上馬背，等待少校的命令。坐騎騰跳着，因为騎手們使它們不耐煩了，他們好象連这种小接触都不能快快結束掉。可以这么說，他們如此热心，倒不是由于勇敢或斗志旺盛，而是由于下雨，这陣膩人的牛毛細雨，現在固然不大，照印第安人的說法，只不过“淅毕淅毕”，可是在半小时之內，恐怕要变成熱帶的傾盆大雨，把人打得稀湿。遭遇战結束得快，騎警們就可以及早回到別庄去。只不过是五十来个腌邈的印第安人，騎警們只要十分鐘就可以把他們干掉了。以往他們有过这种經驗。

2

全体上馬之后，他們开始向圣地亞哥的队伍慢跑过去。地面松軟，高低不平，馬蹄踩得太重，就会下陷，快跑是不行的。

起初只看到十个人，將軍以为只有一个騎警班埋伏在那里等着起义者，这十个人就是其中的一半。沒多久，从窪地里出来的騎警越来越多。最后，將軍大为詫异地发现，騎警竟有六十名之多；并且根据随帶的騾子推測，他們还配备着两挺机关枪。

“媽的，真是見鬼了！”他說。“那里差不多出来了半連人馬。

現在有好戏可看了。”

“希望是出好戏，”有人嚷道。“两挺机关枪总比一挺好，四十支步枪也比二十支更派用场。你们怎么说，弟兄们？”他问伏在他旁边的人说。

他们还没回答，将军已经发出命令，要附近的六十个人准备在五分鐘之内出发。

将军对教授说：“你带领主力，从我们的来路折回去。”

弟兄们委委屈屈地服从了。教授没有时间来解释将军布置的计划。

将军留下六十个人在身边，对他们说：“一等我开了一响手枪，马上起来，跟我向别庄去。我会告诉你们，在什么时候进攻。假如你们在我吩咐之前进攻，我准要你们好受！”

3

这时，骑警向圣地亚哥的队伍行进得那么近，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五百公尺左右了。这一来，这队人到别庄的路给切断了。

圣地亚哥正确而忠实地执行着将军的计划，吩咐他手下的人装作害怕的样子，飞快地跑到灌木丛里去找寻掩护。

当印第安人故作惊慌地奔逃时，带领骑警的少校把这看作胜利的朕兆。他咧着嘴对他的副官说：“我一直对你说的话，现在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这班腌邈的印第安人只有在林莽里才神气活现。可是那些猪獃一看见一顶军帽，就象受惊的兔子那样奔逃。追上去，消灭他们！他们中间有武器的，即使是弯刀或小刀，马上开枪打，一个不饶。没有武器的，用套索缚住，带到别庄里关过夜。我们怎么对付囚犯，也让别庄里的女流开开眼界，高兴高兴。出发！开步走！机枪暂时留在后方，但是准备随时扫

射。快步走！”

号角发出了信号。骑警快步小跑起来。但是馬匹顛蹶着，馬蹄給濃密的荆榛絆住了。因此，攻勢的开展沒有少校和副官所指望的那般威风。他們两个都很清楚，別庄的屋頂上有人用望远鏡在观察他們。

4

將軍全身伏在地上，用肘子把身体支高了一些。他拔出手枪。弟兄們緊張地等了几秒鐘，他們目不轉睛地注意着將軍的一举一动。

圣地亞哥一队人現在逃到了灌木叢的边上。骑警在他們后面只有两百公尺左右。尽管地形不利，他們仍旧决計不惜任何代价，快馬加鞭，想把圣地亞哥这队人在取得掩护之前截住，因为在灌木叢里捉人要比在曠野上困难得多。

快跑的信号吹响了。馬正緊張地往前奔跃。

但是，小山上忽然同时发出了两声枪响，一声是將軍发的，另一声是一个弟兄看到將軍的手勢时发的。他們頓時飞快地向別庄笔直跑去。他們的队形，遵照將軍的指示，不是密集的，而是分散成五六个人一个小组，以免目标过于显著。

5

將軍筹划的战略可以媲美一个老練卓越的陆軍元帅。把埋伏着的骑警从安全的窪地里引出来，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杰作，因为他們躲在那里，加上优秀的武器配备，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可是一到了曠野，尽管骑警們有馬匹，他們不但給人以可乘之机，而且有了給制服的可能。那些馬匹非但帮不了忙，反而成为累贅，

尤其是雨下得越来越大，已經吸飽了雨水的草原再一次变成了沼泽。等到騎警的少校发觉在这种地面上作战有多么困难时，已經太迟了。从別庄到窪地之間的地面相当結实，他便推測从窪地到灌木叢之間的地面也是如此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無論什么土地，如果越是接近大林莽或者寬闊的灌木叢，就越是具有灌木叢地帶的特質，保持潮湿的时间比曠野長，因为在熱帶的驕阳之下，即使下过最大的雨，用不了几天功夫，曠野上的水分就蒸发干了。

將軍在拟定計劃时，已經把这个人所周知的事实估計到了。把騎警引得越接近灌木叢，他們的馬匹越不能發揮作用。撇开这一点不談，穿皮靴的人在低湿的灌木叢里行走要比赤脚的印第安人困难得多。不穿鞋子的印第安人可以在这种泥濘的地面上奔跑自如，穿皮靴的人却步履維艱。他走路时必须非常小心，以致在战斗时几乎成了廢物。

這場雨对將軍非常合适，他虽然沒有把这个有利因素估計在內，這場大雨却出乎意外地、大受欢迎地帮了忙。

使將軍成为比騎警少校更高明的陸軍元帥的地方，在于他知己知彼，能从敌人的角度来考虑和行动。在这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一个騎警或正規軍的軍官会采取什么行动，怎样反应，他都估計得巨細无遺、絲毫不爽。

作为別庄的貴客，騎警的軍官們自然要把保护別庄居民的安全当作最重要的責任；再則，作为騎士，他們非常乐于拯救別庄主的女眷，不讓她們落到印第安暴徒的殘暴而骯髒的手里。

那便是为什么不能讓聖地亞哥的队伍繞到騎警的后方。此外，指揮官还有充分的战略上的理由，必須防止暴徒可能繞过別庄，直扑目前防禦空虛的烏谷津。因此，聖地亞哥的队伍迫使少

校違反了他的計劃和本意，放棄了安全的掩護，來到曠野上。

現在只需要把騎警引向主力。這就比較困難了。但是將軍出色地解決了這個戰術問題，正象他解決了把敵人引到曠野上來的問題一樣。

他計劃把騎警引到草原上的開闊地，那片開闊地象公路一樣，深深地插入灌木叢。

正當騎警想取得輝煌的戰果，拚命追擊聖地亞哥的顯然慌亂的隊伍時，費德爾的隊伍却沿着灌木叢的邊緣、挨近開闊地的出口，向左面移動。同時，將軍把弟兄們密密层层地布置在開闊地的兩側，叫他們埋伏好，不給騎警們進入開闊地時發覺。

戰鬥的準備都布置好之後，將軍只等一件事了——把騎警引到開闊地來。他把這件事干得聰明利落，即使富有經驗的總司令也不會超過他。

6

將軍和他助手所發的槍聲一响，騎警們也不等命令，不約而同地勒住了馬，這兩槍發得那樣突兀，來的方向又是他們怎麼也沒料到會有暴徒的。

同時，他們看到將軍率領的六十多個人的隊伍，向別庄狂奔。印第安人奔跑時，其中三個听从將軍的命令，朝騎警們開了霰彈槍。

“該死！”少校对在左邊騎馬的副官說。“我們追錯啦！”

副官策馬跑來。

“我們該追的是那邊的那些豬糞，”少校解釋說。“我們剛才當作兔子那樣追趕的家伙，只是一些可怜的逃亡者。那些造反的狗東西大概想搶他們好不容易掙來的一些錢，他們急于逃命。

快来！号手，吹起号角。向右轉。全面进攻！”

号角响了，冲锋的騎警掉轉方向，朝開闊地奔馳而去，突襲的暴徒們正是从那里闖出来的。他們之間相距两公里光景。

騎警剛掉轉方向，圣地亞哥的队伍便退进灌木叢，少校認為这种行动是出于恐惧，那些家伙只想避开這場迫在眉睫的战斗，以免挨流彈。如果圣地亞哥的队伍不这样做，而是朝原来的方向行进，少校准会派一个下士帶六个人去追他們。这就違反了將軍的策略，他不希望圣地亞哥的队伍牽入战斗，不然騎警的指揮官就知道圣地亞哥和他手下的人也属于起义軍，知道这个側面行动只是作战策略。

將軍看到所有的騎警都向他自己的突击队冲来，便允許有枪的人都向騎警打一发子彈。騎警当中有两匹馬倒下了。是給枪彈打中的，还是給荆榛叢絆倒的，就不能确定了。但是有两个騎警，他們的馬虽然沒倒下，人却中了彈，因为弟兄們看到他們受伤后搖晃的样子。

假如沒有这两枪命中的話——在將軍的計劃里，这也占有重要地位——少校可能把他部下撤回窪地，到那里去等起义軍，或者換一种方式进攻，或者甚至立即撤回別庄，然后展开扇形队伍，发动攻势。

但是，將軍又一次正确地估計了一个軍官的智力，在这件事上，还可以說是正确地估計了他的特殊心理。不論他們統率的是戴着褐色、綠色或者黑色制帽的奴隶、擲彈兵或者乳臭未干的新兵，他們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他們竟給无产者用糞便或者石子拋擲得东奔西跑，他們的自尊心便会受到伤害。在这件事上，騎警指揮官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損伤，因为腌邈的印第安人胆敢向他們开枪。他們只配在官長經過时立正——毕恭毕敬

地站着，两手交叉在胸前，官長對他們說話時，他們還應該一躬到地；因為一個印第安奴隸要看官長的臉，簡直比看上帝的臉還更僭妄。

現在大雨如注，使得少校萬分煩躁。當一位可敬的軍人想打仗的時候，太陽為什麼不出來呀！這場雨下得真該死！給淋得渾身稀濕，現在還得追逐這批腌邈的印第安人！發現美洲之後的一個世紀里，為什麼不把印第安人都殺光呀！那麼，天下多少可以太平一些，人們可以舒舒服服地泡在別庄里，摸摸女人的大腿，跟別庄主賭賭紙牌，一撈就是几百個比索。

“沖啊！攻打那些豬糞！他們胆敢向軍隊開槍，給他們一點教訓。隨便哪一個，只要是帶着刀槍之類的東西，統統殺死，一個不留！這是命令。聽到了嗎？”

7

騎警們東倒西歪、鹵鹵莽莽地向開闊地馳來。他們毫無例外地都給大雨弄得垂頭喪氣，只有不得不挨雨淋的、並且知道這種雨一下就是幾個鐘點的人才會如此垂頭喪氣。他們彎着腰，伏在馬背上，仿佛希望這樣就可以少淋一點雨似的。他們不能穿橡皮雨披，因為打仗的時候碍手碍腳。

印第安人的突擊隊繼續向別庄挺進。將軍在曠野上走了相當距離，估計退回來時大致可以和騎警同時到達開闊地的入口，這時他便扎住陣腳，下令向騎警開火。兩三個騎警好象中了彈，但還騎在馬上，向開闊地馳去。

号角發出了信號，騎警們想耀武揚威地沖鋒了。但是，由於地面和下雨的關係，沒沖得多遠。少校喝令停住，先向突擊隊展開幾分鐘的掩護射擊。

弟兄們另另落落地回了几枪，然后严格地遵守着將軍的命令，裝作惊慌的模样，乱哄哄地奔向灌木叢中那片公路一般的开闊地。

少校以为現在时机已到，可以歼灭暴徒了。他把那支潰散的队伍追进了开闊地。这片地上蔓生着勁直的短草。因此地面沒有曠野上那么泥濘，騎警們能够跑得快些。弟兄們象被圍獵的兔子那样奔逃，騎警們在后面穷追猛赶，当作乐事，当大雨逐漸停止，云堆开始散开时，他們更是快活。

“且慢开枪，”少校吩咐說，“等我的命令。”他轉向副官說。“你看到嗎，副官，开闊地上的人更多。讓我們把他們赶攏来，再用两挺机关枪一起扫射。媽的，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可愛的机枪怎么报仇。机枪多么厉害，讓你开开眼界也有好处。那也是打仗的艺术。”

退却的突击队，这会儿跟早先奉命撤到灌木叢里去的別的中队汇合了。狂奔乱窜的队伍，加上这些中队，人数現在有了两百来个。他們好象乱成一团，难怪騎警要兴高采烈地追逐这些逃奔的家伙。这比兜圍牲口还更有趣。因为在逃奔的印第安人也騎着不少从紅木树林里搶来的騾馬毛驢。这些受惊的牲口，不断地挨到人們催它們快跑的鞭打，使得潰逃的队伍更其混乱，以致在那些訓練有素、耀武揚威的騎警們看来，任什么也不能使这群狼狽不堪的乱兵恢复秩序了。

少校以为胜算在握，始終沒有注意到——他手下的人仿佛也沒有注意到——这片难以形容的混乱景象，只不过用来遮掩將軍策略的一个微妙的計劃而已。

逃奔的人群堵住了整个开闊地。他們向两边擴張，把两翼都挤到了开闊地左右的灌木叢边上。激动的印第安人是那么混

亂，他們想逃得快些，但中間走不通，便把兩翼向灌木叢擠去。

印第安人象吓慌的螞蟻，連跌帶爬地紛紛逃跑，形勢顯得對騎警們非常有利。騎警們仍舊沒有發覺，給他們通到灌木叢邊上的印第安人，越來越深入地跑進了亂樹棵子和灌木叢里，在那里站停，等着騎警們再追上來。等追擊退兵的騎警一過去，留在灌木叢里的弟兄們就偷偷地再向別庄跑去。他們朝那個方向跑了几百碼之后，便轉過身，趕到開闊地的边上。這樣，他們來到了騎警的后方。

假如少校應付的對手是有經驗的士兵，或者有知識的軍官所率領的經過鍛煉的革命者，他一定會多加一分小心。也許他根本不會進入開闊地，只是等着暴徒們，因為他們迟早要到曠野上來的。但是這些腌邈的印第安人據說自己不會動腦筋，需要有獨裁者和暴君來越俎代庖才行。這些膿包既然不會自己動腦筋，當然不會玩什麼計謀。因此，追上去，沖啊！

8

只有前面兩個中隊的人了解將軍的意圖：因為他們聽到了。他向隊長們解釋他的計劃。后面的各個中隊對計劃是一無所知的。他們只看到人家逃跑，自己也給卷了進去，一齊奔逃。他們原想穩住，但是在帶頭幾個力量較大的中隊的壓力之下，他們毫無辦法，身不由己地給汹涌的人潮帶走了。他們時不時地嚷道：“我們不是膽小鬼！我們不逃！去打那些士兵！我們需要他們的步槍！”

美中不足，使這個計劃不能奏全功的是：逃跑的人撞上了為大隊殿后的、兩個精銳的後備中隊。這兩個中隊里有安得路、上校和幾個頭腦比較清楚的弟兄。

將軍、教授和了解情況的中隊長們都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把作戰計劃通知后面的隊伍。因此，最前面的幾批逃跑的弟兄剛撞上那兩個殿后的中隊，那兩個中隊便亂嚷起來：“你們這些不害臊的狗入的，看見警察和丘八就逃跑嗎？我們是起義軍！土地與自由！打倒暴君的狗腿子！打倒他們，消滅他們！他們有手槍和步槍！該死的膿包！攻打他們呀！”

象激怒的閹牛一般，弟兄們從逃跑的人群中闖了出來，不出幾分鐘，他們所在的地方便成了前綫，離開騎警不到五十碼。

9

戰鬥開始了，早了十來分鐘。

迂回的两翼还来不及沿着开闊地的两边全部展开。溜进灌木叢的几十个弟兄还没有重新集合，力量不足以截断騎警的退路，从而把他們四面包圍起来。只要后备队伍迟一刻鐘到达，騎警就一个也逃不掉了。

現在真的給圍剿的、慌惶失措的是騎警了。

最后两个中队的弟兄們根本不把槍彈放在眼里。他們握着弯刀，嘶喊着，呼号着，向騎警扑去。即使那些有手槍或散彈槍的弟兄也不願意使用这些武器，浪費時間。用槍太花時間，太麻煩了。此外，随便哪一个傻小子都会放手槍。那算不了好漢！用弯刀就好得多、够味得多！弟兄們激昂兴奋、抱着拚个你死我活的决心，不但扔掉背包，有槍的人把槍都扔掉了。在他們面临的真正的战斗中，那种玩意儿反而碍事。

騎警們策馬冲鋒时，已經把步槍豎在右腿上，准备射击。他們只消抬起槍托，就可以開火。他們也試圖開火，但是子彈大多噓噓地掠过树梢。因为印第安人汹涌而來，尖厉的呼哨着，馬匹

給吓得不听騎手的指揮了。来得太突兀、太意外。馬匹豎立起来，蹴踢，轉圈子，狂野地想往回跑。十来个騎手从馬背上摔了下来。落下的騎警定一定神，开始放枪。没有一个能把枪膛里的子彈放完。因为三四个敌人早就扑到他們的喉嚨、胸口和背上。三秒鐘之后，他們都給剝得稀爛。

如果地面真的很結实，逃脫的騎警也許可以多一些。如今騎警剛想勒回馬头、踢它退却时，立刻就有五个印第安人拖住馬尾巴，三个拉住繩，另外三个把騎手从馬鞍上拖下来。

騎警企图卸下机关枪，架起来，可是机枪手剛把皮帶解开，就給撕成碎片了。

少校和副官都吆喝命令。可是誰也不去理他們。号手倒在泥地里，头也給砍掉了。馬匹在他身上踐踏。

“各自逃命吧，”少校喊道，替自己找了一个逃跑的借口和理由。他的副官这会儿已經在离地几千哩的天上飞翔，捧着一只豎琴彈奏呢。

少校逃了五十步不到，自以为沒人看見了，这时候，灌木叢边上突然冒出五个印第安人——他們是早先撤退时躲在那里面的。两秒鐘之內，他用那把精致的鑲金的手枪打了一响，可是沒有中的，五秒鐘之后，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辨認不出他的尸体了。

四个騎警总算逃脫。他們應該謝謝他們的坐騎，因为那些坐騎吃了惊吓，不顧地面的泥濘和坑窪，沒命地逃跑。

两翼包抄的队伍到达开闊地时迟了半分鐘。否則最駿健的馬匹也救不了它的主人。

事实上，四个騎警的逃脫对弟兄們並沒有損失。因为他們为了更有把握地逃命，把步枪和彈藥都扔掉了。

这四个騎警策馬狂奔的时候，碰到了两个同道，他們是在进

攻开闊地之前，由于坐騎受伤而給摔下来的。这两个人正徒步向別庄走去。幸好有几匹沒主的馬也朝那个方向奔去。它們的騎手在交战时給打死了。四个騎警在这些馬中攔住了两匹，讓那两个一瘸一拐的人上了馬，然后六个人一起回到別庄的圍牆里，原先耀武揚威地开发出去的騎警，如今只剩下这么六个大敗亏輸、面子扫尽的家伙。

落馬的騎警連武器都沒留下。馬匹跌倒、把他們摔下来的时候，他們的步枪还挂在鞍头上。馬匹过了一会儿以后又站起来，尽管受了伤，还是跟在大队后面，一直跑到开闊地上，最后它們由于失血过多而倒斃了，弟兄們就取下馬鞍和步枪。

清点战利品的时候，起义軍发现他們繳获了六支嶄新的步枪、八把手枪和三架望远镜。此外，他們現在有了两挺新的机关枪和全部彈藥。不錯，除了极少数以外，步枪彈膛都是空的，不过被击斃的騎警每个人的彈帶和口袋里都裝着四十至六十发的备用子彈。

战利品当中还有騎警的挂表、戒指、小刀和別的物件。这些东西都归給打垮和杀掉原主的弟兄，当所有权不能确定时，弟兄們也不爭执。搜到的現錢都交給教授，充作軍費。大概有三百二十个比索，其中二百五十多个比索是少校的，四十个是副官的。普通士兵的口袋里大多連一个比索都不到，有几个連十个生太伏都沒有，因为他們最后一次搜查被檢举的市民家里，已經是六星期以前的事了。

随着殿后部队来的、被称为上校的魯西奧·奧狄茲，对于机枪有些經驗，因为他以前当兵时受过这种訓練。他看到这两挺漂亮的、擦得雪亮的机关枪时，心里說不出的高兴，胸口一起一伏。他象对待情人似的抱住它們、吻它們。“啊，我准会惹得你們快

快活活，甜蜜的姑娘。我要弄得你們鮮蹦活跳！”他一邊拍拍它們、撫摩它們，一邊說道。“你們會掃光這些狗奴才，連老天爺都會哈哈大笑。弟兄們，這正是我們缺少的東西。”他轉向那些簇擁上來觀看這兩挺了不起的機槍的弟兄說，以前他們誰都沒聽說過這種東西，更不會知道它們的功能了。

“將軍，”他嚷道，“你打算派誰做指揮官，來管這兩支小小的注射器呀？那擦亮的黃銅象是燦爛的金子。嗨，我的將軍，總得有人指揮它們才成呀。你說這個高明的建議怎麼樣？”

將軍走過來，笑了笑。“就是你吧，上校。由你指揮機槍。我不能樣樣都照顧到。就派你做。”

“多謝，我的將軍。我馬上組織一個機槍隊，開始訓練弟兄們。媽媽的，這下子我們可占上風了。我用這兩挺機槍就能對付元首的兩團人。希望他派兩團人來。最好是一師。越多越痛快。要是有了兩門野炮，我們也可以湊和湊和。將軍，我們大大地搞它一下，使那個坐在鷹圖寶座上的血腥劊子手不得不派兩師人來打我們，你看怎麼樣？也許他們要帶六門野炮來吧？他只消派出來，我們馬上照單全收。然後我們就可以進軍杜魯姆，去見見總督了。”

他看到安得路站在附近，便逗趣地喊道：“喂，安得路，你看怎麼樣？你的文化够不够當一個總督？我們需要一個從自己人中間出身的總督。”

安得路笑了。他向上校、將軍、教授和塞爾梭依次眨眨眼睛，笑着說：“我們到了河邊再談橋。到杜魯姆去的路還長呢。從這裡到杜魯姆的總督公署，中間有三個步兵營、四個騎兵團、此外恐怕還有二十來個騎警連。”

將軍沉着臉，皺皺眉，然後把那個機槍隊的隊長從頭到腳打

量了一下。“你听到了没有，上校？”他问道。“从这里到杜魯姆之間有二十个騎警連呢。”他嘲弄地笑笑。

上校四下里看看弟兄們的臉色。他們却无动于衷。他們才不去为几星期以后的命运煩心呢。团和营可能擋在半路上，可能沒有。碰上他們的时候就攻打。現在既然还没有碰上，不管要征服的是八团也好，八百团也好，在弟兄們說来毫无区别。

10

这场战斗展开得虽然迅速，結果虽然对印第安人有利，却也帶來了一些損失。假如將軍的計劃徹底成功的話，騎警們也許来不及放十发子彈，就給击潰了。

尽管遭到襲击的部队放射的子彈大多飞到空中，除了打掉一些树梢之外，沒有造成很大的損害，但是那些士兵毕竟是受过訓練的，他們在給扑倒之前，找了机会把枪里的子彈向蜂拥而来的印第安人全部射光。不过，在后卫部队进攻的当儿，即使騎警架起了机关枪，可以放射的話，騎警的失敗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占据灌木叢两边的印第安人的力量相当大，并且在灌木叢里，最好的机关枪也无能为力。話又說回来，如果机关枪真給用上，起义軍方面的損失可能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說不定有半数要伤亡。

弟兄們把尸体收集攏来，发现死亡的有十九个。受伤的有三十多个，大多数是中了子彈，一小部分是給馬刀砍伤，或者給受惊的馬匹踢伤的。不到夜晚，受伤的人死了八个，这一来死亡的人数有二十七个。

埋葬时没有什么仪式。等尸体都入了土，几个弟兄喃喃地念了一两段記憶所及的禱辞，死的也就給忘了，完全忘了。

小小的土堆上豎起了粗糙的十字架，教授對站在周圍的人說：“我們是起義軍，可不是嗎，弟兄們？”

“土地與自由！”他們喊出這個口號作為回答。

“不錯，同志們，大家都應該有自由的土地。沒有總管和主人的土地。正因為我們是起義軍，我們現在沒有時間來哀悼陣亡的弟兄們。等我們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再來紀念他們吧。那時候，我們要以尊敬、愛戴和感激的心情來紀念他們，因為他們是為了革命事業而犧牲的。現在我們沒有時間這麼做。現在我們必須為活着的人着想，為勝利着想。犧牲的人沒法慶祝勝利。勝利的人才能慶祝。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享受我們革命勝利的成果。現在埋在這里的弟兄們是我們忠實的同志，為了使我們能征服，不得不犧牲了。在反抗獨裁者、爭取土地和自由的鬥爭中，他們不是最先犧牲的，也不是最後犧牲的。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們大家聲明，弟兄們，並且我在这裡向你們聲明的話有一天會實現的。今天我們大家站在陣亡的弟兄們的墳邊，等到革命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中間活着的人恐怕連二十個都不到。那沒有什麼大不了，弟兄們。我們不是世界上最先的人，也不是最後的。我們之後還有幾百代、幾千代，繼我們之後而來的人將不會遭到暴君、統治者和獨裁者的壓迫，他們將感激我們，尊敬我們，因為我們是為了他們的自由幸福而犧牲的。為後代所尊敬是有意義的。可是這些血肉橫飛、陳尸地上的僱傭兵，他們為了維護獨裁者的權力，讓他欺騙人民，自己送了命，這些僱傭兵馬上就會給人遺忘的，比地上的斷枝殘柯還給人遺忘得快。後代的人不會把他們當作戰士，真正的軍人，只會把他們當作劊子手的爪牙、濫使酷刑的凶手、穿制服的奴才，他們只知道唯唯諾諾，听从獨裁者、貴族和高級人員的指使。暴君、獨裁者和壓迫者在人類

的历史上只占有短暫的时间，即使那段时间充滿了恐怖和畏懼。人类的历史是全部属于我們的，属于爭取自由、正义和民主的战士們。我們推动历史，这些奴才阻碍历史的发展；他們是和平进步事业的敌人。同志們，我們就这样向牺牲的弟兄們告别。为了我們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弟兄們，讓我們向他們脫帽致敬。讓我們每人抓一把土，添在我們的弟兄們如今長眠的坟墓上。然后我們一起喊：土地与自由！无产階級革命万岁！打倒独裁者和暴君！土地与自由！”

弟兄們跟着教授，喊了这些口号，靜默了一会儿，教授又举起手，換了平靜的声音說：“永別了，弟兄們。好好安息吧。永別了，弟兄們。为了劳苦大众的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安息吧。”

他戴上帽子，走到將軍面前。他換了截然不同的口气說：“現在我們走吧——上別庄去！”

將軍為了讓大家看得清楚些，跳上一匹馬，朝人群喊道：“上別庄去，弟兄們！快！”

当人群中最后一个人背好背包，跟着前面的弟兄們出发时，騎警的殘缺不全的尸体上已經給紅螞蟻爬滿了。

灌木叢上、云堆刚开始聚集的地方，可以看到一群回旋的兀鷹越飞越近，最后在剛打过仗的開闊地上空形成了一个小圈子。

將軍率領着队伍，走在老前头，他已經下了馬，跟教授和塞尔梭一起。

將軍的脖子上挂着少校的望遠鏡。他站住，举起望遠鏡向別庄看去，对准焦点之后再看看，然后讓它尽皮帶的長度吊着。

教授也有了一架望遠鏡，第三架給了上校，他現在仍舊率領后卫部队，由安得路协助軍需和后勤的事务。

“有了这样好的望遠鏡真够勁，”教授說，同时亲热地拍拍那

架象將軍一樣挂在胸前的望遠鏡。

“話固然不錯，”將軍淡淡地、絲毫不感興趣地說。“我想這樣一個鐵皮玩意兒可以算是好東西。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當你只有用了這種東西才能看見那些豬獠的時候，你跟他們隔得太遠了，可能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當你跟他們隔得很近，可以給他們一個熱烈歡迎的時候，也就不需要望遠鏡了。等到你已經迫近他們，可以用彎刀捅他們肚子的时候，這撈什子蕩在胸口，只有碍事。我拿這種廢物有什麼用？對那些雇傭兵也許合適，對起義者就不然了。”

他把望遠鏡從脖子上取下來，遞給塞爾梭。“喂，拿去吧。你是上校，可以好好使用。”

“得啦，”塞爾梭回答說。“我拿這玩意兒有什麼用？我才不需要望遠鏡呢。我自己的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五百步以外，樹枝上的小鳥我都看得見，我還可以告訴你是哪一種鳥。”

將軍笑了。“你瞧，教授，這東西送人都沒有人要。”

“好吧。給我吧。我這架的玻璃都是氣泡和斑點。你那架給我正合適。我需要一架好望遠鏡。我的眼睛不象你們那樣尖。拿來吧。”

“太好啦，”將軍說。

教授取下他自己的望遠鏡，接過將軍給他的一架，挂在脖子上，然後對行進的弟兄們喊道：“喂，誰想要一架望遠鏡呀？”

沒有人答應。

教授站住了一會兒，朝四面看看。他看到小彼得羅邁着堅定的大步筆直走來。這孩子跟大人一樣，也背着背包。當然，背包的重量是適合他的體力的。

跟他一併排的是他年青的姑姑，慕德斯達，也背着背包。她

是左且尔族人，十七岁左右，模样叫人看了喜欢。

“嗨——孩子！”教授叫他过来。“送你一样东西——两根釘在一起的小管子。你从里面望出去，可以看見月亮上的人在河里划船呢。”

孩子轉向他的姑姑。“是真的嗎，姑姑，用这两根黑黑的小綫軸就可以看見月亮上划船的人？”

“那我可說不上来，孩子，”慕德斯达笑着回答他說。“教授給你，你就拿着好啦。教授是非常聰明的有學問的人。他說你用这两根小管子可以看到月亮上的人，那一定不會錯的。”

教授把望遠鏡挂在孩子的脖子上。

孩子覺得象是老師給了他一枚獎章。他眉開眼笑地招呼隊伍里一個大些的孩子，把自己的新玩具給他看。

那個大一些的孩子翻來復去地把望遠鏡看了看，鄙夷地說：“你用那東西連斷腿的鬼子都打不到。我要步槍。下一次打仗我准要替自己搞一支來。你看我怎么去搞。我用這把小刀就弄得到一支步槍。這次行軍，我早上晚上都向聖母禱告，但願我們很快就碰到騎警或者正規軍。你拿到的東西只不過是給象你這樣的小孩子玩的，給我這樣的大人就不合適了。我是起義者，我要去弄一支步槍。”

這孩子只有十歲，可是他背的背包足足有六十磅重。

彼得羅却不讓教授送給他的禮物遭人看輕。他偷偷地用肘子碰碰慕德斯达的胳膊。“今晚上有月亮嗎，慕德斯达姑姑？”

“沒有，寶貝孩子。我想不會有。要到下个星期才有。你要等到那時候才看得見月亮里的人划船。”

“姑姑，”他靜了一會兒之後又說，“也許我還可以看到那些死了以後待在星上的人吧？”

“也許，今晚我們仔細看看有沒有星星。我們找一顆最大的，燈籠點得最多的星，也許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為我們做雲朵、把花和鳥染得那麼美的人。”

第四章

1

短促的戰鬥結束之後，雨逐漸停止了。這場雨下得沒有弟兄們預期的那麼長久，但是非常湊巧，正趕上他們需要的时候。當他們在埋葬陣亡的同志時，雨已經完全停了。

大片大片的烏雲在他們上空駛過，分散開去。部隊穿過草原，向那個大別莊行進時，太陽又煥發地掛在蔚藍的天空了。

別莊象一座堡壘似的，四周有一堵高牆。別莊以北，圍牆之外一百五十公尺光景的地方，是債務奴隸們的村落。

部隊從東面向別莊推進。將軍、教授、塞爾梭、安得路以及其餘十來個弟兄找到了馬，現在騎在馬上。這些馬匹是從騎警那兒俘獲來的。部隊原有的馬、騾子和毛驢，極大部分都給馱載磨破了背脊，而且在通過林莽沼澤和崎嶇山地時，也餓得精瘦、疲憊不堪。有許多牲口垮在半路上，不得不卸掉它們的馱載，否則根本不能行進。還有許多牲口從狹窄的山路上失足摔了下去，另一些則陷進了沼澤或者渡河時溺死，因為它們已經精疲力盡，游不過滾滾的激流了。

部隊中最前面的、能夠看清別莊的弟兄們，尤其是騎在馬上的人，發現別莊里靜得出奇。連人影都看不到。

“別莊主帶着他的全家老小逃跑了，”將軍說。“從我們手里

溜掉的那些該死的雇佣兵，一定把消息告訴了他，說那幫英雄好汉当中留得活命的有几个，說今天的宴会上，他們原想象猴子那样来卖弄他們光鮮的制服，現在可沒有人参加了。不过我認為这样也好，讓別庄主和他的狐群狗党明白，我們不是鬧着玩的，我們知道怎样打仗，不把自己的生死挂在心上。”

“說得对，將軍，”教授說。“这些膿包杂种迟早应知道的。不論我們成功或者吃大亏，他們最后总得明白，失敗的是他們自己。即使我們不成功，他們也不再有奴隶供他們鞭打驅使了。”

一个弟兄俘获了騎警的号角，給派作部队的号手，現在策馬跟在將軍身边，他說：“別庄里沒有人，對我們反而有好处。我們可以在那里过夜，明天还可以休息一天。”

“我們在那里休息两天，”將軍回答說。

“可是正規軍要来的呀，”另一个人說。

“希望如此，”將軍毫不为奇地說。“軍隊总是要派来打我們的，不論在这个別庄对付他們，在到达霍維尔或巴侖·加南之前的烏谷津、亞赫魯馬尔，或者在任何什么地方对付他們，對於我們是完全一样的。我們早一点碰到他們，就可以多弄到一些武器，快一点拿到武器。只要独裁者还霸住他的宝座，希望能用机关枪来扼杀革命，他們总是要派軍隊来的。至于在什么地方却不重要了。

“嗨，見鬼！”他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話。“怪事，那些女人、山羊和毛驢乱糟糟的在干什么？那边出了什么事？”他踩着馬鐙，站了起来，接着对所有的騎馬的弟兄們喊道：“冲上去！把那些債務奴隶攔住！”

一大群別庄里的債務奴隶，男女老少，有五十来个人，从他們的可怜的泥屋里冲出来，惊惶失措地想朝西方灌木叢最濃密

的地方逃去。狗在吠叫，有几个债务奴隶拚命赶着山羊、綿羊和驢子。当他們发现牲口碍事时，便丢下牲口，自顧自向帶头逃跑的那些人赶去。

2

騎馬的弟兄們用不了十分鐘便把那群人圍住，攔住了他們逃到灌木叢的去路。

債務奴隶中間騰起一片絕望的、害怕的哭喊声。男女小孩都跪下来，举起手，哀求弟兄們饒他們的命，因為他們只不过是穷苦的——非常穷苦的——印第安債務奴隶，他們从沒有害过誰，也沒有把紅木树林革命的事洩漏給主人。

“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將軍嚷道。“用不着向哪一个人下跪。把这一点記在心里。現在沒有什麼貴人賤人了。”

这句保証的話虽然簡捷了当，那些男男女女却不明白，不过他們服从命令，还是站起来了。男人們馴服地握着帽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盯着地上，要等到胜利者中間有人高兴指名叫一个債務奴隶，他才好象得到了允許，敢抬起眼睛来看他的主人。

女人們把头完全蒙住，只从粗劣破爛的头巾折縫里偷偷地用一只眼睛窺望，但也不敢向馬蹄以上的地方看。有几个女人在头巾里抽抽噎噎，孩子們則号啕大哭，往大人背后直躲。几个襁褓中的嬰兒从睡眠中惊醒过来，在他們母亲的背上給縛得那么紧，覺得气也透不过，便哭叫着想伸出头来。还有几个嬰兒咿咿呀呀的快活得很，拿起小拳头往他們母亲的头頸上擂打。有一个母亲，为了避免在这些騎馬的人面前失礼，試着用自己的头把嬰兒按进背后的襁褓里，仿佛希望这样就可以否定那嬰兒的存在似的。狗又自伙儿吠叫起来，几条胆子特別大的还想去

咬馬腿。債務奴隸們一看到他們的狗竟敢這樣放肆，拉起腿把它們踢得飛出了好幾碼。

從別庄里逃出來的、吓壞了的債務奴隸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騎在馬上的印第安人比他們更褴褛、骯髒、渾身虱子。他們似乎也沒有發覺，那些以戰勝者的身份來到這裡的人，是跟他們一樣的印第安人，跟他們是同一階級，並且跟他們一樣把一切地主看作暴君。

但是這些人騎着高頭大馬，帶着武器。不管是誰，只要騎着這種駿馬，配備着手槍步槍，跟騎警開過火並且戰勝了騎警，那准是新的主人，也許比原先的主人更殘酷、更無情、更不講理。目前在這個別庄里發生的事，和以後在共和國各地發生的事完全一樣：經年累月習慣了地主、暴君、統治者和獨裁者壓迫的債務奴隸們，事實上並沒有因為革命而獲得解放，即使在那些封建土地給債務奴隸們分掉，只留下一些公地的區域也是這樣。他們仍舊是奴隸，唯一的區別只是他們的主人換了，騎馬的革命領袖們現在闊氣了，政客們現在利用那些持有小塊土地、表面上獲得解放的債務奴隸來大發其財，擴展他們的政治勢力，並且借了現在已經獨立的債務奴隸的幫助（由於殺害虐待，他們經常處於畏懼和恐怖之中），那些政客就可以無惡不作，活動議員或省長的職位，活動的目的無非是想把黃金裝得滿箱滿篋而已。

有步槍手槍的人就可以統治沒有槍的人。這些印第安人帶着手槍，因此便給當作新的主人。至於他們的褴褛的衣衫只是出於偶然。過一天，他們也會打扮得整整齐齐，象地主一樣。

債務奴隸們既然有了這種想法，看到起義者來近時，當然要吓得魂不附體，沒命奔逃了。他們了解自己的國家，他們的美麗的、既可憐又可恨的國家。他們是在這個國家里出生成長的。手

枪并不是装饰品。人们佩着手枪是为了一有机会就放射；没有机会的时候就制造机会，就象在战争中一样。现在骑警和起义者打了一仗。胜利的是起义者；但是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战死了。必须为战死的人报仇；报仇的对象一定是不能保卫自己的人。人家才不会问他们跟这场战争有没有关系。独裁政体和别种政体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它不关心别人，专对孤苦无告的人横施报复。这些债务奴隶是属于别庄的，而骑警偏偏在别庄里埋伏过，受到过款待，还得到别庄主一切可能的支持。别庄主带着他的家属和仆役逃了。仇报不到他们头上。但是债务奴隶来不及逃，因为他们发现主人逃跑时已经太晚了，他们留在这里，胜利者可以从他们身上取得报复和满足，正象从罪有应得的人身上取得报复和满足一样。俘虏总是罪有应得的；因为既然成了俘虏，辩护的权利就有了限制。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独裁统治，债务奴隶们知道他们总是吃亏的，总是要遭到责罚、鞭打和吊刑。起义者在战斗中死去了。至于活着的无产者，即使没有替革命出过一点力，总得为革命付出代价——以他们的得来不易的、埋藏着的少数积蓄、以他们的皮肉和生命来作为代价。

3

“你们为什么逃跑呀，喂？”教授问道。他翻身下马，向站得最近的几个男人走去。他拍拍他们的肩膀和背心，表示他是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的。

债务奴隶们现在抬起眼睛，竭力装出一种样子，好象他们对这种友好的表示信以为真，而且是领情的，但也只是出于礼貌，只为了避免触怒胜利者，而不是出于友好——因为他们怎么也

不能祛除猜疑的心理。有几个女人走上前去，吻了教授的手。其余的男人和大多数女人向另外的陸續下馬的弟兄們跑去，向他們深深地鞠躬，吻他們的手。

教授又問道：“你們為什麼逃跑呀？我們又不害勞苦的印第安債務奴隶。”

男人們想扮出一付笑臉。結果却不大成功。

“哎，你們說呀。”教授伸手攔住一個人的肩膀。“地主對你們說，我們是強盜。那個下流的雜種，他是不是這樣說的？”

那些人害怕地搖搖頭。別庄主逃跑時，對在院子里干活的債務奴隶們說的正是那句話。可是即使嚴刑拷打這些債務奴隶，也不能逼他們承認；因為假如他們重復了地主說過的話，起義者也許會把這當作是他們自己的想法。以前，別庄主和警察審問的時候，老是这样的。一個人如果承認了他聽到的什麼話，立即就給扣上帽子，說那話是他自己說的。獨裁者教訓人們不看、不听、不知、不想，只許開口高呼萬歲！

“朋友們，你們用不着逃避我們呀，”安得路說。“我們是你們的朋友。”

“請允許我回話，長官，”一個人回答道，“我們不是逃走。我們很知道你們是朋友。我們只是要到那邊的灌木叢去。”

“那你們干嗎要帶着鍋罐豬羊呀？”上校問道。

“今晚我們打算舉行一個很小很小的聚會。只是一個小小的聚會，紀念一個聖徒，一個小聖徒，印第安人供奉的聖徒，我們不願意給主人知道我們還在供奉印第安人的聖徒，雖然只是難得的事。”

安得路看到塞爾梭站了起來，便向他那邊走去。“他們並不蠢，”他哈哈大笑著說。“在我們的別庄上，我可從來沒有想到這

么好的借口。他們如果要紀念他們自己的古老的圣徒，当然不能在別庄附近举行，因为主人会发现他們，大罵他們是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所以他們要到灌木叢里去。并且，他們当然只能等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举行，等主人帶着一家老小到城里去，或是到另一个別庄去做客的时候。”

“你的主人到哪里去啦？”教授問一个人說。

“啊，主人嗎，对不起。我不清楚。他沒有告訴我們。我想他大概帶着家眷去吃喜酒了。上星期他說过来着。”

“在哪里吃喜酒呀？”

“我不是頂清楚，不过好象是在东巴拉。”

到那里大概有六天的路程。

4

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經来近，將軍高声命令全体开进別庄的大院子里去。那里的房屋很大，足够所有的弟兄住宿，將近六星期来，他們第一次睡在屋子里，可以不受雷雨风暴的襲击和老虎毒蛇的侵害。

“还有你們，”教授对債務奴隶們說，“你們大家跟我們一起到院子里去。”

一听到这話，債務奴隶們的妻子放声哭叫，跪在地下請求饒命。她們滿以为她們給叫进院子里，只为了讓她們亲眼看到她們的丈夫遭受杀害。男人們却没有害怕的样子。他們听从了命令，开步走进院子。哭叫又有什么用？他們象唯命是从的士兵們一样大踏步走着，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注定要給杀害的話，随你怎么哭叫或者低三下四地求饒，也救不了你的命。唯一的办法不是服从，而是反抗，把他們的武器夺过来，打倒这些发号施

令的人，可是他們不會這樣做，只因為他們是順從的士兵，他們的頭腦和反抗能力，早在受軍事訓練的最初幾個星期中消失殆盡了。此外，他們還保持着他們的尊嚴感；為了他們的尊嚴感，他們必須逆來順受。只有無法無天的造反的人才會睨視着國旗，聳聳肩膀說：“不管它紅白黑綠，各到各處的花見識的多了。”債務奴隸們當然不了解軍人的尊嚴感；但是一接到命令，他們就象綿羊似的乖乖地開步走。

5

沒多久，院子里已經生起了篝火。弟兄們象螞蟻一般，在所有的房間里跑來跑去。給發現的、被認為有用的東西——毯子、馬鞍、布匹、鞋子、衣服、大小箱子——全給征用了。一架打字機掠過空中，在院子里摔得粉碎。接着而來的是三架縫紉機。木頭做的東西全給劈了開來。桌子、椅子、床架、櫃子都遭了殃。一架鋼琴也給拆散扔進了火里，對弟兄們說來，燒篝火的木料比鋼琴更重要。接着是門板。多少年來，弟兄們在可憐的茅舍里過慣了沒有桌椅、沒有門板的生活。他們從不知道，一架鋼琴除了只是有着鋼絲的木箱子之外，還有什麼用處。他們為什麼要尊重那些根本不準備給他們享用的東西呢？這些東西是他們的主人的，碰也不能碰；不許碰的道理並不是這些東西有用處，而是因為它們屬於那些學會和給教會享用這些東西的人。

“那張畫上的傢伙是誰呀？那個胸部佩着勳章和十字獎章的人？”有一個弟兄指着掛在牆上的一幅大畫象問道。

“那就是該殺的元首，獨裁者，國家的高貴的領袖，”上校嚷道，並且朝畫象的臉部吐了一大口痰。

痰流到畫象胸部燦爛的勳章那兒。它還沒流到那條寬闊的

制服皮帶，把皮帶扣子上漂亮的金鷹染污，一个弟兄就跳了上去，把画像从牆上扯下来，踩在脚底下，說道：“我原該对准他的鼻子拉一泡尿。可是我沒有那么村野，竟在这間精致的屋子里干出这种事来，因为我們还要在这里好好地睡上一晚呢。我有更妙的办法，把它挂在屁股上。”他把画从柜子里扯出来，把画布的上端塞在腰帶里，讓它象圍裙似的包着他的屁股。

各个房間里都有許多图片和油画，描繪得很精致的画像，地主、他妻子、他父亲和天知道誰的肖像。还有歌剧和希腊悲剧的場景。一幅画也不留，都給扔进火里。房間里不久都显出一付悽慘的样子；但房間越是空曠，弟兄們越是覺得自在。誰也沒有在他們自己或者他們父母所住的屋子里見識过家具之类的东西，甚至安得路和塞尔梭也沒有見過，唯一的例外只是教授。如果他們看見过画片，那一定是一些泛黃褪色的复制品，香烟公司和釀酒厂贈送的过了时的广告月份牌，再不然也許見過一張完全不符合生理現象的圣徒画像。

房間的角落里和磚地上到处攤着弟兄們的席子、大包小裹。整个別庄只有兩間屋子有地板。那准是地主夫妇的臥室或者是給客人住宿的好房間。部队里的妇女和儿童就給安置在那兩間里。

6

大院子里鬧鬧嚷嚷，愉快热烈。死去的朋友和同志現在已經給撂在腦后了。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活着的和必須活下去的人不能老是为死者操心。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吧。

弟兄們恣意享用着飲用的好水。大家分了二十个地方洗澡、洗衣服。院子里有十来堆篝火熊熊地燒着。嘩啦作响，越燒

越旺。弟兄們記憶所及，好象從來沒有過這麼美妙的篝火。以前他們燒的總是潮濕發青的樹枝，冒出來的煙子刺人眼睛。但是這些油畫、漂亮的家具和大鏡子的鍍金鏡框干得象老骨頭一樣，燒的時候雖然有些油漆的味道，可是燒得又歡騰又爽快，沒有那種陰郁的迷人眼睛的濃煙。

大家鬧騰開了，叫呀跳的，有的唱歌，有的唢吶，有的吹口琴、彈吉他，還有的在開玩笑、惡作劇。彷彿聚集在這里的不是如今做了戰士和起義者的成人，而是一群歡度假日的生氣蓬勃的少年男女。

債務奴隸和他們的老婆小孩站在院子當中，象膽小的牲口似的，忐忑不安地擠在一起。他們挨近一個石台，以前每晚在這上面生一堆大火，幾乎要燒到半夜，讓院子和別庄里許多寬敞的屋子減去一點陰沉和幽暗。在那個邊遠的地區，即使最大最富裕的別庄也沒有電燈。一盞汽油燈已經算是空前的奢侈品了，附近的別庄主和他們的家眷，為了要看看汽油燈，情願趕兩三天辛勞的路程。鄉紳們一般只點自己庄里制造的蠟燭。即使最簡陋的煤油燈也不容易在別庄里看到，誰有一盞，就算是非常時髦了。債務奴隸們的茅屋里，除了地上或矮泥灶里煮東西的火光之外，根本沒有什麼燈。不生火的時候，就用松枝來照明。債務奴隸們只有在守靈或紀念聖徒時才點蠟燭。多少年來的情形，到今天依然如此。主人也好，奴隸也好，一切都沒有改變。

現在要燃起石台上的那堆柴火還太早。到太陽下山還有三個鐘頭呢。

給叫到這里來的債務奴隸們，有好一陣子聽他們自便。誰也不敢逃跑，雖然他們很熟悉這里的地形，要逃跑是很容易的；因為兩扇大門口的哨兵馬虎得很，那也是革命和起義部隊里的

哨兵的通病。

这会儿，教授走到债务奴隶們跟前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將軍、塞尔梭、安得路、圣地亚哥和二十来个别的弟兄。这二十来个弟兄对革命比較有兴趣，不象大多数弟兄那样，只要讓他們战斗就滿足了，此外沒有别的責任，也不需要多动腦筋，或者在教授談个不休的主义上煞費心思。他們跟騎警、正規軍交鋒时随时准备粉身碎骨、献出生命；除此以外，他們希望不要受到打扰，只想在革命胜利后分得他們应有的一份果实。他們对于起义只限于这些簡單的概念：“推翻独裁政权！”“打倒暴君和压迫者！”因为，只有独裁政权存在，就不可能有土地与自由。那一点是大家都了解的。至于比較有知識的人所討論的东西——人权、利潤、資本主义、民主、甚至社会主义和合作化——会使他們不耐煩、莫名其妙。无产阶级的几次起义和革命失敗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因为工人們給主义啦、問題啦搞糊涂了，其实那些事情等革命者享受了五年巩固的胜利之后，自有時間来討論的。

教授跳上了石台。他大声叫那些债务奴隶走近来。他开始說話时，院子里的弟兄們也慢慢地走近来听，人越来越多。赶上他們明白教授只对別庄的债务奴隶們說話，他們也就沒有挤到前面来。

“別害怕，尽管挤攏来，小兄弟們，”他对债务奴隶們說。他是笑着說的，因此大家稍微放心了一些，挤近来了。

“这里的別庄有多大？”他問道。

“大概有一千个卡巴勒里亞^①，”一个人答道。

“你簡直在胡說八道，”旁边一个人打断了他。“至少有三倍

① Caballeria: 南美洲的面积單位。

那么大。”

“当然啦，”后面有人大胆地喊道，“当然啦。有十倍那么大。”

接着，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债务奴隶，开始沉思地描述别庄的疆界。教授和将军，由于石台居高临下，很容易估计别庄的范围，尤其因为牧场本宅建筑在一个小山上，几乎是这片广大的封建领地的中心。

“面积总有两万到五万公顷，”教授对将军说。

“不错。”

“你们这里有几户人家？”教授又问道。

“九十户左右，”教授望着的那个人回答。

“不止九十。有一百户以上呢，”另一个人插嘴说。

“你们两个都是饭桶，十足的饭桶，”第三个嚷道。“你们怎么会算出九十户来的？就拿管事、木匠和制绳匠都算在里面，也没有九十户呀。他们又不是象我们一样的债务奴隶。他们都跟地主一起走了。你还忘了，地主把五户人家送给了他的女婿，又卖了四户给唐·克劳第奥，换了唐·克劳第奥两匹最好的马。”

“唐·克劳第奥是谁呀？”教授问道。

“唐·克劳第奥是欢愉别庄的主人，那个别庄离这儿大概六十哩。”

“总括起来，你们这里有九十户人家替地主干活，是吗？”教授说。

“大概是吧。还有好几户人家住得远些，看守牲口。他们自成一个小村，另有总管。我们难得到那里去，有多少人口，可不清楚了。河边还有一批看守的人。”

“好吧。姑且算它是九十户。”教授知道，在多少公顷、几户

人家的問題上糾纏下去，怎么也轉不到他要說的話題上。

他換了一種口氣說：“你們可知道我們是誰，到這裡來干什么？你們的主人對你們說了謊。我們不是強盜。我們是你們的朋友。從今以後，再沒有債務奴隸了。你們如今是自由獨立的農民了。懂了嗎？我們到這裡來，確實是要殺你們的主人，假如他不肯把你們一直耕作的土地分給你們。耕作的產物應該歸給耕作土地、但是沒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報酬的人。你們明白了嗎？”

農民們一時轉不過腦筋，還不很了解這個新法令的意義。但是他們一致說：“是，我的長官！”

“我不是你們的長官。我是你們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大家都是同志。今後再也沒有老板、主人、管事、總管了。現在你們就是這個別庄的主人。明天早晨第一件事，你們，都到田里去，把土地按戶分配，每家二十公頃。你好象是這裡的領頭。”教授轉向一個年紀比較老的債務奴隸說。

“不，我的長官，對不起，我的長官，我意思是說我的朋友，我意思是說，我不是這裡的領頭。領頭是勃勞里奧。他年紀最大，几乎是這裡所有人家的老長輩。”

“好吧，勃勞里奧，到這裡來。”

從相貌來判斷，勃勞里奧並不是債務奴隸中年紀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債務奴隸都說他年紀最大，並且把他當作領頭，一定有他們的道理。原因也許要追溯到五百年前。教授可不去為這件事煩心了。

勃勞里奧走近來。債務奴隸們都圍了攏來，一字不漏地听教授說話。很显然，他們已經不存恐懼了。女人們對她們丈夫和起義軍討論的事情興趣不大，便和起義軍的女眷攀談聊天。

孩子們早已跑了開去，跟起義軍里的孩子們交起朋友來了。他們急于巩固相互之間的友誼，帶着起義軍里的孩子們跑遍了院子里隱蔽的角落，把那種對於任何種族的孩子都會引起驚悚之感的秘密洩露給他們。

有幾個深不可測的洞穴，據孩子們說，是一條隧道的通氣洞，這條隧道從別庄里的一個地窖一直通到烏谷津一座大教堂的地穴。隧道里有許多跟孩子腦袋那麼大的螃蟹，別庄里的孩子說，那根本不是真的螃蟹，而是早已過世的奴隸們的老伴，其中有幾只還是那個死去的別庄主的老奶奶，給印第安人的巫師變成了螃蟹，每逢聖約翰節夜里，有三個鐘頭又變成女人。在上一次聖約翰節晚上，有四個小孩看到那些女人從那個古老的石台里爬出來，眼看她們跑到河邊去，在河邊干些什麼，他們可不清楚了，因為他們嚇得要命，不敢跟去。

這一來，孩子之間的友誼得到了巩固，起義軍里的婦女跟債務奴隸們的妻子嘆息孩子的淘氣，又抱怨做婆婆的總是多管閒事，好處沒有，反而造成許多麻煩和不滿。

同時，石台前邊的債務奴隸也開始跟站在附近的紅木樹林里來的弟兄們攀談起來，互相敬煙，請他們晚上到茅舍里去坐坐，他們在那里藏有一些酒，藏得很好，免得給老年人發現了多話。

因此，沒等教授在分配別庄的問題上到達当晚的高潮，債務奴隸們的恐懼和猜疑已經完全消除了。說實話，債務奴隸們一致認為起義軍都非常友好正派；而紅木樹林里來的弟兄們也發現，債務奴隸們絕不是他們原先想象的那麼蠢。他們也會說話，並且言之成理，而多年來人們一直以為他們只是白痴，由於是白痴，他們才成了債務奴隸，比山羊還要笨。

現在輪到勃勞里奧講話了。他沒有爬到石台上去，仍舊站在原地，挨近教授腳邊。教授站得高高的，要看到他的臉，還得仰着脖子向上望。“你把別庄給了我們，朋友，真是了不起的事。”

“是的；這是你們自己的財產了，從現在起，直到永遠。你們耕作，生產出來的一切都歸你們，”教授証實說。

“牲口在內嗎？”一個債務奴隸喊道。

“牲口在內，還有這裡所有的房屋。”

勃勞里奧雙手搔着他的夾雜着幾縷灰白的濃密的黑頭髮。每當農民們非買小豬不可，但認為價錢太大，而市場上又找不到比較便宜的小豬時，就作出這種拿不定主意的姿勢。

“那太好啦，朋友，現在別庄算是我們的了。可是主人回來時，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想辦法，永遠不讓他回來。”

“正規軍捉住了你們，怎麼辦呢？”

“他們捉不住我們的。別擔心。”

“你們不打算在我們的別庄里待下去吧？”

“當然不。我們就要開拔，替別的債務奴隸們爭取土地。”

“那你們走了之後，誰來保護我們不受地主的欺侮呢？”

“你們得自己保護自己。現在你們成了主人，一切東西都是你們自己的了。”

“假如地主帶着騎警回來，我們又怎麼辦？”

“照我們對付騎警的辦法。象殺癩狗一樣的殺掉他們。”

“好，好極啦，同志，”勃勞里奧說。他沉思地走開，消失在債務奴隸中間了。

“土地與自由！”教授在石台上喊道。

“土地與自由！”弟兄們響應道。這一次有幾個債務奴隸也

喊了口号。

“革命万岁！”將軍喊道。

“印第安人革命万岁！債務奴隶革命万岁！”院子里响起了回音。

7

第二天一清早，草原上还弥漫着濃霧、太阳剛睡眼惺忪地慢慢地爬起来时，部队已經离开了別庄。

八点鐘光景，將軍在一个小山頂下令稍息，回过头去看看部队行进的情况。前面一百碼的地方，有一条河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对岸有两条独木舟陷在沙里。那是別庄里的船。河水又深又急，上游的雨水增加了它的汹涌之勢。得派几个弟兄游过湍急翻騰的河水，把那两条船弄过来。那就是別庄主和他的家眷逃跑时用的独木舟。

將軍正在觀察情况的时候，突然对教授說：“后面熱鬧得很呢。”

教授拿起了望远鏡。“一点不錯，將軍。他們确实熱鬧。整个糞堆都燒着了。剩下來的房屋不多了。老天啊，那才算得上真正的篝火。現在禮拜堂也燒起來了。独裁政体要完蛋了；全国要成为一片廢墟了。独裁政体当道的时候，志士們轟轟烈烈的殉难死节，完蛋的时候，到处烈焰大火，断垣殘壁。好一个天道不爽的循环。”

將軍已經不在听了。他正望着那条寬闊的河面。“好一个天道不爽的循环。可是天曉得，我們怎么把部队渡过去呢？我要知道的是這個問題。至少够我們辛苦两天，甚至三天。但是我們非渡过去不可！”

第五章

1

起义軍正向亞赫魯馬尔推进。

將領們辯論了很久，究竟應該先到哪一個重鎮，亞赫魯馬尔呢，還是烏谷津。兩個小鎮都是警察局的所在地，都是所屬區的中心。此外，兩個地方都駐有一連騎警，又是正規軍衛戍的重要據點。

這一次，將軍又根據對方軍官們的推測作出了決定，他提出不向烏谷津，而向亞赫魯馬尔進軍。他料事如神地說，駐扎在烏谷津的騎警和正規軍，一定認為起义軍要進犯烏谷津，從而取道条尔特貝克、奧許楚克和維茲頓，直扑霍維尔。那個區的別庄主大多在烏谷津集合了，都配備着武器，帶着武裝的管事、子侄、以及効忠于他們的雇員們。

按情理說，弟兄們只有挑烏谷津這條路綫；因為由此可以到达大多數弟兄出身的和當初給招募來的地區。他們最熟悉這條路綫，而且在這條路綫上，他們可以左右逢源，能够碰到同種的朋友和親戚，獲得各式各樣的援助，親友們不是供給他們情報，便是給他們提供掩護，指點最妥當的途徑，讓他們從後方襲擊正規軍隊。

起义軍曾經攔住了好幾個從烏谷津回到自己所屬別庄里去的債務奴隸，他們的情報影響了參謀會議。這些趕集回來的人，証實了將軍對於正規軍打算怎麼對付起义軍的推斷。根據被俘的債務奴隸的情報，烏谷津確實集中了大批國家警察和正規軍，

还有为数可观的别庄主，人数之多使得债务奴隶们认为那里一定是在庆祝什么节日。有几个债务奴隶，安心下来之后，说是那边的人都知道起义军正向烏谷津进发，打算围住那个镇，杀得鸡犬不留。

起义军的长官们得到这个情报时，各中队的队长都迫不及待。他们想立即采取行动，直扑烏谷津。那边有大量武器，太吸引人了。普通的战利品尚在其次，即使有人考虑到战利品的話。

要抑制这种好勇斗狠的情绪，将军感到很为难。弟兄们很可能会指责他过分保守，甚至指责他懦弱。

但是他跟教授、上校、塞尔梭、圣地亚哥、安得路和彼得罗一样，很清楚地看到，要在这种情况下把那个镇市攻下来，他们的部队非得牺牲半数不可。

将军说道：“别傻了。骑警和别庄主不至于那么蠢，竟会在烏谷津等着我们。在那里，我们有了适应环境的有利条件，加上我们的短刀和弯刀，我们会占优势的。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准在老远的地方等着——离镇至少三四哩。我甚至可以把他们埋伏的地点告诉你们，准在离镇相当远的一条湍急的河流那里。我们不能绕过那条河。只有渡过去。过河就是一个山谷，周围长着密密层层灌木丛。那就是他们埋伏着等我们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将计就计，取胜他们的地方。”

路上来了几个到烏谷津赶集去的债务奴隶。将军叫几个弟兄过来，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话，那几个弟兄很快就和那些赶路的奴隶搭讪起来。这些弟兄口没遮拦（即使有迟疑，费德尔就从旁指点）、指手划脚地告诉那些债务奴隶，在三天之内，部队一定开到烏谷津，放一把大火，把庄院的围墙都烧成平地，等他们解

決了烏谷津之后，還要把里面的人統統殺光，因為弟兄們跟那里的鎮長和警察局長有一筆舊帳，要好好地清算一下。

債務奴隸們一到烏谷津，馬上把他們聽來的話到處傳播；並且害怕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當天晚上就急煎煎地離開了烏谷津，這一來，所有的居民、別庄主和士兵當然相信起義軍確實是向那個鎮行進了。

“假如我們進攻烏谷津，”將軍繼續解釋說，“毫無疑問，亞赫魯馬爾的駐軍一定包抄我們的後方，也許他們已經得到我們向烏谷津進軍的消息，奉命從後方來攻擊我們了。撇開那一點不談，騎警和正規軍會在烏谷津和霍維爾之間的路上襲擊我們。他們有壓倒優勢的兵力。他們會在草原上或者什麼別的地方埋伏下來，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你的話一點不錯，將軍，”上校插嘴說。

“烏谷津的人既然以為我們向那里進軍，我們偏偏就往亞赫魯馬爾去，攻打那邊騎警和正規軍的防地。那麼樣，我們可能再弄到五十支到一百支的步槍，甚至还有一挺機關槍，以及一個月也用不完的彈藥。同時我們沒有後顧之憂。現在再談談改變戰略的目的。我們攻下亞赫魯馬爾以後，不直接到烏谷津，相反的，我們將取道條爾特貝克的聖密格爾和聖希羅尼莫。在那條路上，我們不會碰上許多騎警。到了條爾特貝克，你們總還記得從前到紅木樹林去時的情形，我們就高出烏谷津一千八百多呎了。在那邊，我們仿佛守在岩石的堡壘里，並且居高臨下，可以象老鷹攫食那樣地打烏谷津了。我們占了高山、叢林和關隘的優勢——讓他們來碰碰看！他們小荷包上的蟲子都活不成。到時候，我們再占據通西巴斯亞的路。那時我們發動攻勢，他們只有一條路好走——就是我們來的路，退到林莽里去。那就有好戲

可看了，我們甕中捉鱉，愛怎么擺布他們，就怎么擺布。我們非这样做不可，沒有別的办法。贊成的举手；反对的，我請他吃耳括子，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办法，并且确实是好的話，我也可以接受。不过再要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恐怕不簡單吧。”

于是，他們便朝亞赫魯馬尔开拔了，而烏谷津的騎警、正規軍和武裝森严的別庄主逐漸集中，准备庆祝唾手可得的胜利。

事实上，別庄主从到的一天开始，就在庆祝这个胜利了。鎮公所上旌旗招展，預先宣布了胜利的佳日。

酒吧間里兴高采烈，尽情作乐。

“我們馬上可以教訓教訓这些造反的印第安瘟猪了，叫他們看看清楚，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誰支配济魯姆地区。”

“我們再为那干一杯！”

“說得气概。敬你一杯，老兄！”

“我們当然要再来一杯，唐·克里門鉄諾。”

“当然啦，唐·西撒。”

“元首万岁！”

“光荣人民的偉大領袖万岁！”

“敬你，老兄！”

“祖国万岁！”

2

那一天的行軍真是艰苦万狀。部队所走的道路只是一条崎嶇困頓的騾徑。一路峰巒起伏，山石嶙峋。时不时要碰到一片沼泽和泥濘的地帶，人畜不能說是行进，而是跋涉，一条腿剛从泥濘里拔出来；另一条腿又陷进爛污泥漿里去了。

中午时分，渡过一条河之后，路徑开闊起来。又到草原地帶了。

昨天，他們到过另一个叫做圣·勃力希达的別庄。据留下来的債務奴隶說，主人一家也到什么地方去吃喜酒了。無論哪一個別庄主，或者別庄主的妻女，抵死也不肯承認，乡紳是由于怕造反的印第安人而离开別庄的。別庄主如果讓人知道——甚至讓他的馬或愛犬知道——他和他一家人因为造反的印第安人要攻到別庄了，才去参加一个結婚或訂婚典禮，那在他的鄰居、朋友、尤其是債務奴隶的眼里，他就丢尽面子。他們总是借口那对新人还有些問題要解决，迟迟沒有决定，所以通知得比較侷促；假如这种借口还騙不了人，那么随时可以借口說，附近一个別庄主、或者他的妻子儿女，或者他的母亲要过与他們同名的圣徒紀念日，請所有的別庄主合第光临庆祝。

在圣·勃力希达別庄上，剩下來的也只有債務奴隶。正如在起义軍到过的其他別庄上的情形一样，教授把別庄的土地分給了債務奴隶們，并且宣布欠別庄主的債務一律取消，完全无効。

起义軍开拔了两小时之后，这个別庄的房屋也付之一炬。究竟是最後一个中队放火取乐的呢，还是債務奴隶們第一次作出了独立自主的行动，就弄不清楚了。也沒有人来关心这种事。不管是誰干的，燒掉一个別庄，就等于在他們的后方拔除了一个据点。

3

部队从灌木叢和山地里出来，再度踏上草原的时候，帶头的弟兄們看到前面十公里光景的地方便是圣达·塞西里亞大別庄了。別庄的土地約莫有五万公頃。大多数是牧牛的草地，养牛

的目的在于牛皮而不在于牛肉。別庄其他的重要經濟来源是生产食糖、酒精、白蘭地和龙舌蘭纖維。还有为数不少的土地种植了玉米和豆子，低窪的地方种着甘蔗和波蘿蜜。不消說，別庄也养了許多猪、馬和騾子。假如別庄有了和火車站連接的、适于車輛行走的道路，它每年的生产物可能換取二十五万比索。可是，跟当地其他的別庄一样，它和附近鎮市的交通只依靠一些可怜的騾徑，一年当中有三四个月簡直不能来往。毫無疑問，圣达·塞西里亞要算是济魯姆地区最富庶、最漂亮的別庄之一。

它的建筑也象是一座大城堡，院子四周圍着結实的高牆，重要的房屋都盖在圍牆里面。大多数的別庄認為有了一座礼拜堂已經算是了不起了，圣达·塞西里亞却有一座真正的教堂可以自豪，教堂的鐘樓从四哩路外都望得到。这个区域的路徑多半通过圣达·塞西里亞，圣达·塞西里亞也給当作一个重要的商队歇脚地，騾队可以在这里过夜，补充前途的粮食。这給別庄帶來了相当可觀的額外收益。

往少里算，这个別庄有一百三十戶債務奴隶，住在离別庄圍牆不远的的一个相当大的村子里。

“今天我們可以从容不迫地到达圣达·塞西里亞，”上校觀測了太阳的位置后說道。

“当然，”將軍同意說。“但是弟兄們累得要命，我們开到別庄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不願意那样。我們不了解那边有什么情况，很可能落入陷阱。不論怎么样，我們最好还是在这里过夜，明天一清早天還沒亮的时候出发，那么接近別庄的时候，还有一整天的功夫。你們有什么意見，伙伴們？”

“好吧。我們在这里待下来。我們今天到圣达·塞西里亞也好，明天后天到达也好，对革命沒有多大的影响，”安得路說。

“何況這場革命也不會在四個星期內結束；事實上，假如它只持續四個年頭的話，我們已經很高興了。”

“我也這麼想來着。”教授點點頭表示同意。“三十多年的獨裁政權豢養出一批動輒就擁護獨裁政權和自己肚皮的二流子。牽涉到維護自己肚皮的時候，事情就麻煩多了，不單是一個老朽無能的獨裁者想霸住寶座不放的問題了。”

“換一句話說，”將軍打斷了他的政治議論，“我們在這裡過夜。”他吩咐號手吹起停止的信號。號手盡他的能力做了，雖然不能叫人完全滿意，但是疲倦的士兵們聽到這個信號，比聽到任何別的信號都更明白。

他們發現這一帶的地面有許多地方是不宜扎營的，因為下過大雨，積水成潭，並且由於地面已經吸足了水份，一時不容易排干。

“那倒合我的心意，”將軍說。“我原不打算叫全軍駐扎在一個地點。那樣做太危險了。”

他把起義軍分成三路。他命令第一路，也就是最精銳的一路，就地扎營，因為這裡的地勢比較高，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戰略地位。他吩咐第二路向西南方開到兩公里以外，去找一個乾燥的地方。第三路則給派到西北方三公里光景的地方。

對中路的部隊來說，別庄座落在西面。

這個計劃相當好。它把別庄里可能駐有騎警的因素也考慮到了。將軍決定，兩路的部隊應該在拂曉之前出發，一路可以從南方，另一路可以從北方攻打別庄，他帶領中路在別庄的東方過夜。他還指示這兩路人馬說，他們在黎明之前剛出發的時候，就應該派二十個最精銳的步兵和幾個騎兵走在前面，以至兩翼的先鋒可以在別庄西面匯合，把別庄完全包圍起來。這股從兩翼挑

选出来的、由四十几个人组成的西路人马，力量自然很薄弱，等骑警一发现大势已去，企图向西方突围时，他们绝对阻挡不了。将军也知道，别庄西面的地点是最危险的，然而也最受弟兄们欢迎，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分配到这个危险的任务。因为，如果骑警和正规军溃逃时，那里就可以俘获最多的武器。将军故意网开一面，给敌军留下那条逃脱的路线。布置足够的兵力，把别庄四面八方围住是会犯错误的，因为形势要求这种布置在当天完成，而弟兄们太疲倦了，假定骑警企图反包围的话，他们的体力不足以维持长时间的战斗。此外，如果将军打算平均使用力量，从各方面包围别庄的话，他就会犯另一个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各路兵力都太薄弱了。有火器配备的弟兄们连五分之一都不到，何况大家都没有军事经验，如果敌人同时在几个地方突围，他们便无法阻挡，再则，力量一分散，在有反攻和突围可能的地方，就不能调遣雄厚的兵力来应付任何事变。

假定骑警企图往西方突围脱逃，那个危险地段的部队就难有生还的希望。但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弟兄们，谁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生死。他们考虑的只是怎么俘获步枪和全部弹药，或许还可以弄到好马和漂亮的马鞍。将军本人没有武器，俘获一支步枪就是他所能允诺的最高的奖励了。谁也不指望更高的奖励，在革命还未结束之前，起义军中间谁也没有存这种希望。

4

圣达·塞西里亚到底有没有军队或骑警防守，起义军方面是不知道的。弟兄们始终没有遇到别庄里的债务奴隶。一则由于他们离别庄还有一段路，不可能碰见到灌木丛里去干活的债务奴隶；二则由于他们行军的路径是赶集的债务奴隶们从来不

走的。

那天早晨，將軍心血來潮，覺得情況不大對頭，因為幾天來，騎警的巡邏隊始終沒有出現，儘管也許有半營人馬已經奉令出動來攻打起義軍了。他暗忖道，雖然他可能很巧妙地將正規軍誘入陷阱，或者用鉗形攻勢把他們圍住，這些騎警和正規軍畢竟不是太愚蠢的，這一點他估計得很正確。可以肯定地說，對方也作出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計劃。沒有一個指揮官能夠作出一個不為對方所想到的計劃；問題在於誰先制訂出某個特殊的計劃，首先運用，並且極其巧妙地施展出來，不讓他的對手過早地猜到。十之八九，烏谷津的當局推斷起義軍先攻打他們，已經派出一支騎警或正規軍往南移動，以便從側翼或者後方襲擊起義軍，從而切斷他們到亞赫魯馬爾的道路，假定他們決定朝那個方向推進的話。只有在聖達·塞西里亞這個據點，這支軍隊才能隱蔽起來，取得有利的戰略地位，不被迫近的起義軍發覺。

北路的那支隊伍對將軍的計劃有決定性的作用，將軍便交給他最有經驗的將領——上校——去指揮。上校帶去了一挺機關槍；另一挺留給中路的隊伍。

• 三路兵力的集合點是聖達·塞西里亞，不管那地方有沒有駐軍。

中路部隊在一連串小山後面扎營，從聖達·塞西里亞那面是看不到的。

將軍指定了南路部隊的路綫，在那條路綫上，一部分有灌木叢，一部分有小山掩護。將軍還指定他們在長着叢藪的小山後面扎營過夜，可以不被別庄發現，就地等待拂曉進攻的命令。

將軍特別指出，白天不准燒篝火，因為煙柱會洩露他們的營

地。夜間生火也得找山后隱蔽的地方，或者临时掘火溝。火苗不能太旺，以免天空映出反光。

由上校率領的北路部队担任了最艰巨的任务。它不能穿过灌木叢到宿營地去。沿路也沒有可以掩護的小山。它只能开过空曠的草原。因此，它到目的地为止的全部路綫都暴露給別庄了。

北路部队出发了。

教授用望遠鏡看着他們行进，看看他們会不会遭到攻击。但是一路平靜无事。它終於到达了將軍指定宿營的地点。可是沒有停止。教授提出一个解釋，認為草原地形太低，大概过于潮湿，不宜于扎營。那支部队繼續行进，越走越远，万一这时候碰到埋伏的話，中路部队就无法接应了。最后它越过了別庄，現在一定到了別庄的西面，这一来，別庄的西面、南面和东西都給圍住，只留下北面到烏谷津的路还是开放的。

“好家伙！”教授把觀察結果报告將軍时，將軍說道。“上校想出了一个絕好的計劃。他当然沒照我認為最好的办法去做。他應該离我們近一些。不过他現在干得太好了。如果正規軍从烏谷津开到圣达·塞西里亞，就落到我們手里了。”

“上校老远的繞到別庄后面去，可能是看見了烏谷津那面有軍隊来，他机伶得很，不願意退回这里，以免暴露我們部队的位置，讓敵軍切断；現在他們以为只消对付他們西側的一支部队了。”安得路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將軍和教授承認这个解釋也許是正确的。总之，他們无法改变上校正在做的、或者已經做好的事了，大家都言之成理地說，上校知道該怎么做，如果他不根据指示来执行作战計劃，一定有他的十分充足的理由。

事实上，上校改变他那支部队的行动，是有充分理由的。当他发觉决定那个计划的情况已经改变时，如果不迅速改变计划，他就太愚蠢、太不负责任了。他修正了预定计划，并不影响进攻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在拂晓之前把别庄完全包围，从各方面同时发动攻势。

教授猜测得很正确，北路部队走到了潮湿的地方，上校说：“假如我们在这里扎营，从今天下午一直待到明天早上，那在明天中午之前，我们都动弹不得了。”

因此，尽管弟兄们疲惫不堪，还是继续前去找一个干燥的地点。队伍行进时，有一个弟兄发现正规军的一个巡逻队从乌谷津向圣达·塞西里亚走去。

弟兄们想攻击巡逻队，可是上校不准。他说，假如这几个正规军在圣达·塞西里亚过夜，明天早晨待在圣达·塞西里亚的人都逃不出弟兄们的手掌，如今还没有遵照将军的命令，把别庄包围起来，过早地暴露自己是不聪明的。

他立即下令，叫大家躺下来，隐蔽在长得高高的草里，不让那些吊儿郎当地骑着马过来的巡逻队发现。上校和骑着马的弟兄们却不下马，仍旧懒洋洋地朝原来的方向走去，仿佛根本没有发觉巡逻队似的。巡逻队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些骑马的人，但是相距太远，还看不清楚，并且由于他们款段而行，丝毫没有匆忙的样子，巡逻队也许会以为他们只是别庄里的牧童，出来找寻迷失的牛只的。没多久，巡逻队走得看不见了，队伍便继续行进。

再走了半小时之后，上校看见前面有一道宽沟，密密层层地长着许多乔木和灌木，跟草原上其余地方稀稀朗朗的树木大不

相同。

“那边的窪地里有一条小河，”上校对他旁边的两个队长說。
“我們在那边宿营。有好水可喝，晚上即使出了事，也有叢藪可以掩护。”

6

巡邏队却不是上校想象的那样漫不經心。他們在印第安人发现他們之前，就看到了上校率領的那支人馬。但是巡邏队故意裝作沒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巡邏队到了別庄，立即报告，他們发现了那些奥猪的宿营地
点。

將軍虽然沒有事实証明，但根据本能猜测，圣达·塞西里亞是駐有重兵的；实际情形也是如此，那里結集了五十来个騎警、七十个正規軍人、二十来个別庄主，还有別庄主的儿子、女婿、总管和管事們——湊成了一支二百人以上的武裝力量。

別庄里的駐軍，已經从出外打獵和到灌木叢里去干活的債務奴隶那里获得了起义軍来近的消息。但是他們不能肯定地、或者确切地知道，起义軍究竟是往烏谷津呢，还是往亞赫魯馬尔，因为債務奴隶們老远看到了起义軍，就惊惶地逃回別庄报告，等不及观察队伍行进的确切方向。吓坏了的債務奴隶們才顧不到这种事情呢。

軍隊并不急于派偵察兵出去，因為他們知道印第安人反正要攻打圣达·塞西里亞的；要用毁灭性的火力从一个安全的地点来欢迎起义軍，再沒有比別庄更好的地方了。

別庄的駐軍一共有两挺机关枪、一百十支步枪、六十支各种各样的獵枪(其中包括二十来支大口徑的連发獵枪)，还有一百

二十把左右的手枪。在这种武装优势之前，起义军想挺进到离别庄围墙三百步的地方而不损失四分之三的兵力，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他们再迫近一百步，那他们准是一个也活不了。在这种情况下，驻军乐得让起义军向别庄开来，不必到空旷的地方去迎击他们。

7

甚至将军的最亲近的同志们，也想不到将军竟是这么了不起的指挥官。要叫他们完全明白他的领导方式怎么杰出，是相当困难的。他自己虽然还不知道，可是他生来就有大将的天赋和才干。

这一次，他牺牲了北路的部队来换取胜利。从表面上看来，那种牺牲可能显得过于残忍，但是不作那个牺牲的话，他的军队就可能在圣达·塞西里亚全部复灭。他派上校率领北路部队，因为他知道只有上校才能把损失减至最低限度。

将军没有能够获得精确的情报。可是他从赶集回来的债务奴隶那里得悉，乌谷津的当局完全知道起义军的行进。圣达·塞西里亚一片出奇的沉静，使他断定那个别庄里正在酝酿着某些决定性的事件。即使他估计错误，即使圣达·塞西里亚或它的附近没有军队埋伏，那么起义军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在那种情况之下，起义军就占领别庄，把它分配给债务奴隶们，自己补充一些粮食，继续行军。有一件事，将军是肯定的：在三天之内必然会发生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因为正规军和骑警不敢让起义军攻占一座镇市。而在三天之内，起义军将要到达最近的两个重要镇市之一。攻占了一个有警察局的镇市，将在全国造成人心惶惶的印象，必然引起全国的革命。骚动的火焰已经在各地冒

烟，发出火花来了。因此，將軍肯定一場殊死的战役已經迫在眉睫。如果他能运用策略，逼得那些奉命来攻打他的正規軍和騎警在对他計劃最有利的時間和地点开仗，那他就可以占不少便宜。

他非常巧妙地隱瞞了起义軍的实力。只有参加參謀會議的頭腦比較清楚的弟兄知道一个大致的數目。其余的人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对于軍隊的实力只有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

看到起义軍的，至少有三十个債務奴隶和流浪的印第安农民，他們也許把觀察所得随时随地作了报告。但是碰到或者看見起义軍的人，从来沒有一次发现过两个中队以上的部队同时在一起。看到一支部队的人难得发现第二支部队，甚至根本沒有发现第二次的机会。即使他发现了第二支部队，他也不能肯定，这次发现的和先前发现的是不是同一支部队。

近来，將軍老是把行軍的队伍分成三四批，这样做不單是由于地形困难；也由于要隱瞞实际的兵力。

每逢有关起义軍的消息傳到別庄、烏谷津或者亞赫魯馬尔的时候，总把他們的人数說成是一百或者一百二十个。即使全軍在同一个地点扎营时，一个偶然經過营地的債務奴隶也不可能确定实际的人数；因为債務奴隶和流浪的印第安农民并不是在营地里穿进穿出的。他們总是在营地的外圍偷偷地溜过，只要人家不来找他們麻煩、讓他們太太平平地走路，他們已經很高兴了。此外，要債務奴隶和印第安人正确地計算大批的人和牲口是有困难的。數目一超过八十，他們的估計就非常不精确，馬上就会扯到几千几万。

北路部队所采取的路綫不可能不給別庄方面发觉，而且一直在監視之下，直到营地。將軍預料，从烏谷津到圣达·塞西里

亞之間，會有巡邏隊的野營，他們一定看到了北路軍。

北路有两个中队，大約有一百六十个人。

將軍原可以只派一个中队。但是那就犯了战略上的錯誤。他必須使巡邏队和別庄的駐軍造成一个錯覺，以为北路部队代表起义軍的全部力量。派六七十个人去的話，就不能造成这种印象了。在那种情况之下，騎警會讓那支小部队开过去，甚至讓他們安安稳稳地扎营。他們会等起义軍的主力来到的时候才发动攻势，把起义軍全部消灭。

正因为这样，將軍把四分之一的兵力冒冒險，留下四分之三的兵力，等他認為时机成熟的时候，便用主力向騎警和正規軍发动进攻。当敌人自以为是全区所向无敌的胜利者，沒有別的事可做了，只消等独裁者派一个代表来頒发勳章、把所有的長官都提升一两級的时候，这个时机就成熟了。

起义軍和起义軍的領袖們，事先知道失敗会遭到什么后果，总是有利无弊的。他們越是不指望人家开恩，他們的損失便越小；并且他們既然沒有有什么可以損失，打起仗来就比独裁者的穿着制服的狗腿子高明多了。那些家伙已經有了适合于他們齷齪魂灵的职务和小地位。他們也不求上进。他們的理想已經實現了。打一次胜仗對他們又有什么好处呢？除了他們已經具有的东西之外，沒有別的好处了。

虽然如此，那一仗还是打得扎扎实实的。在駐軍用套索牽了二十个俘虏，得意揚揚地經過敞開的大門回到別庄之前，他們这方面死了三个正規軍人、四个騎警和三个別庄主，伤了九个人。北路部队的起义軍死了一百来个，尸体横陈，損失很重。

上校帶着一小群死里逃生的人，來到中路部队的营地，向將軍報告時，已經夜深了。

他和他帶回來的弟兄們都是遍體血污。一個人丟了一隻手；另一個斷了一條胳膊。這些弟兄們身上的槍傷刀傷都有四處以上。六個人是受傷的弟兄們背來的。可是路上死了五個，因為傷勢過重，不是失血過多就是肺功能停止了。

大家都沒有留下襯衫。他們茶白色的棉布褲也撕得破破爛爛。他們身上所有的布片都用來包扎自己的和同伴們的傷口了。

好心的弟兄們趕忙弄了咖啡和豆子給這些活命的人提提神，替他們洗滌、包扎傷口。

“那真是一次够瞧的小宴會，”上校蹲在地上喘着氣說。“我本來長得精瘦，這次流了這許多血，我覺得不出十分鐘我就要完蛋了。我再也沒有想到居然還能硬撐到這裡。當時，我們坐在營地里，很快活，很舒服。大家都累得象是和老虎打過架的獵狗。媽的，我知道情況不妙，因為我看到巡邏隊，可是我這頭蠢驢還以為巡邏隊沒有看到我們呢。”

“作為一個士兵，尤其是作為一個上校，你千萬不能‘以為’什麼，而是要假定對方至少跟你一樣聰明，有時候也許比你聰明。”將軍笑着插進了這句話。

“由於我犯了一些疑，又由於我了解你的性格，將軍，我知道你派我帶了部隊到那一個特殊的地点去總有道理，因此我份外小心。我放了四處哨。但是他們還來不及報告，那幫該死的家伙已經撲了上來。可惜你沒有親眼看到！你們大伙兒都可以從

中長一些見識。他們至少有二百五十個人。都騎着鮮蹦活跳的駿馬。地上架着兩挺機關槍。我不明白，他們動作竟會這樣敏捷。他們馳馬沖過來的時候，一定已經把機關槍捧在懷裏了。糟糕的是他們還在下午天色大亮的时候就向我們沖擊。我們居然有三十個人活着回到這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我們居然還殺了他們十來個人，嘿——也怕是聖彼得顯靈干的吧。東西南北，都無路可逃。一眨眼之間，他們象一堵牆似的把我們團團圍住，並且繞了三匝。接着，他們便大舉進攻了。馬刀啦、步槍啦、有時還用馬蹄踐踏。還有那些槍彈！哎呀，瓜達魯貝的聖母啊，槍彈在我們中間橫飛，仿佛我們攪翻了一窩黃蜂似的。那當兒，他們嚷了起來：‘現在我們終於抓住你們啦，你們這些該死的臭豬糞。你們要鬧革命！你們喊土地與自由！我們就給你們革命，給你們土地與自由！婊子養的狗東西，待會兒你們就知道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了。你們這批王八，你們要給五馬分尸，縛在馬尾巴上活活拖死，你們這批骯髒下賤的狗入的。’接着就天翻地復——左右上下，四面八方，克里克拉、劈里啪拉的響成一片，弟兄們各到各處的倒下去，有的腦袋給劈開到鼻子那兒，有的整個胳膊連肩膀一起給砍了下來，有的給馬刀攔了又攔，外加每人肚子里一下子就挨了三四十發的達姆彈。我說，老弟啊，你們不是親眼看到的話，隨怎么也不會相信的。我們應付着打了几梭子機關槍，用彎刀砍了二三十下，被打死的敵人還在那里，准沒錯兒。你剛跟弟兄們一起坐着、以為太平無事的時候，突然有二百五十個人騎着馬向你猛撲過來，你又有什么辦法呢？”

“你把那挺機關槍怎么啦，上校？”這會兒將軍問道。

“你還問呢，老哥。我保全腦袋已經萬幸了。”

“即使丟了你那顆腦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你給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你那顆腦袋也太不中用了。”

“你尽管說吧。我倒要看看，在那種情況之下，你能不能帶出三十個人來。”

“你帶回來多少步槍手槍？”

“兩支步槍和一把手槍——我自己的手槍，就是這一把；可是子彈全打光了。”

“好吧，弟兄們，往後的幾天，我們至少有許多事可做，”將軍說罷，滿意地咧嘴笑笑。“機關槍、步槍、手槍都得弄回來，否則我們的交情也就完了。”

“機關槍和步槍嗎？”上校也笑了。也許就因為張嘴一笑，他頭顱上流下兩條稠粘的血，順着臉頰一直淌進嘴巴。他把血吐了出來，喝了一大口熱咖啡，解解血腥味，接着說：“你還在想那挺機關槍和步槍嗎，讓它們去吧。反正你也不能派它們用場了。但是我看到了兩挺漂亮非凡的、嶄新的機關槍，一百多支閃亮的連發步槍和彈藥，還看到了，哎，哎，一百來把藍鋼色的左輪手槍和自動手槍。啊！那才是道地的手槍！正因為我看那些玩意兒看呆了，自己的子彈放慢了一些，頭上才挨了這麼兩刀。我要向你賭咒，假如你不想點辦法，把那些玩意兒弄來的話，我們剩下來的三十個人就自己去把它們弄來。我非把那些機關槍、步槍弄來，不然我這條命也就一文不值了。”

“別這麼興奮，上校，”塞爾梭現在說。“我們遲早會把它們弄來的。我們已經損失了一百二十個弟兄，總得有個代價。我們現在不是在紅木樹林，可以讓他們開我們的玩笑，而我們始終不能還手。現在我們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不再領教他們了。”

“天上的聖徒啊！”麥蒂亞斯嚷道。“我一想到他們那里有那

許多好东西在等着我們，我的口水就象膩滑的清而湯那樣淌下来了。我們非拿下那個鐵器鋪子不可，那我們就可以把半數的軍隊武裝起來，一勞永逸地掃清這個國家。生命太有勁了。只要活到那麼一天，讓我們在所有的暴君的屁股底下放一把火，燒得他們在一百年內都休想安逸。”

“閉嘴，”費德爾向他嚷道。“我們先得研究作戰計劃呢。”

“我有意見，自然可以發表，”麥蒂亞斯替自己辯護說。

“當然，很對，”將軍說。“這裡誰都有發言權。但是上校還是有先發言的理由。”他轉向魯西奧說：“你帶了這一伙血淋淋的人從哪一條路上回來的？我是說回到這裡來？不會是直道兒吧？”

“你當我是這樣蠢嗎？假如我洩露了我們軍隊所在的地点，那才妙呢。那些王八蛋甚至不知道我們還有三十個人活着。他們自以為把我們都消滅了；剩下來的活人都成了俘虜，給轟到別庄院子里，讓那些穿制服的奴才樂一晚。”

“可憐的俘虜啊！”安得路深深地嘆一口氣說。

“是啊，那些可憐的俘虜現在情願缺胳膊斷腿的死在戰場上，”將軍說。“他們一定把俘虜們折磨得上天無門，入地無路。天哪，沒給俘虜的人真應該謝謝他們的守護聖徒。而且我們現在愛莫能助。我們必須準備停當才能動手，只好讓那些豬猡暢所欲言了。儘管叫人難受，現在我們却不能去想。好吧，上校，你是怎麼回來的？”

“我們中間幸而沒有給剝成肉醬的人並不是亂成一堆的。當然不是這樣。早在我們出發到那裡去的時候，我就吩咐大家說，假如我們受到攻擊、非撤退不可的話，誰也不准採取直接的路綫回到大本營，以免暴露它的地位。事實上誰也沒有這樣做。即

使在万分危急的当儿也没有。赶上我们发觉我们已经打够了，再也无能为力了，那些卷入混战、没法脱身的人便扑到地上，跟战死的人混在一起。他们身上本来已经血污模糊，比死人还难看十倍。其余的人朝西爬进浓密的灌木丛里，和这个营地的方向正好相反。那一带草原的青草长得很高。到了跟搏斗场所有相当距离的地方，那些丘八就看不清我们躲在哪里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比最机灵的蛇还爬得低，爬得稳秘。并且，他们忙着用套索捕捉那些他们想活捉的人，也顾不得别的了。我们终于象蛆虫那样爬了出来。开头的时候，设法逃跑的人当然不止三十个。他们所能捉到的俘虏，只是那些还活着的、想爬开而不及我们敏捷的人。这当儿，天色黑了。感谢上帝，天色总算有黑的时候。到了夜晚，那些王八蛋兴高采烈、闹闹嚷嚷地带着俘虏们走了。我们马上兜了一个大圈子，两次渡过那面的河，再从北方绕过来——终于回到了这里。”

“是啊，终于回来了，”将军说。“但是不能待在这里。立即进入灌木丛。”他马上命令拔营后撤，一直深入灌木丛至少两公里的地方，掩护在小山后面，不至于给别庄那面的守望者发现。他派了一个通讯员到南路部队那里去，吩咐他们也退入灌木丛，但是要保持偏南的方向，以便控制南翼。

9

重新集合在别庄的打胜仗的人，满以为把林莽里出来的起义军全消灭了。他们彼此说，可能有十个、十五个人漏网，但是这些人不起什么作用，不消几天就会给巡逻队拿住枪斃掉。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地主象古代帝王那样统治着的国家和地区里，革命已经给镇压下去；并且从印第安叛徒遭到大屠杀这点看

来，革命毫無疑問是永远完蛋了。此后的几十年里，別的人，尤其是債務奴隸們，再也不会起罢工或造反的念头了。为了肯定情况确实如此，他們鴻运高照，居然活捉了好几个印第安臭猪，足以及在召集攏来的債務奴隸們面前現身說法，讓他們看看造反的和胆敢冒犯主人的会落到什么下场。

独裁者和地主們，又安安稳稳地坐在他們的老位置上了。

“办事情要辣手，先生們，”統率正規軍的上校說。正規軍和騎警合在一起虽然只有一百二十个人，上面还是派了一个对镇压暴动有經驗的上校来指揮。这个地区的別庄主和他們的总管以及別的仆从都归上校指揮，这位長官也沒有理由抱怨他所統率的兵力了。

“要辣手，先生們。对付暴动、罢工、反叛和类似的瘋狂行为，只有这个方法最有效，”上校繼續向別庄主发表他的意見。“我向你們保證，先生們，只要有我在这里，由我发号施令，这个国家就不会发生任何冒犯我們的独裁者的事情。假如共和国的西部北部和甘蔗种植地区有騷动的迹象，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們把南部牢牢地抓在手里，遇有必要，我們就能从这里推进。我們不是外人，諸位先生，我不妨告訴你們，目前那些地区的情形并不太好。那只是我們之間談談的。虽然如此，我們要扭轉这种情况，把这些匪帮消灭掉；那时候，我們要給他們看看，誰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我們所維護的是优良古老的傳統、法律、秩序、治安和体統。請了，先生們，讓我們举杯敬祝我們亲爱的元首——独裁者，我們光荣共和国的无可替代的領袖和統治者吧！独裁者万岁！”

別庄主、正規軍和騎警的長官都圍着庄宅阳台上一張粗糙的長桌坐着。阳台有柱子頂着，跟房屋一般長，面临別庄的大院

子。其实这个阳台只好算是柱廊，跟美洲热带所有的建筑一样，白天是当作起坐室的，吃饭、躺在吊床上消闲、女人们做针线和家务，都在这里。

临时搭在这里的长木桌铺上了鲜艳的廉价棉布。桌子上摆满了一盘盘紫黑色的豆子、烤火鸡、烤子鸡、新鲜的凉拌菜、一堆堆的玉葱、听装沙丁鱼和阿拉斯加萨门鱼、还有几大篮堆得高高的菠萝蜜、香蕉、芒果、甜瓜、番荔枝和当地出产的各种热带水果。在铺成桌子的长木板上，孤单单地放着五瓶西班牙苦艾酒和葡萄酒。酒可不多。别庄主为了只有寥寥几瓶酒而表示歉意。谁也没有见怪，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样偏远的地区要藏大量的酒是不容易的。当然啦，别庄主非常明白，好酒，尤其是大量的好酒，拿来招待这些不邀自来、而又非周旋不可的长官完全是浪费。他们根本不懂得怎么欣赏好酒。此外，别庄主也不是傻瓜，他把大部分的真正的好酒留下来自己享受，准备在招待他的地主朋友和他们家眷的时髦的盛宴上饮用。他们是识货的。他们举行宴会时招待周到，他也不能怠慢人家呀。

话虽这么说，桌子的一端还是放了一只五公升的小型酒桶，里面盛的是陈年上好的考梅特柯酒，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这种酒；因为圣达·塞西里亚主人的考梅特柯酒是名闻全国的。这种酒就在别庄里酿造，储藏了五年之后才取出来喝。

骑警、正规军的士兵和得胜的别庄主们的总管、管事在院子里和阳台底下大吃大喝。主人宰了两口猪和一头小牛来供应这些多得出乎意外的战士们。这批狠巴巴的老饕食量惊人；别庄主的太太，唐娜·吉勒玛，想起来就发愁，要是军队在这里待一个星期的话，她可怎么办呢？她担心的倒不是肉类和玉米不够，而是盐、糖、咖啡储藏不足，还有杯盘、餐巾、刀叉和匙子的失踪。

士兵和总管当然都用手进食的，不过他们总得用匙子呀。不光是院子里，就连军官们的饭桌上，每吃一顿饭之后，各种用具（包括碟子和咖啡杯）总是越来越少。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给偷掉。客人会把杯子朝他马弁的头上扔去，叫他侍候得快些。有的人要赶跑那些钻到脚底下来找骨头的狗，便朝它摔刀叉匙子。另一些人认为自己会耍把戏，非要在餐桌上一显身手不可，孜孜不倦地把杯盘碟子堆起来，直到整个宝塔垮下来，打得粉碎才肯罢休。还有一些人会用刀叉和匙子变戏法，变的时候非把那些东西弄弯或弄断，变戏法的人才可以把它藏在嘴里或耳朵后面。这些表演固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是刀叉也就此报废了。除此种种，有三分之一的用具是照平常的方式不见的。唐娜·吉勒玛看见咖啡匙和刀子在人家的口袋里眨眼睛，而这些口袋多半在军官的制服上。

骑警和正规军——也就是说，他们的指挥官——通过军需帐目，向政府领取驻扎在别庄期间的给养费用。政府当然照付。但是供养这些大兵的别庄主花了钱，却分文也拿不回来。当然拿不回来。因为他生活在独裁政权的庇护之下。他甚至不敢向官长们提起这个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绅士，关心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未免有失身份；其次，指挥官一定会说：“亲爱的，我的朋友，我们打垮了叛党，你应该感激不尽呢。假如我们没有及时赶来，现在你的别庄的围墙恐怕都没有，并且你自己的命也未必保得住。”别庄主知道一定有这番话，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自讨没趣。

院子里挤满了人。不单是蹲在地上狼吞虎咽的大兵；还有债务奴隶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有的在旁侍候，有的荡来荡去，瞧那些大兵开怀大嚼，尽管这里的一切都是债务奴隶生产出来的，

可是象这样的飯食，他們一輩子都休想吃到。

士兵、总管和管事也在喝他們的考梅特柯。別庄主給他們在院子里放了一只容量五十公升的大石缸。里面的酒当然不及桌子上小型酒桶里的好。那是最好的考梅特柯的酒脚，象水一样稀薄，年代不久，味道火辣。

由于美味的食物和大量的考梅特柯，不多时大家便鬧騰开了。債務奴隶的妻女和印第安女傭給抓住跳舞，不管她們願不願意。唐娜·吉勒瑪一聲聲地叫女人們避开士兵，免得出毛病，可是沒有用。这里已經是大兵們的天下，他們毫不顧忌，粗魯地当面嗤笑別庄主的太太。

不到两小时，給院子里的大篝火燒得烟霧繚繞的空中，已經飞过五十来顆手枪子彈。几个債務奴隶給打伤了，赶忙爬回茅舍里去。两个士兵和一个总管成了第二天早晨葬禮的候补人員，五六个士兵和管事退到馬具室里，由好心的伙伴們包扎。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和平与亲善。

俘虜們給关在一个圍牛馬的柵欄里。誰也沒有費神去給他們松綁。他們还是給縛成一团，跟先前在胜利者的馬背后拖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們象包裹似的，躺在柵欄里滿是馬尿牛糞的爛泥地上。

四个士兵坐在圍欄的橫木上，把步枪擱在膝头，看守着俘虜們。他們的伙伴在院子里取乐，他們却在这里看守，覺得好不煩惱。过了一会儿，換崗的人来了，讓他們也去吃喝。新的看守比上一班更不痛快，因為他們不得不离开酒席，到这里来看守这些骯髒的印第安豬猡。

別庄里的債務奴隶畏畏縮縮地跑来，給俘虜們一些水和几把煮熟的豆子。他們一直提心吊胆，唯恐看守的士兵因為他們

給俘虜們行个好，就把步枪捅进他們的肚子里。但是，士兵們正在鬧脾气，只要債務奴隶不去解开印第安人的綁索，他們也不理会。

一个正規軍的副官覺得內急，便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靠近柵欄的一个暗角落里。他走近柵欄，挑了有几个俘虜靠在柵欄上的地方。

“不許动，猪糞，”印第安人正想爬走，避开这股热尿时，副官喝道。印第安人不动了，待在原来的地方。

“骯髒的猪糞，一个正規軍的長官屈尊来看你們，你們應該覺得光荣才是。懂了嗎？回答！”

“好吧，長官，”印第安人无奈地說，一动也不动。

副官回到了酒席上。他看到別庄主的妻女暫時不在近旁，不至于听到的时候，便把剛才的惡作剧講了出来。

大家听了哄然大笑，軍官和別庄主为了找更好的消遣和更多的談話題材，都先后到圍欄那里，叫印第安人靠近柵欄。

在以后的几小时里，他們中間有誰要小便，就去“給猪糞澆水。”

士兵、总管和管事們，一有人发现了这个撒尿的好地方，就摹仿了他們長官的惡作剧，直到最后騎警的一个上尉下令禁止，倒不是对那些受辱的印第安人起了惻隱之心，而是覺得那些人不应该使用長官和紳士們选定的地方来解决小便問題，因为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不分等級的危險。

10

第二天早晨，長官和紳士們用手指蘸着水擦了眼睛，使女們替每人端来了一杯滾燙的、跟赤砂糖一起煮的黑咖啡之后，少校

便下令开始审判被俘的叛党。

軍事法庭是由少校一个人組成的。他一身兼为檢察官、法官和最高法院。其余的軍官和別庄主在周圍或坐或立，作为額外的法官。然而他們的活動只限于提供特別有勁的懲罰方式，要留下一個在一百年之內都忘不了的印象。

造反只是軍官、別庄主、实业家們对独裁者不滿时的特权。老实說，全国每一个人，甚至小学生，都知道独裁者只有听从了这些人的話，才保得住元首的地位，因为他們操縱了經濟大权，可以发号施令。

每一件案子都照軍事方式，办理得非常干脆。俘虜們走上前来，或者說得正确一些，是給拳打脚踢推出来的；每个人报了自己的姓名，便叉着手，站着不动。

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审判工作的少校訊問每一个俘虜，是不是在紅木树林当过采伐工人。大家都承認了。誰也沒有跪下来請求开恩或饒恕。即使面临着几小时之內便要加到他們身上的痛苦，他們仍旧表現得比他們的劊子手更偉大、更高尚；后来当独裁政权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些劊子手的表現和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下的狗腿子和馬屁鬼一般无二，那也是独裁政权崩潰时免不了的情况。

上校对于軍事裁判和俘虜們的处理一点不感兴趣。他踏踏实实地睡了一大覺，起身后为了好好地吃一頓，便单独进了早餐，果然沒有失望。接着，他在阳台最远角落的一張小桌子旁坐下，沉思地抽着一支烟味濃烈的雪茄，同时向書記口授战况汇报，准备寄給駐在霍維尔的作战局局長。

問了俘虜們的姓名之后(其实也沒有有人費神把它記錄下来)，軍事裁判便算大功告成，少校当天最吃重的任务也就滿意

地結束了。

这会儿，少校、其他的軍官和別庄主們，由于参加这次审判，很是辛苦，都觉得飢火中燒。他們眉开眼笑地看到，印第安使女們已經把热气騰騰的乳猪和烤得黃澄澄的小牛肉和牛排堆在長桌上，覺得有必要赶快結束，以免辜負別庄主太太的美意，她为了好好款待他們，已經費了不少心思。这些可口的菜肴千万不能讓它凉下来，因此必須尽牙床所能咀嚼的速度，赶快把盤子里的东西解决掉。

“潘尼亞瓜上士！”少校嚷道。

“有，長官！”上士跳到阳台欄杆前面，立正回答，少校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正坐在欄杆上。

“把俘虜帶到別庄的圍牆外面，全数处决。你們可以先吃了早飯再去。”

“是，長官。”

少校滿以为已經对他的衣食父母——独裁者——尽了作为軍人和卫士的責任，便从欄杆上跨下来，走到洗臉架那儿洗了手，招呼了別的軍官，向餐桌走去。十来个別庄主已經就席了，只等这里地位最高的上校坐定，才能开始这頓推迟了的飯食。

“天哪，”少校跟着上校坐下后，一边用牙签剔指甲，一边說道，“我得承認这頓飯太好啦，真叫一个老行伍欢心。好啦，动手吧，先生們，鼓起勇气，攻上去呀！”

11

紳士們在桌子上的战役剛进行了一半，潘尼亞瓜上士跑来向少校报告：“准备好了，長官。”

“好极啦！你知道該怎么对付俘虜，是嗎，上士？”

“是，長官。”

“好，去干吧。”

“等一会儿，少校！”圣达·塞西里亞的別庄主插嘴說，作为主人，他坐在上校和少校中間、桌子当中的座位上：“我有个建議，少校，我們把我別庄上的債務奴隶都召集攏来，讓他們看看这些叛党受到什么处罰。債務奴隶看到之后，對我們別庄主都有好处。我們希望，这一来可以永远杜絕他們說什麼暴虐和冤屈的閑言閑語了。”

“好，好极啦！”桌子上其余的別庄主齐声嚷道。“你的主意真不坏，唐·台尔費諾。可惜来不及把我們的債務奴隶也叫到这里来觀光。这种大好的教育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

院子裏本来就有几个債務奴隶，有的是等着侍候，有的站着看熱鬧。逢到別庄里大宴宾客的日子，要做的活儿很少，因为总管和管事們不願錯過酒席上的任何东西。只有一些最紧要的工作才非做不可。

別庄主还是派总管到債務奴隶的村落里去，把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叫来，看叛党的处决。

12

中欧洲俯拾皆是的这种一錢不值、荒淫无耻、道德敗坏、穿着制服的軟骨动物，抓到了这許多檻樓腌邈、渾身虱子、吃惊受吓、完全沒有自卫能力的俘虜，可以肆无忌惮地自由处理，真是說不出的高兴。只有給奴才們簇拥着的时候才覺得安全自在的独裁者們，以卑鄙小人的阿諛和支持为滿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跟有一絲一毫正义感的自由人在一起的話，他們在宝座上恐怕連一个星期也坐不穩。往昔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但

是在現代，拥戴来自最卑鄙、最可恥的侍从和警卫室的寄生虫，这些不成器的、乳臭未干的人渣，沒有个性，也沒有人格，只有在准許戴上軍帽的时候才覺得有一点生气。这些軍帽使廢物变成了半个活人，但是这半个活人的軍帽一去掉，便立刻显出原形：一个狂妄畸形的、別具心肝的廢物。

潘尼亞瓜上士奉少校之命去懲罰和处决叛党，他跟別的士官和警察一样，原沒有滿足淫虐狂的意图，不一定要整天整夜地拷打那些沒有自卫能力的俘虜，或者强迫他們相互毆打。这样做在他們都覺得太可笑、太无聊，連他們自己都要怀疑是不是合乎情理了。

平常抓住了叛党，就在附近的树上吊死了事。这样非常利落，十分鐘之內就可以吊死十个人。

潘尼亞瓜上士召集了一小队人，吩咐他們把俘虜帶到离別庄三百碼以外的地方，先割掉俘虜們的耳朵，然后依次吊死。

他們剛走到树木那里，一个还在吃飯的別庄主派他的总管跑来傳話，叫上士暫緩执行，因为別庄主都想到場。

上士派了一个班長去請示少校，是否可以暫緩。少校同意了，并且吩咐把絞刑推迟到紳士們吃完飯，赶到刑場以后再执行。

半小时之后，別庄主們、少校和几个悶得发慌的軍官，悠悠閑閑地来了。

“这样的盛会不是每天都能有的，” 圣达·胡里亞別庄的主人，唐·克里索斯多莫說。

“一点不錯，” 新葛蘭特別庄的主人，唐·阿本第奧点头同意。“但是問題沒有那么簡單。最主要的是，我們應該主持公道，一切依法行事。債務奴隶只不过是骯髒的猪獠，他还在乎給

絞死嗎？”

這句話引起了紳士們一陣開胃醒脾的大笑。

“奴隸們都到齊了嗎？”唐·台爾費諾問道。

“到齊了，主人，”他的總管回答說。

“我們為什麼都站着呢？”清河別庄的主人，唐·浮士蒂諾說。他叫一個總管去备好馬，牽到這里來，讓大家騎着，不必用他們瘦削彎曲的腿站着。

“喂，少校！”天賜庄的唐·艾留特里奧走到少校前面說。“我想，誰來處理這些叛黨，在你都是一樣的吧。”

“當然，”少校回說。“對我沒有什麼問題。我只消報告上去，被俘的叛黨都處死了，槍斃、絞死都成。我才不管呢。我是軍人。我的部下也是軍人。既然是軍人，我們就羞于拷打或者折磨沒有自衛能力的俘虜。我們不用絞刑，便用槍決。至于警察怎麼做，我們軍人是不能負責的。”

少校聳聳肩膀，轉過身去。

“听我說，少校，”茶花庄的唐·蒂爾索插嘴說。“明后天，你們就要開拔了。我們又給孤另另地留在這里，無援無助。我很清楚，我們的債務奴隸已經不象以前那樣了。他們都蠢然欲動。他們一有機會就要我們的命。我們將會象綿羊那樣地給殺戮。一夜之間把我們都殺光。如果我們現在不狠狠地給他們一個教訓，讓他們看看我們是怎麼對付叛黨的，叫他們兩三年內都忘不了，那我們就休想太平。”

“好極啦，紳士們！你們愛怎麼干就怎麼干吧。我要安安靜靜地喝些酒，躺在吊床上，消磨一個愉快燦爛的下午。潘尼亞瓜上士！”

“是，長官！”

“你和你手下的人都回別庄去。把俘虜交給紳士們處理。”

“遵命，長官！”

警察隊的指揮官向他的部下喝道：“你們留在这里警戒。”他發了這個命令之後，便跟着少校和別的軍官們回別庄去了。

13

唐·台爾費諾召來了幾個債務奴隸。“跑到庫房里去拿些鏟子和十字鋤來。”

鏟子拿來了，別庄主吩咐被俘的印第安人每人掘一個四呎半左右深的洞。

坑洞掘好之後，印第安人站在邊沿上。

“讓你們受用吧！骯髒的王八蛋！”別庄主嚷道。“本來一槍就解決了。但是沒有那麼便宜！現在跳到坑里去！每人跳到自己的坑里！”

印第安人跌跌撞撞地跳了下去。不出別庄主所料，坑洞的長度不夠讓他們躺着。他們半站半躺，頭伸在坑洞外面。

別庄主叫來了幾個管事。“把那些豬猡的耳朵割掉。”

“喂，你呀，你的臭耳朵到哪里去啦？”別庄主走到一個印第安人的坑洞那里問道。

“庄主，早在紅木樹林里就給割掉啦。”

“哦，我知道啦，因為想造反。”

“對不起，庄主，不是因為造反。我的小兒子在河里淹死了。我很傷心，便到河下流去。”

“那麼是開小差的。反正一樣。”他把頭一擺，招呼旁邊的一個管事。“這個狗東西沒有耳朵可割了。把他的鼻子削掉吧。喂，你別這樣縮頭縮腦；假如你的臉頰一起削掉，就更好了。那

你进了地獄，那里的魔鬼就会認出你是誰啦。”

在場觀看的債務奴隶們一句話也不說。他們不动声色，一点也不暴露心里的想法。他們看上去跟往常一样低声下气，俯首貼耳。別庄主現在認為不必對他們有所顧慮了。

接着，債務奴隶們奉命把坑填起来。

坑洞給填好了，印第安人只有一顆鮮血淋漓的腦袋露在地面上，这时候，一个別庄主对这些头喊道：“你們要土地与自由嗎？現在我們就給你們土地与自由。多得叫你們吃不消。骯髒的猪猡。”

他戳戳一个管事的肋骨，对他說：“把土往他們嘴里塞，塞到从屁股里冒出来。”

他自己鏟了一鏟泥土，朝近旁一个头潑去，然后走上前，用靴子把泥土往嘴里踢。“这就是你的土地，你的自由。現在你滿足了嗎？呃？还有你，我們要把你也塞足土地与自由。弄些水来，何塞，”他招呼另一个管事。“替他們都弄些水来！灌到他們嘴里去，讓他們把泥土吞下去，吞炸为止。自由。你們終于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外加地獄里的自由。”

他把总管和管事都找了来，吩咐他們照他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腦袋。

在別庄主們的督促之下，管事們把坑洞周圍的松土往这些个腦袋的嘴里踢，再用拳头塞，当印第安人的嘴巴、鼻子和流血的耳朵孔里塞足了泥土，再也加不进，甚至澆水也不能往七窍里多塞一点的时候，他們便用靴子踐踏露在地面上的头，把它們往松軟的泥地里越踩越深，最后这些血泥模糊的腦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由一蓬黑头发和髑髏組成的一团糟。

这样“分配”土地开头的时候，印第安人唾吐、打噴嚏、咳嗽、

呻吟、气也透不过来。但是誰也沒有叫苦。誰也沒有說出一句可以給当作求饒乞怜的話。他們眼睛还能看的时候，絲毫沒有畏惧或者責备的神情。只有憎恨、純粹的憎恨，在他們黑色或深褐色的眼睛的最后一瞥里睖睖有光。正是这种无比的憎恨，使他們忘却了一切痛苦，使他們麻木，仿佛他們的头顱是石头做的。那是被压迫者的不可磨灭的憎恨，尽管受踐踏、受折磨，他只有一种感情——对压迫者的憎恨。那是无产阶级的憎恨，他們从来没有得到过公道，只得到吆喝和咒罵。他們的憎恨比撒旦对上帝的憎恨更厉害、更无情，这种憎恨使他們勇往直前，决不动摇，甚至不屑央求人家最后发个善心，飞起一脚，送了他們的命，那准会使暴君們得意忘形，以为已經使叛党屈服了。

有四个印第安人覺得如果臉上再挨一脚的話，他們將永远沒有机会說話了，于是他們尽了塞滿泥土的喉嚨的力量，高声喊道：“土地与自由！奴隶革命万岁！”他們的聲音絕對算不上清晰雄壯。但是所有的奄奄一息的印第安俘虜都听到了这些暗啞哽塞的声音，虽然辨不清个别的字眼，可是都本能地了解到它們確切的意義；對他們來說，这些含糊的、窒息的声息就等于是一闕頌歌，即使在他們的救主降临的时候，天使們為他們唱的頌歌也不能与之相比。那并不是預告救主降临的頌歌。那是宣布新的人类到来的頌歌，是贊揚英雄的頌歌，那些英雄在独裁和專制政权下蓬勃兴起，不是来支持專制政权，而是来宣告它的崩潰。

14

別庄主們不但听到了垂死的印第安人最后的、也是仅有的呼喊，他們还听懂了這些話的意思。

他們頓時怒不可遏，方寸大乱。現在他們不再讓管事来結

果这些叛党了；听了这些呼喊，他們象发疯似的跳到俘虜們的头上，乱踩乱踏。

“馬在哪里，你們这些邋遢的懶鬼？”有几个別庄主嚷道，掄起拳头打他們的管事。馬匹还没有圈攏来；它們在草地上吃草，先得去找，再牽来。

“馬！把馬牽来！我們要用馬蹄把这些猪獃的該死的腦壳踢到地獄里去！”

听到那四五个俘虜呼喊的人不仅是別庄主，还有在場的債務奴隶。奴隶們虽然說印第安話比西班牙話容易，他們还是馬上听懂了这些叛党喊了些什么。他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确地理解了这些革命口号的真实意义。

別庄主們为了要威吓債務奴隶，把他們叫来旁觀，却犯了他們所能犯的最大錯誤。債務奴隶們第一次激动地体会到，他們也是人类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連，休戚与共，不單因為他們是債務奴隶，还因為他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因為他們的敌人就是一貫以慈母严父的面貌出現的主人。他們有生以来第一次領悟到，这些自命为父母的人，一碰到他們的权勢和与之俱来的威力有了动摇，就突然拉下面孔，成了獐獍的晚父。

这会儿，給叫来旁觀的債務奴隶們，体会到在他們那个被压迫、被虐待的階級里也能出現英雄好汉；而他們的英雄好汉無論在勇气、正直、性格、憎恨和自豪各方面來說，都絲毫不遜于那些一向把这种品質当作自己統治階級專利遺產的家伙，他們一有机会就大吹大擂，說是債務奴隶和无产階級之所以成为債務奴隶和无产階級，就因為他們沒有自豪感，沒有勇气。

現在，債務奴隶們听到了俘虜的哽在喉头的胜利的呼喊，便覺得心头涌起了自豪之感。他們看到，这些叛党即使受到了惨

絕人寰的痛苦，還能当着独裁者的奴才們的面表示他們的憎恨，而這些叛黨又和他們同種族，同階級，不屬於他們主人的階級；這時候，他們迄今渾渾噩噩的個性突然升華，領悟到他們自己也有人類的前途。他們從沒見過哪一個別庄主能象這些叛黨一樣，死得這樣偉大，這樣光榮。

別庄主吩咐債務奴隸們來看行刑的時候，原希望好好地吓唬他們一下。然而別庄主做梦也沒有想到，他們的計劃出了毛病，得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債務奴隸們心里充滿着對叛黨的深切的崇敬，回到了他們的茅舍里，把他們看到的、體會到的告訴妻子兒女。他們敘說時帶着肅然起敬的心情，仿佛剛才在灌木叢里看到了上帝本人叮囑他們修蓋一座教堂似的。

男男女女跪在充祭台的小柜子上那張烟熏油污的小聖母象前，虔誠地替死去的叛黨祈禱，仿佛把他們當作自己的父親一般。禱告完畢，男人們又離開了他們可憐的茅舍，跟總管到干活的地方去，然而他們已經不是昨天那樣的債務奴隸了。

第六章

1

將軍把主力和西路部隊撤進灌木叢有五公里光景之後，便着手組織一次有決定性的反攻。灌木叢不僅掩蔽了他的兩路人馬，還掩蔽了他的部署。現在他控制了寬闊的工事，不論從哪一翼都有足夠的空間來攻擊敵方，只要對他合適。為了尽可能避免遭受襲擊，他照着印第安人健全的本能，巧妙地布置了前哨和

先头巡邏队，一碰上債務奴隶、灌木叢里的工人、或者出来打獵的別庄主，就能立刻把他們捉住，不讓圣达·塞西里亞得到消息而打乱他的計劃。他的計劃的重点就是要使对方相信，在他送給敌人的那場血战中，紅木树林来的起义軍全給消灭了，只剩下十来个負伤逃命的弟兄，心惊胆寒、沒巴沒望地在灌木叢和草原里流浪。他担心的只是正規軍、騎警、別庄主和他們的总管、管事可能在战斗后的第二天离开圣达·塞西里亞。

按照独裁政权下平时处罰反叛的印第安农民的办法，把俘虜們在圣达·塞西里亞活埋的那天清晨，將軍找了两个熟悉附近一帶的弟兄来，他們是在那区域的一个別庄里生長的，后来才給他們的主人卖到了紅木树林。

“巴勃洛和馬里奧，你們两个懂不懂這一帶的債務奴隶的方言？”

“懂的，將軍。这里說的是采尔达尔話。”

“好。你們帶着大网袋，在那边草地上去割一大堆青草。越多越好。然后把草塞进网袋里，結結实实的塞成大球的样子。你們两个直接到圣达·塞西里亞。找債務奴隶住的村子。尽量裝做呆笨的模样，对債務奴隶們說，你們想到巴倫·加南，再从那里到咖啡种植場去做契約工人，你們想在巴倫·加南把青草卖个好价錢，換些烟草在路上抽。”

“那太簡單了，我們准能办到。我曾經在圣·希罗尼莫的咖啡場里干过活，”巴勃洛回答說。

“在那里待个半天，裝做要歇歇脚的样子。現在給你們每人三十个生太伏，可以从債務奴隶那里买些东西——路上充飢的薄餅、豆子、紅椒和一些烟叶。然后在房屋附近逛逛，注意你們所能看到的一切。你們懂的西班牙話，足夠讓你們知道他們談

的嚷的是什麼。可能的話，計算一下那邊有多少人，打听打听他們準備待一兩天呢，或是立即又要走的。留心門在哪裡，晚上是不是下門，還是虛掩着的；步槍和機關槍藏在哪裡；軍官們睡哪一間屋子，是不是酒喝得很多。這一切你們都辦得到嗎？”

“沒問題，將軍。我們會吃飯當然也有頭腦。”

“你們離開村子的时候，可以裝着無心地說，你們在到那里去的路上，碰到幾個疲乏不堪、邋里邋遢的印第安人，帶着步槍、頭上身上都受了傷，非常驚惶地躲到灌木叢里去了。你們要把這當作無關緊要的事，說完之后就向巴倫·加南出發。當然，你們到別庄的時候，不能讓人懷疑你們是從這裡去的；走的時候，先朝巴倫·加南的方向走上兩三哩，然後掉頭回來。重要的是：不能讓別庄里的人，甚至那里的債務奴隸，懷疑你們是從這裡去，而且要回到這裡來。好吧——都明白了嗎？”

“都明白了，將軍。別替我們擔心。你想知道的事情我們准能打听出來，將軍。”

“那麼去吧。如果有士兵或者別庄主問你們，就說你們看到兩個帶步槍的人跑到了灌木叢里，他們吓得魂不附身，連一句話也沒有對你們說。最好要避免同騎警他們談話。只要留心觀察，跟債務奴隸們談話。”

2

這兩個偵察員回來了，向將軍作了報告。弟兄們從他們嘴里知道了被俘的伙伴的遭遇。這個消息非但沒有使他們想到他們可能遭到同樣的、甚至更壞的事情，從而驚惶失措、士氣低落，反而引起他們無比的憤怒和憎恨；假如將軍、上校、教授、安得路、塞爾梭和另外幾個比較冷靜懂事的弟兄不說服那些暴跳如

雷的弟兄，劝他們照那个細心准备的計劃行事，他們很可能不考虑一切后果，立即开拔，在大白天就去攻打圣达·塞西里亞。

慕德斯达正蹲在塞尔梭身边，替她的小侄子彼得罗梳头，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小彼得罗的两只耳朵都給割掉了，象他的爸爸一样。他爸爸想逃跑，可是沒有成功，便受到了这个駭人的惩罚，为了加重爸爸的惩罚，一辈子讓人家知道他是逃奴的儿子，便当着他爸爸的面，同样地残害了这个小孩。假如因为企图逃跑，把他打得半死的话（逃跑的人也有挨鞭笞的），他也許几天不能干活，宝贵的劳动力受到損失，会使紅木树林的主人不高兴。割耳朵并不妨碍他立即恢复工作，生产量也不至于由于責罰而下降。

慕德斯达原先以为她的哥哥是在北路部队遭到襲击时陣亡的，因之死得很爽快，現在听到凌迟处死的俘虜中有一个沒有耳朵的就是她的亲哥哥，她立刻变了面色，火辣辣的泪水涌到了眼睛里。她並沒有抑止这些眼泪。她只是抿紧嘴唇，然后又飞快地、仿佛不由自主地張开来，使勁地叹了一口气。她攥紧小彼得罗，吻吻他。“你的爸爸是爭取土地与自由的英雄之一，”她說着又吻了彼得罗。

“我的爸爸还回来嗎，姑姑？”

“不，小乖乖，今后他跟所有的印第安英雄一起，住在星星上了，那上面都是偉大的人，人們再也忘不了他們的功劳。”

“那我就可以用我的望远鏡看他了，是嗎？”

“是的。我想你准能看到的，”她伤心地笑笑說。

这时候，两个偵察已經报告完毕。她不再去理会了。

她周圍的人听到这消息，心情都很沉重，靜悄悄的一言不发，她向低着头、瞅着地上的塞尔梭看了很久。

她輕輕地碰碰塞爾梭，悄聲說：“你掌管第二挺機關槍，是不是，塞爾梭？”

“你明知道是的，慕德斯達。上校這次運氣不好，把他的機關槍弄丟了，現在我成了全軍唯一的機關槍手。我不用告訴你，我掌管這麼一挺漂亮威風的機關槍，覺得多麼光榮。”

“當然用不着，塞爾梭。你有理由覺得光榮。”

她靜默了一會兒，用大腳趾在地上划花樣。

突然間，她開口說話了：“你喜歡我，是嗎，塞爾梭？”

“什——麼？”他吃驚地、拖長了聲音回答說。“我當然是喜歡你的。為什麼不呢？你長得很美，還會煮飯。老實說，我非常喜歡你，的確非常喜歡你。我想不用告訴你了吧。隨便哪一個懂事的年青姑娘自己都該明白。”

“你假如要我也喜歡你，非常非常喜歡你，那你應該為我做些事，塞爾梭。”

“隨便什麼事，慕德斯達，隨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你只消動動嘴，我就替你去。不過有一個例外。我得預先聲明。假如你想要我的機關槍，我却不能給你。至少在我們革命勝利之前，不能給你。勝利之後，我可以替你將機關槍改成一架縫紉機。”

“不是的，塞爾梭，我不是要你的機關槍。我要你替我做的事，只是教我怎麼打機關槍，可以在兩百步以外把一只芒果從枝上打下來。”

“為什麼要打芒果呢，姑娘？”

“那麼我就可以把所有反對我們的人，不跟我們一起喊土地與自由的人，在我們弟兄，包括我哥哥的頭上蹂躪的人的狼心狗肺打得粉碎。小彼得羅的耳朵要取得賠償。高價賠償。他爸爸

的遭馬蹄蹂踏的头也要取得賠償。要很高很高的代价，塞尔梭。”

“說得对，慕德斯达。我願意教你打机枪，甚至比上校教我的还好。其实上校懂得什么机关枪？他只是乱打一通，不管打不打中目标，因为他喜欢噠噠噠的声音。我不喜欢劈劈拍拍的声音，只喜欢打中目标，假如我能不发出劈劈拍拍的声音而打中目标，我就高兴百倍了。”

“你什么时候教我打机枪呢，塞尔梭？”慕德斯达迫不及待地問道。

“不必等到明天，慕德斯达，現在馬上就教。”

“当然沒有声音，不是实彈发射，”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原来是將軍，他听到了最后的几句话。

塞尔梭响亮地笑了。“实彈放射要最后才学。装配、填子彈、瞄准，这才是难学的东西，机枪突然卡住时，怎么找故障，怎么消除故障，那就更难了。慕德斯达，你在放一枪之前，要学的东西着实多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十天里面就能学会的。將軍，你用不着担心我們会实彈放射，暴露我們的地位。”

將軍蹲下来，在篝火里点着一支卷得歪歪扭扭的紙烟，对慕德斯达說：“你想做一个机枪手嗎，姑娘？”

“是的，將軍，我想做，并且一定要做到。”

“好，”將軍回說。“我喜欢象你这样的姑娘。可惜你已經选上一个丈夫了。”他瞟了塞尔梭一眼，塞尔梭臉漲得通紅，深深地低着头，只露出一堆乱蓬蓬的又粗又黑的头发。

“有你这样的一个妻子我就很滿意了，姑娘。不过我已經有了一个活潑可愛、年青結实的寡妇，她需要我的爱怜。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当然啦，她不象你这样迷恋机关枪，姑娘。

她宁願替我燒些好吃的东西，替我捉头发里的虱子。有时候，对軍人說来，这样的一个妻子比也想打仗的妻子好一些。你以为这么样，塞尔梭？”

“我不是將軍，所以担心的事情比你少，”塞尔梭回答說，这时他抬起头来，朝將軍一笑。“我只需要看管我的机关枪和帮我管机枪的弟兄們，能有一个看管机枪的妻子也不坏呀。”

“嗯，那件事你們自己尽可以决定，只要你們能得到幸福，同时又能更狠狠地打击那些穿制服的奴才，怎么好就怎么办，”將軍說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剛点燃的紙烟，站了起来。

慕德斯达也站起来，將軍走到她身边，拍拍她的肩膀，捏住她的下巴，抬高一点說：“听着，姑娘！等到你能打中一百步以外的芒果，我就委任你当整个革命軍里的第一个女中尉。从現在起，你已經是个女兵了。土地与自由！”

慕德斯达仰起头，照將軍的样子敬了礼，回道：“听你吩咐，將軍。土地与自由！”

3

“你們的网袋里裝的是什麼？”將軍指着两个回来的偵察員的网袋問道。

网袋还是鼓鼓的塞着草原上的草。

“天哪，里面乱动乱挤的究竟是什么呀？你們裝着猪、小牛、山羊呢，还是什麼？”

“战利品，將軍，”巴勃洛回答說。

巴勃洛和馬里奧解开网袋，把上面和旁边的青草拉出来，每一个袋子里露出了一个腦袋。

“我在路上抓到了一个醜陋的管事，就把他帶來了，”巴勃洛

一面把他的俘虜拖出來，一面說道，那個俘虜給繩子捆得緊緊的，嘴里塞滿了青草，一點聲音也發不出。

“我找到了一個總管。”馬里奧戳戳他的俘虜的肋骨，叫他从网袋里滾出來。

“他們兩個都有一把閃亮的、可愛的手槍，”巴勃洛解釋說，“假如我們不把那些漂亮的东西弄來，我們死也不甘心的。反正一不做，二不休，我們認為不妨把這兩個家伙帶來，讓你親自訊問，將軍。他們知道的事比可憐的債務奴隸們多，奴隸們不敢開口，唯恐別庄主們把他們齊腰埋在地里，在他們身上跑馬。他們連薄餅也不肯賣給我們，怕給別庄主看到，責備他們跟不相識的、可能跟叛黨有關係的鄉下人打交道。”

4

這時候，兩個偵察員提到的債務奴隸們的確陷入了無可形容的恐懼。至于他們的恐懼是不是超過那兩個抖抖縮縮地站在將軍面前的奴才，那就不得而知了。

結結實實的給捆成一團、四面塞滿了草、嘴里也塞滿了草，給印第安人扛在背上，在正午毒辣的太陽底下運來，即使出于友好的態度，這種滋味也不是好受的。他們給印第安叛黨捆得不能動彈，抬到了這裡，而這些叛黨的伙伴們在幾小時以前剛給殘酷地处死，一想到這一點，即使最勇敢的軍人也要膽戰心驚，魂飛魄散。

如今站在將軍面前的兩個家伙，比任何言語都更清楚地說明了，獨裁政權把人类的个性戕賊到如何難以想象的程度。就在今天早晨，他們還覺得有恃無恐，不甘人后地凌虐那些沒有自衛能力的俘虜，眼前却顯得可憐巴巴的樣子，叫任一個有頭腦的

人看了都会觉得，独裁政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用一块湿布就能扑灭它。

两个俘虏跪下来求饶，没等人问，就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军官和别庄主的计划意图都讲了出来。

“今天早晨你们帮着活埋我们的同志，毒打他们，侮辱他们，”将军说。

“圣母在上，长官，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我们碰都没有碰。”

将军叫了上校和另外几个弟兄过来。他们把两个俘虏带走了。半个钟点之后，他们又回来。

“他们知道的就是那些吗？”将军问道。“唔，那也够了。现在我们可以准备开发了。”

上校问道：“我们把那两个人怎么办？枪斃吗？”

“何必糟蹋我们的弹药！”将军说。“老弟，你应该学学怎么节约。你的机枪在哪里？”

“你早知道啦，将军。”

“你是一个上校，又是指挥员，你却把你的机枪弄丢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哥？不错，我是把机枪弄丢了。可是今天我要把它搞回来。明天还要另外搞一挺。除了我们的那一挺之外，在圣达·塞西里亚那里还有两挺崭新的呢。”

“让别人也做些事吧。你别把所有的事都包下来。叫几个弟兄把这两个猪猡用石头砸死。何必在他们身上糟蹋子弹？或者用他们的臭血沾污一把好好的弯刀？即使石头也太讲究啦。”

一个弟兄跑来了。“他们来啦！他们来啦！”他还隔一段距离的时候便嚷道。

“谁来啦，你这个蠢驴？”将军问道。

“正规军！”

“我才不信，”將軍說着便跳到一棵樹那儿，爬了上去。

“五個人，”他過了一會兒之後在樹上往下叫道。“是別庄主，出來抓我們所說的那些吓得躲到灌木叢里的弟兄。上校，帶十二個人去，把那些婊子養的抓來。他們已經進入灌木叢了。別開槍，用套索套。我要抓活口。如果他們朝這個方向來才能開槍。不過你不開槍也抓得到他們。假如他們竟然發現了我們這里的部隊，又退回別庄的話，那我對你說，上校，我們虽然是好朋友，我还是要砍你的頭——說得清楚些，我親自砍你的頭。不開玩笑。”

“我用兩個指頭就能抓住他們，其中一個指頭還是扭傷了的。”

“上校，抓不到那些豬糞，我就要你的腦袋。現在你听清楚了。”將軍笑了。“我虽然在笑，可是不在開玩笑。我派你當上校，自有我的理由。正因为我派你当了上校，我对你的要求，比对普通弟兄的要求高二十倍。”

“哎，你不必後悔，將軍。今晚我就能把機槍搞回來。我自個兒去。只消帶一把彎刀和一個幫我抗機槍的弟兄。我甚至連手槍都不帶去。”

“你今晚要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不是你的命令。这里我是將軍，你得服从將軍的命令。”

上校走開，去挑選帶去的人。

“你去嗎？”他問塞爾梭，這時塞爾梭正好走過來。

“你問這話簡直是侮辱我。我當然要去。我能套牛、套牛馴的馬，當然也能兜捕區區五六十個狗入的混蛋。”

兩小時之後，五個別庄主都給捆住手脚躺在宿營地上。跟他們一起給俘獲的還有三個總管。前哨剛才沒有發現這三個

人，因為他們和別庄主分了路，先到灌木叢里去搜捕那些據說是逃到那里的弟兄們了。

5

審訊的時候，周圍簇擁着几十个印第安人。每逢哪一個別庄主想撒謊，而旁邊的熟悉當地情況的弟兄听到了這種謊話，他馬上就會嚷道：“胡說八道！撒謊鬼！”

于是，站在最近的弟兄便給那個別庄主一記耳光。別庄主挨了腌邈的印第安人的耳光，覺得顏面扫地，尽管人家用弯刀和拳头来鼓励他，他也还拒絕說話，再不然就說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总管們却心甘情願得多，他們把知道的一切都和盤托出。別庄主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內，終于看到那些承他們看得起、加以信任的是何等样人。不用問話，总管們就供出了主人把錢財珍宝埋在什么地方，或者藏在屋子里的哪一個角落。

最后，將軍給訊問和謊話搞得不耐煩了。他叫来了五六个弟兄，對他們說：“今天早晨，这些紳士和他們的帮凶把我們的伙伴折磨死了。我們怎么处理他們呢？你們決定吧。”

“照樣辦。”大家異口同聲地嚷道。

“不。不能照樣辦，”將軍反對說。“把他們吊在那面的樹上。統統吊在一株樹上。讓他們爛掉，或者給兀鷹啄光。我說吊死，并不是指人家在紅木樹林里吊我們的辦法。我們要吊得利落，就用搭在馬鞍上的他們自己的套索。”

有一個弟兄喊道：“誰得他們的手槍和步槍？”

“俘獲他們的弟兄。”

“如果他們有自動手槍和馬槍呢？”

“归給把那些猪獠吊得最快的人。”

別庄主一言不发。他們在胸前划了十字，喃喃地念着福哉瑪利亞。

三个管事却不在那种事情上浪費時間。他們跪了下来，抱住將軍脚上的从騎警那里繳获的皮綁腿，哭叫着說：“开恩吧，饒饒我們，我的將軍，我的長官。可怜可怜我們，可怜我們的妻子儿女。不可怜我們，至少可怜我們的儿女吧。”

將軍把脚从他們的怀抱中抽出来，兜臉踢着这些苦苦哀求的卑鄙东西，踢得他們滾作一团。“你們这些狗入的混蛋中間，有誰可怜过我們的弟兄？說說看，有誰？說呀，說呀。有誰？誰发过慈悲心的就不吊死——枪斃算了。今儿早晨，你們神气活現，仗着那些該死的劊子手和执刑者的勢力，就威风凜凜，不可一世。現在你們却在这里搖尾乞怜。”

“我們一向听从主人的吩咐做事，”其中一个在地上支起身体，哭哭啼啼的說。

“对呀。就为了这个道理，你們三个人不光是吊死，而是先剝了皮才吊死。”

他向別庄主那面走了几步，他們直僵僵的站着，看將軍走近，又在自己的胸前划十字。“你們这些紳士，我本来也應該先剝了你們的皮，再把你們吊死。流氓，心地齷齪、魂灵卑鄙的流氓，尽管你們因为不得不在甲牟拉和巴甲洪人前面丟臉，裝出神气活現的样子，你們还是流氓。我替你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讓你們到地獄去的路上受用。那比剝三层皮还更难受。你們那些骯髒的狗腿子倒不在乎。他們害怕的只是剝皮。等我告訴你們，今天、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我們要怎么对付你們的妻女、侄女、孙女和母亲，你們就会担心了。我們这些骯髒邋遢、給人踩在脚下

的甲牟拉人——不錯，我們這些臭豬獃狗——我們要玩玩你們的女眷。倒不是取樂，而是為了公道。為了公道能在这國家里抬頭，那就是為什麼我當了將軍，這個人當了上校，那個人當了少校，儘管他不識字，也不會寫。可是有一件事我們都能做。把你們這批人統統消滅，把國宮里的獨裁者從他的寶座上拉下來，終於讓我們也可以開口，想說什麼便說什麼，不是學八哥的樣，把人家每天喋喋不休地對我們說的話背出來。好吧，紳士們，再見吧，祝你們到地獄去的路上平安。來，弟兄們。把他們帶走，”他朝那些指定執行送終儀式的人喊道。

“將軍萬歲！土地與自由！”一百多個弟兄嚷道，將軍說話的時候，他們漸漸聚集攏來，聽他說些什麼。“土地與自由！推翻獨裁統治！打倒元首！打倒地主管事！革命萬歲！印第安人自由萬歲！”

6

當天下午，又有四個別庄主給前哨帶到了宿營地。這些地主在聖達·塞西里亞慶祝了鎮壓叛黨的勝利，從軍官那里得到了保證，說是當地已經肅清了殘余的叛黨，他們便帶着總管管事，騎馬回到自己的別庄去。

別庄主來到營地，發現叛黨有这样強大的一支部隊，他們大吃一驚，張惶失措，足足有一刻鐘工夫，連自己的處境都忘了。他們理會到聖達·塞西里亞駐軍將遭到什麼命運，他們情願在地獄里多沉淪十年，換取一個警告聖達·塞西里亞這支軍隊已經來近的機會。

其中兩個紳士，唐·費南多和唐·安賽爾莫，居然還有諷刺而筆的心情和姿態。左給安泰左左

說：“沒有牧師的祝福，就這樣丟臉地吊在樹枝上，既不痛快，又不合基督教的規矩，但是我們的好鄰居目前在聖達·塞西里亞興高彩烈、大吃大喝，他們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呃，唐·安賽爾莫？”

唐·安賽爾莫在絞索圈里扭了一下脖子，回道：“跟平常一樣，唐·費南多，這次又給你一語道破了。我也寧願這樣安安靜靜、毫不鋪張地離開這個想起來就傷心的世界，不願牽涉在聖達·塞西里亞將要遇到的混亂和苦難里面，那邊的人先要經歷一番混亂和苦難，才能象我們這樣安安靜靜地——”

可是唐·安賽爾莫沒能結束他的哲學議論。世界上永遠不會知道他臨終前要發表的妙論是什麼。“安安靜靜”這幾個字變成了窒息的咯咯聲，因為這時候兩個印第安人正好把他吊到了空中。在這種斷然不能通融的舉動之前，人類的全部妙論都無法施展。甚至包括最偉大的哲學家在內。

第七章

1

离太阳下山还有三个鐘头。

將軍吩咐大家准备停当，命令一下来，二十分鐘之內就要出发。

參謀人員蹲在一起，但是誰也不談進攻的計劃。弟兄們隨便聊着日常瑣事。將軍也蹲在地上，用一根小樹枝把草根從地裡挖出來。他挖出了兩三株之後，馬上在离原先不遠的地方掘一個洞，把那些小草栽進去。一望而知，他這種舉動是沉思的表

現。

突然間，他忙了起來，他匆匆忙忙地把泥土耙在最后一株草根上，一躍而起，几乎是跑步似的在蹲着的參謀人員周圍繞了一圈，接二連三地嚷道：“我情願丟掉半條左臂，只要讓我知道是晚上呢，還是黎明。我情願丟掉半條左臂……”

“怎么搞的，將軍！”麥蒂亞斯喊道。“你的左臂還是好好的，應當高高兴兴，別怨天怨地啦。你這樣沒完沒結的為你的左臂呻吟，連老太婆都听不下去了。好吧，你覺得它碍事的話，到這里來，我一刀就可以砍斷，就象我們砍掉那個給响尾蛇咬了的弟兄的大腿一樣。”

“喂，將軍。現在又出了什么岔子？說吧。左臂是寶貴的。麥蒂亞斯說得對，我們的胳膊都有用處，你的胳膊不見得比不上我們的。”塞爾梭用平靜安慰的口氣說。

“好吧，我已經考慮好兩個計劃，假如不給左臂，那我願意付出我左脚的小腳趾，來知道我不該採取哪一個。”他站着，搔搔濃密的頭髮。

“倘使兩個計劃都好，你採取哪一個都沒有關係，”安得路說。

“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兩個計劃各有好處，也各有缺點。”

“那就採取缺點最少的一個，”安得路建議說。

“困難就在於怎么知道，或者不如說猜測，哪一個缺點比較少。”

將軍在上校身旁站了一會兒，上校拉拉他的破爛的襯衫。“換換花樣，安安靜靜地在這里坐一會兒吧，別象春天的小雞似的亂蹦亂跳。你那樣跳跳蹦蹦也動不出腦筋呀。”

“我也坐着試過，但是同樣困難。”他雖然這麼說，還是蹲了

下去，从襯衫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今早晨，当我爬在树上，看別庄主們搜索負伤在逃的弟兄們时，就想到了这个計劃，我觉得在树上坐一会儿，居高临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来看这个世界，有时候倒能想出很好的主意。在螞蟻看来，我們是什么呢？我們只是云层或者活动的山岭。一个計劃是今晚攻打圣达·塞西里亞；另一个計劃是拂曉之前攻打。我們非打下这个別庄不可。但是，如果我們就这样开过去，我們會象青草似的給他們的机关枪扫倒。我們必須給他們一个措手不及，不讓他們有時間架好枪，甚至不讓他們拿起步枪。”

“不錯。为什么不在拂曉之前攻击呢？”塞尔梭問道。

“那边起早的人很多。別庄主們騎馬回家，赶長路，要利用早晨凉爽的时间。他們可能醒着，我們还没有走近就給他們发觉了。正規軍和騎警也可能在早晨两点鐘开拔。我从我們俘虏的飯桶嘴里問不出这些話。媽的，我們沒弄到这些部队的步枪之前，怎么也不能放他們逃走。我們需要那些瘟猪的枪枝和所有的子彈。上校还要收复他的机关枪——他称之为爱瑪的那挺机关枪——否則他一輩子都不开心。假如我們能在这里圣达·塞西里亞抓到这些猪猡，就不必跑破脚底去追他們了。”

“那么大家就去干呀！”塞尔梭建議道。

“干？你說說固然容易，但是牺牲的人太多，我却要負責。現在你們大家都仔細听着。假如我們早晨两三点鐘发动攻勢，他們可能都起身了，別庄主騎馬回家，部队开回烏谷津或者巴侖·加南的駐地。我們还没有翻过圍牆，他們已經在院子里准备周全，打算热烈地欢迎我們了。但是好处在于我們攻击时，天色快亮，有足够的光綫讓我們看清所杀的是誰。在另一方面說来，半夜里进攻要好多了。那时候，他們都喝得醉醺醺的，剛躺

下去呼嚕呼嚕睡得正香。然而天色太黑，他們中間可能有半數逃脫，再从外面來攻打我們。”

“哎，你这个傻瓜將軍。我們干什么不帶了燈籠去，正象沒有月亮的夜晚，我們挂在大車上的那種燈籠？”麥蒂亞斯笑着說。

“麥蒂亞斯說得對，”安得路發表意見說。“我們干什么不用燈籠？當然不用大車上的燈籠。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那種燈籠，還省石蠟油呢。”

“我雖然身為將軍，實在還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個講法，”將軍詢問似地瞅着安得路。

“那也不完全是我的主意；我們一路行軍，經過不少別庄，不管債務奴隸們要不要，我們把整個別庄給了他們，我这个办法就是从他們那里學來的。我想的办法非常簡單。我們包圍了別庄之后，我們的人有的爬上牆頭，有的已經翻過去了，我們馬上就把石蠟油給聖達·塞西里亞的別庄主送去。你還不明白的話，我不妨再說得清楚些，我的意思是，把所有的棕櫚屋頂和木头搭的外屋點起火來，兩分鐘之內，整個地方就會在晚風中熊熊燃燒。那我們就有足夠的亮光了。當然，我們必須迅雷不及掩耳地沖進別庄，弟兄們必須同時把住所有的門口，一個也不給逃脫。”

“我當了元帥的話，总有一天要提拔你當少將，安得路。你雖然從來沒有當過軍人，頭腦倒怪聰明的。現在問題在於沒有那些可惡的狗就好了，我們一走近，開始爬牆的時候，它們就會亂叫起來。”

“狗的事情交給我辦，將軍，”蹲在附近的艾密里奧說。“我有好辦法，輕而易舉就能把狗引到離別庄和村落一兩哩路以外的地方去。別庄里的人如果聽到狗在叫，並且朝灌木叢的方面跑去，誰也不會起疑，因為他們准以為有野豬或者老虎溜進了畜

欄，不過我得馬上動手去打獵了。我可以負責叫狗安靜下來，將軍。我需要帶三個弟兄一起去。”

“好，”將軍同意說。“假如狗把我的計劃搞糟了，你還活着，我也活着的話，我就找你講話。”

“如果我不能把狗引走，將軍，你可以槍斃我。當然啦，總有幾條太懶太老的狗，晚上不敢出去。這幾條可以讓它們叫個暢。反而比一條不叫更好，這樣可以給里面的豬獃更大的安全感，因為一整夜之間，總有可以引它們叫的東西，即使它們只看到一只跑過的耗子或者一只叫春的貓。”

2

聖達·塞西里亞駐軍的指揮官已經發下命令，定于第二天早晨八點鐘開拔。別庄主確定了第二天就可以擺脫這些豪客，準備舉行送行筵席，反正這也是最後一次了。因此，筵席上的乳豬、火雞、小牛一點也不吝嗇；還有大量黃澄澄的、陳年上好白蘭地，這是供應軍官和別庄主的，給士兵喝的酒顏色比較淡些，性子却更烈。

在這種偏遠地區的別庄里，這樣盛大的晚餐決不能拖得太晚——主要是因為缺乏良好的照明設備，即使酒菜丰盛，吃得時間太久也不是愉快的事。因為氣候炎熱的關係，蠟燭都彎軟下來，沒有罩子的燈籠冒的煙子叫人受不了，稍稍一點風就刮起一陣陣又厚又黑的煤煙，吹到客人身上，弄髒了他們的白襯衫。石蠟油燈要熄一百次，必須點它一百另一次，由於燃料低劣，還有爆炸的危險。院子里大石台上的篝火固然很亮，但也把煤煙吹到賓客們身上。

每逢八九點鐘、天黑之前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蚊蚋和討厭的

昆虫开始活跃起来。它們自然扑向照亮的桌子和人面。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昆虫特別多，特別凶。撇开咬人难受不談，它們还成群結队的掉进人們的湯和調味品里，在所有的酒杯或者水杯里大游特游。因此，拿資格最老的酒客來說，長夜之飲不是乐趣而是受罪。

在偏远的別庄里，这种筵席所以不能持續到深夜，还有一个理由。早晨九点鐘，热帶的炎热就开始逼着人畜草木土地。因之人們不得不→早起身，一方面是尽量利用日光，一方面是在早晨凉爽的时候做一些非做不可的各种各样的工作。除了債務奴隶和工人之外，大家能够忍受和加以利用的工作時間只到上午十一点鐘为止，如果还有未了的事，就在四点鐘以后的两个鐘头里繼續。因此，所有的人，包括士兵在內，一到晚上八点鐘已經累得要命，都会伏在桌子上睡着的。由于这种种原因，筵席总是在下午五点开始，八点結束，怎么也不能超过九点，那时候不是呵欠連連，就是鼾声大作了。

作为司令，自然必須知道这种习惯，以便考虑他的作战計劃。將軍已經得悉別庄將要举行盛大宴会，不但从他派去的两个偵察那里听說，在訊問被俘的总管和別庄主时也証实了这一点。別庄主說話虽然非常謹慎，在宴会的問題上却認為无关紧要，也就实話实說了。

3

將軍下令，在当夜十一点左右发动攻势。他要爭取時間把他的部队悄悄地移到別庄附近。白天他只开到灌木叢的边緣。天一黑，繼續行軍。

所有的輜重、步枪、馬匹、騾子、毛驢、狗都留在灌木叢里，由

女人們和几个伤员照看，他們在上一次战役負伤太重，不能参加即將来到的战役。

只准有手枪的人帶火器。虽然如此，有許多人还是把手枪留了下来。有手枪也好，沒手枪也好，大家都帶着弯刀，沒有弯刀的弟兄帶匕首，有的插在羊毛腰帶里，有的插在褲子的裂縫里。

將軍叫弟兄們站成一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到手枪或步枪的弟兄可以有优先权。首先必須把机关枪找到，立刻搬出門外，或者藏在屋子角落里。”他派了十二个弟兄，責成他們搜尋机关枪，把它們搬走守住，不讓对方利用或者找到。“你，塞尔梭，作为一挺机枪的指揮員，要和麦蒂亞斯共同負責，不讓机枪給用来对付我們，一搬出院子之后就要好生看管。你，上校，去收复你的爱瑪，弄到之后就交給費德尔看管，你自己再投入战斗。”

这之后，將軍又指派了二十个弟兄，負責繳获和看管所有架着或挂着的步枪。他組織了攻四堵牆的四支主力部队，另外又組織了两支部队看住两扇門，这两支部队并不要攻門，只是把守住，不讓一个人逃脫。

最后，他挑出了几个比較机伶的弟兄，由他們負責戰場照明。

他那两个偵察員是了不起的觀察家，他們給了他一張房屋的平面图，註明正規軍、騎警、別庄主和他們的狗腿子分布的情况和地点。偵察員还报告說，大門前面有三个士兵和一个班長站崗，但是这班人的作用多半是裝样，而不是保障安全。說他們裝样的理由是，指揮官走进走出的时候，崗哨要立正敬礼，从而使他得到別庄里女眷的更多的青睞。崗哨晚上是睡覺的，他們也吃到这次送行大宴的丰盛的酒食。即使沒有大吃大喝，他們

也会睡着的，因为他们疲倦了，又没有谁来查岗；再说，叛党已经全部肃清了。

將軍却不犯險碰运气。他派遣了三个弟兄在主力之前出发，責成他們不讓門口的四个崗哨再有站崗的机会。

“現在談談进攻的时间，也就是信号問題，”將軍說。“这次不鳴枪，不吹哨子，也不下命令。所有的命令我就在此时此地发布。在事情沒有結束之前，誰也不准开口。讓他們看到我們的刀架在他們面前时去嚷嚷吧。弟兄們，你們要象晚上爬进畜欄的老虎那样。声音越少越好。整个行动不能超过十五分鐘。那就是我們成功与否的關鍵。一等到屋頂燃起第一把火，院子給照亮的时候，你們必須爬上牆，立刻翻过去。每一組去对付我指定归那一組負責的卫兵。每一間屋子有一組負責，院子有四組負責。留四个小組在四堵牆外，防止他們逃脫。不讓一个人逃出別庄！照明組到这里来！”

“有，將軍。”那一組人走上前來說。

“走吧。你們的行动要比老山狗更靜、更謹慎。到別庄之后，馬上找几堆干玉米稈，撒在有棕櫚頂和木板牆的棚舍和房屋的地方。別忘了帶足引火的东西和火柴。等到我們全体集合好，我就派艾拉第奧来，他会通知你們什么时候开始照明。注意不能发动得太早，否則我們的計劃就吹了。你們接到了信号，开始干起来的时候，要保證燒得旺，在我們沒有完全控制那幫人之前，不能讓火熄滅。假如誤了事，弟兄們，你們就該晦气。那时候，你們就真正了解我了。整个計劃的成敗，你們的关系最大。懂了嗎？”

“別不放心我們，將軍。我們会把那个地方燒得火光冲天，連地獄里都看得到。”照明組的弟兄們笑着回答，他們把營地里

所有的火柴都搜集攏來，每人帶三根火柴，並且為了穩當起見，每人還帶了一只灌滿了石蜡油的燈籠。配備停當後，他們出發了。跟他們一起出發的，還有幾個弟兄，他們的任務是去拜訪門口的崗哨，向他們問好。

天色還沒有大黑，弟兄們小心地爬過草地，不給別庄里的望遠鏡發現。其實別庄里的送行大宴正在勁頭上，根本不會有誰自尋煩惱拿着望遠鏡，對着草原，想看看有沒有離群的羚羊。儘管如此，將軍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慮到了。

在這半個鐘點里，教授一直站在將軍身旁，聽他作了這一番部署，現在開口說：

“照我一貫的看法，再加上我們現在看到和聽到的，我們推你當將軍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將軍了。”

“啊，算了吧，”將軍咧着嘴說，“我並沒有你想象的那樣重要，教授。說不定明天或後天，我可能給槍斃、給吊死，或者齊腰活埋在地里，我頭上給人跑馬，再不然身上塗了糖漿，綁在灌木叢里讓螞蟻咬噬。那有什麼關係呢？革命會繼續進行，必須進行。旧的將軍死了，新的將軍涌現出來——比我好得多的新的將軍。革命持續得越久，革命者通過鬥爭的考驗所得到的實踐越多，沒幾個月以後，你們這裡所有的人都可能做得比我今天所做的好，因為你們得到的實踐和經驗，比我到目前為止的實踐和經驗多得多。”

“說得真對，將軍，”安得路接口說，“可惜你不能把它寫下來，否則所有的革命者不能親耳聽到這番話，至少可以讀到。”

將軍哈哈大笑。“叫我寫？把我自己說的話寫下來？我得告訴你，安得路，我還當上士的時候，寫一封信給我的媽媽，就要頭痛一星期。我只能填滿一面信紙。寫到另一面時，困難就

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經无話可說了，即使有的話，我也写不来。从我当上士到現在的时间不算短。今天我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也許什么都不会写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將軍說来，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够了。你們怎么看法，弟兄們？”

“我倒要知道，一个將軍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还需要写些什么？”塞尔梭說，詢問地看看周圍的弟兄。“拿我來說吧。我連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我用足气力只能写一个歪歪扭扭的‘塞’字，然而我当了上校，更重要的是，我負責指揮一挺机关枪。你会不会写字，对机关枪沒有影响。机枪关心的只是油加得好不好，掌握得是否恰当，它才能打中目标。”

教授朝將軍笑笑。“我很想知道，將軍，你写給你媽媽的信上，第一面說些什么？”

“非常簡單明了。我写的是：‘我亲爱的、高貴的、可敬的媽媽’，然后加一个句点。”

“那第一面上还有什么呢？”

“不可能有什么了，因为那一面已經写滿，沒有地位写別的东西了。”

“那么第二面呢？那上面写什么？”教授追問道，一直笑嘻嘻的。

“同样簡單明了，”將軍說，仿佛在談最稀松平常的事。“我还能些写什么呢？无非是：‘我很好，吻你手和脚的感恩的儿子，胡安·曼德斯上。’这一来，两面都写滿了。我把信放进信封，买一張邮票，舔湿了粘上去，然后把信塞进邮筒。”

“你媽媽回信怎么說？”

“沒怎么說。她不会写字。可是她看得懂我的信。你写的信給受信人看懂之外，还希望什么呢？我們别再在这件事上动

腦筋吧。我們有別的事要做，此外，我想我的媽媽已經過世了。她死了倒不受罪。她的一生只是沒完沒結的工作、無休無止的苦難、滿腔的慈愛、一直為我們的食物发愁；我生平只看見她笑過一次。”將軍皺皺眉頭，扮了一個滑稽的鬼臉。坐在周圍的弟兄們抬頭看到了他，正要哄然大笑時，他跳起來嚷道：“我的照明司在哪里？”

“他們出發已經有半小時了，將軍，”一個弟兄回答。

“崗哨的勾魂使者呢？”

“也早走了。”

“那麼趕快準備出發。來！動作要快！振作一下，混蛋！你們這批偷懶的混小子，坐在这里象老太婆那樣嚼舌頭，不去操練操練，把槍枝加加油，把刀磨磨快。還算是軍人呢！腿也站不直的、蓬頭垢面的流浪漢，你們就是這種人，怎麼配鬧革命。行動起來，比平時要快些。行軍的一切都準備好。太陽一落到那些山頂後面，我們就出發。有誰亂了部位，不在我指定的小組，我就打爛他的腦瓜。即使我忙得不可開交，我還是非常留心的。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果我發現有誰扼住了不歸他扼的喉嚨，或者蹲在歸別人躲藏的角落里，那時候他可別怨我。”

他解下手槍套，把手槍扔給近旁的一個女人，說道：“我可不需要手槍。嗨，伙計！”他向一個弟兄喊道。“把你的彎刀給我，你自己再去找一把。昨天一仗，你已經傷痕累累，今天你不如拿一把鏽刀留在这里看守營地吧。”

他試試那個弟兄給他的彎刀的鋒口，說道：“不太快，是嗎？這樣更好。那些該死的豬獠給鋸開時，至少可以有些感覺，讓他們多受幾秒鐘的苦，尝尝拖命的滋味。”

且說圣达·塞西里亞的盛宴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日落前的一小时，开始了。正如在所有庆祝胜利的宴会上一样，勇敢的战士们趾高气扬，以为敌人不但已经打败，而且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他们便舒舒服服地松懈下来，兴高采烈，大闹大嚷。

晚上在大门口充当仪仗队的班长和三个士兵为什么不能参加庆祝胜利的宴会呢？在昨天的遭遇战中，他们也打得很勇敢，叛党终于给消灭了，他们觉得劳苦功高，也应该象其余的人一样亲身参与庆祝。他们绝没有违犯军律，也没有临阵脱逃，当战事进行得非常激烈，叛党把枪弹都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企图躲避。何况，这时候军官不会到门口来，硬要叫一个正规军的班长带着他手下的人守在门口，岂不是胡闹，害他们只能远远地看着别的士兵、骑警、管事和下士们在端送食物的印第安姑娘的胸口摸一把、捏一下，有时候还拍拍她们的大腿，试探一下晚上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不给抓破脸皮。

军官们坐在椅子上（尽管制作得粗糙，毕竟总是椅子），用刀叉吃饭，和士兵与下士们大不相同，假如因为班长擅离职守，起身把他叫来，当着大家的面痛骂一顿，未免对他们的女主人太不敬重了。这件事不妨等到明天再说，骂得不过瘾，还可以给班长几下重重的耳刮子，在士兵们的肩膀上狠狠地抽几马鞭。上校不仅是一个军官，还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呢。他可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尤其是席上还有别庄主的太太、她三个成年的女儿、两个成年的侄女，以及邻庄的女眷。

再说，院子里有三挺机关枪，大门守不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明天就要开拔的缘故，那三挺机关枪已经包扎好，绝不准

备放射的；然而机枪总是机枪，即使全部拆卸下来，捆得結結实实的放在角落里，还是起了可怕的威胁作用。至于士兵們各自的步枪在哪里，宴会开始一个半鐘头以后，誰都搞不清楚了。假如一个人能够偶尔輕松一下，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那么动刀动枪的玩意儿就沒有吸引力了。拿制服來說吧，白天还能出出风头，晚上紐扣黯然失色，鮮艳的紅綠綵帶和金綫銀綫跟普通的也沒有差別。

席上談話的題目轉到了在逃的叛党。有一两个人猜測沒有被俘的叛党可能有多少。有两个別庄主認為是三个，这是最低的估計。最高的估計是一个中尉提出的，他認為逃脫的叛党有十一个之多，不过他相信那十一个人人都受了重伤，跑不远，并且他們不可能有得救的希望，一定躲在灌木叢里，悲慘地死去，他們担了那么大的惊吓，再不敢出来了。他們一定还躲在灌木叢里。

“真奇怪，”騎警的一个上尉說，“帶着总管出去抓那些猪獾的別庄主們，怎么還沒有回来。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別担心，上尉，”圣达·塞西里亞的別庄主安慰他說。“我的邻居們不打算回来了。他們回家反正要走灌木叢边的那条路。他們既然还有一整天的工夫，准是想把那些印第安人搜捕出来，就地在灌木叢里吊死。他們可能已經办完了那件事，騎馬回自己的別庄去了。他們会在圣达·罗西达別庄过夜。現在一定到了那里，也許还在后悔，沒在这里多待一天，享受了這場酒席再走呢。他們办完了事，从霍維尔回来，离家有三个多星期，急于回去。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上尉。”

飯菜終于吃光了，現在开始冲洗的工作，以免豆子梗在喉嚨里，青椒粘在牙床和舌头上，辣得淌眼泪。

留声机生了锈，不过还能咔嗒咔嗒的转动，从二十来张在雨季里开始发霉的唱片上放出吱吱嘎嘎的跳舞音乐。别庄里还有两架美国手风琴，几只吉他，两只也发了霉的手风琴。五六个士兵能弹奏这些乐器。即使他们奏不出清晰的旋律，也足以叫人们自以为是在跳舞，其实他们只是配合这些所谓音乐乱蹦乱跳，前后扭动，借此挨紧太太小姐们的大腿，后来闹得不象话了，简直不是跳舞，而是公开的无耻的猥亵行为，士兵要这样搞还可以原谅，绅士这样搞未免荒唐，不管他们是军官呢，还是别庄主。

在坚硬的碎石地上跳了半小时的舞，沉甸甸的手枪挂在胯上磕磕碰碰，肉和骨头有分家的趋向，漂亮的制服裤子也有撕裂的危险；军官和别庄主们觉得不如把手枪和皮带解下来，挂在阳台的栏杆上。

太太们当然不喜欢跟佩着武器的绅士们跳舞；说真的，那些找快活的人婆婆起舞的时候，让手枪在太太们的大腿上磕出了青痕，因而无情地毁灭了跳舞引起的甜蜜幻想，使幻想成为残酷的现实，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太不礼貌了。

上校为了维持尊严，把要求舒服的愿望抗拒得最久，迟迟不肯解除武装。可是，赶上一位和他跳舞的小姐突然说，“对不起，上校，你的手枪硬帮帮的抵着我的肋骨，我情愿坐着不跳了，”这时候，上校又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只能尽一个绅士的责任了。

因此，不到八点钟，所有的手枪都挂在阳台栏杆或者柱子的铁钉上了，再不然太平无事地搭在院子里的马鞍上，或者塞在客人睡觉的帆布床底下。

5

認真的革命者不應該碰运气或者依靠有利的机会，更不應該指望敌人逐漸諒解或者有所覺悟。讓正規的軍人去指望敌方的愚蠢，自以为幸运之神老是袒护勇敢的战士吧。革命者怎么也不能依靠幻想，怎么也不能相信除了他們主觀願望外沒有任何根据的消息。

弟兄們討論攻击計劃时，加比諾說過：“也許他們都喝醉了，象死狗那样睡着呢。”

將軍听了之后說：“‘也許！’‘也許’對我們有什么帮助？別依賴任何东西。这是我对大家的劝告。我們要假定誰也沒有睡覺，誰也沒有喝醉，每个人都握着步枪或手枪，警戒着等我們，假定我們的計劃已經洩漏給他們了。別碰运气。永远不能碰运气。始終要假定別人比你們能干，知道得比你們多，实力比你們强；要假定別人比你們想象的更警惕，已經知道了或者猜到了你們所有的計劃。我們这边想得到的事，人家也輕而易举地想得到。我們唯一的真正有利条件只是，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四百个人隱蔽在这个灌木叢里。甚至这一点也可能給他們知道。如果我要碰运气，指望他們喝醉的話，我們根本不需要什么計劃，也不必分成小組了。正因为我不打算碰运气，只有一个因素能使我們的攻击失敗，那就是假定圣达·塞西里亞附近有一支我們沒有发觉的部队，在我們到达圍牆外面时，从后面襲击我們。不过，我們的照明队的作用就在于此。如果別庄不起火，一定出了岔子；如果別庄燒了起来，我們就攻进去，不管我們背后有什么人，有什么东西。”

將軍由塞爾梭陪同着，走近了別庄，他的部隊隱藏在平原的草叢里，離開別庄不到一哩路。別庄已經給全部包圍起來，四支部隊和他們所要攻擊的圍牆之間距離幾乎相等。包圍圈的唯一缺口是奴隸的村落。在這裡形成角度的兩支部隊準備在攻擊時把別庄和村落切斷；有一小隊人給派去看守村落，免得債務奴隸們慌慌時企圖向別庄逃跑。

被派去引狗的弟兄們自然沒有能夠把別庄和村落里的狗都弄走。狗吠聲還是此起彼伏。但是這些狗太接近弟兄們時，立刻給殺了，或者給石頭砸破了腦殼，只能發出可憐的嗚咽聲。它們很快就明白情況嚴重，還是溜回別庄為妙，那裡可以找到許多新鮮的肉骨头，足以使它們忘掉外面的草原上有一只凶猛的、最好別去招惹的老虎。

寬闊的院子里有一個角落最暗，篝火的亮光一點也照不到，將軍便在這裡爬上牆頭。當他發現裡面的人不在喝酒，便在跳舞，鬧得昏頭轉向，沒有一個佩著手槍時，他立即打算向他的照明隊員們（他剛到他們的崗位上去看過）發出點火的命令，發動進攻。

塞爾梭也爬上了牆頭，觀察戰場。他們跳到地上的時候，將軍說：“我們立刻沖進去倒也不壞。不過我覺趁人家跳舞作樂的時候襲擊，未免不漂亮。”

“可以這麼說，”塞爾梭悄聲說。“可是等一會兒再去打擾他們，也許更不漂亮、更不禮貌了。別以為今晚上他們這樣大吃大喝、跳舞摸大腿之後，會安靜下來做禱告吧。”

“說得對。你說的話加強了我的信念，時機不成熟之前不能

发出信号；我們不能变更計劃；还是照我安排的，在灯火熄灭之后一小时发动。这样可以快些解决，我們甚至可能不損失一兵一卒。”

將軍再去看看照明隊員，他們平臥在地上，連雪茄也不敢抽，离他們要点燃的屋頂和草堆有五十公尺左右。

“等我学山狗嗥叫四声的时候，你們就点火，”他吩咐每一小队說。接着，將軍和塞尔梭两人回到了他們自己的部队。

7

除了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之外，沒有任何声息来泄露部队的迫近，狗叫了几声之后，馬上夾着尾巴逃到別庄的房屋或者村落的茅舍里去了。草原上的蟬子、蟋蟀、蚱蜢唧鳴着，声音虽小，可是数目成千盈万，甚至掩过了弟兄們压低的咳嗽和噴嚏声，他們非常巧妙地隱蔽在草原里，甚至一个强力的探照灯（如果別庄里有探照灯的話）也不会发现他們。事实上，一个別庄主可以在俯伏的弟兄們身上策馬往返走过，除了坐騎惊跳一下之外，并不会注意到他的路程上有什么异乎寻常；馬認出是人之后，也就安安靜靜地繼續走去。即使有那种情形，他也以为馬嗅到了野兽，牲口能够感覺到，騎者却不能。再进一步說，即使他确实看到了两三个几乎是裸体的人，他也不会大惊小怪，因为他一定把他們当作別庄里的喝醉的債務奴隶，他們无非踉踉蹌蹌地跑到这里，再也走不动了，就跌倒在这里躺着。

然而在黎明之前，沒有一个別庄主騎馬回家，晚間也沒有一个士兵跑到安全的圍牆之外，別庄里的奴隶們一等到解除劳役，立刻赶回茅舍里去睡覺；因为明天早晨四點鐘，別庄里就要打鐘，把他們从吊床上叫起来，开始另一天的工作。

將軍望見院子中央石台上的大篝火有一个多鐘头沒有添木柴了，別庄的屋子里只是偶尔有一支搖曳的烛光，他便象棲息在树枝上的孔雀突然遭到山猫襲击时那样，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四路部队象四条蛇似的，开始匍匐前进。

他們虽然沒有发出声息，別庄里剩下的狗又叫了起来，債務奴隶的五六条狗覺得有責任应和一下。

只听得睡在院子里的士兵們因为好梦受扰，咒罵了几声，紧接着，几条狗覺得脚底給棍子扫了一下，哀叫着跑了。

在小鎮、印第安人的村落和偏远的別庄里，白天的狗叫是不为人所注意的。晚上更不必談了。狗叫的原因很多，在牧場里走远的牛回来迟了，两口猪在吵架，一头驢子想从廐舍的水泥牆上扯下一根玉米軸，月亮投下了奇怪的影子，尤其是因为另一条狗莫名奇妙地叫了起来，或者遙远的別庄或印第安人居留地那边掠过草原傳来了野狗的叫声。并且这些狗多半为叫而叫，以便排遣夜晚的时光，讓自己相信自己还活着。

当然啦，假如別庄和奴隶村落里的狗都在的話，它們合在一起的喧鬧一定会异常而引人注意，別庄里的人也許理会到这种叫声警告着真正严重的危險。可是狗的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剩下来的又多半給石头和弯刀的打击吓破了胆，爬开去不跟大伙儿一起叫了，因此它們的吠叫並沒有使別庄里的人怀疑附近酝酿着不寻常的事。

这会儿，帶头的縱列离圍牆和大門只有五十来步了。他們已經踏上村落和別庄之間的小路，切断了奴隶和別庄里的人的交通。

弟兄們沒等命令，便握緊彎刀或短刀，抬起了上半身，準備一跳就是五步。

一條山狗如怨如訴地拖長了聲音，叫了四次。

別庄兩翼發出閃爍的火光，那面是谷倉和總管、管事們的屋子，屋頂都是乾燥的棕櫚樹葉。

緊接着，一抹黃中透紅的火苗噼噼地冒出來，象受驚的蜥蜴似的，沿着突出的屋頂飛跑。再過幾秒鐘，另一個角落也劈劈拍拍地熊熊燃燒起來。

說也奇怪，院子里，別庄房屋里，一點沒有動靜，這種情形至少延續了十五秒鐘之久。只有那些原在吠叫的獵狗恐懼地狂吠着。

弟兄們這時已經翻過牆頭。好象被攆的貓一樣，他們一小隊一小隊的向正宅的各个屋子里竄去，那些屋子都在底層，由於天熱的關係，門都半掩着，既沒有鎖，也沒有上門。將軍事先假定所有的門都是鎖着的，他便指定幾小隊爬上屋頂，掀掉瓦片，從天花板扔進屋子里去，因為弟兄們手脚麻俐，這樣比破門而入要快得多，而且出其不意，效果更大。軍官和別庄主也許會握着手槍，躲在門背後。現在，攻擊從屋頂和門口同時並進了。

指定對付各个屋子的弟兄還沒有到門口，睡在院子里的人——士兵、騎警、總管和管事——就已經送了命。屋頂隊還蹲在房子上、撬瓦片的時候，對付院子的弟兄們已經把他們的喉嚨割斷了。

掀起瓦片扔下打碎的聲音是最先听到的確切的聲音。在這以前發生的一切，包括睡在院子里的一百二十來個人的被殺，只產生了一些壓抑的哼哼聲、馬上窒息的斷氣聲、想叫嚷而沒有叫出來的咯咯聲、彎刀刀口划着院子里的沙地或石板的噼噼聲、身

手敏捷地猛扑到人身上的沉濁的拍击声，以及偶尔有一块木材倒在石板上的沉重的撞击声。

大概过了十五秒鐘之后，院子里才响起了人声。声音来自总管一家人所住的房屋。“火！火！”那个声音連叫了两次，便戛然停止。

別庄的大房屋里，有几处响起了悶在屋子里的刺耳的手枪声。不論放了一枪、两枪、三枪，从那些枪声来判断，显然一把手枪最多只放了两次，之后的枪声便是另一間屋子或者另一个角落里发出来的了。

奇怪得很，房屋里仍旧沒有叫喊喧嚷。阻止那些正規軍和騎警長官以及同样好斗的別庄主，不讓他們叫嚷的，当然不是勇气。惊奇使他們的嗓子不听使喚了。并且他們还来不及叫喊示警，他們的喉嚨已經开了大大的口子，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叫喊的只有三个女人，老远都能听到，这些叫喊馬上变成了断气时的咯咯声。

在燒得劈拍作响的棕櫚屋頂的火光中，只見教授高高的蹲在正宅的屋簷上。

他第一个开口，他的声音那样响亮，整个院子里和圍牆外面都听得見，甚至債務奴隶的村落里或許也听到了。

他揮着拳头，站了起来，用足气力嚷道：“独裁政权是在恐怖和殘暴中产生的！它以恐怖、殘暴和鞭子維持了它的权力！它將在恐怖、殘暴和千千万万人的杀戮中遭到毁灭！虛假的黄金时代將淹沒在鮮血的河流中！无产階級革命万岁！土地与自由！”

弟兄們仿佛猛地惊醒过来，在空中揮舞着短刀和弯刀，喊出了回答：“革命万岁！打倒統治者！土地与自由！打倒地主和管

事！我們的革命萬歲！印第安人革命萬歲！”

在革命的过程中，象圣达·塞西里亞別庄所遭到的攻击在全国不止重演了一次十次，而是几千次，最后，足以紀念黄金时代的東西蕩然无存，昔日的繁华成了一片廢墟，数以百計的工厂里，机器破坏生鏽，人口几乎减少了几百万。独裁統治的黄金时代曾經創造了聞所未聞的增产。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忘掉了人的因素，它还忘了虽然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产品，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人的頭腦和灵魂。

9

破曉时，胜利者开始搜索別庄，来到遇害的同志們头破骨碎的葬身之处。

“我們該把我們可怜的伙伴們掩埋好，”安得路說，“把他們葬在奴隶的墓地里吧。”

“那對他們簡直是侮辱，”將軍接口說。

“將軍說得对，”教授說道。“把他們留在这里才是對他們最高的尊敬。他們在这里流血。他們在这里当着那些穿制服的畜牲的面喊出了最后的革命口号。他們應該留在这里。我們只要在他們头上堆起土坎，在他們長眠的地点筑一道石头的圍牆。等到最后审判日，上帝到这里来召喚他們的时候，他將在統治者活埋他們的地方找到他們。目前那些正被兀鷹啄食的紳士們的控訴將在上帝的心目中有所估价，在這場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斗争中，誰是誰非的問題也就明白了。”

“我們永远是对的！”塞尔梭嚷道。“我們永远是对的，因为我們是起义者。起义者永远是对的。不論印第安人也好，混血儿也好，誰都沒有权利来堵住別人的嘴，我們長了嘴不象猪羊一

样，光为了吃，还为了說話，說我們要說的話，不管那些皇亲国戚和他們的科学家爱不爱听。”

“塞尔梭，”塞尔梭講完时，安得路悄悄地对他說，“那番話是慕德斯达昨天教你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她干嗎不該教我呢？她跟你一般聪明，一般有學問。她識很多字，还能写。不过慕德斯达教我的这件事，你不必大吹大擂。我管一挺机关枪，不能讓人家知道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笨。何况我可以对你說，我搞那个玩意儿要比鉛笔灵活得多。”

“而且用处也大得多，塞尔梭。因为我不相信以后的事情都会象昨天晚上那样利落簡單。”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这时候將軍走了过來說道，他吩咐安得路把全部可用的武器、彈藥和粮食造一份清單。

“教授把正規軍上校和騎警少校們接到的命令、电报和报告都看过了，”將軍接着說。“很可能有一团人已經在巴侖·加南和亞赫魯馬尔的路上，去加强北区的防守力量。他們是朝我們这里开来的。我們可不避开。我們迎上去！”

10

起义軍在这个丰饒的、一度富丽堂皇的別庄里待了一个星期。

开拔的那一天，教授把別庄的土地分給了債務奴隶們，正如他們的祖輩一样，三百多年来，他們用血汗和泪水灌溉了这片土地。

队伍朝亞赫魯馬尔行进，离別庄还不到五哩路时，在攻击中倖免破坏的建筑物都燒起来了。債務奴隶們照旧待在他的茅舍里。他們不想过老爷的生活。

第八章

1

亞赫魯馬爾这个小鎮目前只有二十个士兵，因为平日为数有六十之多的駐軍大部給調去支援圣达·塞西里亞的、現在正給兀鷹充飢的分遣队了。

可是鎮上以一支警察武裝力量引为自豪，这支武裝力量包括一个警長和六个警察，都光着脚板，配备着弯刀和前膛枪。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鎮長（他有一把枪）、稅务官、法官、郵政局長和鎮公所書記，他們都佩着手枪，作为尊严的象征，引起別人的敬重。要是他們腰胯上沒有这把手枪，他們就跟普通的老百姓一模一样，人家也就不知道他們是这里发号施令的人了。再說，大多数的店鋪老板和独立的手艺工人也有手枪，虽然鏽得厉害，彈藥也不齐全，那些手枪至少給人以杀人武器的印象。这些家伙除了佩手枪一点与众不同，足以威胁同胞們之外，其余的地方跟倉庫里的小工头或者电影里的大蒜鼻、牙刷胡髭的小丑沒有区别。

將軍原可以采取跟圣达·塞西里亞完全相同的方式，把亞赫魯馬爾一举攻克。然而，他故意試用了另一种攻击方式。

他派了三十个弟兄，帶着弯刀，裝做普通赶集的农民那样，到亞赫魯馬爾的市場上去。印第安人不論到什么地方去都帶着弯刀，不帶反而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由一个中尉率領的正規軍的士兵，都駐扎在鎮公所的一間充当警卫室的屋子里，那間屋子跟平房里所有的屋子一样，有一

扇朝柱廊的門，并且跟鎮公所的其余的屋子一样，后面沒有第二道門；也沒有窗子。

象平常一样，鎮公所的柱廊上蹲着許多印第安人，一部分是在蔭影里歇歇，一部分是到这座房屋里的行政机关或別的机关办理公事。晚上，有些行商和流浪的印第安人便睡在鎮公所的柱廊里。

一个士兵捐着枪，在警卫室的門口来回踱着，因为士兵总得做些事情給納稅人看看，他們的錢花得并不冤枉。班長脫去上衣，卷起袖管，坐在警卫室里一張堆滿了表格和公文的小桌子旁边，心不在焉地咬着鉛笔。中尉不在家。也許他正在廣場上的一家酒館里买醉，也許在找晚上的睡伴。警卫室里还有两个士兵躺在席子上打鼾。班長既然不能老是咬鉛笔，便替自己的工作加了一項，以免显得毫无活动。等到睡覺的士兵中哪一个鼾声太响的时候，他就站起身，踢那个兵的屁股，使得他翻过身去，不打鼾为止。然后班長回到桌子旁边，重新咬鉛笔。

其余的士兵蹲在柱廊上，他們的上衣和襯衫完全沒扣上。有几个在玩紙牌。一个在剔牙齿，另一个在看一本寓言，看得煞費腦筋，不住地搔头，接着又出神地咬着指甲。

四周一片靜寂，連蒼蠅的营营声都听得到。时不时，別的房屋里傳来了小孩的啼哭声，加深了舒适的家庭乐趣的气氛。鎮上的老百姓劳作之后正在休息，有的躺在吊床上晃蕩，有的睡在硬板床上轉側。不时有一个姑娘或者妇女匆匆忙忙地到鋪子里买一些家里需用的东西。鋪子里的女掌柜一半睡迷迷、一半沒好气地拖着脚步从原来的角落里出来，在抽屉里搜寻另錢，找給那个只买了三个生太伏鱷巴的顧客。这时候酷热炙人，每一个正派的老百姓都認為在这时候干活、做买卖、或者在街上行走簡

直是逆天行事，違情悖理的。

弟兄們的行動又快又穩，他們闖進警衛室的時候，班長只來得及抬起眼睛，驚詫了一剎那，覺得印第安人竟敢這樣魯莽，不先向外面的崗哨報告就奔進了警衛室。但是崗哨以及蹲在柱廊里的士兵，同時都給拉拉扯扯地拖進了警衛室，假如有人從廣場上看到這個景象，一定以為士兵們抓住了這些印第安人，把他們拖進去給班長問話。其實士兵們都已死了。班長還沒有明白這件事，就跟死去的人一起登天了。躺在地板上睡覺的兩個士兵突然停止了打鼾。他們喉嚨里發出一些声响，正象浴缸里的水流完時的咯咯聲。

弟兄們立刻剝掉士兵的制服，自己穿上；警衛室門口換了一個哨兵，掬着槍，鎮靜地踱來踱去。這時候，中尉踉踉蹌蹌地來了，他打算听取班長的匯報，想知道當他跟幾個慷慨的老百姓在酒店里泡了幾個鐘頭，品評各種陳酒的時候，有沒有出什麼事情。

他微微晃着屁股，走到哨兵面前說：“你這輩子再也學不會怎么掬槍了。”他拉起手賞了哨兵一個耳刮子，大着舌頭說：“我要和班長談談你。你把步槍當掃帚柄這樣抗着，他自會教訓你，叫你操練得肩膀腫到下巴為止。总有一天你會知道軍人該怎麼抗槍。我真倒了霉，跑到這個骯髒邋遢的地方來帶這些骯髒邋遢的防軍，在這種髒地方走一步要滑兩交，還得跟你們這種自以為是軍人的印第安豬羅打交道。”

他走到警衛室敞開的門口喊道：“嗨，班長，到這裡來看看哨兵，把他耳朵里的污垢揀出來，讓他將來值班時干淨一些。”他向前跨了半步，伸出胳膊往門柱上一靠。接着，他仿佛要不松手而到屋子裡去似的，在門柱旁邊轉了一下便不見了。只聽到象

是一袋重东西摔到地上，然后在石板地上拖过去的声音。这样一拖，他的皮鞋后跟在石板地上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

2

几分鐘之后，弟兄們从四面八方拥进了亞赫魯馬尔。那个小鎮响起了一片恐惧的叫喊，吊床和板床上的人，任他睡得多沉，都給惊醒了。

五六条街道和广场上引起一片混乱。女人叫、孩子哭、男人咒罵、狗在吠叫着湊熱鬧。鎮公所里傳出了枪声。鎮公所的官長和職員为了佩帶手枪的荣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們临死前还想說服几个叛党跟他們一同归天，可是連这一点安慰都得不到。因为弟兄們的動作太快、太麻利，使得稀里糊涂的对方措手不及。

政府机关里搜出来的一切——登記簿、公文、表报、書籍、文件、章程等等——都給扔成一堆堆的，放火燒了。設在鎮公所院子里的監獄早已打开了，象全国各个監獄一样，里面監禁的都是几乎餓死的印第安奴隶和农民。囚徒們对于任何帶有法律气息的东西都沒有緣分，他們現在只有一种冲动：終于要犯一犯他們因之坐了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牢的罪行。他們的罪行大多是对当局，或者对別庄主不敬，而这种不敬总給說成是叛变、造反、怠工。弟兄們不熟悉鎮里的情况，可是解放了的囚犯却清清楚楚地知道該到哪里去找那些和他們有帳可算的人——官吏和告发者。他們目前在鎮里所干的事，是將軍和隨便哪一个弟兄做梦也沒有想到要干的。他們的憤怒和报仇的欲望是不可抑制的。他們闖进哪一份人家，那份人家的男女老小就沒有命。虽然他們除了毯子、弯刀和霰彈枪之外不搶別的物品，也不搜錢，

可是他們要把屋子里所有的東西都破壞、砸碎、砍光之後才肯離開。離開之前，他們點起在屋子里找到的蠟燭，把它放在砸爛的家具堆下，放在木板牆、門板邊和櫥櫃里。

沒多久，這個作為本區最重要的市集中心的小鎮，有十來個地方着了火。誰也不去理會救火。起義軍成了鎮上的主人。可是他們不打算留在这里做主人。他們面前還有更偉大的任務，為什麼要替一個從來不關心他們的小鎮的福利費心呢？只要碰到一個有鎮公所和監獄的市鎮，他們就把它當作獨裁者的一個據點，在这里找不到人類，只找到有權指使他們、而他們不得不盲目服從的近似人類的禽獸。甚至學校也只为混血兒的子女開門。印第安人，無產階級，都住在鎮邊上的歪歪斜斜的泥棚里，即使他們的子女被吸收入學，那些子女也成了老師鞭笞出氣的對象；因為碰上老師忘其所以，竟然在混血兒的子女身上動手動腳的時候，他們就佩著手槍來找老師談話。無產階級的子女在學校里挨打，他們卻不敢反對；因此挨打的不僅是子女，他們自己落到警察手里的时候，也得挨打。

廣場上的每一份人家都開著鋪子；這個地點的居民跟本區的印第安人交易買賣，依此為生，形成了一個市場。連鎮上的小手工匠人除了做木工、營造工、鐵工之外也開一個鋪子，而這個鋪子為他們提供了為數不多、然而可靠的收入——一般說來，還超過他們的正式收入。其實大多數的鋪子都小得可憐，恐怕連十個比索的貨物都放不下。

當弟兄們闖到鎮上，老百姓明白出了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們立刻上起排門。說得正確一些，他們打算上排門。人們大多連排門也來不及上，寧願逃跑或者躲起來。

上了排門的店鋪，給腳一踢，或者給槍托一搗，就打開了。

这种鋪子既然小得連十个比索的貨物都裝不下，当然不能指望老板会安一扇厚实的、箍鉄条的門和結实的鎖，因为那种配备至少要他两三千个比索。店鋪的安全和里面貨物的价值成正比例。到鎮上来的陌生人总会引起怀疑，一举一动都受到監視。小偷只有在举行盛大的瞻礼节日时，才来光顧。在平常的情况下，难得发生偷窃，为了一些为数可怜的商品而花許多防护的費用是沒有道理的。

所有的店鋪都逃空了。但是弟兄們只揀他們行軍需要的东西。他們拿得少，倒不是不想要；事实上他們知道要拿的話都得背在背上。除了生活必需的东西之外，誰也不多帶。不論人家管他們叫做小偷、强盜、土匪和破坏文化艺术的野蛮人，他們全不在乎。在这方面來說，他們是不講面子的。他們的目的是爭取革命胜利，推翻独裁政权。达到目的之后，尽有时間来考虑别的享受。

尽管他們只拿了必需的东西，資产階級最后还是言之成理地說：“亞赫魯馬尔受到彻底的洗劫，沒剩下一顆鹽，石头全部翻了身，床上的毯子也搶光了。”起义者希望获得胜利的話，必須活下去，他們既然找不到实业領袖或者銀行經理借錢給他們革命，他們当然要用各种方法讓革命自給自足。世界要进步，革命是免不了的。沒有水流經過或者风暴激发的湖泊，很快就会腐臭，終于变成沼泽。

3

將軍命令发出开拔的信号。那时候离太阳落山还有三小时。

“我們不妨在这个地方过夜，”上校提議說。

“当然可以，”將軍回答說。“但是我們不这样做。我肚子里，

也許是骨头里吧，又产生了一个感觉：有一营甚至一师人馬正开来打我們。你們今天都看到了，攻下一个鎮是多么容易。我們在沒有真正必要的时候还待在这里，等于是陷阱里束手待斃。我主張到草原或者灌木叢里去；那面有更大的空間。此外沒有什麼可談了。我說我們开拔，有腿的人都走。准备！”他的喊声在廣場上空回蕩着。

弟兄們离开亞赫魯馬尔有一小时之后，鎮上慢慢地恢复了生气。居民們从家里前院后院躲避的地方爬了出来。有許多人躲在大教堂的祭台背后和祭台底下。为了某种原因，弟兄們誰也沒有进教堂去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倒不是难为情或者迷信；只是因为他們誰也不相信可以在教堂里面找到對他們行軍有絲毫帮助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武器，而武器总不見得藏在法衣室里。鎮上可能有的武器全給繳获了。他們搜索居民的武器，連一支生鏽的手枪或霰彈枪都不漏掉。他們一接近一个帶手枪的人，那个人便赶快把枪扔下。每一个居民都認為，只要身上无枪便可以保全性命。

弟兄們虽然跟那些罪有应得的居民們有許多老賬要算，清算下来的結果，鎮上的損失并不比平时天花流行更为严重。当然啦，正如報紙以后所报道的，鎮公所的全部士兵和大部分官員都为独裁者牺牲了。

良家妇女回到自己的家里，拿起剩下的鍋罐和大米、玉蜀黍和腊肉，着手預备晚飯。

女人們这样忙着的时候，男人們都站在廣場聊天，各自吹嘘他們怎么勇敢地对付了叛党，怎么又一次拿出顏色給骯髒的印第安人看看，混血儿怎么高明。

比較精明的居民們却不在这种于事无补的吹嘘上浪費时

間。他們急于分配那些剛剛告缺的市政職位，要搶先一步，免得其餘的人把自己的事迹吹完之後，開始討論補缺或者舉行緊急選舉的事情。最後，站在廣場上陳述自己的豐功偉績的那群人中間，有一個說道：“哎呀，鄉鄰們，現在我們得考慮考慮補缺的新官們啦；我認為，伙伴們，我為人一向正直，目前國家正碰到困難的時候，要我擔負起阿赫魯馬爾鎮長的責任，倒是義不容辭的。”

“我們等一會兒可以討論，唐·奧勒里奧，”唐·海蘇·馬里亞回答說。“我相信你不至于否認我具有那種適當的正義感，叫我充當首席法官一定勝任愉快。”

“當然，當然，唐·諸卓，”唐·奧勒里奧連忙答腔，並且立刻覺察到，他畢竟有一個象唐·海蘇·馬里亞這樣起作用的居民支持他。

“先生們！”唐·巴勃洛帶了五六個人來到這群聊天的人跟前說。“請容許我介紹介紹我們的新公務員和新的行政領導。我自己經過本地最有聲望的居民的敦請，終於答應負起鎮公所長的重任。先生們，我們相信，根據當前的情況，你們是不會反對的；我們把希望寄托在你們的愛國心和你們這些善良公民的善意支持上。”

“當然，當然，唐·巴勃洛，”唐·奧勒里奧无可奈何地說。“我們，我和我的朋友唐·海蘇·馬里亞，絕不表示反對。我想我也許——”

“我們也考慮過你的問題，唐·奧勒里奧，”唐·巴勃洛急忙插嘴說，“也考慮過唐·海蘇·馬里亞。可是我們想到，你收購煙葉，唐·海蘇做毛豬生意，目前已經忙不過來，我們不能指望你們丟开好生意不管，來替人民和國家服務。”

“那家伙把我的小生意和鎮長的油水相比，真是可恨，”唐·奧勒里奧忿忿地想道。他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說道：“我确实相信，唐·巴勃洛，我們鎮上由你做鎮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多謝，唐·奧勒里奧。承你夸獎，非常感激，”唐·巴勃洛回答說。他走上前，擁抱了唐·奧勒里奧。“我希望我能多有一些象你这样正直的朋友，唐·奧勒里奧。今晚到我家来坐坐，和唐·諸卓一起来。我还藏了几瓶陈年的好酒，沒給那些瘟猪搜去。”

“你認為那些小偷强盜还会到这里来嗎？”新鎮長唐·艾密里奧問道。

“別担心，亲爱的鎮長。只要我在这里当所長，叛党就不敢回来。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已經派了两个人到巴侖·加南，两个人到霍維尔去，向軍事当局报告那些癩狗的行軍路綫。这几天里面就可以把他們全部肃清。这次可恨的叛变还没有冒头就会鎮压下去。我們对那些流氓一向太寬容了。我一貫主張，心怀不滿的奴隶和口出怨言的农民，只要他們張开臭嘴，說这里沒有公道，就用不着关牢，不如直捷了当的把他們吊死。”

第九章

1

起义軍部队在亞赫魯馬尔和巴侖·加南之間的草原上扎了营。有若干理由促使將軍不馬上向巴侖·加南进攻。

巴侖·加南既不是亞赫魯馬尔那样的小市集中心，也不是烏谷津那样的小鎮。它的人口有一万以上，是全国六大重要城鎮

之一，因为在全国范围說来，人口在五千以上的城鎮只有六个。

那里还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防軍。

象攻击亞赫魯馬尔那样，直截了当地去攻击这个地方是行不通的；即使这样尝试一下，結果也会使起义軍全部复灭。弟兄們都明白这个情形。

將軍苦心积虑地研究种种策略，想尽量避免在城里有駐軍的时候攻击，然而要把敌軍完全打垮、消灭。假如他打算向首都进軍，他不敢把巴侖·加南的駐防軍隊留在自己的后方，尤其因为他將在首都遭遇的軍隊，無論在数量和配备上來說，都比巴侖·加南的强得多。

2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嗎？”慕德斯达走到塞尔梭跟前說。塞尔梭正忙着給他那挺机关枪上油、揩拭，极其細心地檢查有沒有松动的螺絲，有沒有砂礫。

“你当然可以帮我忙，姑娘，”塞尔梭回說。“到那边的篝火堆去熬一点猪油，讓我好好地上上油。哎呀！我們在亞赫魯馬尔的时候，我應該在鋪子里弄一罐橄欖油。你可知道，慕德斯达，假如你手头沒有合用的枪油，橄欖油，西班牙橄欖油，擦机枪是最好的了？”

慕德斯达拿出一包旧衣服，放在地上。“这样美妙的武器用这东西擦最好，”她笑着說。

“这些衣服是哪里弄来的，慕德斯达？看上去跟綢子一样。”

“是綢子哪，塞尔梭。还是你在紅木树林的时候，在鋪子里买来送給我的。現在我們在打仗，我要綢衣服有什么用？用这綢子来擦你的机关枪可好多了。”她一面說，一面已經开始擦机

枪的黃銅另件了，沒多久就擦得金光閃亮，連影子都照得出來。

“你先替我去弄豬油。弄來之後，你盡可以擦，”塞爾梭說。

“我去弄，”跟慕德斯達一起來的小彼得羅說。

“好吧，小家伙，”塞爾梭高興地咧着嘴說。“你可以做得象慕德斯達一樣好。等會兒我給你看，照規矩機槍應該怎麼上油。一打仗，我們就沒有時間上油揩拭了，碰到緊要關頭卡住的話，對方就撲過來，那我只好和我的漂亮的機槍再見了。如果你打算做一個正式的機槍手，你得記住：重要的是永遠趕在敵人前面，早一天準備好，永遠比那些雇佣軍早兩個鐘點來到戰場上。”

“我一定記住，指揮官，”彼得羅敬了一個禮，回答說。接着，他跑開去找一個裝熬豬油的罐子。

慕德斯達若有所思地搓揉着那些綢片，使綢子比原來更軟。她凝神注意着塞爾梭的每一個動作，看他擰開螺絲，用一條木片剔除凹槽、彈道和罅縫里的塵灰，再擰好螺絲，把准星移來移去，瞄着准星，左右轉着槍筒，最後又窺視槍筒里擦亮的來復綫，顯得非常高興。

慕德斯達看他這樣搞了一會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怯生生地低聲說：“塞爾梭，你知道世界上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是什麼？”他仍舊在校准星，頭也沒抬起來，問道。

“我希望你教我怎麼打那樣的槍，怎麼朝那些雇佣兵和割耳朵的人開火。”

塞爾梭站起來，瞅着她。“我相信，慕德斯達，如果你好好地學習我教你的東西，你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有用的機槍手。你可知道，姑娘，我兒晚來不能好好睡覺。我一直在想，假如我給打死了又怎麼辦。我要知道，誰來接管我的機關槍呢？其餘的人都有他們的事情和責任。我得承認，我的兩個付手，安

勃罗西奥和艾洛第奥，都是不中用的。不是說他們要逃跑，不論誰來打他們，他們都不會逃跑。但是，万一機件出了毛病，機槍卡住的時候，他們就毫無辦法，只會拿起彎刀，他們使彎刀固然使得極好，然而這挺機槍却在我們最需要，比我們呼吸的空氣更需要的時候，退出了戰鬥。我向他們解釋了不知多少遍。這兩個傢伙就是不接受。他們甚至不會瞄準。他們亂打一通，以為子彈自己會飛出去找目標，把騎警掃倒。將軍遇到的困難和我一樣。我們都急得要命，因為大家都不懂得怎麼使用繳獲的自動手槍。可是你能學，慕德斯達，我知道你一定能學。你很聰明。假如我們作戰時遇有需要，而我中了彈的時候，我可以把機槍托付給你。為什麼不呢？你可以成為跟我一樣好的戰士。我要把我懂得的都教給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成為起義軍里最好的機槍手之一。”

慕德斯達瞅着他，輕輕地說：“你真好，塞爾梭。我想我得吻你，因為你心地這樣好，人這樣好。一點不假，塞爾梭。我早就想對你說啦。現在我有機會對你說了，因為你讓我跟你一起干，一起使用你那挺漂亮的機關槍。”

慕德斯達剛開始重新擦槍，並且擦得比先前更起勁的時候，上校搖搖擺擺地來了。“天哪，我原以為我有幾個機槍手，可以對付敵人。我怎麼會這樣糊塗？”

塞爾梭和慕德斯達都驚愕地抬起頭。

“別害怕，兩個小傻瓜，”上校笑了。“你們並沒有做錯事。一個好軍人總把他的槍保管得很好，擦得雪亮，簡直可以當鏡子用。不過是在軍營里，在不打仗的時候，你們要注意。目前我們在打仗。我勸你們把污泥塗在擦亮的黃銅上面，讓它粘着。發覺敵人接近的時候，立刻把有許多葉子的樹枝縛在機關槍上。當

然，你不能把污泥弄到枪筒或者彈膛里去，把子彈卡住。可是照它現在閃閃发亮的样子，天哪！一百哩外都望得到，連望遠鏡都用不着。在上面涂些漆，或者涂了油之后撒些灰。作战的时候就應該这样。当那些瘟猪进攻时，就象水龙似的朝他們扫射，而不讓他們发现子彈来自什么地方。現在你可懂了，塞尔梭？”

“你說得对，上校。我沒想到。”

“你怎么会想到呢？从来沒有人告訴过你。从現在起你总知道了。这是好心的劝告。”

“这一来你可为你的綢衣服惋惜？”上校走开后，塞尔梭問道。

“一点也不，”慕德斯达說。“我总觉得它碍事。我有这么一件衣服反而覺得不好意思。正象是那种有錢的混血儿女人的衣服。我要綢衣服有什么用？說到头，我們是起义軍呀。”

“你拿热猪油，拿到哪里去啦？”塞尔梭看到小彼得罗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一个小罐子，飞跑过来，便高声嚷道。

“来啦，塞尔梭。先得把猪宰掉，”小彼得罗尽量拉开嗓子喊道。这一喊，分了他的心。他在石子地上絆了一交，摔倒了，罐子砸得粉碎，猪油流了一地。

“彼得罗和他的油膏都倒在地上啦，”塞尔梭哈哈大笑說，同时向孩子身边走去。“赶快到篝火那边去，再弄些油来。”

“已經沒有啦，”孩子說着哭了起来。

“怎么会沒有的？”塞尔梭問道。“一条猪的油总不止这样一小罐呀。”

“不錯，”孩子抽噎着說，“可是我一說你要油做什么，弟兄們都拿着步枪和手枪，也要来上油，一轉眼都搶光了。”

塞尔梭弯下腰，在慕德斯达的帮助之下，开始把罐子碎片上

面的、沒有碰到泥地的油刮起来，刮在一片陶器上。

3

是夜晚了。將軍走到外圍一个作为前哨集合点的篝火那里。有两个弟兄躺在火堆旁堆，正在乱唱乱鬧。

“站起来！”將軍命令道。

“你凭什么来支使我們？”一个說，另一个笨手笨脚地想爬起来。

“你站起来干嗎？躺下来！”第一个說。

跟在將軍身边的几个弟兄跳上前，狠狠地、毫不容情地揪住那两个哨兵，把他們拖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將軍問第一个哨兵。

“見你的鬼！”这算是回答。

“这个答复倒不坏，”將軍斥責說。“你待会儿就要去見鬼了。”

“你呢？”將軍問第二个哨兵說。

“达維拉。安海洛·达維拉。”

“你們剛才喝的白蘭地是哪里来的？”

“从那边一个小牧場里弄来的。从一个跟我們一样穷苦的奴隶那里弄来的，”安海洛·达維拉回答說。

“我派你們和另外四个人站崗，是因为你們有步枪。”

“那是我們自己的枪，”第一个哨兵嚷道。“我們自己繳来，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現在弄到哪里去了？我指的是步枪，”將軍不动声色地問道。

“將軍，”安海洛老实地說，“將軍，你不見得認為牧場里的奴

隶肯白白送我們白蘭地吧。他跟我們一樣窮。”

“不至于跟你們一樣窮，”將軍告訴他說。接着，他對抓住這兩個人的弟兄們說：“放掉他們。他們是傻瓜蛋。”

弟兄們退後去，這兩個人東倒西歪，差一點沒摔到地上。將軍開了兩槍。“把他們扔到火堆里去，”他對弟兄們說。“用腳把他們推進火堆，把火撥在他們身上。”

這之後，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個比索，吩咐四個弟兄到牧場去，交給那個債務奴隸，贖回步槍。

他再到另一個前哨守衛着的崗位上去。這次是他一個人去的。留在火堆旁邊執行將軍命令的弟兄們聽到四聲槍响。

“那邊的幾個，”將軍回來時說，“我們留給山狗和兀鷹充飢吧。再說，”他瞅着弟兄們找補了一句，“誰以為我們在一帶行軍是為了取樂，那他就錯了。現在大家都該明白了。我們要就鬧革命，要就閑蕩着。我們如果一致同意這是革命，那就應該把它當作革命，不能當作假日遠足。對還是不對？”

“對，將軍，”教授回答說。“你說的對，干的也對。沒有想到和了解這一層的人，對革命沒有什麼貢獻，對革命也別存什麼指望。我們不需要這種人，寧願不要這種人。嘴里喊喊口號並不能贏得革命。我們要的不是空口說白話的人，而是懂得為什麼要革命的革命者。”

將軍另外派了幾個弟兄去放哨。

4

第二天傍晚，有四個債務奴隸來到營地。一個哨兵把他們領到教授面前，讓教授听取他們要說的話。

“你們來干什么？”他問道。他問話的口氣和態度很隨便，好

象这样的事每天有十来次似的。

事实上，债务奴隶和别的印第安人根本不会到营地里来，除非是到别地方去时，偶然瞎撞上来的。即使有那种情形，这种人一看到哨兵，马上避开营地。受了四百年的冤屈之后，印第安人变得非常多疑，嘴里唯唯诺诺，心里却不相信任何事情，不相信任何人，尤其不相信那些自称是朋友，或者愿意和他们做朋友的人。

因此，教授细心地打量这几个来访者（当然不让他们觉察到），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其中一个债务奴隶说：“别庄里纷纷谈论你们这些红木树林里来的人，说你们胜利之后要解放所有的人，给大家土地、自由、独立。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们想找你们的头儿谈谈，请他到我们的别庄里，把我们也解放出来；因为我们受的奴役太深了！”

这个人说话的样子，使教授觉得有点不对头。他注意到说话的人竭力要说错几个西班牙字，装作债务奴隶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说错的样子，因为债务奴隶们说惯了自己的印第安方言，不习惯于西班牙话。使教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受的奴役太深了”，这句话未免太奇怪、太引人注意了。象所有的印第安人一样，债务奴隶们从来不用这种话来说明他们不幸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的经济情况。从青年时期开始，只要他们还有一分力气，他们始终是习惯于干活的。他们从没有得到过现款报酬，他们从来不会说被奴役或者被剥削之类的话，至多说，他们太穷了，还不起债，因此不能离开别庄，到另一个没主的地方去安顿下来，独立谋生。

“我们的头儿正好不在这里，弟兄们，”教授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他正在草原上操练队伍，就在你们刚才听到枪声的地方。”

我們還有機關槍呢。”

找上來的四個債務奴隸的代言人顯出了驚詫的神色。當他發覺教授正細細打量他的時候，他的表情立刻變為呆愚、順從、卑微了。這個變化証實了教授的想法：這些來人一定有詐。不過，他還是想不透這些人要來干什么。

這時候，上校來了，他剛訓練了一部分人，準備另外召集一批。他看看那四個人，卷了一根紙煙，沒有開腔。

“你們是從哪一個別庄來的？”教授問道。

“拉斯·瑪格里達斯。”

“你們的主人是誰？”

“我們的主人？”

“不錯，我問你們的主人。”

“呃，我們的主人，是呀，我們的主人是唐·費南多，我們的主人就是他。”

“他姓什麼？”

“索沙。唐·費南多·索沙。”

“你們到這裡來的目的是領我們到你們那個別庄去，讓我們把別庄的土地分配給債務奴隸們，是嗎？”

“不錯，長官。我們就為了這件事來的。我們要找你們頭兒談的也是這件事。”

“好吧，在火堆旁邊坐坐，”教授咧開嘴笑着說，他那種笑容一半象是一個主婦正好碰到洗衣服的日子，家里只有一些殘菜殘羹，而來了——一個分明想留下吃飯的不速之客時那種尷尬的笑；一半象是撒旦站在地獄門口，看到最後到達的一批人中間有五——六個美以美教會的牧師和十來個干癟尼姑時的癡笑。“是呀；請在火堆旁邊坐一下吧。你們走了長路一定很餓了。弟兄們會給

你們一些豆子、薄餅和咖啡。好歹盡盡我們的心。”

5

教授走到安得路在教一批人讀書写字的地方。

“安得路，”他悄悄地說，“你到參謀干部的火堆那邊去一下。我認為我們營地里有了奸細。”

“你說奸細是什麼意思呀，教授？”

“你知道拉斯·瑪格里達斯別庄在哪里嗎？”

“大致知道。我以前趕牛車的時候，常常給拉斯·瑪格里達斯的唐·索沙諾送過貨。”

“唔。唐·索沙諾是拉斯·瑪格里達斯的主人嗎？我原以為他叫做唐·費南多·索沙呢。”

“他明明叫做唐·索沙諾，怎麼會變成唐·費南多呢？”

“那正是我搞不清楚的地方。你不知道拉斯·瑪格里達斯別庄的情況？”

“我沒到過那里。我們運到拉斯·瑪格里達斯的貨只到巴倫·加南為止，因為通拉斯·瑪格里達斯的路又窄又壞，牛車不能走。別庄自己派了人到巴倫·加南來，把貨物馱在騾背上運去。從巴倫·加南到那里大概有二十來哩路程。”

“拉斯·瑪格里達斯的債務奴隸說什麼方言？”

“說多霍拉巴爾和西班牙話。他們彼此之間和在自己家里只說多霍拉巴爾話。”

“你能不能肯定，住在拉斯·瑪格里達斯的債務奴隸，即使他們說西班牙話、懂得西班牙話，是不是也都懂得多霍拉巴爾話？”

“沒有例外。甚至唐·索沙諾也懂得許多多霍拉巴爾話，總

管和管事說得跟債務奴隸一樣好。他們都是在那里土生土長的。总管是唐·索沙諾跟一个多霍拉巴尔姑娘的私生子。那姑娘跟他——我指的是唐·索沙諾——还生了好几个孩子。虽然他跟巴侖·加南的唐娜·葆林娜正式結婚了二十多年，跟她生了九、十个孩子，他每隔一天总是到他的老情人那里去混一个下午。他替她盖了一幢可爱的小房子，送了她一些地，每逢圣诞节还送她二十几口小猪。不过他从来不給她現錢。”

“好啦。我要知道的不是那套。”

“你知道拉斯·瑪格里达斯的人没有一个不懂得多霍拉巴尔話。”

“我要打听的就是这一点。这里来了四个怪人。我拿不准是誰派他們来的，不知道是总督、別庄主、騎警，或是正規軍派来的。跟我一起来看看，用多霍拉巴尔話和他們談談。”

“多霍拉巴尔話我懂得不多。我是采尔达尔人。不过我可以凑和几句，探听他們是不是拉斯·瑪格里达斯来的債務奴隸。”

教授和安得路若无其事地走到那四个人的火堆那里，他們正忙着吃，十来个弟兄蹲在周圍，有的跟他們攀談，有的在抽烟，和自己人聊天。

起义軍里有三四十个多霍拉巴尔族的印第安人，其中几个甚至可能是拉斯·瑪格里达斯的主人卖到紅木树林去的，或是从那別庄逃出来的。可是把他們找出来却不容易，并且他們不見得会了解教授的意图。总之，由安得路来試探这四个人是再恰当也沒有了。

安得路不在意地走到他們的火堆那里，卷了一支雪茄。他向火堆弯下身子，抽出一根燃着的树枝。沒望着那四个人，他用

多霍拉巴尔方言高声說：“你們是从你們的別庄里逃出来的，是嗎？”

那四个人不动声色，只顧吃东西，偶尔和周圍的用西班牙話跟他們交談的弟兄說一两句。

安得路挺直身子，抽了一口雪茄，掉过头来，对着那四个人中間跟他挨得最近的那个說話。他用的还是多霍拉巴尔文：“到巴侖·加南来运貨时总要喝醉的老騾伏还在你們那里嗎？”

那伙人的代表現在才明白有人跟他說話，非回答不可。他弄得好不尷尬，愁眉蹙額，裝出思索的样子。接着，他偷偷地瞟了教授一眼，想看看教授是不是在听。教授站得很远，在和一个弟兄說話，但是並沒有放过他的一言一动。

四个客人的代表終於回答了。他勉强堆着笑臉說：“我們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朋友，确实这样。”他說的是西班牙話，并且学着一般印第安人的腔調，把母音压在喉嚨里。

“是呀。我相信，”安得路說，这次改用流利的西班牙文了。“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才問你們。你們一定走了不少路。”

安得路又弯下腰去点雪茄。其实雪茄已經燃着了，不过他在那个人身上注意到一点东西，他想看看清楚。他使勁地吸着雪茄，然后悠悠閑閑地走到教授那里。

“他們說多霍拉巴尔話嗎？”教授問道。

“你倒說說看。你生平可看到有鑲金牙齒的苦奴隶？”

“从沒有。难道他有金牙齒嗎？”

“我看到了。除了金牙之外，他們一点也不懂多霍拉巴尔話。”

教授派了三个弟兄監視这四个人，并且吩咐他們不能讓那

四个人起疑；他們要起来时也不必阻擋，只是看守者絕不能讓他們走出看守者的視線之外，更不能讓他們离开营地。

6

天黑了。营地里的火堆都燒了起来。

將軍疲憊地、慢慢地走到參謀干部的火堆旁边。整整一天，在上校、麦蒂亞斯、塞尔梭、費德尔和別的有學問的指揮員的協助之下，他訓練弟兄們演習和射擊，象新兵一樣跟他們一起奔跑；伏下、起立、伏下、起立，最后他自己几乎都爬不起来了。接着，他又訓練弟兄們怎样散开队形进击，怎样躺下掩护；教他們伏在地上或者匍匐时怎样避免沙土弄到枪筒和彈腔里去；教他們怎样蹲着或者臥倒射擊，教他們怎样在松軟的地上迅速挖單人壕掩蔽，减小目标。他当上士时学到的和教过的一切，凡是还记得的，現在都教給弟兄們。他現在所要訓練的人，和以前他那一營招募的新兵比較起来要差二十倍。假如弟兄們对下次战役沒有同心同德和高度热情的表現，他对自己一番苦心所产生的微小的結果可能会失望的。

因此，这时候他疲憊不堪地走近火堆也不足为奇了。

“那就是他們的头儿，他們的將軍，”四个客人中間的一个悄悄地对他说，他們从弟兄們紛紛招呼和詢問中看出来，这个踉蹌走来的疲乏、憔悴、骯髒、粗野的人就是起义領袖。

“給他一个耳刮子，他就会跌到地上，”坐在他旁边的人悄声說。“我們用几根棍子就可以把这批骯髒的东西赶跑了。真不明白，老头子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打算派三营人来呢。我用一連兵力就能打垮这些猪猡。”

“媽的，”另一个人輕輕地說，他嘴也沒有張开，只从牙齒縫

里迸出話來。“干嗎不閉上你的臭嘴？瞧那個家伙已經往這里看了，他在注意我們呢。”他指的是教授，教授不住地瞟着這四個人，捉摸着他們是何等樣人，來干什么。

接着，上校轉向參謀干部的一伙弟兄們說：“我們到塞爾梭的姑娘在燒飯的火堆那面去。他們那邊有一口豬。這里的食物太少啦。”

“這口豬是哪里來的？”教授問走在他身邊的塞爾梭。

“誰說是豬來着？不是豬，是羚羊。我跟慕德斯達在灌木叢里練機關槍，讓她打十發子彈，學學瞄準。有一頭羚羊正好在我們前面跑過，慕德斯達只打了兩發子彈就把羚羊打倒了。兩槍都打中目標。”

“明天我便升她做排長，”將軍帶着困乏的笑聲說。“你，上校，也可以向這姑娘學習學習。今天下午，我親眼看到你向一株樹打了二十發，粗大的樹干上只中了一顆子彈。”

“你也得把距離考慮在內呀，”上校回說。“那頭羚羊來得近，伸手都可以抓到它的尾巴。”

“你是這樣想的嗎，上校，”塞爾梭笑着說。“伸出手就抓得到？我倒想看看你怎樣抓。用手去抓！至少在兩百步之外呢！”

“難道你量過那兩百步路嗎？”上校反問道。

“我才用不着量。我總知道兩百步路有多遠。”

7

他們蹲在慕德斯達的火堆旁邊，吃着烤羚羊肉，除了薄餅和灌木叢邊上摘來的嫩綠葉子之外，沒有別的佐料了，過了一會兒之後，教授說：“我們本來也可以在我們自己的火堆旁邊吃。可是我們要談話，就得把那四個人支開。我寧願讓他們坐在那里，

不給他們發覺我們已經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債務奴隸了。”

將軍並不答話。他一面吃東西，一面盡量不讓自己瞌睡，這時候，許多弟兄穿梭似地來到他跟前，悄悄地向他匯報，听取他同樣悄聲的指示。

他的指揮員們不去過問他的部署以及他怎麼策劃。他不時問問上校、教授、安得路、或者麥蒂亞斯，並且仿佛把他得到的答復結合到吩咐弟兄們的命令里。

隨後，他請麥蒂亞斯替他卷了一支雪茄，燃起來。他一言不發地抽了几口之後，他的困倦似乎減退了一些。看來他吃東西的時候，處在半睡眠的狀態，休息了一會兒，精神恢復過來了。他跟大多數的參謀一樣，不象往常那般蹲在火邊；而是坐在周圍的鋸倒下來的大樹幹上，這些樹幹以後準備用來燒火，給營地帶來更舒服、更愉快的气氛，讓弟兄們都高高兴兴。

參謀干部的火堆現在燒起了大量木材，這是通知把別的大火堆也燃起的信號，讓大家以歌唱、音樂、舞蹈和歡樂來結束這一天。

又有一個弟兄過來悄悄地向將軍報告。將軍站起來，招呼大家跟着他走。

8

他們走到參謀干部的火堆那里，也在樹幹上坐定。

“你們這四條蛆蟲還在这里，”他對客人們說，他們在大火堆旁邊顯得很快活，至少想裝得很快活的样子。

“是呀，長官，我們還在这里，”那個鑲金牙齒的人說。“不過如果你允許的話，我們現在想走了。我們還要趕長路呢。”

“你們跑一趟得了多少錢，伙計？”將軍淡淡地說。

听了这话，四个人脸色都白了一点。那个代表马上打起精神，说道：“没有谁给我们钱，长官。我们是几个穷苦的债务奴隶，只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们的别庄，把我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他说“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句话时，教授咧嘴笑笑望望将军的脸色，看他有什么反应。

“你们是拉斯·玛格里达斯的穷苦奴隶，是吗？”将军问道，口气比刚才更冷淡了。

“是呀，长官，听你吩咐！”

“你，”将军喝道，他的声音突然完全变了，脸上的倦容也一扫而光，“你是耶兰钦驻防军六十七营第三连的鲁本·拜来勒斯中尉。你的三个朋友我现在还不知道，可是明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那四个人想润润嘴唇，显然不成，因为尽管他们乱动下巴，口水却突然干了。

教授突出眼睛，楞楞地盯着将军。其余的弟兄们吃惊的程度也不低于那四个人；只是他们的口水不象那四个人那样干涸而已。

中尉过了三四分钟才说得出口。

“一定是误会了，长官。我们是拉斯·玛格里达斯的穷苦的奴隶，千真万确，绝对不假。”

“你敢对圣母起誓不？”

“敢，长官，我对圣母起誓。”

“没有谁请你们来呀。”

“我明白，可是我们要知道真相。”

“什么真相？”

“就是你们要为我们债务奴隶争取土地和自由。”

“对，我们对债务奴隶是这样的。可是对于正规军和骑警的

長官，以及所有穿制服的混蛋爬虫，我們却打算給些別的。你也許還想看看我們的軍火庫吧？”

“不，長官。我們打算回去了，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們大家，全体弟兄們，多年來一直想回到我們的茅舍和家庭去，可是沒有如願。所以你們也得委屈一下，等一個鐘頭。”

將軍招呼五個弟兄過來，低聲吩咐了幾句話。蹲在火邊的人只聽到弟兄們離去時將軍喊的最後一句：“找一條結實的麻袋，再到這裡來。”

四個客人站起身，打算走了。

這時，弟兄們帶着一條空麻袋奔回來了。

“你們回到拉斯·瑪格里達斯的老家之前，先跟弟兄們去參觀參觀我們的軍火庫，”將軍對那四個人說。在講拉斯·瑪格里達斯這幾個字時，他譏刺地笑笑。

四個客人走了十來步，正要消失在黑暗中時，將軍喊道：“慢着。中尉，你在這裡多待一會兒。你的三個伙伴要看到的東西已經够多的了。”

這之後，他和火邊別的人都不去理會中尉，中尉心驚肉跳地呆望着黑夜里弟兄們把他三個伙伴帶走的方向。那面有一個大篝火，但是他仿佛並沒有看到他要看的東西。

不到十分鐘，弟兄們回來了，三個客人却不見。他們把那條麻袋扔在前面的地上。袋口用一條條的樹皮扎住，袋子外面又髒又濕，好象在爛泥地里拖過似的。

將軍向兩個弟兄做個手勢。他們一個虎跳就跳到中尉面前。等他們再跳開時，中尉臉上和頭兩邊都淌滿了鮮血。他除了企圖自衛之外，沒有發出聲音。他的鼻子給貼骨削掉，兩只耳朵也都削了一半。

“弟兄們原該把你的嘴唇也削掉，因为你竟敢借圣母的名字來說无恥的謊話。但是我还用得着你的嘴，魯本·拜来勒斯中尉。你得替我帶个口信給你的長官，唐·彼得罗尼奥·勃林加斯。將來我再碰到你，問你有沒有把我說的話都报告你的師長時，为了便于認識起見，我不得不把你的鼻子削低一些。以后人家会管你叫做塌鼻子了。这个名字也不坏，是嗎？”

中尉一言不发。他用袖管擦去流到嘴里和脖子上的血。他連痛都不喊一声。但是將軍知道，或者可以猜想到，这会儿中尉根本顧不到痛，一心只想象着，总有一天，他要把將軍俘获，象現在这样蹲在他面前。虽然他是不是能够俘获將軍还是一个問題，光是想想也够他痛快的。

“当然，我很可以把你吊死，中尉，”將軍往下說，“不过我有重要的口信帶給唐·彼得罗尼奥。你是我所能派的最适当的信差了。你的馬正在春天牧場。明天早晨八九点鐘，你就可以回到你的營部去了。因此我把这条麻袋給你帶去。麻袋里面是我給你們長官預备的早飯，因为他居然想到我，派三个長官和一个上士来这儿問候我，我向他表示一点謝意。难道第四个人也是中尉嗎？那一来你們三个人就沒有跟班了。”

將軍从火堆上拿下一罐咖啡，倒滿了他的小杯子，他两手捧着杯子，好象取暖似的。他把杯子在手里轉了几次，等它凉一些的时候，一飲而尽。

越来越多的弟兄們向參謀干部的火堆走攏来。他們挤得紧紧的，想一字不漏地听將軍捎給正規軍師長的口信。

“唐·彼得罗尼奥就在高岩后面布置了陣地，有两个步兵營、一个騎兵团和一个机枪班，他埋伏在那里，等我投进他布置在長峽谷那里的陷阱。告訴他，我可不賞光，我再也不会落进这

样一个拙劣的圈套。”

中尉吃惊地盯着將軍，仿佛看到他背后出現一个鬼怪似的。

“他想把我騙到拉斯·瑪格里达斯，以便从側翼攻击我。那样对我也不利。我准备在这里等他，你已經看到我們的陣地了。那个老色鬼总不至于怕我們这种骯髒的臭猪吧？如果你們的司令官只敢躲在潮湿的峽谷里攻打我們，那他真是個狗入的可怜的蠢种！如果他是个道地的軍人，他那些勛章是立了汗馬功劳得来的，就讓那个狗入的到这里来，舐我們的屁股吧。別忘記把我对他的看法告訴他。”

这番臭罵惹得中尉心头火起，什么也顧不得了。他霍的跳到將軍面前。

將軍同时也一跃而起。弟兄們誰也沒有干預。也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得太突兀，也許是他們認為这是預定計劃的一部分。

中尉揮出拳头。但是，還沒打到將軍的臉，將軍已經使出全力打中了中尉的下巴。中尉踉蹌倒退，差不多就在他原先蹲着的地方跌倒了。

“可惜你沒有把手枪帶來。你現在一定这样想，是嗎？”將軍問道。“挨我拳头的軍官，你倒不是第一个。所以我当了弟兄們的將軍，弟兄們也不是挨了巴掌不敢还手的胆小鬼。我对你的司令官的看法，你已經知道了。如果四天之內，你的司令官不到我們这些骯髒的印第安猪獠这里来領死，我們就失陪了。我打算在巴侖·加南兜个大圈子，直扑西莫霍尔。那也是个很好、很富裕的小鎮，我們可以乐一下。之后，我要到烏宁吉巴尔、耶蘭欽、左勃达哈尔、亞加揚、尼伊奇，最后到索克頓。接着，我們要攻打杜勒姆，去拜訪拜訪总督，只要他沒有借吃喜酒的名义溜掉。我們也許会改变計劃。我对你說这番話，只是要你知道，我

沒有必要到布下陷阱的高岩去。你把这些話都告訴你的司令官。只要你漏掉一个字，我們再抓到你的時候，你剩下來的耳朵也不保險。別忘記把我的話照樣說給你的司令官聽。”

將軍喝光了咖啡，把杯子里的渣子倒出來。

“誰給我一支粗雪茄？”他向周圍扫了一眼，問道。“我派兩個弟兄陪你到你們寄馬的牧場，免得你迷路。”

中尉站起來。“我的伙伴在哪里？”他問道。

“他們還在參觀我們的軍火庫呢。他們先从上而下的看我們的寶貝，再从下而上的研究。也許他們一輩子要待在這裡了。我們沒有請他們來。明天吃早飯的時候，你可以對你的司令官說：或者由他帶一營人來領他們回去，或者讓我們大兜圈子。你臨走之前，別忘記為你吃的豆子、薄餅和咖啡道謝。你在這裡受了優厚的招待。是嗎？”

中尉不回答，一個轉身就跟着陪他上路的那兩個弟兄走了。

9

那三個人剛消失在黑夜里，火堆旁邊的弟兄都鬧開了。“哎，將軍，你怎麼會全知道的呀？難道正規軍真的在山後等着我們嗎？你怎麼知道那四個人是誰？”

“那很簡單，”將軍點起雪茄，再倒了一杯熱咖啡，回答說。“比你們想的簡單得多。我沒有神出鬼沒的本領。只是湊巧罷了。今天確實有幾個債務奴隸到營地裡來。三個。不是從拉斯·瑪格里達斯，而是從另一個別庄來的。他們是真正的奴隸，不是奸細。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真的債務奴隸。所以你們才看不見他們。他們怎麼也不會到營地裡來，不會登堂入室的。他們躲在灌木叢裡，離我們的前哨還很遠呢。他們在灌木叢裡躲

了三四个鐘点，最后才看准我是他們要找的人。我正在灌木叢里操練。弟兄們跑上前，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輕輕地喊道：‘喂，大哥，我們要找你說話。’我讓弟兄們繼續跑，我自己跟那几个債務奴隶到了灌木叢里。他們来警告我，軍隊已經开到，打下埋伏，專等我們落进圈套，讓正規軍快活快活。他們也知道那四个軍官乔裝的事。”

上校高声笑了起来。“当然啦，有人通风报信，誰都能計謀策划。”

“可是他們不会来找你呀，”將軍咧开嘴笑着說，朝他瞟了一眼。

“他們为什么不願意来找我呢？”

“你不象我这样能获得人家的信任。使我最激动的倒不是他們給我捎来的宝貴的消息。不是的；使我高兴的是，我們革命以来，債務奴隶第一次自动地来找我們，給了我們意外的、因而更其值得欢迎的帮助。这事实肯定地說明革命已經逐漸造成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吓破了胆的債務奴隶。只要成千上万的債務奴隶来找我們，只要他們开始自发地在他們的別庄里起义，即使斗争再延長两三年，革命的胜利总有了保証。”

“你这番話說得真好，我一个字也改不了，將軍，”教授打了一个大呵欠，說道。他站起来，找出席子毯子，爬到灌木叢后面睡覺去了。

“打仗的事情我懂得还不多，”大伙都不想开口时，麦蒂亞斯終于說道，“可是我覺得，將軍，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錯誤。”

“你指的是什么錯誤？”將軍問道，他几乎瞌睡着了，只是还蹲在火边，还在抽雪茄烟。他問話的口气显得他并不指望答复，这句問話只是不由自主的脫口而出的。

“你不必把我們的計劃告訴那個中尉呀。”

“那算是錯誤嗎？我犯了錯誤嗎？我們大家都有錯誤，埋伏在高岩后面的那些該死的豬羅的錯誤更多，那我难得犯一兩次錯誤又有什么關係呢？我總得告訴他一些事情，那他就不會發覺我們真的打算了。假如我知道了他們的計劃，而我絕口不談，他就不會担什麼心事，就直截了當地開來攻打我們了。現在他却拿不定主意，該怎麼辦。那個老混蛋怎麼辦呢？他只好東派一個營，西派一個營，因為他拿不准我們究竟從什麼地方冒出來。至於那些冒了風險跑來報信的可怜的奴隸，如果人家問他們今天到哪裡去過，而他們的回答不圓滑的話，也許要給齊脖子活埋，給馬踩死。我希望他們有些頭腦，知道該怎麼說。他們可以說是出來找一头走失的母牛。哎呀，弟兄們，我真累。”

一会儿之後，弟兄們聽到他已經在打鼾了。費德爾站起來，拿了一條毯子替他蓋好，再在他頭底下墊一只馬鞍。將軍舒服地伸直了腿。他的几只光腳趾露了出來，因為他的靴子原來是一個上尉的，他穿起來太小了，不得不把它割破，再挖幾個洞，讓他的腳趾有周轉的余地。

弟兄們急忙把火扒開一些，因為將軍把他那雙結着干泥的靴子伸到火里，皮子開始冒煙了。

第 十 章

1

唐·彼得羅尼奧·勃林加斯正坐着吃早飯，他的軍階是師長，現在率領政府派來圍剿叛黨的軍隊。這頓早飯很適合師長

的身份，虽然吃早饭的地方只是师长设司令部的小牧场的正宅。这些司令部在牧场里设得愈久，那个不幸的牧场主人的脸就愈长，愈憔悴。当然啦，师长不能和土匪头子相比。他是正规军的货真价实的师长。每吃一顿饭，他就付半个比索。旅客、商人经过那条路，如果要在牧场里过一夜，都得付半个比索。那些荒僻的小路上没有客店；到了傍晚时分，旅客如果知道在三小时之内不能到达下一个牧场，他便在路旁的任何牧场里过夜，因为再过一个钟点，天色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旅客对于牧场主的老婆所供应的一切都表示满意，如果有什么特别优厚的地方，哪怕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床铺，他就感激不尽了。但是，牧场主要招待一位师长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摆在师长面前的每一顿饭菜少说也值四个比索。牧场主不敢提出高于一般代价的要求，唯恐得罪师长，引起他的反感，从而惹翻了所有操纵他命运的小独裁者。如果只有师长一个人，这种情况还可以容忍，牧场主至少可以自己宽慰：公民为了祖国总得出些牺牲。但是将军屁股后面拖了一大串军官、士兵和勤务兵，他们同心协力，都想把牧场主吃得倾家荡产，大家每吃一顿饭只付半个比索，大家吃的排场，照那个可怜的牧场主的想法，跟师长、少校、中尉们没有什么两样。

师长和其余的军官都不耐烦了，因为那些该死的叛党仿佛不乐意开进为了屠杀他们而选定的峡谷。因此，将军和他手下的军官派人到他们原先驻守的镇里，找了女人每天上牧场来。牧场主和他的家眷挤在柱廊的角落里过夜，让那些硬派在他们头上的客人享用最好的房间和所有一切最好的东西。作为师长尾巴一部分的二三十个仆从付不起半个比索；只付十五个生太伏。但是人人都得吃饱。这一切尽管恼人，却还不是牧场主最大的

煩惱，人家一天至少跟他說十幾次，有軍隊住在他家里，讓他發一笔大財，說他真是好運氣。雞、豬、牛、整袋整袋的玉米粉都不見了，牧場上的姑娘臉上生了妊娠黃斑，跑來告訴女主人，說是她們肯定自己出了毛病。

因此，人們很容易理解，牧場主為什麼每天要禱告十四次：“哦，親愛的天父呀，求您趕快叫叛黨進軍吧，讓他們送命，以便結束這場可怕的事，我也可以收回自己的牧場，尽管它已經給糟蹋得不象樣了。”

師長可不急于攻打叛黨。他在外面多待一天，就多拿一天的戰時薪餉。把叛黨打垮之後，他就得回駐地，戰時薪餉和每頓半个比索的豐富的飯食都得取消了。

2

早晨十點鐘，牧場主一面說“預備好了，將軍”，一面端過一把粗木椅子，師長便輕鬆愉快、大模大樣地坐下，因為一切都預備好了，使女也端了盤子從廚房里來了。師長把刀在叉上磨几下，咂咂他的肥嘴唇說：“啊，唐·羅森多，今天早飯預備了什麼可口的東西？我盼望吃到一些特別好菜。媽的，我待在鄉下，老是餓得發慌，簡直可以成天成夜的吃。”

牧場主痛苦地倒抽一口冷氣說：“雞羹，將軍，紅椒蕃茄炒飯，牧場蛋，烤子雞，乳豬，燒烤牛肉加酒漿，最后是蕃瓜泥和咖啡。”

“就只這麼些嗎，唐·羅森多？”師長滿臉失望地問道。“今天沒有鄉下式的填火雞嗎？”

“非常抱歉，師長，”那個飽受委屈的人聳聳肩膀回答。“我剩下來的一些火雞羽毛還沒有長全，不能宰。先前的三打長足

的肥火鸡——唔，师长，你知道它们到哪里去啦。”

“哎，亲爱的唐·罗森多，在贵场这样的好地方，这些火鸡简直用不着照料，繁殖起来吓得坏人。你只消多下一些蛋就成啦。”

“誰，我嗎？”

“难道你要我替你效劳嗎，唐·罗森多？你即使出于一片好心，也不能要我替你干这种事呀！”师长說了这句笑话得意极了，哈哈笑个不停，直到其余的军官进来吃饭时才打住。

“諸位，”他招呼他們說，还想大笑。“諸位！哎！你們怎么也想不到，罗森多竟然請我替他下蛋。你們怎么想呀？”他一手握刀、一手握叉，捏着拳头槌桌子，替他的俗不可耐的狂笑加些音乐伴奏。

“他要你替他下怎么样的蛋呀，师长？”塞古上尉裝作不懂的样子問道。他的样子好象不懂，他的問話里却有骨头。他想讓他的上司多快活快活。

上尉給了师长一个重新大笑的机会，师长簡直感激得可以吻他。

“你們都听到了嗎，諸位？塞古上尉問我什么話？你們听到了嗎，諸位？”他一陣陣笑个不停，連話也講不清了。“塞古上尉問我該下什么样的蛋。”

上尉不动声色，絲毫不表示自己懂得这个笑话的意义。师长看到上尉站着，滿臉莫名其妙的样子，笑得更加起勁。他用叉指着上尉，看看周圍乐开了的军官們，讓他們順着他叉子的方向望去。“塞古上尉問我該下什么样的蛋。諸位，諸位，我該下什么样的蛋呀？”

上尉現在換了表情。他抓住椅子的扶手，拖到跟前来，准备坐下吃饭。同时，他四下扫了一眼，显得又吃惊又詫异，仿佛他

怎么也搞不清楚大家笑什么。他慢慢地坐下，悻悻然說道：“真見鬼，諸位，我問該下什麼蛋又有什么可笑：一個師長能孵的蛋種可多呢。”他的悻悻然的不高興的口吻，而不是他的回答本身，使他那不懂得一個無聊笑話的莫名其妙的神情更為突出，害得師長笑得把雞羹都嚥錯了。他恢復過來之後，用匙子指着上尉，氣也透不過來地吼着說：“塞古上尉，你不該做軍官，應該去做殯葬生意，大家都興高采烈、哈哈大笑的時候，你却扮出一付哭喪臉。”

“對不起，先生，我原是做殯葬生意的，”上尉呆頭呆腦地說。

“呃？”師長喝道。“你？做殯葬生意的？什麼地方？從沒聽說過呀。”

“先生，這還不容易明白嗎？”他不動聲色地淡淡地說：“我們這裡都是做殯葬生意的。你以為我們佩着手槍，外面的士兵帶着步槍和機關槍是幹什麼的？”

“換一句話，上尉，你是說我是一個下蛋的做殯葬生意的？”師長又笑了。其餘的軍官也都奉陪，少數幾個是出于禮貌，不得不笑，大多數的卻跟他們的師長一樣，認為好久沒有聽到這樣俏皮、這樣聰明的會話了。

笑聲減退一些的時候，上尉找了一個機會來回答。“那些話不是我說的，師長；是你自己說的。我必須請你原諒。”

“老弟，”師長說，“我生平碰到的人要算你最沒有風趣、最不懂幽默、最沒有意思了。你這個人一點也沒有幽默感。你真掃興。不過並不礙事，我們還是可以分出適當的注意和鑒別美味的能力來品品這只漂亮的乳豬，哎，它簡直跟把它端上來放在我們面前的姑娘們一樣漂亮。喂，科西奧中尉，把我喜歡的考梅特柯酒瓶推推過來；我得喝一口酒精，替這只乳豬的脆皮行個洗禮，

杀掉微生物和細菌！說到這層，塞古上尉，你对微生物有什么見解？”

“全在于你指的是哪一種微生物，師長。”上尉叉起一塊肉，轉了好幾次，端詳了好久，才送給嘴里。当他吞了下去，師長早已不在思索他問的話時，上尉才說：“你指的是哪一種微生物，先生？這在于問題是誰提出來的。也許我們這些坐在这里吃豬肉的人都只是微生物，也許豬把我們當作是它們的微生物。我們不妨問問豬，它們眼睛里看出來的世界是怎樣的。每一個寄生蟲都覺得自己是宇宙間最重要的東西，同時還認為它寄以為生的生物只為了替它提供營養才存在的。”

師長全付精神正放在一大塊烤肉上，沒能體會這樣冗長的議論。他只聽進了第一句話。他嘴里的東西還沒有咽光，又哈哈大笑起來。“先是我替唐·羅森多下蛋。你問我下的是什麼蛋。之后你把我說成了下蛋的做殯葬生意的人。現在又說成微生物了。你是這樣對待司令官的嗎，上尉？待會兒，我要正式責成奧卓亞中尉研究一下，這件微生物的案子要不要開軍事法庭。不過，塞古上尉，我們再干一杯考梅特柯酒，把這十分鐘之內吞下去的幾百萬微生物整一下。我根據多年經驗，知道我的微生物善于鑑別一杯不值錢的、有毒的蹺腳白蘭地和我們面前的這樣好的考梅特柯酒。在這件事上，我的微生物從來不會出錯。哈，燒烤來啦，值得喝采歡迎。喂，唐·羅森多，酒漿還可以濃些；青椒也少了些。不夠辣。把那小盆嫩豌豆遞過來。多謝！”

3

師長抬頭一看。

敞開的門口站着一個人形，開頭他簡直認不出來。

軍官們吃飯的屋子里沒有窗戶。所有的光綫都是從門口進來的，因此門老是開着。

師長臉對門口坐着。耀眼的亮光射到他的眼睛。他很容易看到有人站在門口，但是不能立刻辨清那個人的臉。他只看到那個人用一塊普通的紅帕子包住臉，仿佛害牙痛似的。那個人背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印第安人，背了一條泥污的麻袋，撲的一聲放在柱廊上。

“喂，干什么呀？”師長問道。

“報告師長，魯本·拜來勒斯中尉，偵察巡夜回來，”

“進來，拜來勒斯中尉進來。我們剛吃早飯。喂？唐·羅森多。替拜來勒斯中尉端把椅子。”

中尉走進了屋子。

“哎，你的臉怎么搞的？鼻子打掉了嗎？老天爺！”師長顯然覺得滑稽，笑了。“沒有了鼻子，親嘴倒方便些，中尉。你的鼻子本來太長。”他說了這話又呵呵笑個不休。“你們有什麼意見，諸位？我們是不是一致認為，我們的朋友拜來勒斯的鼻子太長了，不便照軍人的老法子親嘴？”

軍官們沒有大笑，但是為了禮貌起見，不得不裝出一付尷尬的笑臉。

司令官的嘲笑使中尉勃然大怒，可是他沉住了氣，沒有發作。

其時，一個印第安小孩端來一把椅子，中尉落了座。一個使女在他面前放好刀叉，給了他一個盤子。

中尉和他的伙伴們先前寄存馬匹的小牧場，派了兩個小伙子陪他回來，幫他帶那三匹沒有人騎的馬和送給師長當早點的那袋東西。

那两个印第安小伙子之一——帶麻袋的那个——抖抖索索地待在柱廊上等候招呼。另一个在院子里卸下馬鞍，把馬交給士兵們。

“喂，中尉，”師長對新來的人說，“現在這個時候，天氣又不冷，你何必象老奶奶那樣用手帕包着臉？還是鬧牙痛？說呀，老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回来的路上，中尉已經用溪水洗掉了血迹和干掉的污垢。他的鼻根子已經停止流血了。在小牧場上，他又用白蘭地洗了洗鼻根子，傷口雖然怕人，現在却干了。

中尉遲疑了幾秒鐘；接着，他在下巴底下摸索着，要解开那條染紅了的手帕的結子。他覺得師長的話又損人、又愚蠢，於是打算飞快地一扯，把帕子拉下來，作為答復。可是帕子緊緊地粘在耳朵上，中尉一扯就痛不可支。

“勞駕，伙伴們，”他說，“把酒瓶遞過來好不好？”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軍官說：“你確實需要喝一點，老弟。你的臉色不好。”他替中尉斟了滿滿一杯酒。

中尉咯咯的喝了四大口，把那杯酒喝光了。他拿起酒瓶，往自己頭上一澆。

“喂，喂，你干什么！”師長嚷道。“我想你早就受過洗禮了。而今還在浪費這些寶貴的考梅特柯酒。在這個荒僻的地方，要找這種玩意兒可不容易，你這樣做未免太奢華啦——啊，天哪，那是什麼？”

中尉覺得酒把他耳朵上的帕子浸透了，可以扯掉的時候，便鼓起勇氣，狠狠的一下子把帕子扯了下來。鮮血立刻又順着他的脖子直淌。他把頭伸到師長面前，嚷着說：“你總該明白我為什麼把臉包起來了吧，將軍。你喜歡嗎？”

“也是枪彈打掉的嗎？”

“不是枪彈打的。全是刀削的。那些蛮子，那些畜生干的好事。”

“拜来勒斯中尉，你不見得要說是我派你去偵察的吧？当然不会。是你自己建議的。我不过讓你去罢了。你帶去的两个中尉和一个下士呢？”

“那些蛮子把他們留下啦。”

“留下做人質嗎？”

“我不知道，師長。关于那件事，他們什么也沒对我說。他們放我回来，是要我帶个信，那个自称为將軍的臭猪要我帶給你。”

“那个囚囊是怎么样的？是甲牟拉人嗎？”

“不，師長。不是甲牟拉人。他是本地的印第安人。他怎么会当上他們的將軍，我就弄不明白了。他象一条跛狗似的一瘸一拐，站都站不直。恐怕他連枪杆子都抓不动。誰也不尊重他。大家都把他当作同等級的人。跟那帮人一样用手指抓东西吃。跟那批猪獠一样睡在席子上。我們三个鐘点之內就能叫那群畜生完蛋。全是膿包。”

“那對我們并不是新聞，中尉。我希望听些別的。”師長又咯咯地笑起来。“你确实破了相啦，中尉。你的那对小耳朵原先真漂亮。依我看来，那个象跛狗那般一瘸一拐的可怜相的將軍未免对你太不敬重了。你建議乔裝成債務奴隶，去偵察他們的陣營、人数、配备和計劃，可是他或許沒有你想象的那么蠢。他識破了你的偽裝。下次你再想乔裝打扮的时候，你得把整个腦袋蒙起来；光在臉上戴一个面具恐怕不中用。天下哪有这种傻瓜，竟會讓一伙强盜割掉他的耳朵的？”

中尉本来不指望人家怜悯，不论是他的长官也好，同事也好。假如有人想表示怜悯，他也会拒绝的，并且会断然说，既然当了军人，总得有所牺牲。叫他冒火的是，谁也没有把他当作英雄，当作一个勇敢的军官，冒险深入敌营，为了在自己的军队里赢得名声而蒙受了痛苦和屈辱。不错，师长并没有派他去侦察。他是自告奋勇的，目的与其说是去执行一件重要的任务，不如说是将来可以在伙伴中间夸口吹牛。师长不很重视有关叛党的情报，也可以说根本不重视。他从军事观点看来，根本不把起义军当作一件事，并且作为一位赫赫的师长，竟给派来对付一帮讨厌的债务奴隶，从各方面看来都和他的地位身份不相称。依他的想法，派个上校带半营兵力就解决问题了。但是陆军部里有人决定，派他带多少多少部队来攻打叛党，他只得服从命令。假如三个青年军官在这个骯髒的地方等叛党等得不耐烦了，想找冒险刺激，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之所以同意，只是出于他们的请求。至于他们的冒险出了岔子，跟他可没有关系。因此他现在为什么不能拿中尉开开玩笑，挖苦挖苦他的相貌，正象挖苦一个求爱失败的青年军官呢？

拜来勒斯中尉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既然得不到应得的尊重，也想开开玩笑，并且针对师长，师长正兴高采烈、吵吵闹闹地吃着那顿丰富的早饭，只关心着要加多少盐、胡椒、辣酱、蕃茄酱，而不理会他部下的痛苦和委屈。

“那个所谓将军的人叫我带个口信给你，师长，”中尉喝完肉汤之后马上说。

“这个口信一定非常好笑，诸位，并且一定非常无聊。骯髒的奴隶居然带信给我！好吧，中尉，说出来。”师长哈哈大笑，乐得又喘又咳。

“口信不很恭敬，師長。”

“我並不要求恭敬，拜來勒斯中尉。我希望至少好笑才成。”
師長咧着嘴望望周圍的軍官們。“諸位，我們有點消遣啦。”

“當然，師長。可是別怪我。我只是把他對我說的話背一遍。你的媽媽是個老婊子。”

“什麼話？你這是什麼意思，拜來勒斯中尉？”

“你不是要聽那些臭印第安人的將軍帶給你的口信嗎？”

“那又當別論。好吧。講下去。”

“他希望我告訴你，他要把你和你的軍隊全剝成肉醬，他喜歡親自把你拖出來，割掉你的鼻子、耳朵和某一部分。他不賞你的光，把他的部下送到高岩附近的峽谷里讓你殺個痛快，而是要繞過你兜個大圈子，在你的後方燒掉所有的大別莊和市鎮，把所有的居民在樹上吊死，讓他們挂在那里，希望陸軍部由於你偷懶，腰包裝得太滿了，不去打他而給你降職處分。如果你有一丁點兒勇氣，顯顯大丈夫和軍人的氣概，你就得開到他等着的地方去打他。不過你只是個昏庸無能的老色鬼，只顧到自己的口腹和薪餉，不敢出去打那些下賤的叛黨。你比他手下的最髒最蠢的弟兄還下賤一百倍、荒淫一百倍。他手下的弟兄倒有膽量來對付你，你的大軍和所有披着軍服，帶着手槍、步槍、機關槍耀武揚威的人，他們只要用幾根爛棍子就能把你打垮，他們甚至不必用破彎刀就能把你們大家摔在糞堆里給癩狗和老豬吃。你們除了奸淫邪狎之外沒有別的本事，你們所以當兵，只因為不穿軍裝的話，你們誰都不能老老實實地干活，連面包皮和發霉的薄餅都掙不到。而你，師長，是全世界最蠢、最懶、最貪心的大混蛋；你腦袋里只有一隻大尿泡；你的腳杆子給人一碰就會象蛀空的樹枝那樣拍的折斷，因為你渾身是病。再說，你不是貨真價實的將

軍，今天所以有這個地位，是因為你的老婆和你所有的女兒跟那些能提拔你的人睡覺。假如你的母親不帶着她的女兒到處賣淫，你恐怕連一個上士都當不了，只能去趕趕騾子。對不起，師長，是你自己要聽這個口信的。作為下屬，我只得服從你的命令，先生，我始終是極端尊敬你，听候你吩咐的。現在我得把那個下流將軍送給你當早飯的東西交給你。”

將軍和其餘的軍官（包括坐在桌子邊的和隨后進來四處站着的）都沒有打斷中尉的話。他們讓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仿佛當他是一個不能替自己的話負責的瘋子。現在他說完了，大家才理會到，中尉的這番話不是為自己說的，事實上他只把叛黨將軍的話重復了一遍。這一大串的形容詞中提出一個就能叫中尉受到軍法制裁，整個一番話無疑會叫他在聖地亞哥的陸軍監獄里至少吃二百五十年的官司。撇開這一切不談，他所用的語言絕不是一個軍官所說出的，即使他想說都不成。因此種種，師長和別的軍官都一言不發，沒有打斷他。

中尉說出第一句有分量的話時，師長和軍官們都不吃飯了。師長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軍官們，尤其是年紀比較輕的，臉色都變得雪白，並且一直白着。屋子裡的每一個人都以為師長會拔出槍來，斃了中尉。但是為了某種理由，中尉既沒有受到打擾，也沒有誰企圖槍殺他，或者打他耳光。中尉一口氣把話說完。他的忿恨使他橫了心，一大篇話中沒有插一句道歉的話。他留到結尾時才道歉。他騎了一夜馬，丟盡了臉，受盡屈辱，由於失血和創痛而變得麻木不仁，幾乎虛脫，在這種心情之中，即使師長槍斃了他，他也無所謂。他甚至會把槍斃當作恩典呢。

中尉住口之后，屋子里靜默了几秒鐘，对所有在場的人說来，这几秒鐘象是几分鐘。誰也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来緩和緊張的空气。

然而，拜来勒斯中尉突然打破了靜默，他高声喊道：“伙計，把擱在鞍头上的那个麻袋拿来。”

那个小伙子蹲在柱廊上，等人家給些吃的。他一到之后，立即把馬鞍上的麻袋解下来，搬到柱廊上，放在自己身边。現在他提起麻袋，拿到軍官們所在的大屋子里去。

“喏，師長，”拜来勒斯中尉說，“这就是那个癩狗強盜头子送給你的礼物。”

“礼物？那个猪獠送給我的？”師長受了那一陣狗血噴头的臭罵之后还没有定下心来。“把这礼物扔到糞堆里去吧。一个无法无天的印第安流氓送得出什么好东西？八成是一个下了毒的偷来的火腿。把麻袋扔到糞堆里去，伙計。”

牧場里来的小伙子又提起麻袋。他已經跨出門口，走在柱廊上的时候，師長好奇心大发，很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同时，他認為麻袋里的东西也許能提供一些有关叛党头子的計劃的綫索。“拜来勒斯中尉，你可知道麻袋里面裝些什么？”

“不知道，師長。我得老实說，我垂头喪气騎馬回来，心緒紛乱，根本沒有想到要看看里面的东西。此外，先生，我也覺得不應該打开一条扎好的袋子，因为里面的东西是送給你的，属于你的。”

“很对，拜来勒斯中尉。謝謝你。”

他招呼了一个低級軍官：“叫那个小伙子把麻袋再拿来。”

小伙子回来了，把麻袋放在屋子間結实的粘土地上。所有的人都盯着那个袋子，仿佛要猜猜里面是什么。可能真的是下了毒的火腿，椰子，或者南瓜。也許——大家同时想到——也許里面是炸彈，一倒出麻袋就爆炸。

一个上尉把这个想法說了出來：“先生，我們應該多加小心。看来很象炸彈。”

“別这样糊涂，上尉。如果真是炸彈，拿麻袋的那個小伙子根本到不了这里。”

軍官們笑了，上尉扮了一个鬼臉。

“来吧。解开袋子，小伙子，”師長吩咐小伙子說。

那个年青人在麻袋旁边蹲下来，用牙齿咬住打得很牢的結子，想解开来。奧卓亞中尉覺得这样太費時間。他从桌子上抓起一把刀，一下子就把树皮条子割断了。

“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伙計，”師長說道，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想隔着桌子看得清楚些。

小伙子抓住袋子的底角，往上一提，拜來勒斯中尉的三个伙伴的头顱便滾了出来。

“他們这样辣手，非狠狠地报复他們不可，那些蛮子，那些野蛮的凶手！”師長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嚷道。“我那圣洁的母亲，我的亲生母亲——他那張臭嘴竟敢提到她，还要侮辱！我要活剝他的皮，一天天的慢慢的剝，把他放在驢子后面拖。那些畜牲，那些野兽。我一向是怎么說的，怎么主張的，諸位？我要重复，一直重复，直到政府听了我的話：歼灭所有的印第安人，把他們当作国家里最毒的生物那样毫不留情地消灭光。我們一天沒有把任何帶有印第安气息的东西从地面上清除出去，这个美丽的国家就一天得不到和平与安靜。竟然侮辱我亲爱的母亲，这

个骯髒、下賤、破爛的臭土人！我們的同志拜來勒斯中尉，蒙受了生命危險，還有三個同志，給殘酷地殺死了。那個癩狗對我說了些什么？我不能到他等我的地方去打垮他？他在等我？他，一個下賤的造反的豬糞在等我？這樣一條蛆蟲，這樣一個狗東西竟說我在躲避他，不敢從我的洞里出來剝他的皮。諸位，我只要帶一營人就能把那個糞堆鏟平。並且，諸位，如果三天之內我不能把那幫瘟豬完全消滅，你們都可以朝我臉上啐口水。至于那個印第安癩狗，我都不給他象別人那樣的用亂棒打死的優待。我要親自把他帶回來，把他給梅毒爛空的骨頭緊緊地捆起來，用一條跛腿的老驢子慢慢地拖。維亞那上校，我離開期間，留下來的部隊歸你指揮。”

第十一章

1

師長匆匆忙忙地結束了豐盛的早餐。他決定征伐營要在下午四點鐘準備出發。

他一面發號施令，一面每隔三分鐘却要停頓兩次，嘮嘮叨叨地說：“侮辱我聖潔的母亲，那個混蛋，那個畜牲，那個狗東西，侮辱我聖潔的母亲。”

等他的命令都已傳達下去，部隊準備開拔時，維亞那上校認為有必要叫師長冷靜一下。“請原諒，師長，恕我冒昧，我想建議至少派兩個步兵營和一個機槍班。我們還不清楚叛黨究竟有多少實力呀。”

“親愛的上校，”師長回答道，“請你別招人笑話。本來我只

打算派半个营去攻打那帮乱党。那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我的上司几乎派出了整整一个旅——鬼知道为什么；也许可以让他多捞进五千个比索或者什么的——作为部下，我只得服从，带一旅人出来。假如我真的带一旅人去打一群下贱的印第安乌合之众，那我要丢一辈的脸，不敢正眼看任何够格的军官了。好吧。为了服从上级命令，我就把那旅人带了出来，作为防守巴侖·加南之用。那并不说明，我要带一旅人马才能把那批狗杂种的脑袋统统割下来。”

“你是我的司令官，师长，我当然服从你。但是我还想建议，你至少带半个骑兵团去。”

“好吧，只为了安安你的心，‘小胆’上校——好吧；我带些骑兵去，七十名。给安普第亚上尉一些必要的指示。他是个头等的醉鬼。可以让他稍稍鼓舞一下。”

“遵命，师长。”

上校敬礼之后离开了。

师长把拜来勒斯中尉找了来。“你觉得怎么样，中尉？可以作战吗？”

“很累，师长。但是我请求随军出发，参加征讨。”

“一定，中尉。你跟那些蛮子有笔私账要算。我不愿意让你吃亏。你对我非常有用。你知道了那边的地形，还大致了解他们的阵势。你带领第一连，中尉。”

“谢谢你，师长。”

“我们在路上安营过夜。你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依你看来，明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到得了他们那里吗？”

“毫无疑问，师长。我认为那时候进攻最恰当，因为他们谁也不会料到的。他们下午出去打猎，不去打猎或者不在操练的

人都在睡覺。据我探听到的，他們預料不到我們會在那邊攻擊，而是以為在山岩附近我們埋伏的地方。假如我們這方面發動進攻，他們相信一定是在清早，或者剛在天黑之後，照他們推測，我們一定以為他們都累了，不是蹲在火邊，便是跳舞、睡覺、吃東西、跟女人一起躺着。那是我从他們的談話里探听出来的，師長。”

“沒有問題，我們一定把他們打垮。他們竟敢用臭嘴爛舌來侮辱我聖潔的母亲，那些印第安畜牲！把我聖潔的母亲拖到糞堆里——！”

2

下午三點鐘，師長覺得補充營養的時候又到了。他一面吃，一面抱怨司令官職務的繁重，害得他那天早晨不能安安靜靜地吃早飯，不能象往常那樣盡興。這頓飯食沒有師長的风趣話來點綴。氣氛比較嚴肅。倒不是因為師長和同桌吃飯的軍官們借這時候來討論作戰計劃，從而妨礙了他們的胃口。不是的；師長在咀嚼吞咽的同時，每隔一會兒要嘮叨一番，說明他即將加之于叛黨的嚴重的打擊，他說：“我要把那些瘟豬狠狠地整一整，他們竟敢紅口白舌的侮辱我聖潔的母亲；先把他們包圍住，再把他們打垮，齊脖子埋在地里，叫整連整連的人在他們頭上開過，最後是騎兵用馬踩。你勸我帶一些騎兵，維亞那上校，倒是非常恰當。不然我沒法把那些豬獠的頭踩進地里去啦。”接着，他想起了另一件事：“事實上我必須承認，諸位，我去攻打那些下賤的狗東西真覺得慚愧。一個上士就對付得了。對不對，諸位？”

“完全正確，師長。”

四點剛過，征伐軍出發了。七點沒到，他們抵達了一個牧場，師長吩咐扎營過夜，以便明天精神煥發，繼續行軍。夜里繼

續行軍不很妥當，因為叛黨可能繞個圈子，避開軍隊。

拜來勒斯中尉却說，他不相信叛黨會直撲巴倫·加南，因為他們知道這一來就會投進正規軍的羅網，並且他們跟正規軍一樣，不願意自尋麻煩，夜間作戰。

師長譏刺地抿着嘴笑笑，向他帶來的少數幾個軍官表示全盤事情是多麼無聊。他把那幾個軍官帶來，主要是讓他們有一點消遣，事實上也只有消遣，因為對一個堂堂的軍人說來，杀掉一批叛黨並不能贏得榮譽或者勳章。他抿着嘴說：“作戰嗎？聽來聽去都是作戰，拜來勒斯中尉。作戰！跟那些破破爛爛的土匪哪里談得上作戰。跟造反的、搗亂的、罷工的人根本不能談作戰。對他們只有痛打，吊死，或者為了節省繩索和劊子手的麻煩，索性把他們活埋。作戰！我聽到軍官嘴里說出這兩個字來簡直要噁心。現在晚飯就要開上來了，食物骯髒得很，讓我們先喝一杯吧。寒儉的牧場。除了豆子、薄餅和青椒之外，就沒有旁的食物。連咖啡這東西都不知道；從樹上摘些叶子煮煮就算是茶。這種地方居然叫作牧場。一個堂堂的師長給派到這個天厭人弃的荒野上來打下賤的印第安人，受到蚊蛇的騷擾，屁股底下連軟墊子都沒有，早晨起來渾身骨头痠痛，那邊寶座上的老头子才不關心呢。天哪，我們快点結束這場討伐，回到駐防地去，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靜和自己的象樣的床鋪。你們同意嗎，諸位？”

“完全正確，師長，”安普第亞上尉代表那些忠心耿耿地點着头的青年軍官回答說。

3

部隊駐扎在牧場的院子里。軍官們住在牧場主的屋子里。牧場主的房子是一座可怜相的泥灰建築，一共只有兩間屋子，已

經开始傾斜了。廚房設在院子里，是一座用細木樁和棕櫚叶蓋的茅舍。

院子本身圍着一堵亂石堆成的垣牆。

牆外五十步左右是在牧場上做奴隸的三戶印第安人家的破爛的棕櫚茅舍。部隊的馬匹放在草地上，前脚上了桎，讓它們自己去找草料。部隊給牧場主的費用是，每匹馬五個生太伏的草料費，每個人二十個生太伏。這個數目跟章程完全相符，跟牧場主需要簽署的收據也完全相符。至于他實際上領到多少現款，就要看軍需官缺欠多少公款了。牧場主了解他祖國的情況，也了解一切小獨裁者的脾性，大獨裁者不得不遷就他們，以免自己不利。因此，牧場主也不去操心，他的貧乏的牧場需要供養多少人馬了。為了這個數目操心，甚至把它寫在小記事本上，只會使他頭痛不會給他一個比索的進益。誰也不會去看部隊簽發的付款憑單。那種憑單拿來之後，總是往一枚舊釘子上一插，直到釘子銹爛，紙張風化掉或者給虫蛀光為止。只有六歲的孩子才會拿了憑單到駐防地的軍需官那里去兌現。六歲以上的人都知道這張憑單會帶來無窮的爭執，直到牧場主暴跳如雷，當着軍需官的面把它撕碎，扔在他腳前。假如沒有陋規的話，獨裁制度算是什么呢？

4

圍繞院子的石牆有一道門，那是用六根結實的棍子叉在两根埋在地里的柱子之間，牧童傍晚把牛帶回家時，就把棍子抽掉，讓牛在院子里過夜，以免老虎侵害。

現在，這道門前派了一個崗哨，他抗着上了刺刀的步槍，來回踱着，看到有人走近，便雙手握槍，喝一聲“誰？”被問話的人如

果回答“朋友!”就可以通行无阻。反之，如果回答“敌人!”立即就会遭到枪杀。

在别的地点再派崗哨是不必要的。对付造反的人根本用不着布崗。如果那样做，就等于承認他們是軍人。造反的、搗乱的、罢工的和危害国家的人都是罪犯，如果軍官用通常的軍事措施来对付他們，反而抬高了他們的身分，軍事措施只用来对付外敌，因为唯有外敌才能喚醒和刺激萎靡的軍备工业。那才会博得軍事荣誉。

再說，派許多人去巡邏放哨，使他們晚上不能休息，疲倦不堪，妨碍他們第二天艰苦的行軍，这样做法未免无聊。步兵睡在院子里，騎兵睡在院子外面，靠近奴隶茅舍的地方。大家都在露天里和衣而睡，武器堆在近旁。

日落时，师长派出三支偵察队分道巡邏，他們回来都报告說，連一头跛脚的騾子都沒有发现，別說是人了。凑巧經過牧場的印第安农民都給喝住問話，他們也說沒有看到叛党，只听说草原上老远的地方有一帮强盜，大肆枪劫，把牛都偷掉了。

“毫無疑問，諸位，这些瘟猪仍旧逗留在拜来勒斯中尉去看他們的地方。可惜他們不来近些，不然至少替我們省去一半路程，免得我們長途跋涉。明天我們足足要走七、八个鐘点的路才能痛打那帮人呢。”师长打了个呵欠，灌了一大杯酒，再把杯子倒滿，把瓶子遞給別人。

又添了两瓶酒。

师长和三个軍官在玩骨牌。牧场主把骨牌拿出来之后，师长就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当作一个有文化的人；因为没有文化、沒有知識的人不了解玩骨牌需要动多少腦筋，不会推断外面剩多少点子，在哪一个对手的手里。只有精通韜略、头脑敏銳的人

才配玩这种牌戏。傻瓜才去下棋。棋类算得上什么？下棋的人用不着猜测，用不着推断；棋子都清清楚楚地攤在面前；对手有什么，做些什么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是小孩和白痴的玩意儿！至于骨牌呢？师长把它看作人类所发明的最有意思的游戏，当然有他的道理。

有一个军官宁愿不玩骨牌，去凑一局四缺一的纸牌戏，师长便邀了牧场主来玩骨牌。

“对不起，唐·法恭多，我先前对你有些误会啦，”牧场主在师长对面坐下时，师长友好地笑着说。“我只把你当作一般的愚蠢的小地主，他们除了牛之外不转别的念头，这种人在我们国家里多的是。我很高兴在你身上发现一个例外，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请！祝你健康，唐·法恭多。好吧，让我们看看我有什么牌。”师长使劲地抽出一张牌，往桌子上一拍，拿一张五点来对五点，气魄之大好象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拿五点来对另一张五点似的。他完成了这件了不起的事情之后，合着双手，拚命搓着，贪婪地盯着桌子上的牌，看看下手出什么。下手一出牌，他发现两头都是六，等人家去配对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干一杯，以示庆祝。

十一点钟，他觉得终于该休息了，才让别的军官有睡觉的机会。

午夜时分，会打鼾的人都鼾声大作，震撼了牧场所在的地面。说真的，门口的哨兵再也不能抗拒这许多鼾声的诱惑了。他舒舒服服地靠在一根柱子上，让他那杆上了刺刀的步枪滑到两腿中间。他一面昏昏沉沉地搭拉着头，一面想道：即使上尉带了换哨的哨兵来，发现我睡着了，大不了给我两记耳光，罚我多值两小时的班。多挨几记，少挨几记，总不见得会加我薪饷，升我

做上士；何况我值班不打瞌睡的次數多得數不清，也沒有升到過上尉，大家都在打鼾，我却要醒着，站在这里做傻瓜有什麼意思呢。迦平娜的腿有多麼肥，多麼可愛。至少再得六天，我們才能回去，那時候我又可以摟着她跳舞啦。唐·台奧杜拉舉行舞會時總有好樂隊，招待客人的考梅特柯酒也真好。媽的，我的眼睛里好象全是砂子，痛得睜不開。是啊，唐·台奧杜拉那里的音樂真是沒有二話。太好了。還有迦平娜的滿鼓鼓的肥腿。明天，又得象瘋子那樣走一整天。天哪！但願天下當兵的生活總有結束的一天，隨自己高興，要睡就太太平平地睡，別挨了軍官的耳光而不能在他的歪臉上還敬三下。天曉得，我困得跟豬一樣。

他想到這裡便挪動一下，讓自己更舒服些，為了暖和起見，向柱子貼得緊些，頭縮到肩膀中間。

第十二章

1

無論軍官也好，士兵也好，誰都說不上來自己究竟睡了十五分鐘呢，還是睡了四個鐘頭。誰也記不清楚，究竟是早晨一點鐘呢，還是四點鐘。總之，天氣很冷，風很大，了解這地方的人根據這一點斷定不是一點鐘，而是將近四點。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甚至沒有一個軍官想到只消看看表，就可以知道究竟是幾點鐘了。大家都不敢划一根火柴，或者扭亮電筒。因為大家都覺得仿佛火光一閃就會暴露自己，那一來也許會送命。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別的事情上面，在這時候要知道是幾點鐘仿佛有些可笑。因為黑夜不可能在二十秒鐘之內變為大白天，管它半

夜一点鐘也好，早晨四點鐘也好，那根本是无足輕重的事。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睡在牧場里的人都醒了。大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時間醒的，大家都給一个实际沒有听到、但是自以为听到的声音吵醒的。

大家都覺察到的第一个确切的声音，是狗突然叫起来，并且越叫越响。狗跟平常一样，是通夜叫个不停的。它們为了那許許多多拴住前脚在附近跑跑的騾馬而叫；为了睡在院子里的大批士兵而叫；并且互相对叫——一方面是牧場和奴隶們的狗，另一方面是給收留下来跟着部队的狗。

因此，誰也不去理会狗叫。只在喧鬧越来越响，汇成一片确切的、有力的、狂野的大合唱时，牧場里的人才覺得出了一些不平常的事。

但是，軍官和士兵都在原地不动，只是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看到許多馬闖进了院子，惊慌地乱跑。那些昏昏沉沉的觀察者同时还看到一些人影来回奔跑，显然是在把馬匹圍攏，赶到院子外面去。这些人影走近睡覺的人，在他們身上絆跌，倒在他們身上，随口罵了一声又跑去赶馬了。

在院子里乱跑、吵醒了睡覺的人的馬匹，把它們前脚的枷拷都弄丢了。它們因此才能跑到院子里来。它們所以要逃，也許是因为草地上有一只飢餓的老虎或獅子，也許是因为院子里堆着一袋袋准备明天早晨喂牲口的玉米，把它們給吸引来了。

到处可以听見惊醒的人的咒罵声，他們的伙伴到院子圍牆外面去解溲，因为天色漆黑，看不清楚，便踩在他們身上。

奇怪的喧鬧、士兵們的咒罵、馬匹惊慌的踐踏声，来也突兀，去也突兀，不出五分鐘就戛然停止了。狗也改变了吠叫的調子，現在只发着夜間尋常的哀鳴。有少数几个人已經懵懵懂懂地站

了起来，可是沒有离开原地，又倒下去，繼續睡覺，庆幸自己的睡意沒有完全赶跑，在号手吹出起身号之前还有几个鐘头可以舒服舒服。

十分鐘之內，整个营地又鼾声大作，比先前更响，更愜意。

2

号角响彻牧場的时候，大家伸懶腰，打呵欠（打呵欠时口張得那麽大，好象要把自己吞下去似的），接着在自己头、背、胸口和腿上大搔特搔，仿佛身上的皮肤太多了。士兵也好，軍官也好，彼此說的第一句話都是：“天哪！晚上我是做梦呢，还是真的鬧了一陣鬼？”他的伙伴馬上回說：“如果你也听到了的話，那我不是在做梦了。草原上一定出来了五十只獅子，把馬匹都追到这里来，在我的肚子上乱踩。”

师長对坐在隔床上一边打呵欠一边搔痒的上尉說：“騎兵队的上士不好好看管馬匹，我要教訓教訓他。哎，該死，我的枪到哪里去啦？我不至于醉得那麽厉害，連手枪皮帶放在哪里都記不得了。我記得清清楚楚，为了拿起来方便起見，我把它挂在床头上的。”

师長东找西寻，床底下、泥灰牆的木釘子都找遍了，又在肚子上細細摸一遍，然后显出詫异的神色說：“哎，昨夜我究竟把枪挂在哪里了？告訴我，上尉，我难道真喝得那麽醉，自己做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嗎？”

“哪里的話，师長。我覺得你昨天象做弥撒时的猴子那样清醒。”

“猴子做弥撒时是不是清醒还待考証，”师長回答道，这时他站了起来，低头看看，好象希望他的手枪会蕩在两腿之間似的。

“不管猴子做不做弥撒，我的手枪总是不见了——这一点是肯定的。”

“也许你的马弁拿去擦了，”一个中尉说。

“那么，他好象把我们的枪都收去擦了，”另一个军官说，他就在这几分钟内擎着一支火光摇曳的蜡烛，翻开席子，在靴子里和衣服堆下寻找。

屋子外面广大的院子上，大家刚醒过来，象通常一样闹得乱哄哄的。天色仍旧漆黑，不过院子里有几个地方已经生起了小火堆，多少照亮了一些。

“喂，克劳第奥！”乱哄哄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你看到我的枪没有？鬼知道它到哪里去了。”

“别问我啦，你这个傻瓜蛋；这半个钟头里，我没做别的，光在找我自己的枪。我连刺刀也找不到。”

一个上士怒冲冲地向人群喝道：“你们哪一个混蛋把架好的枪枝弄散了？那些鬼东西连影子都不见。”

混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传来同样的冒火的吆喝：“哪个狗入的把我的步枪拿走了？”一个角落里说：“你们这批死鬼，我的步枪在哪里？”另一个角落里说：“哪个杂种把我的枪藏掉，我查出来之后，要把他牙齿打到肚子里去。见你们大家的鬼，我的枪到哪里去啦？昨晚它象一个倔女人一样躺在我身边，现在不见了。”

号手吹出了早晨整队的信号。黎明的天空现出一抹鱼肚色。检查结果，发现一共不见了一百三十支来复枪、八支军官用的手枪、两挺机关枪、四箱机枪子弹、一百五十条装足的子弹带、若干刺刀、匕首和小弯刀，还有三十来袋玉米。骑兵开始整队

时，騎者在馬背上搖搖晃晃，馬匹受惊，便乱蹦乱窜。原来馬肚帶都給割开了四分之三，馬一跑或者一耍脾气就会蹦断。

“你們算是哪种半生不熟的軍人？”師長咆哮說。“軍隊里几时发生过这种事情？听凭人家把武器从身底下搶走？我要罰你們都操練三个月，直到你們渾身的毛孔都冒血。把机枪搞丟的人多罰十天。我要教訓教訓你們，你們的配备有什么价值，混蛋！把步枪弄丟的人都削一根木棍子，我們就用木棍子去攻打那些偷了你們武器的印第安猪獾。不然的話，我罰誓要把你們都就地枪决。吃早飯去，解散！”

3

“至于你們各位，”師長等軍官們坐下吃早飯时說道，“我看到你們的手枪也沒有了。你們有什么借口可說？”

軍官們很清楚，丟了手枪的不仅是他們自己，就連他們的司令官的手枪也不知去向，但是开头只好一言不发。他們心照不宣地眨眨眼睛，朝師長笑笑。師長却板起臉，一本正經，表示不准再随随便便了。

一个中尉似乎很快地領悟了那付凜然不可侵犯的臉色，他看看師長的右膀，就朝他的同事們挤挤眼睛，叫他們跟着他的視線望去。

師長的右膀佩了一把四五口徑的陸軍左輪枪。他們都記得，師長一向佩的并不是陸軍左輪枪，而是普通的自动手枪。尽管如此，大家都以为自己搞錯了，以为師長这次征討叛党，特地換了一把手枪，只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罷了。

師長如果要把任何在夜里丟了枪的人严厉地訓斥一頓，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他找寻了一会儿，找不到自己的自动手枪，

同时想起晚上的混乱，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知道可能出什么毛病。他不再寻找了，连忙走出去，到牧场主和他家眷所住的第二间屋子门口。昨天傍晚，他注意到牧场主有一把沉甸甸的、几乎是全新的四五口径的左轮枪。师长立刻拿出一笔现钱，足够让牧场主买两把新的左轮和几盒子弹，向牧场主买下了那把枪，不过要牧场主保证，绝不泄露这件交易的经过。

“我再请问诸位，你们有什么借口可说？”师长重新问道，他带着一肚子的愤慨，痛恨叛党竟跟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然而，把愤慨煽成怒火的倒不是武器失窃的事实，而是这些下贱的印第安人竟敢暗算他和他手下的正规军，毫不敬重国家的尊严；他们竟敢糟蹋那面升在院子里的旗帜，把它割成碎条，象往常一样，在上面涂了新鲜的粪便。

师长手下级别最高的军官站起来，敬了礼，说道：“请容许，师长，我想替同事们和我自己声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分辨的。”

师长严厉地、气势汹汹地瞪着最年轻的军官说：“你，曼纳罗中尉，昨夜营里是你值班，对不对？”

“对的，师长。是我值班。”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追究，曼纳罗中尉。”

“是，师长。”

师长点点头。

这会儿，使女们端来一盆盆西瓜片，当作早餐的水果。

第一个拿到的是师长，他茫然对着盆子，仿佛没注意到似的。他又点点头。接着，他机械地伸手去拿匙子和叉，把那多汁的水果切了一块，塞进嘴里，嘴张得特别大，似乎要塞进一块比原来大三倍的东西。

当他慢慢地把西瓜在牙床和拱起来的舌头之间压烂，以便

充分体味它的鮮美时，他又点点头。水果吃完了，鸡蛋端来还得等几分鐘，他依次朝軍官扫了一眼說：“根据自古以来的軍人的习惯和教导——軍人規則里虽然沒有把它編进去——現在我有責任光荣地离开人世，对准自己的腦袋放一枪。”

軍官們立即高声反对，那也的确是他們对上司应尽的責任。“我們并不在作战哪，師長。”“那不过是愚蠢的旧傳統。”“我們是現代的軍人，師長。”“那是发了霉的迷信。”

曼納罗中尉表現得格外突出，他夸夸其談地着重說：“師長，一切都應該由我負責。离开人世的應該是我。我犯了过錯。請你容許，讓我体面地自杀。”

好一个男子汉！好一个軍官！他在那一营的历史里將被描繪成一个宁死不屈的軍官而永垂不朽。这支光荣軍隊的長官就是用这种材料做成的。只要軍官們保持着这种精神，这个国家就絕不可能有衰敗的危險。工人和工人一路的无賴老是抱怨吃不飽，企图顛复政府，沒有他們，国家还是能够获得世上所有文明人民的应有的尊敬；但是沒有曼納罗中尉之类的軍官，国家就朝不保夕了。

在場的軍官們立即表示佩服，他們三呼“万岁，曼納罗！”除了師長之外，大家还都站了起来。

師長粗率地打断了这种过分的欢呼喝采：“曼納罗中尉，我不准許这种孩子气的胡鬧。明白了嗎？此外，作为你的長官，我禁止你用武器自戕。本营处于作战狀態。作战时自杀等于临陣脫逃。你明白了我的話嗎，曼納罗中尉？”

“是，師長。”中尉原先也站了起来，这时向師長敬了一个礼。事情就这么解决了，解决得非常体面，从軍事观点来看，又无可非議地非常圓滿。按照邏輯推理，这个解决方法是无懈可

击的。师长不能发布他自己不愿意执行的命令。他发布的命令适用于所有听他指挥的人。他本人也在内。作战时期，自杀是可耻的、不光荣的逃避。统率一支部队的将领尤其不应该有逃避行为。枪枝易得，将领难求。那一点也应该加以考虑。因此，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了，还是照常痛痛快快地吃完早饭，不必拿自杀的念头来妨碍消化。

4

等早餐的排场全部结束，连牙签都用光时，再赖在饭桌旁边也說不过去了。

师长叫了几个士兵，把军官们坐的几条硬板凳搬到柱廊里，然后召集了全体军官和上士，举行军事会议。

“莫龙纳斯上士，我们还剩多少步枪？”他问那个负责清点剩余枪械和弹药的上士。

照师长的想法，剩下的枪械弹药足以保证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军。印第安人掌握的武器即使三倍于正规军，使用武器的知识却那么贫乏，以致全体军官一致认为一个武装军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对付二十个武装的叛党。据他和他所有的军官所知，这些印第安人握枪时不是把枪托抵住自己的肩膀，而是把枪托对准敌人。叛党中间即使有人懂得把枪口对准敌人，他们也只把枪托夹在两膝中间，或者抵着肚子，再不然就平放在地上，蹲在它旁边射击，指望子弹会飞到他们要求的目标。那些无知的印第安人更习惯于使用石头或弓箭；他们以为现代化的武器会自动地射向特定的目标。那是再清楚不过的，每一个军官和上士从无数次镇压罢工工人、起义者和造反的印第安农民的战斗中都有亲身体会。现在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因为那

个自称为叛党將軍的家伙的一举一动都象愚昧的猴子。一个可靠的目睹者拜来勒斯中尉的报告就可以証实这种見解。

叛党的人数也不清楚。根据所有的报告，并且把陣亡和被俘处死的人数估計在內，他們現在至多不过一百个人或一百二十个人，其中还有許多一定負了重伤，有許多根本不会使用武器，不会替正規軍人造成危險。

还有一层，这次进攻之后，士兵們可以收复被窃的武器；并且除了自己的枪枝以外，他們还可以繳获叛党們先前偷到的、或者用別种方法弄来的枪枝，那么一来，这一营就恢复了声誉，凱旋而归。

师長在这次軍事會議上提出的一切，得到了毫无犹豫的拥护，因为从軍事观点来看，这是正确的，从面子观点来看，也只有这么办。“面子第一，諸位！”师長每逢沒有別的話可說、沒有別的命令或者沒有办法推动討論的时候，便重复着这句话。

莫龙納斯上士跟別的上士一起列席这次會議，由于軍齡長，經驗丰富，他是师長手下非常得寵的人。事实上，师長已經把这个上士当作軍官，早就向陸軍部保举莫龙納斯上士充当中尉，升为軍官之列。保举一定能获得同意的。

莫龙納斯上士处处比低級軍官們敢說敢为，低級軍官剛从軍学里出来，总給認為乳臭未干，少不更事。

現在发言的便是莫龙納斯上士：“我可以說話嗎，师長？”

“尽管說，莫龙納斯上士。我們在这里开会就是討論当前形勢，提供建議。其实这件事也沒有什么可以詳細討論。我們應該挺进，把那些下賤狂妄的流浪汉彻底打垮。我們所以开会商討，只因為我們軍械不足，彈藥也不充实。好吧，你要說什么，上士？”

“依我想来，师长，整个事情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如果我能这样说，师长。”

“什么话？你是什么意思，莫龙纳斯上士？”师长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他怕莫龙纳斯上士放肆，打算批评上司的杰出的建议，或者更糟的是已经在他的计划中找出了破绽。他同时也明白，上士受过很好的训练，尤其是军人的训练，绝不至于那样不检点，在上司的计划里找岔子。

在这方面说来，年青的中尉们就太不识相，常常冒犯。有时候，他们甚至提出五六个决不是在士官学校里学来的高明的主张，因为士官学校里的课程仍旧以凯撒、汉尼拔和亚历山大①的战役为基础，拿破崙用兵的方法还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不；他们的超新颖的见解是从一本论现代法国战略的书本上看来的，他们一知半解，根本没有融会贯通，逢到上司研究作战计划，叫年青军官们出些主意显丑的时候，就想照搬出来出出风头。

当上士几乎象是小学生似地，相当天真地发问时，师长眉色飞舞了，上士问道：“师长，你认为那些叛党为什么不在夜里把我们的人都杀光？”他们悄没声儿、蹑手蹑脚地爬来偷我们的武器，很可以顺便把我们都杀了呀。正因为他们没有那样做，师长，我才觉得有些不大对头。”

师长笑了。他那红润的肥嘴上带着一丝家长式的笑意，向军官们扫了一眼。接着，他朝上士点点头，宽容而照顾地说：“莫龙纳斯上士，你的问题和观察值得表扬。这说明你是个优秀的军人，能够独立思考，能够琢磨象昨夜发生的那种不平常的事

① 凯撒（纪元前 100—44）：罗马大將；汉尼拔（纪元前 247—183）：迦太基大將；亚历山大（纪元前 356—323）：馬其頓国王。

件。不过这个问题容易解答，莫龙纳斯中尉。”

軍官們本来覺得叛党們的这种行为虽然奇怪，可是不值一提，現在都帶着期待的神色等他們的上司解釋。这时候，他們才理會到上士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師長却忽略了这一点。師長的解釋例証了独裁統治下所有做官的、身居要职的人在思想能力上都退化了。有头腦的人在这种政权下担任任何职务，連六个月都待不住。

“很簡單，諸位。要解釋那些猪糞的行为再簡單也沒有了。他們很明白，危害任何公務人員的生命就得問死罪。公務人員不仅是元首一个人，所有的官員、士兵和警察部队都包括在內。图謀危害公安人員的生命，即使沒有实际行动，只限于空口威胁，也要受到枪决或絞杀处分。諸位，这些无耻的流氓害怕的就是这个。他們很清楚，非战争时期偷盜武器的处分跟別的偷盜行为一样，只是坐几个月牢而已。因此，我們的人連一根头发都沒有損失。这些狗入的都胆小如鼠；他們的一举一动都只是流痞的伎倆。在大白天，太阳照得老高的时候，他們就躲进他們的臭洞里去。由于这个原因，也只有这个原因，他們才不向我們开过来，开到我們願意等他們的地方来領他們应得的痛打和絞杀，假如繩索足够的話。他們的勇气只能对付沒有自卫能力的人，象这位拜来勒斯中尉和我們三个不幸的同志。这些吃蟲子的家伙沒有胆子跟正派的軍人明枪交战。你总明白了，莫龙纳斯上士？”

“是，師長，多謝你，我現在明白啦。”上士說話的态度非常謙虛，尽了部属对高級將領的本分。但是他的声調却不由自主地泄露出，他还是跟先前一样不得要領，而且他有不同的見解。作为一个守本分、有經驗的軍人，并且知道他要升为軍官，非得永

远認為上級是正确的，永远对上級圓滑，少管不落到自己头上的事，于是等長官发表了意見之后，他拘拘謹謹，留在心里的疑团一字不提。

第十三章

1

將軍的軍事訓練只限于实际知識，軍隊里的一个普通士兵一年到头要挨上无数的拳打脚踢和呼来叱去才勉强获得这些知識。比較高深的战略的秘奧是他所不得知的，因为他在軍隊里的級別至多只能升到上士，作为一个上士，他的責任唯有在規定的時間把他的一排人从床上拖起来，在規定的地方整队排好。

師長却不然，他出身于一个半西班牙、半法国的古老而高貴的門第，受过軍事学校的良好訓練，学到了从巴比侖人到威灵吞①的所有軍事領袖的言行、訓导和策略。通过这种訓練，他逐漸从普通人类——平民——中分离出来，爬上了好几級，接近神道了。他进軍校的第一天，就开始从一个普通的凡人变成上帝在人間的最高代表之一，并且根据由来已久的規矩，稳步趋向神化。

这些規矩中的第一件是，他得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的說話方式，音調也必須改变，一开口就讓普通人知道，他是祖国榮譽的化身，給上帝挑选出来在軍隊的輝煌光榮的历史上添加新的功績。

① 威灵吞(1769—1852)：英國大將，在滑鉄盧一役击败拿破崙。

为了完成这样一件崇高的任务，自然需要努力、牺牲、耐心和艰苦的工作。

进军校的头几个星期，那些指望将来成为将领的学员，必须在半夜到老学员的屋子里去站队，身上只穿着睡衣，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给老学员们看看，他们把军靴擦得是否合乎规矩，在那一门学问上有没有进步。

午饭时，一盘香味扑鼻的上好的烤腰肉端了进来，大家跃跃欲动、饕餮欲滴的时候，一个高班级的学员会吩咐他们解释“砂”的定义。

在一个没有成熟的师长说来，砂之为物不是普通老百姓想象的那样。在独裁统治下，未来的军事领袖心目中的事物并不那么简单。

在一个忠心报国、勤勉好学、雄心勃勃的倒霉的新学员说来，砂是大可研究的东西。即使在青年时期，他也必须认识军校学员所谓的砂，是一种由不同数量的微细的地质结构所组成的物质，有的是颗粒，有的是结晶，在某种情况之下也以各种各样、已知未知的几何图形出现。以它的显而易见的性质来判断，砂的形成是由于地壳表面岩石组织受了侵蚀或不断的大气变化；平时以一片片松散的状态见于各地；如果铺在操场上，适当地弄平，就可以成为一片有特殊而必需用途的地面，以供一群乳臭未干、配备不全、其貌不扬、脑筋欠佳的学员操练。这些学员老是迟到，集合时另另落落，操练时不是违反规则，便是走错方向；他们一边操练，一边还得进一步学习运动反射的工夫，最终目的是让他们明白，一个倒霉学员的脚不是用来挖自己的鼻子或者高班级学员的鼻子（高班级学员随时随地、永生永世要给当作他的上级），而是用来站直脚杆，缩进肚皮、挺出胸部，不能象怀孕的

母牛那样。立正时双手要跟褲管外面的两条縫并行(不是里面的两条縫, 否則有困难), 并且按照傳統和习惯的形式, 小手指的最后一节必須若即若离地碰到做軍褲的料子, 掌心向外拱起, 以致从前面看来, 掌心里面好象藏着一只半大不小的普通老鼠(科学術語是齧齿类), 伸直的食指必須輕輕接触上文表过的料子, 可是又不能直接地碰到。这时候还得注意一点: 两个肘子必須运用微妙的直觉微微弯曲, 但是又不能显得做作, 肘子和皮帶之間的距离要恰到好处, 讓一个发育正常的教官不必特別用什么体力腦力就能伸直手掌輕輕地插进肘子和皮帶之間的空隙, 总之, 用准确和正規的軍事術語說来, 这就是砂。

除了星期日之外, 他們每天要把这番話背上一遍, 面前放着一盤可口的食物而不能碰, 这就是高班級的學員跟新生們开的一个小玩笑。最后, 那些年青的、未来的將領們总算能够一口气、一字不錯地把这番話背出来, 速度也提高了, 在食堂侍者把那盤美味的食物收掉, 騰出地方把下一道点心端来之前就能說完。

日漸月移, 師長自己也成了高班級的學員, 便把以前身受的一切原封不动地加在新来者的头上, 因为这些未来將領的智力不足以在这方面发明新鮮的玩意儿, 也不足以体会他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多么无聊。

国家跟世仇的敌人并没有发生战事, 因为世仇的敌人知道怎么采取和平的貿易方式, 而不采取战争的方式, 从这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事实上, 世仇的敌人根本不存在。这只是时常挂在嘴上說說罢了, 主要是防止納稅人对于龐大的国防預算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全部重武器、机关枪、手枪、刺刀、軍事配备都得向世仇的敌人去买, 因为国内的軍火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 不能

生产这些应有的武器和配备。

当上尉、少校、上校的时候，他镇压罢工的纺织工人、倔强的矿工和造反的印第安农民，偶尔有机会试验汉尼拔、亚历山大、阿提拉①和拿破崙的战略是否有效，是否精采。事实证明，在这一切战役中，汉尼拔和拿破崙成功地使用过的战略战术原则仍旧完全有效，那又何必多动脑筋去研究新的理论呢？

2

师长觉得，如果他把对付同等将领（他所谓的将门之子）的策略拿来对付叛党头子，未免贬低自己的身分了。对付叛党时，他不是以师长身分，而是以一个带领部下追捕逃犯的警察头目的身分出场的。

他早就计划好了，把叛党包围住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他们的头子无条件投降，在半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的武器。那之后，他就把头子们都吊死。在其余的造反的猪猡中间，他逢五挑一，也把他們吊死。剩下的叛党，不论男女老幼，统统卖给咖啡种植场、红木树林和别庄，补充这次征讨的军费。

无论哪一个军官，只要爱惜自己的面子，决不会把他学来的军事措施用来对付造反的人，那种措施只能用来对付有组织的军队。师长如果认真地把叛党头子当作一个军事敌手，以军人的身分去对付他，这种念头即使想一刻钟之久，也是荒唐不堪的。叛党不是交战的对象。叛党只消打兔子那样的打，攻打的方式也应该象围猎一般。

将军却相反，他没有什么荣誉观念，也不知道拿破崙的格

① 阿提拉(406?—453):匈奴单于,横行欧洲,有“天鞭”之称。

言，更沒有想到圍獵之类的事。他对師長的态度是够認真的。他对一切都很認真：依他想，这一切都是師長学过的，在長久的軍生涯中积累經驗而发现的。最主要的是：他对正規軍的士兵很認真，因为他知道他們的枪法比他手下的弟兄們又好又准，他們受过比較好的訓練，有比較好的組織，执行命令时比較快，比較熟練。

因此，正由于他对胜利沒有絕对的把握，对于迫在眉睫的战斗还拿不稳，他把可能使他取胜的各项准备工作都考虑到了，一点也沒有忽略。

3

師長的部队离叛党营地有八公里左右时，師長下令停止前进，扎营过夜。

他改变了原意，决定不立即进攻，而是等到明天早晨，以便把圍獵搞得更彻底。天色就要黑了，被獵捕的对象可能有很多占了便宜，逃到灌木叢和山里去。把攻击推延到明天早晨，他的部队好好休息一晚，他有一整天的時間摆在面前，他的神枪手們也不会放这些叛党兔子逃脫一个。

一个漂亮的帳篷替他搭了起来，他跟炊事員商量了好久，研究晚飯吃些什么，明天早飯又想吃些什么，其余的事情他都交給低級軍官們去办。把这些年青小伙子帶來就是为了替他解除这些瑣瑣碎碎的工作。他有仗要打：那才是師長的任务。正因为那不是一场有組織的、正式的战斗，只是獵捕下賤的叛党，他覺得應該給年青軍官們一个机会，讓他們显显本事，把他們在軍校里学到的东西試驗一下。

軍官們領会了任务的重要性，并且充分了解，尽管他們打的

是同胞，他們仍舊是為祖國服務，於是都高高兴兴地干活去了。

他們派出了三個偵察兵去偵察叛黨的陣地。這之後，又把已經在埋鍋煮飯的士兵們召集起來，整隊檢查槍枝。表面上這是為了作戰準備。事實上是給師長看看，他手下的軍官們畢竟在做一些重要的事。“看樣子的確很重要。不論大小軍官，每逢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的時候，總是把他部下召集起來檢閱。既然總有可以檢閱的東西，也不必想什麼新花樣了。即使偶爾有個把聰明人做了軍官，也許能夠想出確實新穎的辦法時，他也十分小心，不施展出來，甚至不在別的軍官面前提起。为了不招人笑話，或者不引起人家注意（那對他們的前程是不利的），他們想盡辦法不超過同事們低下的智力水平。否則就不聰明、不漂亮了。拿整個軍界的情況來說，任何地方的任何空隙都可以圓滿地用檢閱和上操來填補。在任何別的行业里，都不能用這種簡單的办法把錯誤、缺陷、疏忽、尤其是無知輕而易舉地掩蓋過去。不僅一個好的士兵，甚至一個軍官，以至一個師長的有用與否，各到各處都是以他的不能獨立思考、不能開動腦筋的程度來衡量和判斷的。在獨裁政權下，糊塗成了美德；在民主政體下，糊塗只是懶惰。

4

三個偵察兵回來報告時，軍官們正坐着吃晚飯。師長嘴里塞得滿滿的，一邊揮着刀，一邊說道：“去吧！明天等我把歼滅那些豬獃的步驟都布置好之後，你再向我報告吧。”

不過這次他學了乖。他把值日官找了來，吩咐他不要放松布哨；因為這些流氓和囚囊可能再想偷五十支步槍，在目前的形勢下，這一下是吃不消的。

將軍也派出了偵察兵。他却非常注意地听取他們的報告——全神貫注地听取，把晚飯都拋在腦后了。

塞爾梭說道：“你認為怎麼樣，將軍？他們既然來得這麼近，我們好不好把他們其余的步槍都弄來？”

“好當然好，”將軍點點頭。“他們的師長一定也在防備。正因為他有了防備，我們就不那麼做。這是一個理由。另一個理由是，把士兵們的步槍都弄光之后，他們不能攻打我們了。我們却需要正正式式的打一仗。一則鼓舞弟兄們，一則有所實習。”

說了這話之后，他把所有的中隊長都找了來，把他擬好的計劃跟他們研究，然後作了指示。

5

師長打定主意，第二天晚上摸黑也要趕回大營去。他自始至終一直相信他能得勝而歸的，問題不在勝利不勝利，這次征討充其量不過是圍獵罷了。狩獵的時候，只說獵物有多少，不說勝利不勝利的。

師長打算當晚回到大本營，那邊至少有正式的屋頂，還有床鋪，不象這張狹窄可憐的帆布床，兩旁的木檔老是在他一身肥肉上磕出印子，因此，他一早就撤了營，黎明時，他的部隊已經到了印第安人的營地面前。

他帶着副官和號手，占了一個小山頭，士兵則在叢藪和草地裏匍匐前進，熟練地把敵營團團圍住，連一只貓都休想逃脫。

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布置好了。“現在，你該看出這些够噲的豬獃有多蠢，中尉，”他對副官說。“他們既不放哨，也不採取什麼警戒措施。陸軍部要我拿這些烏合之眾小題大做。真叫人好笑。瞧，中尉，你可以親眼看到那幫強盜只管貪吃。再過十分

鐘，我們就要他們好看了。從我們這裡偷去的那挺機關槍也沒有配置人手。你如果高興，用一條套索就可以把它套過來。”

師長的批評一點不錯。弟兄們圍着火堆，蹲在地上。他們全神貫注地在煮飯，僵下身子蹲在那里，頭都不抬。這裡那里，偶爾有人從這一堆人走到那一堆人身邊去，拿些什麼或者看別人做些什麼。營地里死氣沉沉，仿佛大家的眼睛都睜不開似的。

“依你看，那邊究竟有多少人，中尉？”師長問道。

“也許有一百個，師長，也許有一百二到一百三。很難講。”

“可不可能將近二百呢？”

“很可能，師長。地上有坑窪、青草、灌木叢，還有土崗子，不能一覽無遺。有好幾十個一定還在睡覺；我看到許多人還裹着毯子和破衣服，躺在地上呢。”

“我也看見的，中尉。我要把那幫人完全圍在一起，省得再來一次征討的麻煩。在窮鄉僻壤沒完沒結的奔波，在遼遠的牧場上吃些不能入口的東西，對我這付可憐的老骨頭是不合適的。我不必瞞你。我可以退休。然而，我需要薪餉。花費太大啦。再說，退休之後，我成了老兒？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老百姓罷了，跟那些到巴倫·加南去趕集的小販沒有什麼不同。”

師長看看挂表。接着，他舉起望遠鏡，把地形研究了一番。
“曼納羅中尉第一次發來了信號。他已經進入陣地，準備好了。
洪可上士的鏡子也發出了信號。他也占好了陣地。五分鐘之內開始圍獵！”

師長點了一支紙烟，往地上一蹲。他的馬留在後方山腳底下，免得給朝這方向飛來的流彈打中。小山是够高的，師長即使蹲着，也能看到全面。

“那些流氓有多笨哪，”他咧着嘴對副官說。“你看，他們根

本沒有想到在这里布置一挺机关枪，甚至沒有布置一个观察哨。要是那些土匪想到了这座小山，对我们就很不利，会引起不必要的伤亡。”

他望見小山左右几百公尺外，他的部队也进入了陣地。他原先吩咐他們迂回前进，因为这一帶的地勢高，他們的行动很容易給叛党发觉。当他接到信号，知道这些队伍也准备就緒，整个包圍圈已經收攏的时候，他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三响。这三枪是命令部队发动总攻击的信号。同时，他叫号手吹起进攻号。

枪声和号手的喇叭一响，一挺机关枪立刻向敌营扫射了。

攻击开始了，正規軍的极好的部置显然沒有任何錯誤。

6

現在却发生了一些特別的事情——师长在他多年輝煌的軍生涯中从未見過的事情。这事不仅引起了师長的惊愕，在軍官和士兵中間也引起了混乱的朕兆。开头，这种混乱只在攻勢稍稍迟疑中表現出来。

师长把望远鏡举在眼前，跟其余的軍官一样，总以为机枪一打响，印第安人的营地会象挨了雷打一般騷动起来。但是一般說来，敌营依然靜悄悄的。只有少数几个印第安人仿佛互相靠攏，还有几个显然中了彈，倒了下去，紋风不动了。間或有一两个印第安人弯着腰，东奔西跑，似乎在喚醒那些大概睡着了的人。除了这几个掠过的人形而外，毫无別的动静。

机枪繼續卡嗒卡嗒向敌营扫射，为总攻击做好削弱敌方抵抗力的准备，同时，士兵們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低下身子，从四面八方慢慢地逼近敌营，一步步的收紧了包圍圈。

师长吩咐号手吹起騎兵进攻的号子。騎兵待在后方半公

里，下了馬，隱蔽在叢藪里，靜候師長的信號，準備列成一個大弧形橫掃過來，不讓一個叛黨漏網。

騎兵們上了馬，排成一個外圍包抄圈，不疾不徐地沖來。在這個圈子合攏之前，步兵已經接近了敵營外沿。

師長原以為機槍一打響，敵營一定引起混亂。既然現在沒有這種情形，他推斷一定是印第安人的計謀，目的不是把正規軍誘入陷阱，而是想尋找缺口突圍。

如今，步兵更接近了，敵營一定看得清清楚楚，逐漸包圍攏來的騎兵一定也給叛黨發覺了。但是敵營里仍舊靜得出奇，師長心里不禁有些發毛。他站起來，用望遠鏡仔細打量敵營。跟先前一個樣，他望見這裡那里不時有人中彈倒下，因為這時候機槍仍舊打個不停，根據早先的命令，要等到步兵沖進敵營時才能停火。

副官也舉起望遠鏡。他突然脫口喊道：“師長！你看到沒有？還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

“什麼？”師長問道，沒放下望遠鏡。

“有四個人跑到營地中間的機關槍那里，隨即不見了。現在機關槍也不見了，好象鑽進地里似的。”

師長把望遠鏡轉向五分鐘前他還看到那挺被竊的機關槍的地点。他得承認那挺機槍已經不在那里了。

他用望遠鏡搜索着戰場，看到他的部隊離敵營的內周都不到五十公尺。

步兵背后的騎兵的包圍圈也縮小了。騎兵們坐在馬上，步槍擱在右膝，繮繩緊緊地抓在左手里，等待潰敗的叛黨在下幾秒鐘內逃竄。步兵聽到一聲号角和軍官們的哨子，停了一會兒。緊接着，他們挺直身體，雙手緊緊地握着上了短刺刀的步槍，準備

立即冲鋒。他們这样等了十秒鐘左右。四面又响起了一声号角和許多哨子声，士兵們便冲上去。

他們剛拔腿冲鋒，营地中間有一挺机枪开火了。机枪沉着而小心地扫射着整个圈子。那挺机枪剛才还沒精打采、孤另另的架在营地中央，現在只看到它那打轉的枪口里冒出一小股一小股淡烟。

进攻的队伍停頓了两秒鐘之后繼續前进，不过沒有剛才那种在操場上檢閱似的神气了。不时有人踉蹌跌倒，显然中了彈，也可能是想临陣脫逃，故意摔倒的。十秒鐘以后，最笨的士兵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的远足已經結束，他們的无忧无虑的軍人生活面临着一抔黄土的悲慘結局。最勇敢的士兵碰到这种事情也不快活，何况他不会听到加在他头上的身后的荣誉，也享受不到荣誉的果实。

士兵們即使另有打算，这时候也沒法改变，唯有硬着头皮，繼續开上去攻敌营。因为現在他們来个向后轉的話，他們所受的火力会更其猛烈，結局还是一样。此外，就算他們倖免受伤，也逃不了多远，因为后面的騎兵綫不会放他們通过，反而把他們再驅向敌营。

进攻的队形不那么美觀整齐了，而是乱成一片，只求早一点冲到营地，避掉机枪火力，因为这时机枪越来越叫人恼火，把一切命令和事先安排好的計劃都打乱了。

号手保持着相当距离，以示尊敬地站在师长后面。师长想起了他，俄頃之間，打算叫他向騎兵发出信号，不是根据預定計劃追逐逃跑的叛党，而是向步兵跟上去，更快地攻下敌营。师长同时又想起，这样一个命令可能引起紊乱；因为他事先对騎兵司令安普第亞上尉作了最清楚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牽涉

到战斗里去，绝对必须把騎兵用来防止敌人逃窜。

师长拚命地、心不在焉地抽着紙烟。他逐渐发觉事态的发生都不正常。他觉得他的计划不是已经出了岔子的話，也快要出岔子了。但是他还不清楚实际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进攻的步兵已经接近敌营边沿。师长这时自以为了解了叛党的意图。他们显然是要把正規軍誘入营地，然后杀他们。因此他们才装做沒事的样子坐在火堆边。他们这种印第安人一定觉得肉搏更有打胜的把握，因为肉搏时，他们可以使用短刀、弯刀，而不必使用他们所不熟练的步枪。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騎兵才能扭转局面。他吩咐号手叫起騎兵进击的信号。騎兵行动了，冲上前去。

前几排步兵进入了敌营。

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到他的部下英勇地用刺刀刺着印第安人，把他们摔开。奇怪的是，士兵们猛扑过去时，印第安人并不自卫，甚至不站起来逃跑。他们倒下去之后，再也不动了。接着师长发现进攻的人中间起了一片骚动混乱。他们把刺刀从受害者身上拔出来的时候，尸体跟着飞了起来，碎成片片。在破烂的衣服和歪歪扭扭的帽子底下，可以看到干草。

除了二十个或二十五个在营地东奔西跑，给营地添些生气，使这场伪装显得毫无破绽的印第安人之外，没有别的攻击对象，士兵们也不等待命令，自动停了下来，手足无措地站着。

真的印第安人，有几个准是中了彈，受伤的、不能动的都给残酷地刺杀。但是大多数都避到了那个机枪仍旧稳定地射个不停的坑洼里。

军官和上士们吹起哨子，吩咐士兵继续进攻，贯彻原来的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把那挺机枪打哑。但是机枪的火力那么沉

着、那么冷酷地扫着地面，士兵們越是上前，伤亡越大。

哨子又响了。士兵們扑到地上，蛇行而前，希望以比較少的伤亡代价来夺取那挺机枪。

最后的一声哨子还没有消逝，騎兵綫已經到达了营地的最外圍，与此同时，四面八方老远的射来一陣彈雨，傾注到营地上。其間还夾杂着另外几挺机关枪的銳厉的噠噠声，也是从进攻者的圈子外面老远的地方打来的。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狂野杂乱的尖叫、呼喊和扰攘。一群群的印第安人从四面八方越过草原，蜂拥而来。目标是营地。

十分鐘之前，士兵們还以为他們把所有的叛党包圍在营地中心。

但是被包圍的是他們自己。

7

师長轉过头来找号手。他打算吩咐号手吹起全面退却的信号，讓部队自己尽力突圍而出。从小山头居高临下的望去，他发现了几个缺口，士兵們可以从这些缺口逃脫而不遭受太大的損失。但是他不知道除了吹起总退却的信号外，該用什么方法通知軍官們。

他轉向右方，沒有看到号手，連副官也不見了，再轉向左方，只見两个穿得破破爛爛的印第安人站在那里，冒冒失失的冲着他直咧嘴。

师長飞快地伸手去拔手枪，枪套却是空的。一个印第安人举起手枪說：“你找的是不是这个，师長？”

师長臉色稍稍有些发白。可是他立刻鼓起勇气，伸手把手枪夺了过来。

“你不妨把它收回几分鐘，”拿手枪的那个印第安人笑着說。
“里面沒有子彈，你拿了它也闖不了禍。”

師長急忙去摸他的子彈帶。子彈帶也不見了；早給割斷拿走了。

他不禁冒起火來嚷道：“你們這些下賤的豬獃在這裡干什么？我想你們是叛黨一伙的吧？”

“不錯，”其中一個呵呵大笑說。“我們情願是叛黨一伙的。我只不過是將軍。這一位是”——他用大拇指指指他的伙伴——“他是我的上尉。”

師長用眼睛到處搜尋，之後高聲嚷道：“我的副官和號手到哪裡去啦？”他在操場上碰到叫他冒火的事情時，慣於用那種過分響亮的聲音說話。

“走啦——我們幫他們走的。”

“走啦？到哪裡去的？”

“我們來不及問，”上尉回答說。那是聖地亞哥。

“去你們的，該死的髒豬獃。我們回巴倫·加南之前，我非把你們槍斃不可。”師長臉都脹得發紫了。

“當然啦，”將軍咧着嘴說，毫不理會師長的嚷嚷和冒火。“你回到巴倫·加南的時候，當然可以把我們統統槍斃。但是目前我們抓住了你的小辮子，你能不能回到巴倫·加南要看有沒有人帶你去。目前可沒有人等着送你回去。”

8

師長發覺自己落到印第安人的手里時，就知道沒有希望了。即使出現一個奇跡，他的部下竟然來到這裡，把他救走，他們救走的也不是活人。獨裁政權對於反對它的人是不發慈悲、不存

怜悯之心的。当叛党占上风的时候，曾經以任何方式和任何身份替独裁者效过劳的人，当然也不能从叛党那里指望慈悲和怜悯。

不过，假如他在这些下賤的奴隶面前流露出一絲一毫害怕的神情，即使他死了一千年，他也要羞愧的。事实上，他这种表面上的无畏无惧并不出自个人的勇气。他的勇气从来没有經受过考驗。在統治者一边的人是不需要勇气的。

在这个完全絕望的环境中，使他产生某种程度勇气的是，他知道不論他表現得畏惧或勇敢，任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不論他搖尾乞怜、答应拿出全部財產来贖命也好，大声叱責胜利者、以辱罵来激怒他們也好，結局总是一样。即使他向叛党投降，把他的学識貢獻出来(事实上他不会这样做，人家也不要他)，他的最后結局也不会有所改变。他既然知道他的处境根本沒有希望改变了，他又何苦在抓住他的叛党面前丟臉呢。

他朝营地那面眺望了几秒鐘，不仅是他和他部下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說来，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在那里决定了。能够动的士兵都扔掉武器，以便逃得快些。但是不論逃到哪里，他們总是碰上印第安人的刀尖。

叛党的机关枪不再向潰退的步兵开火了，現在掉过来扫射混乱的騎兵，他們根本沒有好好的展开攻勢。正規軍机枪班的士兵放弃了騾子，因為他們发觉那些馱着东西的牲口妨碍他們逃命。他們讓牲口自动跟着。有几个步兵抓住了这些东奔西窜的騾子，把馱載割掉，自己骑了上去，尽可能不放过任何逃命的机会。

“圣地亚哥，”將軍招呼他的上尉說，“把我們的客人，这位穿着漂亮制服的师长，帶到我們的新营地去。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回头我想跟他談談。現在我非下去一次不可。他們太浪費彈藥啦。目前沒有必要。我們还得節約。”

他說罷便跑下山，跳上他來拜訪師長之前留在山腳根的那匹馬，飛也似地衝過戰場。

他在窪地裡找到了上校和上校手下的人，這時候機槍由於槍筒太燙，開始卡子彈了。

“幸好這玩意兒自動停止了，”他在馬背上嚷道。“讓那幾個人騎着騾子太太平平地逃命吧。他們可以替我捎個信到大本營去。可惜來這裡的不是全旅人馬，否則我們到巴倫·加南去的路就通行無阻了。”

上校為了動作方便起見脫掉了襯衫，現在開始找尋。襯衫給他手下人的光腳板踩到放機槍的爛泥坑裡了。“把你那件髒襯衫脫給我，”他朝一個經過坑邊的弟兄嚷道。他也不等那個弟兄自己脫，刷的替他剝了下來，抓起一根樹枝，把襯衫縛在上面，來回搖動着。

四下裡的步槍聲立即停止。還在追逐逃兵的弟兄們，在他們背後找補了幾槍，看他們沒倒下，也就隨他們去了。

將軍策馬跑到他的號手那裡，吩咐他吹號集合。

9

回到營地裡來的有百把個弟兄，他們身上一絲不挂，只在光肩膀上搭着子彈帶。他們的短刀和彎刀都插在束住光腰干的皮帶裡。

他們在營地裡分頭找尋自己的褲子、襯衫、帽子和涼鞋，昨天晚上，他們依照將軍的指示，把稻草塞進這些衣服，做成假人。

他們收集了自己的破衣服，再从死傷的正規軍士兵身上補充了遺失的物件，開始清理戰場。傷兵和俘虜都沒有活到下午。他們讓師長活到晚上，因為將軍要找他談話。

繳获的武器那么多，非但全体弟兄都配备了武装，连妇女和少年人都弄到了手枪或步枪，结果还有剩下来的。

10

教授主张把多余的武器埋在灌木丛里，下一次战役如果有什么损失，就可以拿来补充。

“埋在地里的武器是没有价值的，”将军驳斥这个主张说。“此外，可能给别庄主发现，也可能给骑警、正规军或者任何反对我们的人发现，他们就拿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了。我要更好地利用这些武器。我们要到附近所有的别庄去，攻占乡镇村落，可以招募一些身强力壮的、愿意加入的人，那时候，这些武器发挥的作用比埋在这里大多啦。”

“对，”教授说。“想得对。不过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些招募来的人会不会开小差、出卖我们，把这些武器也带了跑。”

“那倒不必担心，教授。我们稍微有些进展，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壮年人自会要求参加的。他们会跑来要求跟我们一起前进。他们走上这条路之后，一定会嫌革命结束得太快，许多人一定会自动在别的地方闹革命。将来用不着他们打仗，要过太平日子的时候，我们解散他们要比现在招募新兵困难多了。”

“到时候我们自会安排好，叫他们乐意回家，”安得路插嘴说。“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军、一起战斗，直到我们给他们的土地，或者他们自己打来的土地肯定再也不会给别庄主夺回去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会自动回家的。等到值得斗争的对象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他们再向谁斗争呢？因此我认为将军的话是对的。现在我们需要大批战士，如果他们不自动地来，我们就去动员。至于以后我们怎么复员，等我们控制了全国之后尽可以商讨。难

道你們以為我沒有理由立刻回家嗎？我對你們說，理由多的是。你們大多數人一定也寧願待在家里，而不在这爛泥地里奔走，杀丘八的。但是你們跟我一樣清楚，如果我們目前在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回家，那麼不出六個月，我們又退到原先的地步，甚至比原先更糟，再發動一次革命的話也許需要很長的時間。”

“這種話我們大家听得越多越有好处，安得路。”教授一面說話，一面呻吟。他肩膀上受了兩處傷，費德爾正在用刀往傷口里掏，想把一顆子彈挖出來。另一顆子彈貫穿了肩膀。“對我們和所有的勞動人民都有好处，我重說一遍。別停止得太早，別听人家的鬼話，他們花言巧語地說什麼同胞之間要和平共處啦，打仗對人民犯下罪啦，等等。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廢話。只有在全國重新安定下來，正義伸張，大家都可以毫無顧慮地把心裏話說出來，那時候同胞之間才能和平共處，才能消弭戰爭。中途而廢的革命比不革命更糟。我說你對的道理就在於此，將軍。讓我們隨時隨地招募新兵吧。我們不招募，別人會招募去的。我說他們可能帶了武器開小差時，我的腦筋一時沒有轉過來。”

第十四章

1

起義軍的新營地設在一個亞熱帶的松樹林里。早在正規軍出乎意外地大敗輸虧的那次戰役的前幾天，那個地點就選定了。將軍一接到軍隊來近、準備一勞永逸地殲滅叛黨的情報，立刻把婦孺傷病轉移到這個營地。將軍想在這裡建立一個不同于尋常野營的、長期性的居留地。他的計劃是把這裡作為根據地，隨時

出击，攻打別庄，把土地分配給債務奴隶，碰到正規軍和警察部队就打，碰不到他們就用計策把他們誘到小村落和別庄里，一个个的吃掉，逐步削弱他們的力量。在比較長期性的營地里，他更容易把新兵訓練成有用的战士，建立一支軍隊，向首都进军，占領政府机构，从而在全国範圍內成立革命政权。

营地所在之处，一部分是森林，一部分是草原，还有一部分是几畝方圓的灌木叢和矮树林，最后一部分不花什么大力气就可以开垦成耕地，种植玉米、豆子和青椒。五六个星期里，就可以有第一次收成了。

这片地属于一个大別庄，两星期之前，和另外几个別庄同时給攻占了，分配給了債務奴隶。

凡是一支印第安軍隊所需要的一切，这片地方都能供給，够他們住上几年，甚至几代。一条寬闊的清水河貫注了起义軍的新营地，即使在旱季都不会涸竭。

地形极有利于防守。三面都是山岩，只有四条崎嶇狹窄的小徑，易守难攻，派二十个弟兄就頂得住半旅人馬。第四面是一片平坦的沼泽地，在这个季节根本无法通行，到了旱季，只有少数几处略微高一点的地方可以通行，不过也要等好久沒有下雨，地面干燥之后。这些通道为数既少，又沒遮攔，因此象山徑一样，只派几个人就能固守，敌人不可能在这里突襲。退一步說，即使突襲成功，整个起义軍可以很巧妙地隱蔽在周圍的岩洞山穴、崖縫峰隙中間，到处密密麻麻地長着熱帶荆棘，敌人想逼他們出来是极端困难的，尤其是起义軍熟悉地理，他們可以从灌木叢和岩石后面象据守一座堡壘似的以沉重的火力打击敌人。

弟兄們知道要在这里待一个長时期，便开始盖一些和紅木树林里相仿的茅屋棚舍，那也在情理之中。

只要六天，至多十天工夫，这个营地就跟任何别的印第安村落不相上下了。目前虽然还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起义军是可能永远在这里待下去的。如果革命成功，独裁者给推翻了，独裁政权之后的民主政权很可能把起义军创立的居留地给予法律保障。民主政府很乐于承认这些在革命中所得的权利，因为这样做，原先的起义军不至于变成普通的强盗，否则他们迫不得已，可能铤而走险的。教授、将军、安得路、上校、塞尔梭和许多头脑比较清楚的弟兄，以及随军的妇女，实际上也想到他们的起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他们都考虑过几星期，有时候还加以讨论。

2

新营地距离当天起义军打了大胜仗的旧营地有十五公里左右。

把被俘的正规军师长押回营地的弟兄们并不急于赶路。师长太胖、太不灵活了，要逃也逃不了。每隔十分钟他就得唉声叹气的坐下来歇息。也许他故意夸大了他的不灵活和疲倦，希望后面可能派出一营援军追上来，现在已经到了附近的地方，可以反败为胜，救他脱险。话虽是这么说，师长也明明知道这种希望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亲自叮嘱过上校，除非奉到他本人的命令，上校不得擅自调动部队。

另一个希望是，他部下逃出性命的士兵也许有几个在附近，看到他们的师长给三个印第安人押回营去，可能想办法救他。他们走着走着，离战场越远，离新营越近，这个希望也成了泡影。事实上，他的部下自己给追得狼奔豕突，逃命都来不及，更不用想救他了。一路上（这条路是新近才从灌木丛里开辟出来的、泥濘难走的小径），他看到一批批的起义军，有的到大本营去，有的到

戰場上去，大概到那里去站崗，或者搜尋剩余的武器彈藥。

師長給這些骯髒的印第安人當作俘虜押着走路，起初非常冒火，經過辛苦的跋涉，火氣也逐漸消退了。他也明白，這樣冒火下去，把氣出在三個印第安弟兄頭上是沒有好處的。他如果不肯走，他們准會揍他。假如這幾個家伙在幾個月之前碰到他這樣有权有勢的人，連下跪都來不及，如今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單是這個事實就比打敗仗更清楚地向師長指出：國家的命運自從擺脫了西班牙皇室統治以來，已經面臨了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局面。

他不时想跟那三個印第安人說幾句話。他所以這樣做，是存着一絲微薄的希望——微乎其微的希望——也許他能行賄，給他們物質報酬，把他兜個圈子，送到他自己的司令部去。但是第一次嘗試就碰了壁。這些印第安人不是真的不懂西班牙話，便是肚里明白，臉上裝做不懂他提出的問題。

他半路上坐下來，抽支紙烟的時候，印第安人也离开他身邊一些坐下來，顧自己說笑，顯然不去注意他。他站起來重新上路時，他們也站起來，跟在他後面。

碰到這一小群的人或許會以為師長是在散步，印第安人是派去陪他的跟班，以免他迷路。

師長雖然尽可能拖延時間，并且一直存着微薄的希望，希望出些事，把他救出苦難，但終于還是到了新營地。

押送他的人用不着上面吩咐，机伶地帶他走了弯路、轉弯抹角地到了營地，即使他能逃脫，也認不出到營地的路徑。印第安人對於外人是始終不放心的，他們這樣做純粹出于天性。不論他們把什麼人——譬如說，一個販子——帶到他們的居留地去，不論他們的居留地在灌木叢、林莽或山坳里，他們的做法始終如

一，理由很簡單，他們不願意外人，尤其是政府官員知道他們的住处。

3

師長到達的時候，整個營地都忙着做晚飯。今天的晚飯要補足弟兄們在過去三十六小時內錯過的伙食，因為男男女女都忙于作戰準備，勻不出工夫來吃飯，更不用提做飯了。人們間或在百忙中吞几口冷餅，或者往嘴里塞一把發霉的豆子。

因此，營地里現在專注在做飯、洗衣服以及其他和安靜的家務生活有關的事情里，並且做得那麼專心一志，幾乎把這些事當成了一種愛好。

從這些人身上根本看不出他們當天早晨曾經血戰一場，在這次戰鬥中，他們雖然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却也死了三十個，傷了五十個左右。

營地里的人既然沒有在做可以認為是再度作戰的準備，師長知道救兵是不會來的了。同時他還知道了他失敗的原因之一。起義軍的情報工作比他自己一師的情報工作要好十倍，正確可靠一百倍。他完全肯定，每一個別庄里的每一個債務奴隸，每一個表面上不會壞事的無知的印第安流浪漢，說不定連正規軍里每一個印第安種的士兵，都是起義軍里的情報人員。

師長給帶進去的時候，營地里的人根本不想仔仔細細地看看他。這個人的咒罵聲會使一師正規軍發抖，這裡的人却根本不去理他。假如這個身居要職、備受尊敬的軍官在起義軍的營地里要骯髒的印第安人給他應有的尊敬，卑躬屈膝地迎接他，那真會叫營地里的人笑落大牙。

他給領到營地中間將領們的火堆那里。

他走近时，大为惊奇地看到拜来勒斯中尉也蹲在那里，跟这些邋邋的印第安人一起吃薄餅和豆子，喝咖啡。

在早晨的战役中，一个印第安人抓住了拜来勒斯中尉，正要割他的喉嚨，恰好安得路走过，認出了中尉。

“慢着，老弟！”他喊住了那个弟兄。“别杀他。把他結結实实在地綁起来，待会儿押到营地去。將軍或許再用得着他做信差呢。他的武器当然归你。”

因之，战場清理以后，中尉給当作俘虏帶到了这里。这场战斗中活的俘虏只有拜来勒斯中尉和正規軍的师长两人。

4

师长看到中尉泰然自若地(表面上非常泰然)蹲在火堆旁边，跟印第安人一起吃飯，仿佛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起先不禁一怔，不明白中尉究竟是怎么回事。

乍一想，他認為昨夜武器的被窃、甚至今天早晨的慘敗也許都是中尉搞的鬼。他可能跟叛党串通，故意謊报叛党的实力、配备和行动。

这种疑虑只持續了几秒鐘。眼看中尉耳朵上扎着血迹斑斑的綳帶和結了血疤的鼻子根，这种念头一刻也不能容留。

再向中尉看一眼，师长又拿不定主意了。在中尉身上下这种毒手的可能不是印第安人，而是某一个牧场主或別庄主，因为中尉糟蹋了他的女儿。做了烏龟的丈夫和女儿受了污辱的父亲用这种办法来报仇，也不是希罕的事。

至于中尉帶來送給师长的三顆人头，也許真是叛党斫下来的，中尉可能把自己所受的殘害也推在叛党头上，免得招認这是調戏女人的結果，也許他根本沒有到过叛党的营地，只是落在一

个受到奇耻大辱、誓必报仇的别庄主手里罢了。

5

“欢迎，师长，”那个威风扫地的俘虏给领到火堆旁边时，将军说道。“瞧见有空的交椅就请坐吧，不必客气。”

“多谢，”师长出于习惯，机械地回答。但是他立刻粗暴地找补了几句：“你这样胡作非为，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伙计。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会给支解掉，再钉起来，灌上石油。”

“知道这个情况——尤其是今天知道——倒非常愉快，师长。当然啦，要想这样拿我取乐的人，首先要抓住我。而我认为要抓住我，师长，还得等不少时候。在这期间，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享受这种乐趣——老实说，对象就是你。你出的主意倒不象初听时那么坏。你认为怎么样，拜来勒斯中尉？”

“跟我没关系，”中尉吃喝自若地说。

师长转向中尉：“晚上好，拜来勒斯中尉。”

中尉没站起来，只是略为动动，点头回答说：“晚上好，师长，多谢你！”说罢赶紧低下头，专心吃他的受到打扰的晚饭。

师长坐在弟兄们让给他的又大又低的位置上，显然很不舒服。他的肥屁股一直挪来挪去。他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响声，好象他浑身包着吱吱嘎嘎发响的干皮革。初听起来简直不能肯定这个声音出于他脚上的那双新皮靴呢，还是出于非常闊的腰带和比较狭的肩带，或是出于他穿在军服里面，用来束紧他那大肚皮的皮编紧身衣。总而言之，弟兄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个人浑身上下，四肢、头脑、心肠都是刚从鞍具铺里出来、还没有加工的生皮做的。

经过辛苦的长路跋涉，他肚子饿透了，印第安人把他们自己

吃的东西給他吃时，他也不拒絕。他从骯髒的臭猪糞手里接受了热的薄餅、加了青椒的豆子、烤熟的干肉和滾燙的咖啡，即使是最荒誕的梦里，他也万万沒有想到会跟他們这样接近。他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东西，虽然他知道这很可能是他生平最后的一頓飯。不过他处处留神，尽管他跟他們坐在一个火堆边，跟他們交換殘裂的碟子，偶尔还一半服輸、一半紆尊降貴地說：“弟兄們，給我一点鹽好不好？可不可以再給我两三張薄餅？多謝！多謝！”尽管这样，他表面上还是裝出他这样做是給弟兄們莫大的面子。

蹲在大火堆周圍的弟兄們談笑自如，旁若無人。他們根本不去理睬師長和中尉。他們有說有笑，講些生动活潑的故事和笑話；也不管外客在座，竟談起下次和正規軍和騎警交戰時，要把他們揍得比今天更凶，把所有的別庄主都吊死，把他們的妻女輪流轉讓，最后又談起他們多么想到巴倫·加南和別的有駐軍的大鎮，把它們攻占下來，只是为了想把那邊軍官們的妻妾女兒好好地整一下。

師長和中尉很可能听不大懂弟兄們說的是什麼，因为弟兄們說的不是文雅的西班牙話，而是平时所学的、說順了口的俚俗的西班牙話，根本沒有文法規則，还夾雜着三种不同的印第安方言。这且不談，两个軍官神色之間根本沒有在傾听他們說話的樣子。

突然間，師長略微轉过头來，对中尉說：“拜來勒斯中尉，我看到你居然活着，非常高兴。”師長帶有諷刺的口气果然在中尉身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他稍稍欠身說道：“高兴的應該是我，師長。”

“你总不至于有这种想法，中尉，認為我命在旦夕的时候还会把自己出賣給这些下賤的杂种臭猪吧？”

中尉微微一笑，分明要師長知道，他貌似微笑，實質是揶揄。師長很知道。他不等中尉回答，又找補了一句：“既然我看到你坐在这个火堆旁邊，給這些傢伙照顧得這樣周到，還抽着雪茄，中尉，我懷疑你也是有理由的。”

中尉點點頭，又笑了一下，狠狠地抽了一口雪茄，噴出煙來。“師長，這是我生平所抽的最後一支雪茄了。這支雪茄是這裡的一個弟兄替我卷的，雖然特別長、特別粗，跟你剛才給我的香煙比起來，用意完全不同。對我說來，這個雪茄蒂頭的最後一口煙就等于是我離開塵世的号角聲。你往後抽的香煙一定比我抽的雪茄多。”

“你說的号角聲是什麼意思，中尉？”

6

將軍原來走開了一會兒，這時候又回到火堆旁邊來。

“把我們打垮了的那個總司令馬上就會解釋号角聲的意思，省得我向你解釋了，師長，”中尉說。

將軍雖然一定聽到了這些話，可是一言不發。這時上校來到火堆旁邊，他却看看中尉手裡的雪茄說：“中尉，你倒是個老槍。我現在忽然想起，你上次來拜訪我們的時候，我們的頭兒苦口婆心地勸你再也不要在我們這裡露臉。”

師長猛地把頭一扭，先朝上校，再朝中尉蹲着的地方，仿佛突然從夢中惊醒似的。一看他臉色就知道，他確實大吃一驚。他的厚嘴唇搭拉下來，好一会儿合不攏嘴，他又先看看上校，再看看中尉。

中尉再抽了一口煙，沉思地瞅着雪茄，好象在看還可以抽多久，接着用小指頭彈去煙灰，說道：“不錯，我記得，弟兄。確實叫

过我别来你们这里。一点不错。”

“我们既然警告过那个人，叫他别再来拜访，”上校往下说，“并且为了避免认错那个人起见，我们的头儿觉得有必要给那人一个证明，而那个证明不幸需要他损失两只漂亮的耳朵和鼻子尖。”

“那样做法，”中尉镇静地回答说，“显然是希望我再来你们的营地时不要以债务奴隶，而是以牧猪奴的身份出现，为了辨明我的正身，你们把我的耳朵和鼻子留下了。”

“不错。”上校从铁皮桶里倒了一杯热咖啡，喝了一大口。“上次并没有请你来，中尉，今天也没有请你，并且比上次更不欢迎。不但如此，你还派了几百个人来这里，让我们取得了他们的步枪、弹药和他们宝贵的性命。你原来的意思当然不是那样。假定我们吃了败仗，你们得胜了，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样？”

中尉看看师长之后说：“我们就把你们齐脖子埋在地里，叫我们的士兵在你们头上开过。是吗，师长？”

“我从没有发过这种命令，”师长带着哽噎的声音说。

“不错，师长。这次你没有发过这样的命令。不过我们以往对付造反的、起义的人和不听话的债务奴隶时，总是那样干的。只有强盗才另行处理。只把他们枪斃了事。至于这些胡扯自由和公道的猪猡却不同，他们的脑袋要给踩得稀烂，不让他们的脑袋里存什么念头。”

师长愁眉苦脸，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耸耸肩膀。

“这一次呢，当然啦，”中尉提高嗓子接下去说，要让火堆周围的人都听到，“这一次，师长，你给我们的命令却不同。你说俘虏要从宽处理。一个也不杀。尽可能俘虏活的，带到巴侖·加南去，受正式的军事法庭的审判，让每个人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使审判官相信，他之所以参加叛党、反抗政府，是出于贫苦无奈，不是蓄意造反。”

师长点点头，象是要证实这些话。不过他不正眼看中尉。在这些美丽的谎言的影响之下，他仿佛比过去两小时以来年青了好几岁似的。

塞尔梭嚷道：“弟兄们，你们听到没有？他们只想俘掳我们，只是做做俘虏的小事情，别的没有了。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士兵们多么仁慈和善啊。”

笑声哄然四起。教授对这群人喊道：“可惜我们不早些知道，否则我们一定捧着鲜花、在弯刀上扎着绿叶投向正规军、骑警和别庄主们；我们也不会唱起义军歌和进行曲，一定会唱：‘赞美我们全能的统治者，他治理我们多么贤明！’”

“喂，师长，你为什么不叫你的使者拜来勒斯中尉把这个好消息通知我们？只是别指望我们会受骗。我们才不会呢。但是对于那些只想搔搔头发而不去惊动虱子的人，这番话倒是很中听的。我们自己也会编一套关于和平人道的漂亮话。我们不需要师长代劳。”

“拜来勒斯中尉，你话说得很好，”将军这时也插嘴了。“但是漂亮话也帮不了你的忙。现在已经晚啦。你的雪茄已经抽了多少？还可以维持十分钟。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不准你在我们这里露脸。对不对？”

“别这样没规没矩的对我说话，你这个无礼的狗入的。”

将军把这个侮辱付诸一笑。“你不应该在规矩的问题上大惊小怪。人家对我们一贯是没有规矩的。拿你说，拜来勒斯中尉，再过一个钟点，连蛆虫都要对你没有规矩了，悲惨的是，你要冒火也冒不成啦。”

他掉过头，招呼一个弟兄过来。“巴勃洛，替我找三个沙尔伐海人来。”

那个弟兄跑去找人了。

7

將軍找的三个土人来到时，他又轉向拜来勒斯中尉說：“第二次我可不放你了，中尉。否則又可能叫我們損失三十个弟兄，或者更多些。我給了你一个机会，你自己把它糟蹋了。”

中尉气得臉色发紫。他張大嘴巴，把他知道的污辱的話都罵出来，以致他那結了疤的鼻子根又坼裂了。他腦袋和下巴都扎紧了綳帶，在任一个別的地方和別的場合中，他的样子一定会叫人发笑。綳帶弄得很髒，从綳帶里滲出来的、已經干了的血跟新粘上去的污穢混成一片。他往头上硬套了一頂軍帽，由于綳帶的关系，帽子显得太小。他臉沒有刮，又沾了泥污，有几个地方泥垢剝落下来，显出灰白色的斑点。誰也沒有注意到，他扎着綳帶、只剩一个鼻子根的模样，活象某些蹩脚馬戏团里的愁苦的小丑。

他吓人地吡着牙，打了一个哈哈。笑声未落，他就喝道：“你这只該死的猪獃，叛徒、逃兵、烏龟和癩狗养的杂种，你給了我一个机会，而我糟蹋了嗎？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願意領你的情，你这个反叛的臭猪，我連活命的机会都不要，我随自己的高兴利用釋放我的机会，不能随你的高兴，你这个印第安癩皮狗。”

“叛徒、逃兵？我？說得好，拜来勒斯中尉。大家都說，在軍隊里服务是最光荣的事。我参加軍隊的时候，对我也是个光荣。可是你們这些軍官中間，有誰給我和我的伙伴任何光荣？我当新兵的时候，給我的只是拳打脚踢，以后当了班長也是这样。不

仅是拳打脚踢，还往我脸上啐口水。还不止呢。你们军官有谁不高兴或者喝得烂醉时，就叫我们在操场上跪着、扑着到处爬，或者叫我们拿一把牙刷去打扫厕所，唆使老兵夜里攻击新兵，把他们打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早晨，挨打的人还得装做从窗口或者屋顶上摔下来的，其实他们到窗口或屋顶上去干什么？我对你说，拜来勒斯中尉，在这种受尽毒打、折磨、辱骂的活地狱里，还有什么光荣；跟军队里那些吓得屁滚尿流、一味服从、不敢反抗的人比起来，开小差的人要光荣十倍了。跟那些作威作福、张牙舞爪的军官和上士们比起来，这种开小差的人要光荣千倍。你说我是叛徒？真正的大叛徒是那些践踏士兵们、把士兵们的光荣感打得一丝不剩的人，终于害得士兵们不知道他们服务的是什么军队，他们应该效忠的是哪一个国家。一贯威胁人民、侮辱人民、剥夺人民的正当权利，使人民忍无可忍，情愿发动内战，不再忍受屈辱，那些人才是叛徒。那些争权夺利，贪得无厌，欺骗、出卖、杀害人民的人促成和引起了起义和革命，只有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叛徒。也许十年、五十年以后，人们会说，我们这些下贱骯髒的印第安猪猡、叛党、反贼、强盗、土匪——不管你们这么称呼我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救主。你才不懂呢，拜来勒斯中尉。因此，我虽然警告过你，你还要再来。”

“你这种没骨头的蠢子有什么权利来警告我？”中尉怒冲冲地嚷道，把雪茄烟蒂扔进火里。“你没有权利警告我。老实对你说，我来来去去用不着你管。”

“我早就知道啦。因此我们在你身上做了记号，免得你穿着女人的裙子再到我们的营地里来做探子。你今天到这里来并不是替你的师长或你的政府出力；你也知道。你这次来是想抓我，把我活活捉住，替你失去的耳朵和烂掉的鼻子拿我出气。”

“不錯，豬羅，”中尉嚷道，火氣越來越大。“我正是要活捉你。在我抽掉那支雪茄，臨死之前，我沒有別的痛苦，只恨沒有捉到你。我要在我的嘴還能說話之前告訴你，假如我捉到了你，我打算怎麼辦。我要把你按平在地上，用一根木樁子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從你肚子裡打進去，把你牢牢釘在地上，因為你一向那麼起勁地喊着土地和自由。我要用泥土把你塞得炸開來，那你就有了慢慢腐爛的自由了。”

“我早就有一個主意，中尉，幾乎跟你的想法完全相同，”將軍咯咯笑着說。“正因為我有先見之明，我才沒有找普通的弟兄；特地找了三個沙爾伐海人來替我們安排今晚的娛樂。這些沙爾伐海人從前干過這種事，很熟悉這種小玩意兒。現在我們彼此沒有什麼話可說了，中尉。”

“當然沒有，狗東西。”

將軍向沙爾伐海人說道：“你們懂不懂這位先生自己挑選的進地獄的辦法？”

“當然，”三個弟兄同時回答。“將軍，我們聽清楚了。土地與自由！敬禮，將軍！”

“土地與自由，弟兄們，”將軍回說。

三個人中間有一個走到中尉身邊，用彎刀柄戳戳他的肋骨，對他說：“來吧，朋友。我到營地外面去給你唱一支催眠曲。”

中尉跳起來，好象不願意給這些人趕着走。他轉向師長，師長在他們談話的時候一直坐在樹樁上，一言不發。

“你膀袋的酒瓶里有沒有好酒，師長？”中尉問道。

師長掏出一只精緻的玻璃瓶子，很小巧，稍微有些彎曲，可以服服貼貼地放在口袋裡。裡面可以裝半品脫酒，現在還是滿的。

“喝一半吧，中尉，”師長把瓶子遞過去時說道。“留一半給我。待會兒我也許要喝一點，正象你現在這樣。”

中尉把一個手指按在瓶子上，以便量得正確些。然後他喝了一大口，放下瓶子，看看手指按着的地方，發現他份內還有一口可喝，便再喝了一小口。

“好吧，師長，我想我分得很平均。”他一面遞還瓶子，一面歪着嘴笑笑。

師長沉思地扭好瓶蓋。然後瞅着將軍的臉說：“老兄，你不見得真的會對我的中尉這樣殘酷吧？”

“老實說，起初我沒有這種打算，師長。可是你我和這裡所有的人都聽到，假如我落到你那位中尉手裏的話，他打算怎么治我。”

“那只是軍人的玩笑罷了，”師長寬慰他說。

“幾星期以前，我們有許多弟兄在聖達·塞西里亞落到了別庄主手裏，給齊脖子埋着，腦袋一直給踏進地裏，那或許也是軍人的玩笑吧？好一個軍人的玩笑，師長。”

師長聳聳肩膀。“戰爭時期可能发生殘酷行為。我們不是在交戰嗎？但是這樣做未免慘無人道啦。我從沒有命令部下做過同樣的、或者相似的事情，假如我在別庄裏的話，我決不容許有這種胡作非為。”

“中尉，”將軍說，“你的師長對我們說的軍人的玩笑，你聽了有什麼意見？”

“有意見也不對你說，狗東西，”中尉把臉扭成一付怪相說。

“我現在有話對你講，中尉。你倒是個硬漢。你自己一定也這樣想。我有個建議。你別以為我會怕你這樣一個卑鄙下賤的探子。”

將軍從腰帶鞘子里抽出一把刀，同時對站在周圍的弟兄們說：“找一把同樣長的刀，給這個探子和山狗崽子。”

一個弟兄抽出刀，望望將軍，仿佛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听懂將軍的話。

“交給他，”將軍揚頭示意。

中尉猶豫不決地拿了刀。

“你別以為我會攻擊沒有自衛能力的人。我不是這樣的，我們這裡能拿點主意、有些權力的人都不是這樣的。來吧，拿起刀子。我拿我的刀，我們中間誰打贏了，誰就可以照你打算對付我的辦法來對付打輸的人。”

“你瘋了嗎，將軍？”一個弟兄嚷道。

“怎麼會瘋，西比奧？我兴致很好。我們不能讓這些癩皮軍官以為我們不敢跟他們打平手仗。在軍營里，他們張牙舞爪，仿佛看我們時就要把我們一口吞下去，在我們走過時踢我們的肚子。沒有自衛能力的是我們這些當兵的，假如我們中間有誰給他們一個耳刮子（一天給他們二十個耳刮子都應該），誰就會給槍斃掉。”

將軍轉向中尉，對他笑笑。“來啊，來啊，我的小綿羊——你，一個狗中尉，我，一個開小差的上士。你的刀子跟我的一樣；如果我揍了你，這裡也不会有人槍斃我。你高興的話，我不用刀子也行。對付你這樣一個膿包軍官，我根本用不着刀子。”他刷的把刀子往後一扔。“你不妨運用你的刀。”將軍又咧着嘴笑笑。“你不妨用刀，我只用兩個拳頭，你贏了，沒有人攔你，你盡可以把我用套索牽着，回到那伙豬鼻子那裡去。”

中尉朝四下里望望。

這會兒，周圍擠了一大群來看決鬥的弟兄們。一時間，他很

想接受挑战。但是，將軍扔掉自己的刀子，却大方地讓他用刀，准备赤手空拳跟他打架，显然想用他那双骯髒粗糙的手象杀鸡似地扭断他的脖子，这时候，中尉覺得在那群嘲笑譏弄的弟兄們之前大丢面子，不得不拒絕应战。只有拒絕这种不公平的决斗，他才能保全剩下的面子，把它帶到另一个世界去。因为即使他打贏了，他也洗刷不清这个污点，为了保全性命，竟然跟一个下賤的、造反的印第安混血儿作一次勢力悬殊的肉搏。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要說他懦怯，辱沒軍官的身份。將軍爽朗地扔掉自己的刀，讓他保留他的刀，給了他无以复加的侮辱。他这下气可大啦，真想打自己耳光，恨自己为什么不先扔掉刀子，却讓將軍占了先。不用刀子，光是拳头对拳头的話，他絕對打不过这个結实的、从劳作中磨練出来的无产者。不过他的同事們会贊揚他死得英勇。

因此，他毫无办法，只有拿他認為能够保持軍官气派的方式来回答一番。

他上前一步，怒冲冲地向將軍瞪了一会儿，咬刀切齿，‘仿佛要把將軍吞下去似的，然后举起胳膊，使勁把刀往地下一摔，直插在地里。接着，他从喉管里咳出一口濃痰，吐在对手脚前，指着它尖声喊道：“你这条印第安狗娘养的下賤的臭獃狗，把它舐掉！你別痴心梦想一个軍官会跟你这样一条粪蛆决斗吧！象你这种东西，我可以賞你六个巴掌，可是不会跟你打架，你这髒猪！”

中尉叫嚷的时候，臉气得发紫。鮮血从他的創疤上滴了下来。他原想在師長和周圍的印第安人面前摆摆英雄气概，可是这个想法完全落了空。他希望这一連串辱罵会使將軍按捺不住，把他打倒，从而更快地結束这场悲喜剧。

但是預期中的大怒並沒有發作，周圍卻發出一片嘲弄的哄笑。將軍沒有暴跳如雷，却只是哈哈大笑。他當士兵和上士的時候，這種辱罵從軍官那兒領教得多了，一點也無動於衷。在目前，中尉的辱罵只能叫在場的人好笑；在站在周圍的、了解情況的人說來，那個無能為力的中尉的狂叫，只不過是一條走投無路的山狗的喘息、狂吠、咬牙切齒罷了，那條山狗已經落到陷阱里，動彈不得，又看到獵人站在它面前嘲笑。這些林莽中的工人們看慣了被捕野獸的喘息、叫噪和咬牙切齒，中尉的舉動只能叫他們想起一條落入陷阱的山狗，覺得特別可笑而已。

中尉原想給人以英雄氣概的印象，當然不知道他的辱罵和舉動為什麼會失敗得不可收拾，只招來一陣嘲笑，使他一時間覺得象滑稽戲演員一樣。

他希望在去世之前耍一下威風，非但沒有成功，反而得到了他怎麼也沒有料到的、甚至不能想象的效果，這時候，他被俘以來初次感到無限的悲哀和淒涼。他睜大眼睛，茫然看着他的長官，指望援助。他希望至少可以在師長身上獲得一些諒解，希望師長了解當前的情況。如果師長走到他面前來，友好地擁抱他，他一定感激不淺。但是，師長碰到這種情況，跟中尉一樣沒巴沒望，因為他正象中尉一樣，也以為將軍和將軍手下的弟兄們會勃然大怒，想不到結果竟然如此，他的驚愕的程度或許超過那個指望從他身上得到精神支持的人。

8

這種情況雖然不到三十秒鐘，中尉卻覺得漫長難挨。他越是看着印第安人嘲笑的臉色，他的悲哀越是隨着時間加深。他覺得那麼孤苦無告，假如他年輕十歲的話，他一定哭起來叫親

娘了。片刻間，他忘掉自己在什麼地方，竟然以閃電般的速度清晰而簡潔地回憶起一段經歷，他認為那件事是他一生中最悲慘的了。

在他進軍校做士官生之前，他認識了一個當時只有十三歲的姑娘。他們彼此相愛，情深如海，決定等他升到中尉之後立即結婚。他們每星期通兩次信，他休假時每個下午總在一起消磨。她成了他的仙女和聖徒。他們罰誓互相忠實，至死不渝。可是，他在軍校離畢業還有半年時，收到那姑娘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請求他原諒：因為她已經在六星期以前結婚了。他第一個念頭就是往自己腦袋開一槍，結果性命。但是他僅僅回到自己的房間里。當他前後一想，想到那姑娘對他的恩情，跟他山盟海誓不知有多少次，有一次甚至在教堂里跪在聖徒象面前，他覺得那麼傷心，那麼無助，一連哭了好幾個鐘頭。後來同學們取笑他哭腫的面孔，他只好對同學說，他害了士官生從來沒有害過的最厲害的牙痛。

這段經歷出乎意外地湧現在他心頭，使他忘了一切。他感到的悲哀和淒涼，跟他接到信時完全一樣，他真想哭。

只要他把這件事再想上十秒鐘，把周圍的世界撇在一旁，他可能真的哭了出來。可是一聲呼喝阻止了他。

“呵呵！”將軍使勁用拳頭往屁股上一拍，喊道。“瞧他呀！我早知道對方是個沒種的膿包，居然還是穿制服的呢。起初他怕我有刀而他沒有；之後又怕我給了他一把刀，把我自己的刀扔掉了。現在他怕給人用木樁子釘在地上，正象他打算整我的那樣。他連這都害怕，這條蛆蟲。因此這個穿制服的小子才朝我啐口水，亂叫一通，想叫我冒火，趕快把他宰掉，免得給釘在地上。那就是你們的中尉！光榮的軍隊里的一個軍官！我說他只是一個膿包，沒別的；剛才我居然還想跟這樣一個膿包決鬥，現在想起

来都惭愧。我們部队里一个蹺脚老太婆的一颗松动的牙齿都比这个膿包軍官强。天哪，叫我用我干净的刀子捅进他那下贱的身体，我宁肯把狗肉当晚飯。”

弟兄們发出一陣嘲笑。

中尉听着这番話，越听越觉得毛骨竦然。他晃晃腦袋，仿佛害怕自己的腦子出了毛病。他自言自語地出声說：“天哪，你怎么能眼看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屈辱？”

接着，他張大嘴，想回答將軍那番挖苦的話，說將軍根本沒有把他的意思弄清楚；他所以在將軍脚前吐痰，并不是要激怒他，正好相反——他这样做是給將軍一个莫大的侮辱，是无畏和勇敢的表现。

但是他还未出口，就領会到，假如他作了声明，只有使自己显得更可笑。假如他說，他向將軍吐痰是英勇的表现，真会叫人笑坏。

將軍說完之后，中尉臉色惨白、神气沮丧，好象光是这些言語已經要了他的命。他再看看师长。这次可不是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只是想看看师长对这番侮辱的話有什么反应。

师长不在看他，照他的想法，师长故意把眼光掉在别处。他这下明白，連师长也听信了这番話，認為他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以至想激怒將軍，以便求得沒有痛苦的、快速的結果。

这会儿，中尉終於忍不住哭起来了。他开始啜泣，掏出一块手帕，蒙住臉。

9

將軍掉过头去，向火堆走近了几步。他站在那里，叫了一个沙尔伐海人来，对他說：“把这条蛆虫直截了当的吊死算了，赶

快。”

中尉赶紧擦干眼泪，走到师长面前说：“师长，请你相信我，我向那个猪猡吆喝，只因为我想——”他不往下说了。他侧过身子，自言自语：“有什么用呢？只要我自己明白就算啦，我死也安心。别人是不是也明白，我是不是能叫别人明白，再过五分钟就无足轻重了。”

他挺起身体，走到他的上司前面，直盯着师长，用简洁的军人口吻说：“请原谅，师长，我要请长假了。请你允许。”

接着，他敬了一个礼：“报告，师长！再见了，师长！”

师长伸出手拉他过来，拥抱了他，又放开，照样敬了一个礼，说道：“再见了，弟兄！再见，拜来勒斯中尉。再过几小时我们又会见面的。再见！”

中尉嘴上浮起一丝微笑，他又敬了一个礼。

于是他飞快地转过身，既不迟疑，也不等人家吩咐，快步走在要带他走的弟兄们前面，其中一个在他脖子上套了一条泥污的绳索。

没多久，传来了一个弟兄的吆喝：“不，中尉，不在那里。这里——再过来一点！这里，这里！你的脚碰到地啦！”

第十五章

1

师长蹲了下来。他缩成一团，仿佛对周围的事物完全失去了兴趣。他机械地从沉甸甸的金烟盒里取出一支纸烟，在红炭上点燃。

属于参謀會議的弟兄們陸續在火堆周圍蹲下来，其余的人也都回到自己的小組里去。

这时候，一个名叫阿巴比托的人跑来站着，先看看師長，再看看將軍，仿佛在打量一場拳賽中的两个拳師似的。

他終於說：“將軍，你明白，你可以穿那套制服。那你就非常漂亮了，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我們的將軍。我覺得你穿那套制服一定很合身。你們兩個人高矮差不多。只不过你跟竹竿一般細，而我們這裡這位了不起的軍官却象一口老母豬那樣肥。”他突然打斷了這種安詳幽默的嘲弄，聲調一變，向師長喝道：“趕快起來，我的小家伙，把你身上的衣服統統脫下來，讓我們試試。”

師長鼓足勇氣，掉頭來看看說話的人。他游移不決地挪動着屁股，顯然不知道該怎麼辦，究竟要不要服從這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印第安冒失鬼。他疑疑惑惑地抬眼看着將軍和教授，他只把他們兩個人當作這裡的領袖，至少不得不這樣承認，因為此外也沒有別的办法。但是將軍、教授、塞爾梭和其餘仿佛能在這裡作些主的人却自顧自說話。好象誰也沒有聽到阿巴比托說的什麼。

師長沒有脫軍服的样子，顯然在等將軍說些話，阿巴比托提起赤腳，在他的肋骨上重重地戳了一下，竟然把師長推倒了。“你有沒有聽到我對你說的話？”阿巴比托嚷道。“把你的衣服脫下來，動作要快！”

師長這一下可冒火了，他爬起來嚷道：“你這個印第安豬猡，你居然命令一個師長？你這樣冒失，我要剝你的皮。”

“別吹啦，”阿巴比托說道，根本不把師長的冒火當作一回事。他伸出結實的胳膊，把師長架直，招呼站在附近的幾個弟兄

过来，十五秒鐘之后，师长已經光着身子站在弟兄們面前，只剩一条長达膝盖的，非常髒的綠色襯褲。

跟將軍閑談的弟兄們似乎直到現在才注意到这件事。將軍看看那堆衣服。他站起来，走到那堆衣服前面，一件件的拿起来打量着，好象在捉摸估衣店的人会不会收买。

“难道这些破爛，”他終於极度輕蔑地說，“难道这些破爛有几顆发亮的鈕扣和金鷹肩章就能造成一个师长嗎？”

弟兄們高声笑了，都看看师长，师长起先还想端出一付受了冒犯的架势，可是在这許多嘲笑的面孔前面又矮了半截。他在哆嗦。他向火堆爬近些，縮成一团。使他哆嗦得这样厉害的，不仅是雨夜的寒意，主要的是因为命运未定，使他失却常态，更因为这些家伙加在他身上的不舒服，而他作为俘虜又不得不忍受。他宁肯身上穿着制服，架子十足地給枪斃掉，不願意象現在这样只穿着一条十分骯髒的襯褲，給这些印第安人取笑。

“嘿，你現在成了什么啦？”教授問他說。“就这样蹲在那里，連独裁者都不会把你当作师长了。假如你照現在的样子开步走到你那一师人面前，誰也不会喊‘立正！’你得走近去一些，才有人能認出你，那时他也許会說：‘啊，天哪，这是我們的师长哪。他成了什么样啦？’师长，我必須告訴你，你脫下制服以后的模样真可怜。在你說来，只有穿上制服才成师长；因为如果你是个貨真价实的师长，你也不会这样狠狠地光着身体站在我們面前了。相反的，我們會成了你的俘虜，統統給你活埋。”

阿加第奧贊同地点点头說：“教授說得对。哎，瞧瞧我們的將軍。他不象你那样穿着漂亮的制服；他根本沒有什麼制服。他的两个皮綁腿都是右脚的，因为左脚的綁腿不是还穿在别人脚上，就是还在你那两个軍官的脚上，不过那两个軍官再也不会

用脚站起来了。”

“不，阿加第奥，”将军打断了他的话，“那倒不是。两只左脚的绑腿给子弹打得稀烂，不能派用场了。因此我只有右脚的绑腿。”

“你一定不把我们的将军当作真正的将军吧，是吗？”塞尔梭问道。“你以为他没有穿象你那样漂亮的制服，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将军。可是我们并不需要制服。我们行军不象你们那样需要旗帜或别的捞什子来鼓励士气。我们不用铜鼓喇叭也有足够的勇气，并且我们很清楚我们作战的部位和队伍所在的地方。我们杀正规军和骑警，袖管上不必标志，肩膀上也不需要星章或鹰章。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手下的穿制服的士兵只象是给牧羊人扔泥巴赶来赶去、或者给狗追逐的绵羊。”

“说得对，”教授又插嘴说。“说得非常对，老弟。正因为这样，我们革命一定能胜利，即使这场革命要持续五年十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麼，而你手下的绵羊却不知道，因为你不让他们有任何需要，甚至不让他们自己开动脑筋。师长，你冷得发抖的话，不妨再靠近火堆一些。我们不会吃掉你的。至少目前不会。”

2

将军弯下腰，捡起师长的军装，高高地举起来嚷道：“嗨，弟兄们，谁要一件好衣服？”

一个襯衫破烂得不象样、褲子滿是窟窿的弟兄喊道：“我可以要那件衣服。我晚上值崗的时候冻得要命。”

将军把衣服扔给他。那人捡起军装，连忙穿上。他把扣子

鈕好，发现衣服太大了。“没关系，”他笑着說。“我們下次攻下的牧場一定会有很多食物，讓我吃得胖胖的，那时候这个老山羊的衣服就合我身了。”

“讓那些金鷹待在肩膀上吧，”塞尔梭向那个弟兄嚷道。“我們才不会把你当作师长呢！”

教授笑了。“对，艾斯台班。讓那些金鷹蹲着。很好看。你下次到霍維尔，經過軍营的时候，哨兵会举枪行礼的。你就可以闖进军营，随你高兴命令整团人馬开到什么地方，那你不妨吩咐他們帶着所有的枪械和彈药到这里来。沒有一个士兵会正眼看你，你不必害怕。他們只看你的肩章。当他們看到三顆星，或者甚至只看到一个金鷹时，头脑就沒有了，变成了机器。你只消向这机器吆喝一下，它就向前直闖——假如你不阻止的話，甚至可以闖到湖心去。随便哪一个傻瓜，只消在肩膀上安几顆星或者一个金鷹，便能指使那机器。你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事实如此。”

“誰要这条褲子呀？屁股上还縫着一块軟皮呢，”將軍接着說，把褲子拿得高高的，看有誰要。

“拿来吧，”塞西里奧回答道。他猛地一扯，扯掉了那块算是褲子的破布，穿上师長的漂亮的褲子。他站起来，摩摩褲子，試試是不是合身，然后說：“缺了一块呀。到哪里去啦？”

弟兄們哈哈大笑。有一个嚷道：“只有师长这种婊子养的穿这褲子才合适。本来就是这样的，便于这些先生解开底下的鈕子。”

另一个說：“你要知道，塞西里奧，讓这些軍官解开褲子底下的鈕子是非常必要的。他們給派来打我們这种起义軍，而我們又有步枪和机关枪的时候，他們就有这种必要。只碰到我們手里除了弯刀或大头棒之外別无他物的时候，他們才象覓食的獅

子那般勇敢。”

3

師長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這裡大家數說、取笑、嘲弄的對象都是他。他的不可一世的尊嚴是這樣不值錢、這樣遭人奚落，現在他連自己都覺得這樣無足輕重，甚至不能自怨自艾了。假定他身邊有手槍的話，他准會快快結果自己的性命。他想到這裡的時候，忽然起了另一個念頭：他不先自殺，而是向印第安人開槍，把所有的子彈都放光，並且要對准將軍，給他吃第一槍。他這樣胡思亂想的當兒，忽然又想到另一個脫命的辦法，也許能夠成功：就這麼跳起來逃跑。湊巧的話，或許有一個印第安人朝他背後放一槍，送了他的命，一了百了，把他已經受到的和可能再受的屈辱和侮辱一筆勾消。

他跪了起來，兩手支着地，準備一跳而起。這會兒他記起自己只穿着一條襯褲和一雙滿是窟窿的襪子，連靴子都沒有。在這種難走的路上，光穿襪子跑路是不行的，並且他一手還得提着襯褲，以免它滑到足踝上去。理會到這一層之後，他明白自己這般打扮、在這種情況之下逃跑，只是給自己開一個莫大的玩笑，和眼前的情形比較起來，他所受的屈辱好象都還可以忍受，尤其因為他不是自取其辱，身不由己，逃跑的話，只有自討沒趣，下不了台。於是，他乖乖地坐着等死了，他知道在這一個鐘點里他就會給判處死刑的。

4

把中尉帶走的弟兄們現在回來了，他們報告說：“將軍，他已經吊上啦。”

“好，”將軍回說，“等他吊得差不多的時候，再去給我把套索取回來。我們需要套索給我們身邊的這位師長用。我們可沒有那么多的新套索，給每一個軍官用一根。目前我們還沒有那么好的條件，又沒有那么多的時間用石塊來砸死他們。你以為怎麼樣，師長？”

“你不妨替我留一絲面子，把我槍斃算啦。在我身上大不了浪費一顆子彈。”師長願意想裝出笑容；可是走了樣，笑容凝滯在那條從左嘴角到下巴頰的皺褶里。

那個得到師長的褲子的弟兄把自己的破褲子扔到師長的前面。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條褲子穿上？”師長問道。

“當然，”塞爾梭說。“我們是很講究規矩的。我們不允許任何人，甚至包括師長，老是穿着髒褲子跑來跑去。我們的女眷們會怎么想呢？你別以為我們還是一群不講規矩的印第安蠻子。”

他掉過頭，朝一群人喊道：“你們中間誰有一件多余的舊襯衫，可以勻給師長？你們今天弄到的新襯衫已經很多啦，士兵們一片好意，替我們送來這許多襯衫，我們非常感謝。來吧，給我一件襯衫，哪怕破爛得不象樣的也好。我們能夠施舍的衣物，總是樂意給貧苦的人的。”

不知從什么地方扔來一件有汗臭的、破爛的黃布襯衫。塞爾梭把它撿起來。

“喂，師長，現在你有一件很好的襯衫啦，”塞爾梭把那件破衣服扔給他說。“你別以為我們不懂得怎么招待客人，即使這種客人是不請自來的。”

接着，他又嚷道：“誰有自己不能用的、穿壞了的涼鞋？拿到這里來！”

一双旧凉鞋在空中掠过，落到师长面前，师长正在把那件破襯衫拚命往他的肥身体上套。

一个弟兄用脚把凉鞋踢到师长身边。“这就是你的馬靴，师长，穿上之后，你那双嫩脚就不会刺着啦，”他裝出苦恼的样子說。他隨即改变了音調，近乎吆喝的粗声粗气地說：“从沒有人关心过我們，不管我們是不是踩到刺、踢着毒蠍子、或者在尖石子上划得鮮血淋漓。可是我們不是你想象的那般沒有羞恥，师长。我們是很講道理的。我們知道，三吋長的荆棘刺进脚里、从脚背上冒出头来是什么滋味。”

5

“現在我們可以在營地里巡視一下，看看弟兄們在做些什么，煮些什么当晚飯，”將軍站起來說。

属于參謀會議的弟兄們都跟着他。

他們走了几步，將軍回過頭來喊道：“嗨，师长，你当然跟我們一起来。来吧，来吧，不然我們要拉你起来了。”

师长来了，他不得不服从这些髒猪的命令，心里虽然不願意，不过还是照着办了，因为如果不听话，一定会挨揍，他却不希望挨揍。

这一小群人在營地里逛着。

“我們这个營地真不坏，”將軍漫不經心地說。

“不錯，”师长同意說。“这个營地只要防守得当，在草原那方面挖几条壕溝，对方如果不熟悉地形和防軍的部署可不容易攻克。我来防守这个營地，只要两营人就頂得住整整一师——守几个月都沒有問題。”

“我很高兴听到你証实了那一点，师长。”將軍显然很滿意的

点点头說。“这个地点是我亲自找到，作为我們的营地的，因为我們需要休整一个長时期。我們的兵力已經有了减少，彈藥方面也得節約。我們的条件还不够。我把这情形告訴你也沒有問題，因为你不能加以利用了。再过一个鐘点左右，我們終于要送你登天，失去象你这样有趣的客人，并且又这样突兀，真叫我們遺憾。”

他們繼續到处走走。將軍把一個机枪巢指点給師長，讓他看看彈藥确实不很充裕——表面上是这样的，因为主要的彈藥庫和多余的枪械都藏得很隱蔽。

“你們在巴倫·加南的部队有沒有大炮？”將軍沒看師長的臉問道。

“六門輕炮。七十五公分的口徑。我不妨對你說，今天我們只要拖了三門來，你們恐怕連人影子都不剩了。”

“也許如此。誰知道呢？有這種可能。下次等你的旅長或者中校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希望他千萬別只帶三門，而是把六門統統帶來。否則我要大不痛快的。你願意的話不妨寫封信給他。我可以給你一張紙。這些炮對我們有用處。最好再來幾個炮手，教我們怎么搞這種玩意兒。我相信那種炮一定是可以拆卸開來，馱在驢背上的。”

“當然可以拆卸，”師長回答道。“可是你別擔心可不可以運輸，老弟。假如我不落到這個倒霉的地步，成了你們的俘虜，我可以保證讓你看看這些大炮。不過自然只給你看炮口。”

“自然羅，”將軍笑道。“可能我們不能改變目前的情況了。你看到的東西太多了，太熟悉這個營地了。我當然可以全盤重新布置。或者換一個方向向你進攻。說真的，師長，我想起這點，幾乎動了心，想放你走路。不成，不成。別勸我。事實上我

真願意把你當作禮物，送給獨裁者的光榮的軍隊。你明白，你這樣友好地送了這許多漂亮的步槍、手槍和機槍，我也應該回禮。我確實想讓你就這樣逃跑。讓你下次可以帶了全部大炮給我們清清賬。師長，就我們之間來說，我們已經厭煩了。厭煩透了。對整個情形都厭煩。弟兄們都想回家去。我也希望待在家里。因此，你如果把大炮帶來，用不了多久，我們都可以有借口逃跑。彈藥缺乏，你也看到的，缺乏得不能維持很久。”

師長點了好幾次頭。但是他顯然聽得心不在焉。他肚子里正在打主意。這個主意却很混亂，因為他有两个主意，這兩個主意老是互相干擾。他一會在想，到底是不是還有逃跑的可能。一会儿，他的軍人精神不讓他安逸。他反復推敲攻克這個營地的計劃和出奇制勝的策略，只要給他一個回到司令部的機會。

最後，他的胡思亂想給殘酷地打斷了，將軍突如其來地說：“弟兄們，把他帶回參謀干部的火堆去。”

6

將軍把絞死中尉的三個弟兄叫了來。

他們走到大火堆那里。

將軍叫他們走到一旁，跟他們談了好久。從弟兄們的姿勢看來，將軍有問有答，顯然要確定弟兄們都弄清楚了。

他們終于走開，過一会儿又回到參謀干部的火堆旁邊來。一個弟兄的左肩上搭着一卷套索，上面的泥巴結得又干又硬。

他們站了一会儿，等候別的命令。

將軍看到他們，便轉向他的貴賓說：“非常抱歉，師長，我看你現在打算離開我們，去跟那個早已走在你前面的中尉了。我

們不能再為你煩心，從各方面說來，都很可惜。你明白，伙計，這種玩意儿一搞長就沒有意思。你在小山上指揮那場大戰，我們突然把你逮住的時候，我們早該當場給你一刀，送了你的命。不過，你要明白，我們這裡難得有真正的活的師長來參觀。並且拿我們目前的情形來說，我們非常希望熟悉熟悉貴族的风度，那只有從我們的貴族客人那裡才學得到。有一天，我們中間有人或許要當總督，當英國大使去看他時，他總不能說：‘哎，操你媽的，王八蛋！’你說對不對，師長？”

他扭過身，喊道：“喂，誰拿了我們客人的酒瓶？你嗎？還給這位先生。”

那個弟兄把瓶子遞給了將軍。

將軍笑了。“說一聲‘多謝’呀。在下半個鐘點里，你需要那瓶子里的每一口酒呢。”

“我確實可以道謝。多謝啦。”

“沒關係。”

師長喝了一大口，把瓶子塞在他現在穿的破布褲的口袋里。褲子給他穿太小了，腿上已經豁裂開來。褲腰上還裂開一條几吋闊的口子，如果師長不用一條繩子緊緊地束着的話，褲子早就掉了下來。

“你路上有香烟抽嗎，師長？我們怎麼也不能讓客人說，我們不送一點表示友好的小禮物，就讓他們進入不毛的荒野里去。當然啦，我們抽的烟也許不合你的口味。”

他又掉過頭嚷道：“嗨，弟兄們，誰拿了我們這位好師長的金烟盒？”

弟兄們互相看看。接着，一個弟兄喊道：“在這裡，將軍。在我穿的上裝口袋里。我剛摸出來這是什麼東西。這裡還有他的

漂亮的打火机呢。老天爷，可真漂亮。我却打不出火来。”

將軍打开烟盒，数数香烟，再递给师长說道：“里面的香烟足够你在下一个鐘点里抽的。那之后，你的肺已經收縮，不需要再抽啦。”

“謝謝，”师长接过烟盒說。

將軍現在点点头，咧开嘴笑笑。“沒旁的事啦，师长。多謝你的拜訪。再会，再会。認識你非常荣幸。再会。一路平安！”

陪师长上路的三个弟兄走到他身边。

师长走在前面几步。接着，他站住脚，回过头来喊道：“你还是一条印第安臭母狗养在粪堆上的下賤的癩狗。在我送命之前，我要讓你知道知道我对你的想法。”

“那就是他所謂的貴族的礼貌，”將軍愉快地朝他背后笑着喊道。“我們給他吃的穿的，帶他散了一会步，帮助他消化；我們送了他一个装着上好白蘭地的精致的水晶瓶，我們給了他一个装着进口香烟的沉甸甸的金烟盒，讓他路上抽，到头来他临走的时候，居然用这种髒話来罵我們。那就是师长們的礼貌。我們給他吃了薄餅豆子，免得他慘遭餓死，他謝都不謝一声。不过世界上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們必須滿足于現狀。”

將軍一面說这些話，一面呵呵大笑。之后，他的声音变了，向那几个把师长帶走的人喝道：“給这个老吹牛鬼五分鐘做禱告，結結賬。把他帶得远一些，免得他傳染我們的营地。究竟是一个死师长臭呢，还是一个印第安叛党臭，到明天我們就知道了。把他帶得远远的，至少六公里。懂了嗎，弟兄們？”

“当然懂得，將軍，”那几个弟兄回喊道，同时戳戳师长的肋骨，叫他走得快些。

三个弟兄和师长走了一阵子，离营地相当远了，他们便停下来。

其中一个说：“我们并不赶忙，是吗，师长？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坐下来，卷一支纸烟呢？”

“你要不要试试我的纸烟？是埃及来的。”

“也许，也许是好的。不过我们情愿抽我们自己的烟。多谢。”

师长取出他的酒瓶，呷了一小口。他接着用指头吱吱地擦擦瓶口，递给坐在他身边的弟兄。“喝一口，弟兄，”他和和气气地说。“瓶子里剩下的够我喝啦。”

“我还是不喝的好，师长先生，因为假使将军闻到我的呼吸，发现我有白兰地的气味，他准会给我一个耳刮子。对不对，伙伴们？”

“还不止呢，”另外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回答说。“假使我们有白兰地的气味，他就会朝我们肚子里打一颗铅子弹。”

师长立即听到了“师长先生”这几个字，他被俘以来，还是初次听到这个称呼。这个称呼使他高兴，正如一个囚犯听到即将释放的消息，说是终于证实他的判决不公平，而现在要给予公开释放，恢复名誉。

“你们的头儿一定非常严肃暴戾，连最小的快活都不给弟兄们，”师长说。

“当然是的。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呀。”

“你们打算在这里得到些什么呢，弟兄们？他和教授两个人

每天向你們喊上百來遍‘土地與自由’。但是如果這國家遭到破壞，你們到哪裡去找土地呢？”

“不錯，師長先生。我們從沒有想到過。”

“我還有有些話要告訴你們，弟兄們。老實說，目前你們占了上風。可是那是不經久的，沒多久一旅一旅的軍隊帶了三百挺機關槍、五百門重炮會給派來打你們，那時候你們連一簇頭髮都保不住。你們都死光之後，有了土地與自由又有什麼用？”

“對，那時候我們怎麼辦呢，伙伴們？”一個押送人說。“師長先生的話很對。我們該怎麼辦呢？”

“你們三個都是壯健結實的小伙子，”師長接下去說。“我可以讓你們當兵，重用你們，給你們十足的作戰薪餉。那是很大一筆錢呢。你們干了三五年後，有了許多現錢，可以毫不費力地买下你們喜歡的任何牧場。那你們就可以過些太平日子，耕種田地，你們買的一切都是你們自己的，誰也奪不了。”

“師長先生說得真對，是嗎，伙伴們？完全給他說着了。可是我們究竟有什麼辦法呢？”

“我對你們說，弟兄們。你們三個叫什麼名字，呃？哦。好。我記住你們的名字了。現在听我講。你們何必把我吊在這裡呢？那是謀殺呀。並且是很大的罪孽。你們不妨問任何一個牧師。那樣做法不能讓你們進天堂，只能使你們落地獄。天堂開着門等你們的時候，你們為什麼要進地獄呢？我已經上了年紀，沒多久可活了。你們也看得出來。我對你們講。你們最好把我帶到最近的一個小牧場，我就可以借一匹馬騎走，太太平平地終老。之後，你們回到營地里，對你們的头兒說，我已經給好好地吊上了，舌头拖出半碼長。你們必須回營地去，否則要招人疑心，你們的头兒就要派幾個弟兄騎了馬來追我們。不然，我馬上

可以帶你們一起走，明天你們就当上兵了。”

三个弟兄全神貫注地傾听着。

“不过你們还是回去，說我已經吊死的好。那你們的头儿就不会派人来追我了。明后天，你們溜跑，到我們的司令部来。那时候，我給你們每人一百个比索。”

“一百个比索嗎，师长先生？”弟兄們將信將疑地問道。

“每人一百个銀比索。你們情願的話，还可以当兵。你們如果不情願当兵，尽可以帶了一百个比索回家乡去。我可以替你們每一个人写一封給当地長官的介紹信，說你們是好人，誰也不会因为你們造过反，把你們关在監獄里。其余的叛党都要給枪斃掉。你們却不会。”

“你們以为怎么样？”一个弟兄問其余两人說。

两个都說：“我贊成。”

但是三个中間最精明的那个說：“师长先生，为了妥当起見，你最好給我們一張字据，保証我們得到那一百个比索。”

“可以，可以，”师长回答說。“我給你們一个字据是完全應該的。但是我沒有紙，也沒有笔。那些东西都留在上衣和褲子口袋里啦。我只留下了香烟和酒瓶。难道你們不相信一个师长嗎？弟兄們？”

“不管师长不师长，我們受尽了各种各样的人的騙，”一个弟兄說，“現在我們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不过我們这次相信你，师长先生。”

“你們不会后悔的，弟兄們。”师长站起来找补了一句。“好，我們上路吧，不然要太晚了。天色已經黑啦。”

“別发愁，师长先生，我們認得路，夜里也能走。我們在这一帶放过哨。”

他們繼續走了一刻鐘左右。路很坏，不是石子嶙峋，便是泥濘沼泽，要不就是叢藪茂密。

月亮慢慢地爬上来，漏出臉，照亮了路徑，不久消失在片片黑云后面，过几分鐘才重新出現，接着又不見了。

師長呻吟着。他一脚高，一脚低，走得好不吃力。那天清早三点鐘开始，他就沒有歇过脚。抛开吃敗仗的事不談，他在这个沒完沒結、决定勝負的日子里所遭受的一切，即使換一个比他年輕的人來經受，到了日暮时分也會覺得腿脚无力，何況他呢。

小徑通到了一片空地。

師長看到一块大石头，便走到那边坐落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說：“弟兄們，我实在走不动啦。我在这里过夜吧。”

“那我們的头儿一定会赶上来，明天一早就把你抓住了，師長先生，”一个弟兄說。

“可能这样，很可能。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用身上那件破襯衫的髒袖管擦擦面孔和腦門子。

他又点了一支香烟。

半个月亮又露了几分鐘面。

師長一面抽烟，一面东張西望。他看到的淨是黑黢黢的灌木叢。只有那片空地是開闊而明亮的，空地上一簇簇扫帚样的乱叢棵子在月光下閃閃发亮，投下了黑影。

老远的地方，在他师部所在的巴侖·加南，不时有夏季的閃电掠过黑夜的天空。

“司令部哪，”師長想道。“現在待在那里是多么可爱！多么舒服呀。在餐厅里一坐，旁边是一瓶瓶的上好啤酒，跟費南德斯

少校或者孟古伊亞上尉玩玩骨牌。該死的孟古伊亞上尉，根本沒有當軍人的資格，也不夠做上等人的譜兒。不過百無聊賴的時候可以找他來玩一場骨牌。他是有請必到的。這個馬屁鬼，”

師長深深地抽了一口煙。煙頭一亮，發出淡淡的白光。

“天哪，”他高聲說，接着他抽搐似地從他所坐的石塊上霍地跳起來，隨手把紙煙一扔。

“聖母哪，聖母！我從沒想到！真該死，我從沒想到！”他大聲說，音調里充滿了難以形容的恐懼。

他不知不覺又往石塊上坐下去。他的眼睛不斷掃着那片黑黑的牆也似的灌木叢，一会儿往左，一会往右，仿佛腦袋自己在動似的。之後又前後晃着身體。

他突然堅決地一扭身體，不再動了，短短地冷笑一聲。

“原來如此，他原來想這樣對付我。一點不錯。我從沒想到他會耍這一手，從沒想到他居然會打這麼毒辣的主意。天哪，幸好我及時認識了！”

他如釋重負似地深深地呼吸着，又取出一支紙煙，朝前面噴了几口煙。

師長抽搐也好，突然興致大發，象小鹿在月下的空地上跳躍也好，弟兄們都毫無興趣，既不言語，也沒有動作。

弟兄們扒手扒腳地躺在地上，離師長雖然不遠，師長好象把他們忘了，開始高聲地自言自語，似乎跟往常在軍官們面前一樣，要把某種形勢解釋清楚。他一面談話，一面不斷地抽煙：

“我回到司令部之後，究竟怎麼說呢？他們全站着看我。我是獨個兒回去的。就是我一個光杆兒，健健全全，身上連擦傷的地方都找不到。體重也一磅沒有減輕。穿得象邋里邋遢、滿身蟲子的印第安人那樣回來了。我的隊伍全丟了。一個軍官也沒

回来，連一个上士都沒有。全死啦。只剩下二十来个負伤的騎兵和几个伏在光背騾子上的步兵。可是我身为師長，却穿着破破爛爛，不帶武器的回来了，臉上沒有一道伤痕，象平时下操那样神清气爽。那就是他替我安排的計策。因此他派了这些人帶我上路，吩咐他們讓我賄賂。这些人？居然讓我行賄？这些吊死了拜來勒斯上尉，并且明知道我曉得这件事、看到这件事的人？他們才不会讓我行賄呢！”

他轉向那三个弟兄。“嗨，你們三个人，如果我答应你們，我在半小时之后就死，你們肯告訴我一些事嗎？”

“也許可以。師長先生，”其中一个沒站起来就回答說。

“我注意到，你們的头儿派你們出来之前，跟你們談了很久，單獨跟你們談的。”

“是的。”

“他吩咐你們放我走。是嗎？”

“的确吩咐过。師長先生，你尽管請便。半小时之后，你死也好，活也好，可不管我們的事。我們會告訴我們的將軍，說我們很高兴讓你知道他給了我們什么指示，他甚至說，在放你逃走之前不妨跟你講明。”

師長沉思起来。他又机械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又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酒。

“一个人离死越近，他对人世的理解就越清楚，能够看到事物的內心。这话是誰說的？我在哪本書上看到过。原来他要我太太平平地回到司令部去。讓我到那里去編造一个离奇的故事，說是怎么逃脫他們的掌握。諸位，你們現在站在那里，不信任地看着我。难道你們以为我在撒謊，一个師長在撒謊嗎？你干嗎这样看我，阿里茲曼第上校？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站在你們面

前嗎？因為別的軍官都沒有逃出性命，只有我一個人嗎？因為只有少數幾個滿身血污、走投無路、形同癲狂的逃了回來，而作為師長的我卻舒舒泰泰地站在你們面前嗎？當然，我的制服、錢、表、戒指和手槍都不得不留下了。為了安全地逃回到這裡來，我不得不打扮得象一個邋邋的印第安人。聽我說，馬尔多那陀少校，你這個混蛋！你在想什麼？立正！你眯起眼睛干嗎？難道你不能正眼看你的師長了嗎？什麼？你吃了些什麼，才這樣閉起一只眼睛，扭着嘴，似笑非笑地望着我？請注意，諸位！你們不至于以為——嘿，諸位，什麼事？難道你們真以為我為了贖命，把我錢、制服和手槍給了那些印第安瘟豬的嗎？我，彼得羅尼奧·布林加斯的師長？我？多謝，先生們。再見了，同志們，朋友們！”

師長跳了起來。他站着，朝那片黑沉沉的灌木叢嚷，聲音越來越淒厲：“再見！再見！先生們！再見！再見！”

他至少叫了百來次。他喉嚨啞了，最後連嘴都張不大開。

他抓着喉嚨，仿佛要強迫它聽話似的。

他現在又是抽噎，又是輕笑。過一会儿，他恢復過來。他倒在石塊上，大張着嘴呼吸。

他又摸出一支紙煙。

弟兄們仍舊躺在他附近的地上。一個把打火機遞給他。

他還打火機的時候，朝弟兄們笑笑。“我喝醉啦，弟兄們，醉得不象樣了，我醉啦。哦，醉得太厲害了。”他拿起酒瓶，湊在嘴邊上，咯咯地灌下去，只剩幾滴酒腳。

他把酒瓶對着月亮，看看還剩多少，又擰開金蓋子，把最後的幾滴倒進嘴里，搖搖瓶子，攔在嘴唇上前後轉動，直到舐干淨為止。

“在那边的角上，弟兄們，你們可看到那株美丽的树？那株树真好。从这里望去象是一株柏树。但是不管它是柏树、紅木、烏木。弟兄，把你搭在肩膀上的套索給我吧。”

他把繩子拿在手里試試。“这东西又硬又粗糙。一条蹩脚繩子，不过很結实。已經打好結，套好活扣了。这样更好。这样好的一个結，可以順順溜溜地滑来滑去，我可打不来。”

他把活扣滑来滑去的时候，躊躇了一下。“这会不会就是今晚勒在拜来勒斯中尉脖子上的繩子，弟兄們？”

“就是这一条，师长，”一个弟兄沒有特別在意地說。

“那么說来，这条套索已經有些經驗了？”师长发出一声干笑。

“有經驗的，”那个弟兄仍旧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师长現在換了那种玩世不恭的語气，一本正經地說，“我沒有什么东西給你們。我身上的衣服滿是蝨子，又髒又爛，連你們的伙伴都扔掉不要。我不能說是把酒瓶和烟盒送給你們，因為你們反正要拿去，不把它們留下的。那样做是对的，應該的。我能給你們的只是衷心的感謝，我要求你們替我做些事，預先道謝。我从沒有对印第安人說过‘請’。可是我对你們說：弟兄們，等我断气之后，請你們把我的臉削掉，那么发现我的人就認不出我是誰了。你們願意嗎，弟兄們？”

“我們当然可以办到，师长先生。这对我們并不特別麻煩。一点不特別麻煩。在紅树林地的时候，我們也这样对付过那些由于上帝的疏忽而生着人面的畜牲。”

“多謝你們帮我这个小忙，弟兄們。对你們的头儿說，明天早飯之前，他可以到这里来吻我的脚。”

“我們会对他說的，师长先生。”

“好。过五分鐘——还是說十分鐘吧——你們再到那株树那边去。現在，弟兄們，讓我再一次預先謝謝你們。”

“沒关系，師長先生。再見啦，一路平安。赶快吧。你說是十分鐘。我們就等你十分鐘。”

9

師長左手晃着套索走去了。

他走路的时候有些搖晃，也許是由于酒力強烈的关系。他时不时在乱草丘上跌跌撞撞。

当他走到他选定的那片空地的角落时，清徹的月光正照在周圍的灌木叢上。

他在自己身上划个十字，低下头，又划一个十字。他拉出挂在脖子上的一根繩索，拿出一块綉着十字架的黑料子。他双手捧着，吻了它。

他又在身上划了十字。

于是，他試試套索，讓它在手里滑下去。他抬头看看婆娑的树枝，心一橫，把套索扔到一根伸展到空地上面的長枝上。

弟兄們漠不关心地朝那边看看。其中一个說：“我希望他挑了一根結实的、不会断的树枝。他重得象一头老肥牛。看情形那根树枝还吃得住。把你的烟草給我們吧。”

10

約莫过了一刻鐘。这时候，三个弟兄走到大树那里。

一个又回到空地上。他蹲下来，在一簇草上把弯刀拭干。他一面拭刀，一面仰望着天空。接着，他喊道：“巴侖·加南那边有大雷雨啦。朝这面过来了。”

在树旁的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喊道：“喂，我们要不要把套索给他留下，你以为怎么样？”

“我们才不留下什么呢，”在拭刀的那个弟兄回答那两个说。“那根套索很好，还有用。吊着这么一个大块头也没断。那根套索还可以派许多用处。再说，假如我们不把它带回去，将军会大闹一场的。他会派我们回来拿套索。看样子那场该死的雷雨朝我们这方向来啦，我可不愿意再走这条冤枉路了。”

“说得对，老弟。我们还是把套索带回去吧。”

“喂！”在空地上的那个弟兄向树下的伙伴嚷道。“别多说了。把他放下来松开。他早已咽气了。赶快。我象一头跛脚山狗那样饿啦。”

第十六章

1

过了五个星期。也可能是七个、八个、或者十个星期。谁也不去花这份心思，计算日子和星期。但是从长在地里的、就可以收割的玉米看来，弟兄们知道至少过了五个星期。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营地上盖了不少茅舍、草房和披屋，呈现了一个典型印第安村落的睡乡梦境似的和平气象。

创立和维持一个社会的必要条件这里都具备了——森林、宜于放牧的草原、丰饶的丛林地带、一条清凉宽阔的永不涸竭的溪流。人们已经有了充裕的玉米、豆子和青椒，新的庄稼又将成熟。他们有骡马、马子、公牛、母牛、阉牛、山羊、绵羊以及猪。缺少什么，可以由当地的别庄供应，如果不是自觉自愿，弟兄们就

用一点来复枪的說服力。

他們經常派遣小队去征发粮秣。他們突襲軍隊的崗哨和騎警的巡邏隊。不時還跟武裝的別庄主及其走狗們來一次小接觸，別庄主們糾集成為自衛團，企圖肅清當地的起義者和強人。

別庄主們始終認為對方只是一小股逃竄的印第安叛黨，他們跟正規軍交戰後殘存下來，如今四處亂跑、打家劫舍。即使在獨裁統治最嚴酷、誰也不敢存造反的心思時，共和國境內還是有同樣性質的強人出沒。

國內的軍事當局顯然跟別庄主們抱著一般的見解；認為作亂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幫股，至多不過三四個，不必為了這几十个土匪勞師動眾，糾集大量的正規軍，增加國家的負擔。光凭別庄主本身，在几星期之內就對付得了，四百來年他們一直是這樣干的。

將軍、教授、塞爾梭和別的弟兄們對當前的形勢就是這種看法，尤其因為几星期來，沒有一營人，甚至沒有一連人，開來攻打他們。

2

“來啊，看我逮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傢伙，”艾拉第奧把一個很象知識分子的混血兒押進營地時說道，那人的衣著很整齊，不過顯然好几天沒有刮過胡子了。

那人牽着一匹馬。他背後跟着一個半大不小的印第安孩子，一手也牽着馬，另一手牽着一頭馱着包裹和兩只破皮箱的驢子。

新來的人朝四面打量了一下，並沒有害怕的神情。他的表情和姿態彷彿在說：“這裡不至于有什麼問題，即使有問題，我也

无能为力。”

客人給营地里一群乱叫狂吠的狗圍住了，使他很难照艾拉第奥的速度赶上去。

他們来到盖在营地中央的大棚子，那个棚子沒有牆壁，屋頂一部分用棕櫚，一部分用牧草。这个寬敞的建筑有許多用处，既当鎮公所、會議室、軍械庫，暫時又当成人和儿童的学校。

“教授，我給你帶來了这两个家伙，依我看来他們很怪，”艾拉第奥接着說。“他們不是走直道儿来的，我們在那里布有崗哨。他們騎着馬，越过了那边。我認為讓你看看这对家伙可能有好处。我疑心他們是在附近刺探。”

“別胡說，弟兄，”混血儿笑道。“我在附近刺探？我自己的事都顧不了呢。相信我的話。如果你們不相信，我也不在乎。我这样苦命，假如送了命的話，倒也叫人高兴。我做探子？別招人笑話啦。”

他又呵呵笑了。接着說：“你們最好給我些吃的、喝的。从昨天中午开始，我連一堆新鮮的牛屎都沒看到，更不用說一張发霉的薄餅啦。就是这种生活，朋友們。生活，老天哪！給我一点象样的东西吃吃，再把我吊死，我也不在乎了，如果你們打算把我吊死的話。只是別讓我餓着肚子吊死。那你們未免太狠心啦，但是你們好象都很和善。”

教授跟安得路一起坐在棚子里看一本書，那本書是在他們新近去过的一个別庄里弄来的。

他們覺得混血儿的尖酸的幽默很有意思，便附和着他笑了起来。

棚子里还有几个弟兄；不拘早晚，棚子永远沒有空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因为有二三十个人把这里当作宿舍。

教授把坐在最近的弟兄叫来，吩咐他到“营地媽媽”那里去，替混血儿弄一份好飯菜。

“那才叫友情，朋友們，”混血儿說。“在荒野中舍食給餓汉吃，是件莫大的善举，能使天使吹起号角，甚至使圣彼得^①替你們記上一功。我碰到他的时候，一定提醒他，还要看看他的鑰匙。我念念不忘的就是那把鑰匙，不知道是大是小，是金是銀，他用繩子呢还是用金鏈子挂在脖子上。弟兄們，拿你們來說，只要給我一点吃的，我才不管你們是盜匪、凶犯、或者善良的农民呢。”

“这个人談別的，光談餓呀、吃呀，我倒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安得路悄悄地對教授說。

教授的眼睛突然恍然大悟地一亮。他笑着說：“啊，我現在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啦。你既不是混血儿，也不是小販。”

“当然不是，”那人說，“我从沒說过我是那两种人呀。”

“你是个教师，糟糕的是，你是乡村小学教师。”

“哎呀，只有同道才能猜得那么准。一点不錯。一个流动的乡村教师。每隔两个月，我就給派到另一个村落去，因为村里付給学校的經費老是只够两个月。并且这两个月中的最后四个星期是非常艰苦的，第二个月里，假如我能得到規定数的一半，我已經謝天謝地了。之后我就接到教育部的信，通知我下一步該到哪一个村落去。我給派去的下一个村落，有时和原来的相距三四天的路程。教育部給我的旅費只有六个里亞，不管我到目的地的路程是一天，或是在那种可怜的、糟透的路徑上走七天、

① 圣彼得：耶穌十二門徒之一，据說天堂的門是由他掌管的，好人坏人进入天堂时都要經他同意。

八天。一成不变的六个里亚。他们指望我从那六个里亚中间支付我吃饭的费用，租马匹的费用，雇这个孩子陪我、把马匹带回去的费用，并且还得替这孩子租一匹马，因为他显然不能在这种热的天气光靠两条腿走路；再得雇一匹骡子，驮我一些破烂衣服和少数几本书与练习簿，此外还有牲口的草料。我倒希望教育部長指点指点，怎么拿六个里亚来对付这一切花费。”

“我全明白，”教授插了一句。

“你也是教师嗎？”

“以前做过，我的朋友和同道。先在首都的一个中等学校里，收入还不错。后来降到小学。接着迁到一个比較小的市镇里。再接着是更小的镇市，越来越小，终于落到乡村里。”

“怎么会这样呢？假如你开头就在一个中等学校里干得很好的話，你很可以待下去，或者提升到大学預科去教書，說不定还可以当上校長。”

“也許，朋友。很可能如此，只要你不开口。可是我不能不开口，并且也不打算学学。因此我才到了这里。我在这里当然拿不到什么薪水，可是覺得很自在。假如你覺得不自在，薪水又有什么用呢？假如我不敢开口，把我心里的話講出来，那么一百个比索的薪水也不能补偿我心灵的种种損失。人到底不是畜生或者傀儡。不幸的是，我毕竟是人。在这里，我可以做人，我們都可以做人。我們还要做下去。我們要用最后一滴血来捍卫我們做人的权利，反抗独裁者，反抗血腥的、万惡的独裁統治。”

3

这时候，一盤食物端到棚子里来了。从新来者吃得狼吞虎咽、涓滴不留，再把十个手指都舐遍的模样看来，弟兄們比从他

的話語更明白他講的都是實話。

他帶來的小孩也吃飽了，小孩的肚子似乎跟流動教師的肚子同樣空虛。

教師現在吃好了，非常滿意地嘆一口氣，說道：“我叫維拉爾伐，加比諾·維拉爾伐，听你吩咐。承蒙賜飯，非常感激。”

“我們把他怎麼辦呢，教授？”把这个餓壞的教師帶來的艾拉第奧問道。“他是不是探子？如果不是，我要回到崗哨上去了。”

“把他交給我好啦，艾拉第奧，你尽管回去。总之，你把他帶來是對的。有人偷偷走过我們的營地，不論他是什么路數，多加小心是不會錯的。”

“原來如此，朋友們，”教師說。“在這一帶出沒的強盜幫把別庄主們搞得走投無路，你們也招了麻煩。你們做得對，小心一些好。這幫強人日夜騷擾，不讓人家太平。我看到你們這裡挂着幾十支來復槍。在這種年頭，這樣做是有必要。”

將軍剛巧進來，听到了最後一句話。“年頭確實不好。你說得對，老弟。尤其糟糕的是，我們不知道這裡究竟誰是真正的強盜幫。”

“說得好，朋友。一點不錯，”教師轉向將軍說，將軍已經走近，跟大家坐在一起。“說得好。在這些日子，我們始終搞不清楚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的。”

“所以我們才說，打倒獨裁者！打倒獨裁統治！”安得路插進來說。

教師向他看看。接着又看看坐在周圍的人，他們瞅着他悠悠閑閑地在喝咖啡，沉思地一口一口呷着，仿佛生平沒有喝過這麼好的咖啡。

他的眼光最后詢問似地落在安得路身上。“你为什么要說‘打倒独裁者！打倒独裁統治！’？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們不自由，只要独裁統治箝制人民、压迫人民，我們就不能自由生活，”一个弟兄說。

“你指什么独裁者，什么独裁統治呀？”教师詫异地問道。

“这个国家里，連小孩都知道我們指什么，”安得路說。“你不必裝葱卖蒜。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言論，完全自由。这里沒有告密的人或警察。”

教授帶着不信任的眼色对教师說：“現在我真弄你不明白了。你一会儿这样說，一会儿又那样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到了月球、非洲、中国的腹地呢，还是到了什么別的地方？”教师大惑不解地依次看看大家。

“我們指的是唐·普魯丹亞奧·多明格斯，元首和独裁者。还有誰呢？”一个弟兄嚷道。

“我怎么也沒料到，朋友們，”教师申辯說。“假如你們是指那个把这国家剝削了三十年或者上帝知道有多少年的唐·普魯丹亞奧·多明格斯，那你們大大地落后于形勢啦；八、九、十、十三，啊——十六个月之前，他已經退位了，因为他再也挨不下去了。目前他在倫敦；那是法国的一个城市。”

“英国的，”教授插嘴說。

“我才不管是英国、西班牙、还是荷蘭。总之，他跑啦。”

安得路轉向教授，悄悄地說：“十六个月以前嗎？那我們离开紅木树林的时候，他已經不当权了。”

“看来如此，老弟。真是笑話！”他象是自言自語地說。

“真是个大笑話！”他又高声說，哈哈大笑起来。

“笑話？”教师說。“目前这种时候，在这个国家里各到各处

都沒有什麼可笑的。”

“現在誰當權呢？”教授問道。

“我也很想知道，”教師回說。“國內每個人，不論是富、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都想知道。”

“不過總得有個政府呀，”將軍插嘴說。

“一個政府？”教師苦笑了一下。“現在簡直有五千個政府。五千個政客都在叫嚷，每一個政客都有他自己的政府。還不止一個議會；同一個時期內有十個、二十個、四十個議會。每一省不是有一個總督，而是同時七個、八個。”

“有沒有一個人民可以擁護的政黨，借以成立一個普選而成的政府呢？”

“政黨是有的，並且多得數不清。有立憲主義者、團體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改良主義者、主張重選的、反對重選的、勞工黨、共產主義者、公社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反帝國主義者、親美派、農民黨、親多明格斯派，分裂派、分區派、大陸派、聯合派，以及兩百來種別的派別。連名稱都記不清楚。每天都有新的派別冒出來，也有勢力很大的舊的派別解散。”

“那麼軍隊呢？軍隊干些什麼？”將軍問道。

“軍隊里的長官不知道誰在指揮，應該服從誰的命令，不服從誰的命令。每一個將軍、上校、少校每天都接到二十來份不同命令的电报，也不知道听誰的好。因此他帶着部下按兵不動、白拿薪餉，不管薪餉是誰供給的。此外，現在有萬把個將軍，都是一夜之間自封將軍、明天就帶着部下跑了。這種將軍手下大多連二十個人都不到。這萬把個將軍彼此火并，今天宣稱擁護某一個黨派，明天又攻擊他擁護過的那個黨派。”

“那麼，這就是獨裁者在將近四十年的殘酷統治中作出的成

績嗎？”教授跳起来，揮着手臂嚷道，往常他从普通的談話轉入公开演講时就是这付模样。“这就是独裁者的成績。这正是任何一个了解人类的人預言过无数次的，他們宣言、写文章、用印刷品、大声疾呼，因而殉难就义，象病狗似的給杀掉。混乱。那就是那个白痴的独裁者、瘋狂的元首所作出的成績。他制造了混乱。現在站起来，把人民弄得四分五裂的是些什么人呢？他們就是在独裁統治下出生、受教育、成長、給吓得不敢开口的人，他們在独裁統治下沒有任何权利，沒有机会为自己着想，沒有机会来培养政治思想。因此他們現在都大叫大嚷。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基調叫嚷出来，因为他不知道別的，听不到別的，也不可能了解別的。这跟山溪往下流而不能往上流是一个道理。”

棚子里挤滿了男男女女，挨得紧紧的，讓大家都有机会听听教授的話。老实說，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懂得教授在說什么，因为他們沒有听到开头的話。

“那就是独裁統治的惡果，我們国家还得忍受百来年的恥辱。我說完啦，弟兄們。”

“好哇，教授！”四面八方喊道。“打倒独裁統治！土地与自由！”

4

教师显然在充斥全国的报纸、小册子、傳單、宣言和綱領上把这一类話看得太多了，覺得膩味，于是繼續慢慢地呷着咖啡，用一个弟兄給他的烟草卷一支紙烟。

教授坐下来，对教师說：“你給我們帶來的消息确实重要。我們孤陋寡聞，不很知道外面的事情。”

“或許如此。不过我不明白，你們这里为什么拚命叫土地与

自由。你們需要的土地已經有了，至于自由，我覺得你們这里的自由比哪一個地方都多，甚至比我都多得多。說實話，我完全沒有自由。我是個奴隸。一個學校的奴隸。部長叫我到哪里，我就得到哪里，否則連現在的口糧都混不到。我現在的口糧從來沒有叫我吃飽過，當然今天是個例外，”他嘻開嘴加了一句。“我生平沒有這樣舒舒服服地吃飽過。今天在这里是破題頭一遭。我確實應當說一聲‘謝謝，’並且是從心底里說的。不，應該說是從肚子里說出來的。”

他游移不決地在他的矮座位上挪動着。“好啦，我想在太陽落山之前，剛來得及趕到下一個小牧場。因此請容許我告辭。儘管我心里難受，我却不能再把我這付瘦骨頭挨在这里領受你們的款待了。”

他四面一看，招呼那個陪他上路的印第安小孩，打手勢叫他把馬帶來，把行李裝上騾背。

教授沉思地瞅着他，仿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他的性格和他以後的計劃。他顯然對自己的觀察結果很滿意，帶着詢問的神色看看將軍、塞爾梭、安得路和上校。顯而易見，他的眼色得到了他預料的回答。

這時候，教師站起來要走，教授輕輕地按按他的肩膀。他又坐下了。

“告訴我，加比諾·維拉爾伐，流動的鄉村教師，你干嗎不留在我們这里呢？我是說，永久地。再來一位教師對我們很有幫助。一個教年紀大些的孩子，一個教小孩子——安得路還可以幫忙。當然，薪水有時要欠缺。那要看別庄主家里有多少現錢。但是，不談薪水不薪水，我保證只要你跟我們一起，你的肚子是會空的。”

“朋友和同道，如果真是这样，我要薪水有什么用？我的薪水从来沒有裝飽过我的肚子。我当然留在这里。可是这个村子叫什名字呀？”

“索尔伊巴茲①，”教授回答說。

“太阳与和平。好一个村名。可是老天爷，你們究竟是什么人？”

教授凑到教师的耳边，悄悄地說了一句。然后他打了一个哈哈，高声說：“即使人家問你，你也別說出来。我們只在特殊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說。現在既然我們知道，正式知道独裁者垮了台，以前的我們就变成現在的我們，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政府当权。”

“原来如此。我原可以猜到的。但是照目前的形勢，很难猜中。我当然要留在这里。从八岁开始，我一直想这样做。直到三十七岁，我才找到了你們。”

他站起来，挺直身子。高高举起捏紧的拳头，喊道：“弟兄們，土地与自由！”

弟兄們齐声回答：“土地与自由！”

① 西班牙文，意为“太阳与和平”。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2 6 8

SS□ = 1 1 3 1 5 1 5 4

□□□□ = 1 9 5 9 □ 1 0 □□ 1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 0

□ □ □

1
2
3
4
5
6

□ □ □

1
2
3
4
5
6
7
8
9
1 0

□ □ □

1
2
3
4
5
6
7

□ □ □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 □ □

1
2
3
4
5
6

□ □ □

1
2
3
4
5
6
7
8
9

1 0

□ □ □

1
2
3

□ □ □

1
2
3
4
5
6
7
8

			9
□	□	□	1
			2
			3
			4
□	□	□	□
			1
			2
			3
			4
□	□	□	□
			1
			2
			3
			4
□	□	□	□
			1
			2
			3
			4
			5
			6
			7
			8
			9
			1 0
□	□	□	□
			1
			2
			3
			4
			5
			6
			7
			8
			9
□	□	□	□
			1
			2
			3
			4
			5

6
7
8
9
1 0
□ □ □ □
1
2
3
4